

第32年

15

$12.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凝冰洗血汚」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雷狗兒的怪鳥給人射落，見一個看來是七八歲的小孩在吮吸鳥屍的血，這孩子強要雷狗兒尊他爲師，並留下來服侍他，鮮血對這孩子十分重要，他更須要水凝成冰洗去血汚，如是幾次，孩子竟由孩童變作少年，再變成少女，原來她是星宿海的公主，正依玄冰錄修練陰陽挪移大法，公主爲了搜索天蛛聖衣，在魔幻迷宮中和父王的舊部屬展開連場生死鬥，結果全部葬身迷宮中……故事情節奇特詭異，連場拚鬥激烈精彩，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麥中青先生之短篇故事「神醫劇盜」，麥浪先生之「白美人」，均在今期刊出，題材新穎，文筆流暢，切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新著「龍山驚雷」。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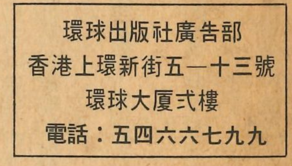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5期
(總號16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凝冰洗血汚

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怪孩怪事

怪鳥「迦樓羅」一飛沖天。

牠的怪叫聲音劃破了寂靜的藍天，轉眼却又飛落在雷狗兒的肩膊之上。

牠的心靈似乎是與主人雷狗兒相通的，雖然他們並不是常常在一起。

雷狗兒力敗了「廣寒雙邪」，心情是有點兒興奮，也有點兒落寞。

迦樓羅似也明白。

牠突然的高飛與低飛，看來都是為了取悅主人。

雷狗兒本想回「天人宮」，可是，經過這幾次的江湖闖蕩，他越覺得「天人宮」乏味。

況且程純也沒有意思回去。

雷狗兒更是不想。

這時正是春來夏漸至，山間野花遍地，雷狗兒行行復行行，已不知來到了甚麼地方。

他自小便是一個小乞兒，一個盜墓的小學徒，從來也沒有為明天擔心過。

人血養命

而今他貴為「天人宮」宮主，他也是一樣。

漸漸他感到有點疲倦，也有點口渴。

迦樓羅似乎知他心意，飛過了一列叢草，然後飛回，雙翼竟沾滿了溪水，並向主人洒去。

雷狗兒一臉是水，用手一抹，倒也覺得清涼舒適，而迦樓羅再振翅而起。

雷狗兒跟着牠，躍過草叢，一條小溪在望。

他再躍過亂石，便穩穩的落在小溪中一塊平滑的石頭之上，他用手掬水，喝了兩口。

然後掬水洗臉，清涼的溪水暫時把他的掛慮一掃而空。

他坐在小溪的中央。



迦樓羅用牠的肉瘤猛擦雷狗兒的臉頰。

雷狗兒嘆了口氣，對迦樓羅道：「我倒希望變成你，日夕怪叫亂飛！」

迦樓羅見主人開聲，十分高興，又再一飛沖天。

這一飛却是一次永別。

迦樓羅飛到了半空，「颯」的一聲，不知那裏來了一支飛箭，箭鏃穿過了迦樓羅的身體。

迦樓羅淒厲的呼叫。

雷狗兒猛然抬頭，只見迦樓羅已隨血雨飄下，他不敢相信那是真實的，不過，事實却是如此。

雷狗兒一躍而起。

半空之中，他已看清楚迦樓羅落下之處。

只見那處怪石嶙峋的地方，站着一個獵戶模樣的人。

雷狗兒再奮力躍起，向那人落下去。

那獵戶本是專注於他的獵物，驟見半空之中，又有一物飛下，他隨手又發一箭。

箭並非從弓弦上射出。

那獵戶只是隨手一甩，這一甩却是勁力非凡，並且向着雷狗兒心窩而至。

這手甩的一箭，其勁度與準確度，已顯示甩箭的人，並非一個普通的獵戶。

雷狗兒在半空一閃，也隨手一揚，箭已在手，然後，他翻了一翻，也落在怪石叢中。

「好身手！」那獵戶道。

雷狗兒並沒有答話，學着那人甩箭的手法，箭已甩出，向那人疾射。

那獵戶縱身閃開。

而箭竟插在一塊石上。

獵戶回首，看着那危危顫動的箭，忍不住喝采叫道：「你跟我亞爺學過箭？」

「你亞爺是誰？」

「我亞爺便是我亞爺，並非你亞爺！」

雷狗兒有點氣，並不明白他在說甚麼。

「你為甚麼要射下我的鳥兒？」

「你的鳥兒？」那個獵戶道：「甚麼鳥兒？」

「你射下我那隻有肉瘤的迦樓羅！」

「甚麼肉瘤？我亞爺才有肉瘤！」

雷狗兒聽了，心下氣極，但再小心細看那獵戶的容貌，發覺那人胖胖的臉孔，却並不予人好感。

他目光呆滯，牙齒參差不齊。

看來是個天生的蠢鈍兒。

本來，雷狗兒想好好的揍他一頓，但看他如此模樣，不禁想起自己的當年。

其實，雷狗兒自己當年也好不過他多少。

他比這獵戶幸運得多，至少他外表是個渾人，但內心並不是。

可憐這人，面目不但是個渾人，內心也是。

雷狗兒想走。

那蠢鈍的獵戶却道：「你不能走！」

雷狗兒道：「為甚麼我不能走？」

「因為你把箭射在石上！」

「那麼你射了我的鳥又怎樣？」

「我天天都射鳥，也沒甚麼！」

雷狗兒轉身，不再理會他。

他只希望可以找回迦樓羅的屍體，這鳥兒已陪伴了他不少日子。

那蠢鈍的獵戶一竄上前，一把拉着雷狗兒，道：「你賠我的箭！」

雷狗兒想用力推開他，可是他十隻手指却緊緊的扣着雷狗兒的手臂。

對於一個蠢鈍兒，當然不能與他計較。

雷狗兒道：「好，我替你把箭拿下來！」

那人並沒有放開他。

雷狗兒只好拖着他向插箭處走

去。

那箭是深深的沒入了石頭之內。

雷狗兒左手用力一拉，却是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他又再拉，也無法發出勁力。

而那蠢鈍兒仍然是十指緊扣他的右臂。

他看着那蠢鈍兒。

那蠢鈍兒微微一笑。

雷狗兒登時明白，那蠢鈍兒並非他想像中那麼蠢，他十指所扣的地方，並非亂扣無爲。

其中兩指，是緊緊的按着他的右腕「外關」穴。

那便是他不能發力的原因。

雷狗兒突然左掌一揮。

那蠢鈍兒連忙一閃，但那手仍緊扣着，絕對沒有放鬆的跡象。

那掌確實是沒有甚麼威力。

雷狗兒知道，一定要先擺脫他的手，才可以與他理會其他一切。

他一脚飛起。

那蠢鈍兒雙腿一合，叫道：「你想踢我鳥兒？」

因爲他要分心合腿，雷狗兒也趁着這個機會，一手拍在蠢鈍兒右肩上的「巨骨」穴之上。

蠢鈍兒只覺全身一痲。

他的右手無法不放開，雷狗兒也用力一抖，把那蠢鈍兒抖開五丈之外。

他回身拔箭。

他用力極猛，一拉之下，石塊竟然碎裂，倒了下來，蠢鈍兒嚇了一跳。

雷狗兒道：「你的箭！」

那蠢鈍兒接過箭，反手却是一刺。

這一刺是向着雷狗兒的心窩刺去。

雷狗兒急忙一閃，也順手一掌打向那蠢鈍兒的前額，他的掌力並非猛烈，而那蠢鈍兒並沒有避開。

「啪」的一聲，蠢鈍兒的額上印上了一個紅紅的掌印，他狂叫：「你先打我！」

接着，那蠢鈍兒不再理會甚麼，便拿着那箭向雷狗兒刺去，看他是瘋瘋癲癲的亂刺，其實是緊含法度。

雷狗兒一時之間，也被他刺得團團亂轉。

本來，他可以一掌便打開他十丈以外，不過，他發覺這蠢鈍兒目的是刺自己，他全身都是不設防的，處處空門大露。

雷狗兒下不了手。

蠢鈍兒是個單純的人。

他就像個打架的孩子，天眞無邪，雖然，他是殺死迦樓邏的人，可是，他既無知，不知也應無罪。

可是，這樣瞎纏下去，也不是辦法。

雷狗兒道：「你究竟想怎樣？」

「我想與你好好的打一架！」

「爲甚麼要打？」

「因爲我打得興起！」

雷狗兒聽了，眞有點啼笑皆非。

忽然，雷狗兒孩童心性也起，叫道：「好！我就與你好好的打一架！」

於是，兩人果眞打起來。

他們却不是用眞正的功夫來比試，而是用那種市井流氓的打法。

既有掌摑，也有口咬。

一時是偷襲下陰，也有搔搔對方的腋窩。

結果便是互相扭作一團，滾在地上。

漸漸那蠢鈍兒有點筋疲力倦，他首先停了手。

雷狗兒也停了手。

兩人相對的坐在地上。

忽然，兩人却相對笑了起來，因爲兩人臉上汗水加上泥土，就像兩隻剛從泥濘中走出來的猪一般。

雷狗兒一指臉孔，道：「好了，我走了！」

蠢鈍兒道：「好了，我也要走了！」他站了起來，拾回那箭。

雷狗兒道：「你回家？」

蠢鈍兒道：「是的，我要回家了！」他頓了一頓，道：「你呢？」

「我……我也回家！」

那蠢鈍兒走了幾步，突然又回過頭來，道：「明天我們再在這裏，再打一頓！」

雷狗兒道：「我已輸了，還有甚麼好打？」

蠢鈍兒道：「不，你並沒有輸，明天我們再打一頓，才可以分輸贏！」

蠢鈍兒居然懂得騙人。

明天，明天雷狗兒將會不會在那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蠢鈍兒見雷狗兒不答，便道：「不見不散！」

他說完之後，便大踏步向前，頭也不回。

雷狗兒想叫着他，可是，回心一想，何必再與這蠢鈍兒糾纏下去。

明天，就讓他再來，他看不見雷狗兒，也有他自己的工作，他可以再射多一些鳥兒下來。

想到鳥兒，他才想起迦樓邏。

他跳出了石叢，走過草叢那邊。

因爲他記得迦樓邏是跌在草叢之內。

那邊的草叢本是及膝而已，但越走越遠，草高漸與人齊。

忽然，他嗅到一些血腥之味。

血腥來自那邊草叢。

雷狗兒撥開那厚厚的草，赫然見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坐在草叢之中。

那孩子手中正拿着迦樓邏，並且正一口咬在迦樓邏的肉瘤之上。

雷狗兒叫道：「勿動！」

那孩子瑟縮着，竟然沒有咬下去。

雷狗兒道：「這鳥是隻有毒的鳥兒！」

「有毒的？」

「是的，迦樓邏最愛吃那些毒蛇毒蟲，你吃下去，一定會中毒的！」

那孩子聽了，反而臉露喜色，望了雷狗兒一眼，然後便一口咬下肉瘤。

黑血自肉瘤湧出，而那孩子却拚命吮着，就像一個貪食的孩子，吃着蜜糖似的。

一時之間，他滿口黑血，兩頰也染滿黑血。

雷狗兒實在不忍自己那好同伴被人吃掉，他立刻竄身過去。

那孩子其實離他不遠，最多只有八丈。

對於雷狗兒來說，只是一個縱身，便可以抵達。

可是，當他飛身來到半空，僅及那孩子前四丈之處，他突然碰到一些硬物似的東西。

「砰」的一聲，竟然被撞倒下來。

而那孩子前面，根本沒有東西的阻撓着。

不過，他却明明的撞着一些東西。

那孩子並沒有理會雷狗兒，反而一口一口的吃着迦樓邏，並且吐出了牠七彩的羽毛。

那實在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情境。

雷狗兒又再一衝而上。

這一衝力度極猛。

又是「砰」的一聲，雷狗兒倒下。

雷狗兒知道，他並非撞向虛無，而是撞在一堵牆之上，那是一堵無形的牆！

一個孩子，居然可以有一道無形的牆，而且他是在吃東西，對雷狗兒似是漫不經意。

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雷狗兒看着他，他已把迦樓邏鳥兒全吃下，只剩下一些羽毛與一些骨頭。

他竟然津津有味地吮着手指上殘餘的血水。

「這鳥是你的？」孩子問。

雷狗兒道：「是的。」

「既是你的，爲甚麼讓牠在天空亂飛？」

雷狗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解釋。

那孩子見他沒有解釋，問道：「你是誰？」

「我叫雷狗兒！」

「狗兒？」

「不是狗兒，是雷狗兒！」

「那有甚麼分別？你既是狗兒，自然應該有一個主人，對嗎？」

雷狗兒登時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突然又一衝而起，他忘記那一道無形之牆。

他的衝力極猛，同時，撞在無形的牆上，反彈之力也就越強。

又再是「砰」的一聲。

雷狗兒倒下，但隨即再起，已起了一個掌式。

「天雷四式」中的第一式，「春雷初綻」。

這一掌的打出，竟然對那孩子全無威脅，連衣袂也沒有飄起一角。

雷狗兒知道，自己本來是不應該用這些絕世神功來對付一個陌生人，而且是個孩子。

不過，眼前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

他再起第二掌式，「旱天拔雷」。

掌聲如雷殛半空，隆隆作響。

不過，對那孩子仍無半點損傷。

他的力度就在那道無形之牆下消散。

這次，這孩子抬起頭來，稍稍揚眉道：「狗兒，你的武功倒也有些看頭！」

雷狗兒聽了，實在氣炸了肺。

這「天雷四式」當年揚威江湖，重振天人宮的聲威，在這黃毛小子的口中，竟然只得「有些看頭」的評價，實在使雷狗兒氣上加氣。

不過，他的氣却也暫時平了下來。

因爲這孩子既能口出狂言，自然有他一套的本領，他一直沒有出過手，却可以視雷狗兒兩掌如無物。

雷狗兒近年東闖西蕩，見過不少世面。

他收起了掌式，道：「我的武功是有些看頭，而你的邪術是很有瞄頭！」

孩子道：「你是指我這『氣陣』？」

「氣陣？」

「氣陣並非邪術……給你解釋這麼多也沒有用，小狗，小狗，你來，來服侍一下主人！」

雷狗兒的氣又往上衝。

他又起了一個掌式。

不過，他掌式未成，却有一股極大的掌力，把他整個人吸起。

力道極猛，他抗拒無從。

而這力道竟來自那個孩子。

雷狗兒一直被那股力量吸到孩子的身旁。

他想發力，却是無從發起，似乎一切都受這孩子控制似的。

那孩子一近雷狗兒，便一手接了他下來。

雷狗兒穩坐他的身旁，兩人並排而坐，雷狗兒身材高大，竟然高出他一個頭。

那孩子再探手一按，按着他的肩膊，他整個人像癱瘓似的，便伏在孩子的跟前。

「這才是一隻好狗兒！」孩子噓笑道。

雷狗兒又再反抗，可是，仍是抗拒無力。

孩子道：「小狗，你不用再反抗，越是反抗，你越是無力！」

雷狗兒當然不信。

可是，那孩子並非戲言，只見他一手搭在自己肩上，便似有千斤力量

，重壓在他的身上。

「你是註定要服侍我這主人的了！」那孩子道。

雷狗兒無話可說。

「我是你的主人！」那孩子道。

雷狗兒並沒有回答。

「我向來不喜歡强人所難！」那孩子放開了手。

登時，雷狗兒感到那股壓力消失，他隨即躍起，並且一拳打過去。

雷狗兒明明是一拳打向那孩子的額頭。

可是那孩子却似閃也沒有閃，而他却無法打中孩子的頭，拳拳落空。

而那孩子似笑非笑，一指彈出。

雷狗兒只感到腋窩之處，立時奇癢不堪，他忍不住的搔抓，可是越是搔抓越癢。

他倒在地上，因爲實在太癢，而禁不住的打滾。

「你這邪妖……」雷狗兒喊道。

「那絕不是邪妖，也不是甚麼邪術！」

雷狗兒在地上翻滾着。

「想知道那是甚麼功夫嗎？」

雷狗兒只想那奇癢全去。

那孩子當然知他心意，道：「想解這奇癢，便要先學這彈指的功夫！」

「甚麼功夫？」

「彈指一脈！」

「那究竟是甚麼？」

「是唯一解癢的功夫，你想學嗎？」

「學，學，當然要學！」

「那你拜我爲師！」

雷狗兒那再有功夫跟他討價，道：「好，好，我拜你爲師！」

「我並不是隨便收徒弟的！」

「那要甚麼條……條件！」

「我也沒有甚麼條件……只是你提出條件！」

「先解我癢，甚麼條件也可以！」

「是你甘心情願的？」

「是的！」

「甚麼是的？」

「是我甘——心——情——願——的！」

「那好極了！」

那孩子突然嚴肅道：「先拈蘭花指！」

雷狗兒倒在地上，無可奈何的學着他的「拈蘭花指」。

孩子續道：「以大乘之法，俯仰天地，宇宙萬物……」

雷狗兒的口唇掀動着，不由自主的跟他唸着，雷狗兒本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可是，在那孩子催眠似的口唇噏動中，漸漸竟有節奏地唸出。

他不知那咒語般的言詞表示甚麼。

他只感到身上的癢似已止了下來。

他繼續唸。

不一會，雷狗兒已可以舒暢的坐了下來。

他的神智回復了。

可是，當他一停止下來，那孩子眉頭一皺，口角一掀，他的煩燥似又在心底之內捲土重來！

雷狗兒心想：「是咒語，好厲害的咒語！」

他的心神一分，奇癢又現，於是他不再想，收攝心神，竟然在不知不覺之間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感到一陣寒意。

上面是皓潔的月亮，配着疏落的星星。

雷狗兒坐了起來，只見那孩子仍瑟縮的坐着那一邊。

雷狗兒道：「你……」

「你應該稱我爲師傅！」

可是，雷狗兒實在不願叫這表面荏弱的孩子爲師傅，雖然，他已領教過他的厲害。

他的心底內仍然不懂。

他小心察看自己身體一遍，又再運氣六周天，發覺自己體內一切已回復正常。

雷狗兒道：「你的咒語邪法對我已無效！」

「你應該叫我師傅！」孩子仍堅持的道。

雷狗兒不再理會他，站了起來。

「小狗，你往那裏去？」孩子道：「小狗，你是答應過我，服侍我的！」

雷狗兒怒極，却也不理會他。

「你是親口答應，並且說是心甘情願的，爲甚麼你又反口！」

雷狗兒心下更爲惱怒，可是，事實又却如此。

他停了步，回過頭來，道：「你知那並非我甘心情願話的，只不過是在你咒語邪法威脅之下。」

「咒語邪法？」孩子有點奇怪地道。

「不是咒語邪法，你怎能弄得我遍體奇癢？」

「啊！」孩子笑了起來，說道：「那並不是甚麼邪法，那只是一種點穴手法配以一點幻覺心法！」

「不要在我面前吹牛！」

「吹牛？假若你能把『拈穴幻心』的心法練到第五層以上，吹牛上天，也並非難事！」

「甚麼吹牛上天？」

「用口氣一吹，一隻大水牛也會被吹上天上！」

雷狗兒有點啼笑皆非，道：「我說你吹牛，亂說謊話，你又怎會說到吹牛上天！」

孩子仍嚴肅道：「我說的是事實！」

雷狗兒見他說得誠懇，道：「你能吹牛上天？」

孩子道：「現在不能！」

「甚麼時候能？」

「當我……我……」他欲言又止。

雷狗兒人一向機靈，試探道：「你而今身上有傷？」

孩子並沒有回答。

雷狗兒又道：「你功力未成？」

孩子仍然沒有答話。

雷狗兒觀其臉色，倒也知道了幾分，這孩子身上突然有事，否則他不會只是自吹自擂，沒有行動。

姑勿論他使的是咒語或是邪法，或是眞如他所言的「拈穴幻心」，趁他身體有事的時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雷狗兒已下定決心，不再在言語上與這孩子爭辯，他轉身便走。

「你答應過服侍我的！」

雷狗兒並沒有答他，反而加速了脚步。

「你答應過的！」孩子仍道。

雷狗兒更加快脚步。

突然，一陣狂風驟起。

風並不是自他面前來，却是猛力扯住他的脚步。

他拚命向前狂奔。

他走了五步，却被風力扯回三步。

他又再發力，傾身向前，然而再也不能多走一步。

雷狗兒正覺得奇怪，爲甚麼附近的草叢，並沒有被狂風所動，只有自己所站之處狂風雷動？

他回轉頭來。

只見那孩子仍然瑟縮的坐着，却是雙手揮動，掌影翻飛。

當雷狗兒回過頭來之際，他的掌影稍爲慢了下來，而他感到脚下吸力轉弱。

很明顯，這狂扯猛吸之力，來自那孩子。

雷狗兒怒道：「又使邪法！」

孩子已收了雙掌。

雷狗兒但覺狂風已逝。

他又向前衝——狂風又起。

他一連試了多次，總是無法擺脫這種從後面而來的猛吸力量。

只有當他回頭之時，孩子的雙掌不再揮舞之際，他才能安定下來。

雷狗兒實在是氣極，最後，他把心一橫。

既然不能擺脫他的掌風力量，何不向他反攻？心意既定，便蓄勁以待。

「你回心轉意了？」

雷狗兒便趁着他開口說話之際，雙足點地，人便像一支疾矢離弦般標向那孩子。

孩子仍似不在意。

雷狗兒自學會了「天雷四式」之後，經過一連串的遭遇，功力已是大大的提高。

此際他是全力以赴，相信在當今江湖之上，可以擋他的人不會太多。

他也自忖必然可以把這孩子撞到。

可是，當他快到那孩子的跟前，他突然感到自己正撞向一道非常堅硬的東西似的。

但面前却是無物。

他仍可清清楚楚地看着那瑟縮的孩子。

他正微笑。

雷狗兒並沒有收斂力量，反而借力加强。

「砰」——雷狗兒整個人便倒在孩子的跟前。

是那一道「氣牆」！

其實雷狗兒早已試過那「氣牆」，不過，他實在不能相信，以這一個孩子，竟然有此力量！

他只感到臉上身上，是一片熱辣辣的！

他慢慢的爬了起來。

那孩子仍然微笑。

雷狗兒仍是心心不忿，他人仍在地上，半爬而起，又一拳揮出。

他只感到拳痛攻心。

面前確確實實是一道非常堅固的牆，却是無物。

「邪門！」雷狗兒自言自語。

「那並不是邪法，你既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妨告訴你，這是『罡氣嶽屏』！」

「你不必用那些古怪的名稱唬嚇我！」

「我並非唬嚇你，『罡氣嶽屏』分作十三層，我這七層功力，足以護身有餘！」

「七層，假若你再練上去，那豈不是……」

「根本再無人能近我身！」

世間上竟有如此厲害的武功？雷狗兒實在不信。

可是却不由他不信。

他已試過他的「拈穴幻心」，使他全身奇癢不止，兩度試過他所謂「罡氣嶽屏」，運功能架起無形的氣牆以護全身。

這孩子貌不驚人，年紀看來還比自己輕，竟有這一身驚人功力！

而且他是在受了傷或其他一些不知的原因當中，假若他完全沒有受傷的話，他豈不是天下無敵？

不過，眼前的情景，却又實在使他無法相信。

雷狗兒道：「我鬥不過你的邪法！」

「爲甚麼你這麼固執？仍然認爲我這些都是邪法？」

「因爲你……世間上竟有你所說的武功？」

「當然有，而且還有很多你想也沒有想過的！」孩子微笑道。

雷狗兒睜眼望着他。

孩子忽然似計上心頭道：「小狗，你的武功看來也不差！」

「我使的是眞正武功！」

「好，你認爲你自己最好的武功是甚麼？」

「我可以掌碎巨石，力劈巨松！」

「那是輕而易舉！」

雷狗兒大大的不服氣。

孩子道：「你先試那掌碎巨石！」

雷狗兒道：「好！你看，那邊有一塊巨石，我在這裏，一掌可以把它擊碎！」

孩子道：「你就試一試！」

雷狗兒立即站了起來，運功出掌。

孩子道：「這一塊是有一個人那麼大，離這裡也有十丈之遠——那邊，又有一塊——」

他指着另一邊遠處，離開他們三十丈之外，「你能擊碎那塊嗎？」

雷狗兒道：「那邊的石根本不是石塊，而是一個山崗，我只是血肉之軀……」

「好，好，你先擊碎你所選的一塊！」

雷狗兒不敢怠慢，他專注運功。

以他自己的估計，如果用他的「天雷四式」中的第二招「旱天拔雷」，足夠力量有餘，不過，他爲了在這孩子之前逞能，不可有失，他決定使出「天雷四式」的第三式「焦雷霹靂」。

轟的一聲，那塊在十丈之外，足有一個人那麼高大的石塊，應聲而開，四處飛散！

那孩子並不覺奇異似的，道：「還可！還可！」

雷狗兒收了掌，道：「甚麼還可？你又能嗎？」

那孩子道：「你看那邊！」

「那個三十丈外的山崗？」

孩子點頭，並沒有運功，也沒有作任何起式，只是微笑着，一指彈出。

那邊的山崗，竟然是應聲的爆開了！

一時之間，碎石紛飛，而且上面的泥土因爆裂而瀉了下來！

「邪法，邪法！」

雷狗兒心底下實在是佩服，但口中仍然說他是使用邪法。

相比之下，實在是敎自己汗顏。

只看他一彈指間，石塊轟裂，那種瀟洒，那種不在意，已是使人心服。

假若眼前是個老人，他早已再度叩頭，口稱師尊不已，可是，眼前却是個孩子。

一個羞怯的孩子。

他的功力、武功，實在與他的外貌十分不配合！

一個比自己年紀還要小的孩子，怎能有此功力，有此武功？

他不能相信。

孩子見他不言，却明白他仍是不服，道：「你還有甚麼武功，足以自豪？」

雷狗兒想了一想道：「草上翻飛！」

其實那只是雷狗兒杜撰的一個名稱，記得他當年在布達拉宮遇到兩個喇嘛，一個可以坐着飛行的「飛天」，他也從他身上學到一些輕身的功夫。

加上他在「天人宮」所修練到的功力，他而今的確可以在草上翻飛。

孩子笑道：「原來你也有逃走的本領！」

這話其實是訕笑他逃不了。

「你不用那拉人腿的邪法？」

孩子道：「好，你便在草上翻飛，看看有沒有辦法離開我半步！」

「離開你半步？」

「你走吧！」

雷狗兒見他這麼說，也不追問，竄身而上，奔向那些高及人身的蘆葦草叢。

在明月之下，雷狗兒站在蘆葦之上，倒也瀟洒非凡，顧盼自豪。

當他回過頭來，却不見了那孩子。

「我在這裏！」那孩子却在他身旁不遠之處，也是在蘆葦之上。

他並不是站着，而是打坐着。

坐在蘆葦草之上。

雷狗兒實在吃驚，站在這柔軟的蘆葦草之上，已非易事，而坐着……雙足打坐着，更是匪夷所思。

他開始點着蘆葦草，在草上翻飛，向遠處奔去。

他一直狂奔，沒有再理會那孩子。

一口氣用盡，他停了下來，回首一望，那孩子却在不遠之處，仍然打坐着，坐在蘆葦草之上。

雷狗兒在喘氣。

可是，那孩子却是從容不迫，氣不喘。

這孩子的本領，比布達拉宮的「飛天」喇嘛仍要強勁得多。

他又再狂奔。

當他停下來，又再看到那孩子打坐着，離他不遠，只是向他微笑。

雷狗兒到了如今，知道是遇到了高人。

他頹然的向下一躍，站在地上。

那孩子也跟着他，跳了下來，仍然盤膝而坐。

雷狗兒道：「我服了！」

那孩子並沒有回應。

雷狗兒道：「好，我甘心樂意的服侍你！」

月亮忽被烏雲所蓋，大地頓時黑暗起來，幸好一會烏雲已散，月亮重吐光華。

雷狗兒看到那孩子的臉。

不再有微笑，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扭曲，一種使人見了也感到痛苦的感覺。

「師傅，你怎麼了？」

雷狗兒的一連串改口稱呼，只是表示他有誠意留下。

「好，你……你不要追問甚麼……只要……」那孩子的聲音變得蒼老而有點嘶啞。

「好，我準會依你所言！」

那孩子從懷中抽出一個布袋似的東西，拋了給雷狗兒，道：「裝滿水來！」

一個布袋如何能盛水？

雷狗兒有些遲疑。

不過，看着他那扭曲的臉容，他也不再追問。

附近一帶是草原，那裡有水源？

雷狗兒躍上了蘆葦，再小心環視一周，發現遠處有一條銀帶，在月華之下閃動。

那當然是一條小溪。

雷狗兒一鼓作氣，奔向那條小溪。

轉瞬之間，他已來到小溪，打開布袋，往水裏灌，而這個布袋，居然是不漏水的！

他滿滿的裝了一大袋，然後把布袋口扎好，放在肩上，一口氣又奔回那草叢之中。

那小孩仍打坐着，形態更是瑟縮虛怯。

雷狗兒道：「水來了！」

那小孩竄身走近水袋。

雷狗兒爲他解開，他拚命的喝了一大口，那種扭曲痛苦之情，似略有所減。

他回首道：「謝謝你！」

雷狗兒道：「師傅，我還可以幫你做甚麼？」

「可以，你先蒙上眼睛。」

「甚麼？」

「蒙上眼睛。」他從懷裡抽出了一塊黑布。

雷狗兒有點遲疑。

「蒙上眼睛！」那孩子道，語氣帶有威嚴，雷狗兒似乎無法抗拒。

他依言的蒙上眼睛。

不過，他是個好奇而古惑的人，他仍可以在故意扯下的左眼中，看見朦朦朧朧的身影。

只見那孩子站了起來，脫下了身上的衣袍。

雷狗兒立時閉上眼睛，看別人裸身露體是不雅之事，因此，他只見那孩子一躍而入了那袋水之中。

原來他要洗澡！

那孩子道：「你練過內功心法沒有？」

「甚麼內功心法？」

「甚麼內功心法也可以——你懂得把血脈之氣，在體內遊動一週？」

那只是最簡單的內功心法，只要略懂武功的人也懂得這種心法。

「可以！」

「好，你雙手按在我這布袋之旁，與我掌對掌，然後像你平時運功那樣。」

雷狗兒依言，只覺他那在布袋內的掌，比自己的還小。

「你要專注運功，發生甚麼事也不可分神！明白嗎！」他的語氣威嚴更甚。

雷狗兒看不見他的臉孔，但可以想像得到，他那張不再是那孩子臉孔。

他暗攝心神，悉力運功。

他的一股內力自他掌心發出，一直源源的貫入那孩子的小手掌之內。

他漸漸感到手心發熱。

可是，不到一盞茶的功夫，他自己的手心却是仍熱，但那孩子的手却開始發冷。

雷狗兒更加運功，那孩子的手更冷。

漸漸他發覺自己也有點寒氣。

孩子叫道：「可以了！」

雷狗兒撤手。

這時，他忍不住張開其中一隻眼偷看，想不到這袋水的外層，竟然變得堅硬。

整個布袋邊緣，却冒出一陣白煙。

並非熱氣的白煙，而是寒氣的白煙。

原來布袋外層，已結了一層硬冰。

而那孩子就坐在硬冰之中，只露出頭頸。

那實在是一個極爲詭異的場面。

可是，雷狗兒又不敢扯開扎着眼睛的布條，他知道，這孩子正在震懾心神的練功，或者是療傷，無論甚麼也好，只要一亂他的心神，禍事便臨。

那可能是毀了這孩子的一生。

更可能是害己也禍人。

他不敢動，只是等候着。

不知等了多少時候，忽然——「喀啦」一聲。

聽似是冰塊破裂的聲音。

「成了！」是孩子的聲音。

雷狗兒想扯開布帶。

孩子道：「小狗，你仍好端端的坐着，等我穿好了衣裳，再脫掉布帶！」

雷狗兒沒有動，但仍透過他那可以察看的眼睛，偷看了一下。

只見雪白的身影自布袋一躍而出。

他沒有看見甚麼。

那孩子已把長袍穿回身上。

「成了！」

那孩子仍然打坐着，地上是一些碎冰。

雷狗兒拉開了布帶。

他看看那孩子，然後看看地上的碎冰，他呆着，滿臉狐疑的望着那孩子。

那孩子的臉，出現從來沒有過的歡欣。

「你想知道甚麼？小狗子徒兒！」

雷狗兒口唇噏動，可是却沒有發出聲音。

良久，雷狗兒才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孩子道：「我只不過是洗了一個澡！」

「這些冰？」

「我也要多謝你助我『凝冰洗血污』！」

「甚麼？你說甚麼？」

「凝冰洗血污！」孩子頓了一頓，解釋道：「我昨天吃了你的鳥兒……」

他本不想提的，不過，如果不提起，便不能加以解釋。

雷狗兒想起了可憐的迦樓邏。

孩子續道：「我滿嘴滿身都是血污，因此我要凝聚功力，把水結成冰，洗去我身上的血污！」

「你常常要這樣做？」

「是的。」

「那麼，平常有誰會來助你？」

孩子有點吞吞吐吐道：「這便是我要收你爲徒的原因！小狗子徒兒！」

「爲甚麼要洗血污？」

「那味道不好受！」

「還有呢？」

「那是……那是……」孩子猶疑，他機靈的眼珠一轉，似乎又想到了一些藉口。

「你是我的師傅！」雷狗兒問。

孩子道：「當然是！」

「那麼，我要聽眞話！對了，師傅，你知道我這個徒兒叫雷狗兒，我却不知你姓甚名誰？」

「名字有甚麼關係！」

「好歹也有個稱呼！」

「你叫我師傅便可以！」

雷狗兒道：「那你沒有誠意收我爲徒！」

「爲甚麼？」

「天下間有那一個徒弟，連師傅的名字也不知道！」

「以前沒有！」

「而今呢？」

「當然有，那便是你這小狗兒了！」

雷狗兒鬥嘴是鬥不過了他，不過，他也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你不告訴我名字，我可以給你一個！」

「你給我？」

「我是你的徒兒，我叫小狗兒，那麼你便叫作狗師傅——對，是個好名字！」

「不，我不是狗師傅！」

雷狗兒已不再和他爭辯，道：「狗師傅，爲甚麼一定要用冰塊才能洗你身上的血污？」

孩子並沒有回答。

雷狗兒再問，孩子仍然不答。

雷狗兒有點賭氣。

孩子道：「小狗兒，你也辛苦了一整天，好好的睡一會，明天也許有更多……」

雷狗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孩子也不以爲意。

不久，雷狗兒張開了眼睛，那時，天色已是微明，第一線曙光已從東方透出。

雷狗兒看着那孩子的臉。

那張臉吸引着他，他記得，最初見這孩子的時候，只覺他是個恐懼而怯生的孩子。

可是，而今的孩子，似乎是長大了不少。

最初的印象，只是一個七八歲孩子的臉，而今，却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似的。

他這時在曙色之下，臉頰光滑，唇色胭紅。

這孩子是會長大的！

孩子當然會長大，不過，雷狗兒只是碰見他一晝一夜，雖然，這一晝一夜，發生過不少離奇的事情。

這孩子本身實在太離奇！

他的武功與功力與他外表實在不相配。

他的「凝冰洗血污」實在叫人吃驚。

他硬生生的吃下了「迦樓邏」，更是印象難忘。

這「狗師傅」究竟是個甚麼人？是個人間仙子，抑或是個人間妖孽？

這個想法倒把雷狗兒吸引着，這時，輪到他不想離去，想看看這孩子師傅的眞面目了！

他不知不覺的墮進了夢鄉。

他不知睡了多久，他突然醒來，是因爲被一陣呻吟聲驚醒。

呻吟來自那孩子。

那時已是日上三竿。

雷狗兒一個翻身，走近孩子，問道：「狗師傅，你怎麼了？」

孩子縮離了少許，把臉孔轉過另一面，道：「沒有，沒有甚麼。」

「還說沒有甚麼！你哮喘病發作？」

「不，我不是哮喘！」

「那麼，是甚麼病？」

「是……是一種離奇怪症！」

「有葯嗎？」

「有。」

「在那裏？」

雷狗兒以爲他說葯會在他的懷內，或者其他行囊之內，可是那孩子直搖頭。

而事實上，那孩子根本沒有甚麼行囊。

「在那邊！」孩子指着草原的另一邊。

一片莽莽青草。

孩子道：「你先扶我上那邊的禿樹！」

雷狗兒走近。

那孩子突然一把勁的躍起，上了他的肩膊之上。

「上那禿樹！」

雷狗兒被他控制着，只好依言而行。

他一躍而上那禿樹。

這禿樹雖然是沒有了樹葉，但枝椏繁密，仍然可以把他們隱蔽起來。

「葯……」孩子向前指着。

雷狗兒依他所指，往前一望。

只見遠處有人正踽踽獨行，因爲那人離他們相當遠，一時之間，看不清楚是個甚麼人。

「葯？」雷狗兒問。

「是，替我把那人捉回來！」

「那個人便是你的葯？」

「是的，我……我要……血……」

雷狗兒登時明白，這孩子所要的葯，便是血。

「不……我不能殺人！」雷狗兒道。

「那麼，你殺了我吧！」

「師傅，爲甚麼這麼說？」

「如果我在半個時辰之內，沒有血喝，我便要死了！」

「不，你不會死的！」

「會，而且死得非常痛苦！」

「有其他辦法嗎？」

「只有血！」

「甚麼血也可以？」

「只有熱的血才可以！」

「好，我去爲你獵一隻動物！」

「就去獵那人回來！」孩子的聲音顫抖而嚴厲，這語氣倒不像一個孩子。

「好，你先放了我！」

小孩有點躊躇。

「如果你不放我，我怎能爲你去獵物？」

小孩騰身，躍到另一枝椏上。

雷狗兒看着他，只見他瑟縮如初見時的模樣，昨夜的他又消失了。

孩子把頭轉向另一方，迴避了雷狗兒的視綫。

雷狗兒躍了下去。

孩子道：「假如你在半個時辰不帶血回來，我死了以後，寃魂也永遠跟隨着你！」

雷狗兒是個盜墓出身的人，出入墳墓時間很多，看見過的死人也不少，雖是沒有見過遊魂野鬼，但對寃鬼纏身，却是深信不疑！

他邊走邊道：「你是我的師傅，我不會扔下你不顧的！」

他朝着那人的方向去，轉眼間，他已看到了那人的身形。

那人莫不是昨日的蠢鈍兒？

蠢鈍兒仍是一身獵裝的打扮，只見他正伏在一塊大石之後。

石塊之前，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音。

雷狗兒走近。

蠢鈍兒因爲太集中精神，因此，並沒有發現他。

雷狗兒不知道他在做甚麼，便叫道：「喂！」

這一聲喂，不只驚動了那蠢鈍兒，連那只獵物也被嚇走了！

蠢頓兒頓足回首，怒道：「又是你！」

「我怎麼樣？」

「你賠我！」

「賠你甚麼？」

「那隻大蜥蜴！」

「甚麼大蜥蜴！」

蠢鈍兒沒好氣的跟雷狗兒解釋，突然一翻手，一個大叉已刺向雷狗兒。

雷狗兒昂身避過。

蠢鈍兒叉下不饒人，一叉密似一叉，猛然攻擊雷狗兒的上中下三盤。

雷狗兒一邊閃避，一邊仍道：「你怎麼這樣不講理！」

「還說我不講理！」

雷狗兒一躍而跳開十丈之外。

蠢鈍兒也縱身追上，兩人又戰了幾十回合。

雷狗兒是手無寸鐵，對付着這個鋒利的鐵叉，顯得左支右絀，好幾次幾乎被他叉中，幸好他揮掌的力度勁猛，迫使他後退。

不過，一叉下地，也帶來火星霹靂，這蠢鈍兒的武功實在不弱。

雷狗兒幾次想下重手，却也不得逞。

忽然，蠢鈍兒一叉擊出，却是一個虛招。

然後，他一躍向後，整個人又伏在一塊巨石之上。

雷狗兒十分好奇。

那蠢鈍兒見他走近，把食指放在唇上，示意他不可再聲張。

雷狗兒也走近石塊，向外望去。

只見一條罕見的巨大蜥蜴正在草間爬行着，發出悉悉索索的聲音。

那蜥蜴昂首吐舌，倒也威武非凡。

蠢鈍兒一躍而出，揮叉砸下。

雷狗兒突然心想：「殺這蠢鈍兒，倒不如奪了他的蜥蜴！」

他心意已定，也一躍而出。

鐵叉砸下，眼看要把蜥蜴的身體打個稀爛。

雷狗兒人已落下，擧脚一揚。

蠢鈍兒雙手凝在半空，那是因爲雷狗兒後發而先至，一脚踢中他腰間的「京門」穴。

那蜥蜴聽見衣袂飄飄的聲音，已向草叢中竄去。

雷狗兒朝着那蜥蜴方向竄去，一手捉着那巨大蜥蜴的尾巴。

那蜥蜴被捉，回首便噬雷狗兒。

雷狗兒心中一慌，已被那蜥蜴逃去，不過，雷狗兒一退之後，再度前竄，又再捉着牠的尾巴！

那蜥蜴又再回頭，張口要咬。

雷狗兒立時一拳揮出。

那蜥蜴應聲倒了下來。

雷狗兒看着那暈倒的蜥蜴，本想立刻抬牠回去給小孩，但又害怕牠半途醒來反噬他，因此，他急忙在附近找了一些藤蔓，扎着那蜥蜴的巨口。

蠢鈍兒的雙手仍然凝在半空，不過，他人是十分清醒，眼看雷狗兒抬了蜥蜴便走。

蠢鈍兒氣得滿臉通紅。

雷狗兒回首道：「對不起，我奪了你的獵物，總比奪你生命好！」

蠢鈍兒當然不知他這話的意思，目送他離去，却是動彈不得。

雷狗兒也不敢再怠慢，抱起那巨大的蜥蜴，騰身在蘆葦之上，跑回小孩師傅處。

小孩師傅仍在樹上，他用袍袖蓋着自己。

雷狗兒走到樹下，高聲叫道：「我回來了！」

小孩打開了袍袖，向下望來，問道：「是甚麼？」

「是你的葯！」

小孩仍然被袍袖掩蓋着，但雷狗兒看見他的額頭——他突然把蜥蜴丟在地上。

他並不是放下蜥蜴，而是不由自主的丟下，因爲他看見那孩子的臉。

滿是皺紋的額，活像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的額！

「是甚麼東西？」

「是一頭巨大的蜥蜴！」雷狗兒回復鎮定。

「甚麼？是蜥蜴？」他的聲音充滿失望。

「你不喜歡蜥蜴的血？」

「不，蜥蜴的血不能治我的毛病！」

「爲甚麼？」

「因爲蜥蜴是冷血的！」

雷狗兒從來也沒有想過這問題。

「沒有時間了！」小孩道。

「甚麼？」雷狗兒不明他這話的意思。

小孩並沒有回答，他仍然雙手掩臉，向下飛撲，當然是襲向雷狗兒。

雷狗兒避無可避，閃身帶滾，連翻了五個觔斗。

可是，他一抬頭，只覺一股勁力從上而下。

那勁力壓得他有點頭昏腦脹。

雷狗兒自忖是必死無疑，因爲他自出道以來，與高手也過招無數，却從來未感受過這種壓力。

那小孩深厚的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要殺雷狗兒，似乎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雷狗兒亦自以爲必死。

不過，勁力就在半空凝住。

雷狗兒不敢張開眼睛。

忽然，一陣孩子哭泣似的聲音，道：「小狗，你走吧，你走吧！」

雷狗兒睜開了眼睛。

只見小孩仍以袍袖掩着臉孔，別過頭去，並緩緩的走往另一邊。

雷狗兒道：「師傅，我實在不知道大蜥蜴對你沒用，我……你殺死我吧！」

小孩瑟縮的躲在大樹之下。

雷狗兒道：「你不殺我……那麼，你吸我的血吧！」

雷狗兒走近，伸出他的手臂。

「不，你走吧……快走！」小孩厲聲道，雙手仍然掩着整個頭顱。

雷狗兒聽到那悽厲的聲音，實在不忍。

忽然，後面傳來一陣脚步聲。

「是……是這裏了！」

竟是蠢鈍兒的聲音，想不到他竟追來！

雷狗兒回身。

來的並非一人，蠢鈍兒的身後，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打扮却與他一模一樣。

也是一個獵戶，也是手持一個大鋼叉。

不過，這人却是筋肉結實，身上帶着一股濃厚的殺氣，雷狗兒連忙以身護着瑟縮在樹脚下的小孩，道：「你要那蜥蜴，你拿回去吧！」

蠢鈍兒見是雷狗兒，狂叫：「我要殺死你！」

他一叉刺來。

雷狗兒不敢閃開，害怕他叉傷身後的小孩。

他雙手一格，猛力一推，蠢鈍兒被推開八丈。

後面那個獵戶，一手扶着蠢鈍兒。

蠢鈍兒呱呱叫道：「是他，是他搶我的大蜥蜴！」

那滿臉殺氣的獵戶，一手推開了蠢鈍兒，向雷狗兒道：「走開！」

雷狗兒當然不動。

那獵戶一手拂來。

雷狗兒不由自主的被撥往一邊。

「果然是你！」

那獵戶突然仰天長笑，似乎是十分激動！

「是我又怎樣，獵魂頭！」小孩聲音似已回復。

「你居然在這個時候，落在我獵魂頭的手上！」

「楚霸……你……」聲音突呈軟弱，甚至無法再發出聲音。

「獵魂頭」楚霸又再哈哈大笑，雙手揮動，發出了「辟拍辟拍」的聲音。

雷狗兒又再一躍而護住小孩。

楚霸止住了笑聲道：「小子，憑你也可以阻擋我？」

雷狗兒道：「你爲甚麼要殺我師傅？」

「師傅？你這老頭兒，臨死也要收個徒弟？」他打量着雷狗兒，道：「收徒弟也選一個好樣子一些！」

「你的徒弟也不見得好樣子！」雷狗兒氣道。

楚霸怒道：「走，你不配與我較量！」

雷狗兒道：「你也不配殺我師傅！」

楚霸又再拂手。

雷狗兒早已領教過他的拂手，暗中運勁，穩住了自己的身體，突然發出了「天雷四式」的首式。

一招「春雷初綻」。

如果以一個常人，以這麼近的距離接雷狗兒這一招，不被擊倒，至少

也應被擊退十丈。

楚霸也沒有閃避。

他是硬接了這一招。

而他居然是屹立不動，而臉上却更添殺氣。

雷狗兒又再使出第二招「旱天拔雷」。

楚霸雖然殺氣騰騰，對這招不敢小覷，稍微側身，以力卸力的方法，避過這一招。

「小子功夫也不弱！」楚霸道。

不過，他話未說完，人已出手。

本來雷狗兒想再接再厲，使出「天雷四式」的第三式「焦雷霹靂」。

不過，他被楚霸的招式帶動着，無法使出。

忽然，他聽到背後小孩的聲音。

聲音極爲微小，但字字清晰入耳。

「舉頭西北浮雲。」

那是一句詩，一句詞？

雷狗兒對詩詞是一竅不通的。

接着的聲音是：「昂首，左右揮拳，飄忽而動！」

雷狗兒對詩詞不理解，但對這幾句指點拳脚的話，却是一聽即明。

他依言的先昂首，再左右揮拳，先出的兩拳十分硬朗，繼而的是飄忽無定的幾拳。

這一連串的幾招，居然也應付了楚霸的來勢。

但楚霸的新招又來。

「倚天萬里須長劍」。

雷狗兒不知所措。

聲音續道：「挺胸飛身，奪他長叉！」

雷狗兒又再依言，他猛吸了一口氣，運勁在胸，然後一個飛身，猛撲楚霸身上。

楚霸稍退，雙手舉叉。

雷狗兒以强勁的力道，雙手執着楚霸的叉，一拉一放，竟然硬生生的把他手中的叉奪了過來。

然後是回身一刺！

「對，這是萬里須長劍！」

楚霸往後退，極懷疑這幾招是否眞實。

雷狗兒已退回原位，護着小孩。

凝冰三次　變女兒身

可是雷狗兒却不知再來甚麼。

「再來！」聲音道。

楚霸怒極，因爲他千萬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器竟然會被這不見經傳的小子所奪！

他臉上的殺氣已使他的臉孔發黑。

雷狗兒也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重大壓力。

聲音續道：「小狗兒，你不用怕，運勁全身！」

楚霸已開始雙拳揮動。

「小狗兒——人言此地，夜深長見——」

雷狗兒聽了，不知所以。

「雙腿捶地，縱身向上升！」

這兩句話，雷狗兒却是十分明白，他連忙把身體稍向上提升，然後用盡全身力量，向下捶地。

「轟」的一聲。

雷狗兒所站的地方，竟然裂開。

而楚霸已到。

雷狗兒急忙抽身向後退去，順着去勢再縱身向上升，上升的速度極高，避開了楚霸有如狂飆的來勢。

楚霸來勢極是厲害，而且速度之快，令他自己似乎也控制不住。

他看見裂開的地，但躲避不了。

「砰」的一聲，楚霸竟然仆在地上，不過，他巨大的身軀仍然是靈敏異常。

他也順勢向雷狗兒雙脚掃去。

而雷狗兒已經引力上升。

雷狗兒在半空發力。

「快運掌力！」

「劈下！」

雷狗兒掌已劈下，那是他的「天雷四式」的第三式：「焦雷霹靂。」

此時，掌力加上雷狗兒身體下墜之力，把這「焦雷霹靂」發揮至最大的力量。

一陣閃光。

身軀有如水牛的楚霸，被雷狗兒這從天而降的一掌，打得發出一陣光燄。

雷狗兒穩身於地，自己也感到一陣暈眩，一陣虛怯。不過，他很快便回復正常。

這時，蠢鈍兒狂奔過來，大叫：「師傅，師傅！」

「獵魂頭」楚霸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蠢鈍兒叫着：「師傅，師傅，你快醒來！」

楚霸沒有再甦醒。

雷狗兒看着他，有點不忍的感覺，他正想說話，却又聽到一陣呻吟之聲。

他回過頭來。

小孩臉部扭曲。

雷狗兒急道：「師傅，你怎麼了？」

「我要那痴兒！」

雷狗兒並不明白小孩的話，正想發問。

但小孩已竄身而出，遊身過那蠢鈍兒身旁，右手在他頭上一撫。

蠢鈍兒已倒下。

「爲甚麼你要……」

雷狗兒走近蠢鈍兒，只見他雙目緊閉，但呼吸已停，臉上肌肉仍然跳動。

「小狗兒，你在這裏等我。」

只見小孩一抖袍袖，竟然把蠢鈍兒捲了起來，並且旋即隱藏在那邊草叢之內。

雷狗兒想追上去。

「你追來是自取滅亡，我不能顧及師徒情份。」

雷狗兒呆住。

小孩捲了那蠢鈍兒入內，是……

他不敢想下去。

他想起那天，小孩咬着迦樓羅。

難道這小孩是個吸血人魔？

他每次的痛苦，非以血不能減輕。

如果是要吸血，爲甚麼不吸這已死去的楚霸？

雷狗兒呆呆的想着，一時之間，千萬個疑問湧在心間，想也想不通。

良久，草叢裏傳出小孩的聲音。

「快拿這袋子去取水！」

草叢中飛出那個不漏水的布袋。

「快！」小孩的聲音不再是軟弱無力，而是充滿了精神與厲色。

雷狗兒似無選擇。

他拾起那個布袋，一直奔往那小溪。

他掬滿了一大袋水，却坐在溪旁，動也不動。

小孩「師傅」是一個吸血人魔，似是事實，無庸置疑，但自己却去幫這一個人魔，豈是男兒大丈夫所爲？

如果而今不回去，讓他死在這個草原沙漠之上，自己又於心何忍？

他幫助過自己，自己也回助於他，兩人已無拖欠。

可是，自己又曾答應做他的徒兒。

還有，他未曾授過自己半分功夫，那又怎能稱他爲自己的師傅？況且他只是個小孩。

雷狗兒不斷的反覆沉吟，左思右想，半個時辰，竟然是無從抉擇。

忽然，他想起與楚霸對敵之時，小孩用「傳音入密」之法，說過幾句功夫口訣，立時教他對付「獵魂頭」楚霸，那豈不是早已授了自己功夫？

雷狗兒好奇，也好武。

好奇的是，爲甚麼一個小孩會是一個吸血人魔？

好武的是，小師傅只是授了三招，還有其他的招數呢？三招便可打敗一個如狼似虎的楚霸，那麼，其他的招式，豈不是……

而他實在不忍，不忍一個小孩被遺棄於荒野。

於是，他下了決定。

他托着水袋，狂奔而返。

當他一走近那草叢，便聽到孩兒的咆哮聲。

「我回來了！」

「我以爲你不會再來！」

「我……」

「水呢？」

「在這裏。」

「拋進來。」

「怎麼拋？」

草叢之內，一條布帶飛出。

「又要我縛上眼睛？」

「難道你喜歡看着別人洗澡？」

雷狗兒沒有辦法，只好縛上眼睛，不過，他仍然是留有空隙，足夠他窺伺着小孩的舉動，雖不是十分清楚，但一舉一動，不會走眼。

雷狗兒道：「要我助你凝冰嗎？」

「不用了，我今天有足夠的力量，自己凝冰去汚。」

雷狗兒只好坐着。

一陣狂風驟起，小孩飛身而下，一手抽起水袋，又再飛入草叢之中。

雷狗兒索性躺在地上，然後一滾，埋入草叢，剛好有一個缺口，可以看到小孩在草叢之內所作的行動。

其實，雷狗兒已看過一次，再無新意。

只見赤裸的小孩，一躍而入了水袋之內。

不久，白煙自袋口中冒出。

然後青氣縈繞，那個本是柔軟的布袋，頃刻堅挺起來，整個布袋已成硬冰。

而小孩端在其中，白煙仍向上冒。

過了一盞茶的功夫，小孩已破冰而出。

雷狗兒看着他赤條條的身體，似有點異樣，可是，他畢竟是偷窺着，看不清楚。

他只覺得小孩的身體有點變化，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到那是甚麼變化。

赤條條的身體，稍縱即逝。

不一會，小孩已換了長袍，從草叢中出來。

雷狗兒佯作睡了。

小孩道：「小狗兒！」他的話音爽朗。

雷狗兒詐作驚醒，拉下布條。

他看着小孩，竟是呆了。

「看甚麼？」小孩道。

「師傅，你變了。」

「變了？變了甚麼？」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你看來只有八九歲，經過第一次凝冰洗血汚，你已成長起來。」

小孩仍然微笑。

「然後是今天，第二次的凝冰洗血汚。」

「我變得如何？」

「昨日你似是十二三歲，而今是一個翩翩美少年。」

「我根本是一個翩翩美少年。」

「那爲甚麼？」

美少年坐了下來，道：「你有很多疑惑，你試試逐一提出，我可以答你的就會答你，免得你我師徒，如此生份。」

這麼多問題，叫雷狗兒如何問起？

他想了一想，道：「你要吸人血？」

「不一定，不過，人血是最好的。」

「爲甚麼？」

美少年沒有回答。

雷狗兒道：「其實你並不嗜血。」

「是的，你又怎知道？」

「因爲你要凝冰洗血汚，你既認爲血汚，自然是不喜吸血……」

「這個問題，日後，我會再加以詳細的解釋，就算我而今向你說，你也不明白。」

雷狗兒道：「『獵魂頭』楚霸是你的仇人？」

「可以如此說。」

「他要追殺你？」

「他自取滅亡。」

「這點可以讓我知道嗎？」

「可以，而且我陸續有仇人來追殺。」

雷狗兒沒有說話。

美少年道：「你害怕的話，仍可以走，不過，我仍是希望你留下，助我一臂之力。」

「我有如此能力嗎？楚霸已是一個如此難以對付的仇敵，再來的豈不是更難以招架？」

「你已經打敗了楚霸。」

「我沒有這能力，一切都是由你指點。」

「也因爲這次，你不再懷疑我能當你師傅的能力？」

「那究竟是甚麼功夫？」

「是我讀書時得來的功夫。」

「甚麼功夫？」

「也不是甚麼功夫，你識字嗎？」

雷狗兒苦笑，道：「那些字個個認得我，我却總是無法記得住它們。」

美少年聽了，也笑起來。

「沒關係，我教你。」

美少年站了起來，就在這泥地之上走着。

他並不是走，而是以單足在地上寫字。

雷狗兒並不知道他在寫甚麼。

不過，他可以感覺得到，美少年的武功及功力，實在已到了一個難以言喻的境地。

不一會，地上已出現了百多個字。

雖是在泥土之上，字字工整。

美少年寫完，坐在雷狗兒身旁，道：「認得多少個？」

雷狗兒看了一看，道：「也有幾個……那是個『一』字，還有個『人』字……『天』……還有這個『宮』字。」

「不，這是個『高』字。」

原來雷狗兒最認得的是「天人宮」三字，因爲那時回到天人宮，日夕看着那牌匾，當然記得。

可惜却是誤認了「高」字爲「宮」字。

美少年道：「讓我先唸一遍你聽。」

於是，美少年吟哦，誦出下面一首詞——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

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

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憑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

元龍老矣！不妨高卧，冰壺涼簟。

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

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美少年話聲鏗鏘，雷狗兒雖然不懂其中含義，倒也陶醉在他的聲調之內。

良久，美少年才道：「這是辛棄疾的一首詞，意思是感歎人生，家國。」

「辛棄疾？他還在嗎？」

「死了，死了好幾百年。」

「原來是一個古人！」

「是的，我很喜歡這首詞，每次吟誦之際，都有一些不同感受，漸漸我悟到其中，竟可借此而成了一些招式……」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你豈不是教我打敗楚霸之法？」

「是的，幸好你有足夠的武功根基而且領悟力高，否則我說出來，也是徒勞無功。」

「你教了我三招？」

「對，第一招把楚霸拒開，第二招是奪他長叉，反以他的叉作長劍刺他。」

「那是倚天萬里須長劍。」雷狗兒一邊說，一邊動手演練着剛才的招式。

「使得好。」美少年讚道。

雷狗兒又一掌使出，道：「甚麼，甚麼光燄？」

「斗牛光燄。」

他雙掌並出。

「小狗兒，如果沒有你的掌力，也不能使這一招，發出最大的威力『火燄迫人』而使楚霸氣絕身亡。」

雷狗兒聽了，本是興緻勃勃的，如今又覺不安，因爲他實在不想殺人。

雷狗兒雖然是市井流氓出身，但一直都不喜歡殺人，在一連多次的離奇遭遇之中，他總是避免殺人。

而今却是被迫的殺了楚霸。

美少年道：「又想甚麼？」

「沒有甚麼。」

美少年道：「我知道了，你認爲殺了楚霸是你的錯？」

雷狗兒點了點頭。

「你再想一下，如果你沒有殺他，而今我們兩人又如何？」

雷狗兒沒有說話。

美少年道：「埋在這荒野泥土下的，便是你和我。」

雷狗兒無言以對。

美少年事實上也並不是强詞奪理。

「不過，他是無辜的。」

「無辜？你是指那白痴蠢鈍兒？」

雷狗兒道：「是的。」

「你錯了。」

「我錯？我不想殺人也錯？」

「這蠢鈍兒是渾渾噩噩的一生，讓他快去投胎，不用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

「他於人無害，於己無損。」

「不，讓他白過這人世間生活，倒不如讓他快來人世，過一些有意義的生活！」

「你認為你殺他是對？」

「當然，我助他脫離塵世，脫離痛苦。」

美少年似是而非的道理，實在使雷狗兒難以明白，不過，他看着蠢鈍兒安詳的臉色，倒也減少了難過。

美少年道：「我教你以下的武功，你先唸了。」

雷狗兒跟着美少年唸着。

可是，過了一刻，雷狗兒已感到意興闌珊。

雷狗兒打了一個呵欠。

美少年又依着他所悟到的招式，加以傳授，可是雷狗兒却無一學會。

美少年有點奇怪，道：「為甚麼剛才你對着楚霸，却是一點即明？」

「我不知道。」

美少年笑了，道：「那時是强敵當前，你非學不可。」

雷狗兒道：「我實在不想再學。」

美少年也不再迫他。

雷狗兒忽道：「你覺得餓嗎？」

「不，我不用吃飯的。」

雷狗兒怔着。

美少年並沒有解釋。

忽然，一陣風吹來。

地上塵士飛揚，本是寫滿字的，都變成模糊一片。

美少年感慨地道：「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雷狗兒不明他感歎甚麼，他而今最重要的是找些東西吃。

美少年只是坐在陰暗之處，打坐運功。

雷狗兒找到一隻小白兔，烤了來吃，然後，又把蠢鈍兒的屍體埋了。

他故意走入草叢，只見楚霸的屍體，像是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他也把楚霸埋葬了，並為他們唸了幾句倒頭經，那是他在學盜墓之時所學會的。

當一切做完，已是天黑。

雷狗兒道：「師傅，你還要到那裏？」

「我要到的地方很遠。」

「你想避開你的仇人？」

「我不知道，小狗兒，你……」美少年在這時，眉宇間却含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憂鬱。

雷狗兒道：「我既是你的徒兒，我便護送你。」

「天涯海角？」

「是的，天涯海角。」

* * *

雷狗兒一直跟着美少年走。

他不辨方向，只是看着莽莽的草原，漸漸變成黃沙萬里。

雷狗兒忍不住問：「這是甚麼地方？」

「是戈壁。」美少年答。

「戈壁？」雷狗兒並不知道那代表甚麼。

「那是一個大沙漠。」

「沙漠？沒有水的地方？」

「是的，不過，我們沿着邊緣走，也不致完全沒有水，這一帶地方，我十分熟悉，你不用害怕。」

「師傅，你究竟想到那裏？」

美少年並沒有回答他。

他們有時日行夜宿，有時却是曉宿夜行，那要看他們所遇到的天氣而定。

一直走了十日。

這十日內，美少年並沒有要求過甚麼。

他的身體也異常的健康，只不過他很少吃肉，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吃棗子維生。

雷狗兒却不理會，不時打到一些野兔與一些肥美的沙漠老鼠，大快朵頤。

那日，他們來到一個棗林。

棗林內有一個小水潭，多日未見過水的雷狗兒，已一撲而入了潭內，美少年阻也來不及阻他。

美少年道：「快起來。」

「為甚麼？」

「這是沙漠的甘泉，不能弄污的，否則……」

雷狗兒走了幾十天沙漠，也知道水在沙漠中的重要，可是，多天異常的乾燥，使他一見水潭，便忍不住的往下躍去。

雷狗兒迅速的洗了幾下，也喝了幾口清洌的潭水，便躍了上來。

這時，他聽到一陣從遠而近的蹄聲。

雷狗兒往蹄聲傳來處眺望，只見那邊湧起塵頭。

說時遲，那時快，那駱駝已在望。

美少年道：「快躲起來。」

「為甚麼要躲？」

「你看你衣衫盡濕，泉水污濁，你脫不了弄污泉水的罪名！」

雷狗兒知道這美少年師傅，不欲多惹麻煩。

忽然，美少年臉色驟變。

雷狗兒不及問他，已看見棗林之內多了一人。

這人身穿闊身長袍，頭上也裹着連衣帽。

他看見雷狗兒衣衫盡濕，而且還有水滴下，他突然咆哮一聲，便撲向雷狗兒。

雷狗兒不知就裏，斜身閃開。

那人一擊不中，又再使出惡毒的招數。

雷狗兒並不害怕，因為他感到這人招式勇猛，却完全沒有內勁。

他又再閃身，然後雙掌一擊。

那人被他掌風震退，一拋是十多丈，「嘩啦」一聲，竟被擲下泉水之中。

那人異常吃驚，迅速地從潭水中爬了出來。

當他爬了上來之後，並沒有再向雷狗兒攻擊，反而是跪在潭邊，口中念念有詞，不斷的向潭水叩頭。

雷狗兒回首看看美少年。

他不看猶可，一看又使他大驚失色。

美少年已縮作一團，臉孔扭曲。

雷狗兒記得他那可怕的模樣。

「怎麼了？師傅？」

「我……我……」他的聲音異常的乾澀。

「想怎樣？」他話未說完，只感到一陣勁風撲面，雷狗兒立時一滾。

只見那人已手持長刀，那陣勁風便是他乘雷狗兒不防範之際而劈下。

雷狗兒身仍未穩，那人又一連三刀劈下。

他避無可避，一連滾了三滾，陷入了一些沙中。

一時之間，塵土飛揚，雷狗兒睜不開雙眼，只靠感覺又再避了五刀。

再躭下去，總有一刀會被這人劈着。

他連忙一躍而起，並故意掀起另一陣泥塵。

那人在泥塵之中，稍為慢了一點。

雷狗兒竄過了美少年那邊，他一方面是想避開那人，另一方面也是想護着美少年。

然而，他一竄向美少年，那人也回步跟進。

大刀又再劈下。

雷狗兒手無寸鐵，一定不能硬接這一招。

可是，如果避開，這一刀將會劈在美少年的身上，那時他整個人是捲縮着，並且發出幾聲呻吟。

雷狗兒不避，側身以背部迎刀。

突然，他被猛力一推，整個人被推開五丈。

刀下。

「轟」的一聲，美少年已伸出了手臂，硬生生的接了那下劈的一刀。

美少年的手臂並沒有濺血，反而是那持刀人，似受極大的反彈力，竟然把刀甩了。

雷狗兒不禁叫道：「好險！」

假若不是美少年硬生生的把他推開，硬生生的接了那一刀，相信雷狗兒早已被劈開兩半。

那持刀的人也呆着。

他驚詫這個帶病的少年人竟敢接他一刀，而更使他嚇呆的是這人的手臂竟然是刀砍不入的。

不但不能砍入，反而把他手中的刀也震脫了。

當他還沒有清醒過來，美少年又再伸手，只見他輕描淡寫的一掌。

那人竟沒有聲响的便倒下。

雷狗兒已站了起來。

只見那人倒在地上，整個臉孔也塌了下來，美少年這輕描淡寫的一掌，實在厲害。

雷狗兒道：「你……你為甚麼要殺他？」

「不殺他，我們後患無窮……」他的聲音嘶啞，並且有點含糊不清。

雷狗兒想爭辯。

美少年厲聲道：「你走出棗林……快……」

雷狗兒不知他為甚麼突然發起脾氣來，他慢慢的退出棗林。

美少年又再用沙啞而含糊的聲音道：「你千萬不要偷看我做甚麼……」

雷狗兒走出了棗林，心下已有一種感覺，美少年師傅想做甚麼。

不過，這十多天來，他完全沒有表示過要喝血，難道在這時刻，他的病又復發？

他聽到一陣骨骼碎裂的聲音。

雷狗兒只覺全身起了疙瘩。

然後是一陣吮吸的聲音。

他忍不住，便往林中窺看。

只見那美少年果然是在吮吸那人的血液，雷狗兒實在不忍，低首不看一會，却又忍不住再看。

美少年突然抬起頭來，只見他滿嘴滿臉都是鮮血，異常的恐怖。

而那個本是十分精壯的人，整個身體似已被吸乾，像一堆爛泥似的，躺在地上。

雷狗兒不忍卒睹。

為甚麼這個美少年師傅要吸人血？

他實在無法為他想一個理由，一個藉口。

良久，雷狗兒才被一陣水聲所驚醒，他叫道：「師傅，我進來可以嗎？」

「你……快……進來……」

雷狗兒急忙的走進林內，只見美少年的捲曲身體伏在潭水附近，正想用他那神奇布袋盛水。

他急忙跑過去，想扶起他。

美少年雙袖裹頭道：「你勿碰我……快為我裝滿這一袋水……」

說完之後，他一晃動，已隱身於棗林的另一邊。

雷狗兒只好為他盛滿了一袋水，並把水袋捧到美少年那邊棗林處。

美少年道：「你助我……」

雷狗兒已明白他的意思，是要協助他凝冰，他也不再多言，在水袋之旁打坐，並且雙手運勁。

那美少年從衣袍中一竄，光着身子竄入了水袋之內，轉眼之間，一袋

冰已凝成。

雷狗兒步出林外。

他嘆息，一切都是無能爲力，也不明所以。

「你可以進來。」聲音竟是嬌媚的。

雷狗兒一怔。

難道美少年又變了?

記得最初是一個荏弱的小孩，一次凝冰洗血汚之後，他變成一個少年，再一次又成了一個美貌少年。

這次，他又會變成甚麼?

雷狗兒提起勇氣，走入棗林。

又是一地的碎冰，卻不見了那美少年。

雷狗兒遊目四顧，仍然找不着。

「我在這裏。」

聲音來自一棵高大的棗樹之上。

雷狗兒抬頭望去，只見樹上坐着一個全身白衣的人，那人長髮散開。

「小狗兒，你認不得我了?」聲音是嬌美的。

「你是……」

「我便是你的師傅。」

「怎麼你變成……」

「我怎麼了?我只不過是回復我的原來身份。」

「你是個女兒身?」

「是的，我本就是一個女兒身。」

雷狗兒怔着，他怎樣也沒有想過，與自已相處十多廿天的「師傅」，竟是一個女兒身!

他怔着。

而今的美少年，已不再是美少年，而是一個有一頭長髮，面貌甜美的美少女了。

「那你究竟是誰?」

「我便是你的師傅。」

雷狗兒不敢再追問下去，因爲他知道，師傅的外貌是不斷的改變，但脾性是不會改的。

她要說的自然會說，不說的追問也是無用。

「而今我回復了我的本來面目，你還會陪我嗎?」

雷狗兒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可是，美少女已道：「你不陪也要陪了。」

「爲甚麼?」

「因爲快有一些東西來了。」

「甚麼東西?」

「你試試伏在地上聽聽。」

雷狗兒伏在地上，凝神的聽着，他聽到一陣「隆隆」的聲音。

「那是一羣人。」美少女道。

「武功高強的人?」

「不，是强悍的貪狼族。」

「甚麼是貪狼族?」

「你很快會看到的了，而且，他們還帶來了他們的寵物。」美少女神色已有點緊張。

「甚麼寵物?」

「他們既叫貪狼族，還有甚麼寵物?」

「狼?」

「是，貪婪的狼。」

林外已傳來清晰的蹄聲，雷狗兒也躍上了樹上，往外一望，只見塵頭之處，有五隻駱駝。

蹄聲之外，還有一些嗥聲，那是狼叫。

不久，塵埃已定，而蹄聲與嗥聲亦已同時靜了下來。

美少女道：「我們不能與他們硬纏。」

「我會好好的護你。」

美少女一揚頭髮，道：「先用我教你的『水龍吟』八式中首兩式，驅散狼羣。」

幾十隻狼已悄然入了林內。

狼的嗅覺極其敏銳，牠們一入林內，便已圍着兩人所藏身的樹下，並且開始發出嗥聲。

美少女道：「下去，驅散狼羣。」

雷狗兒一躍而下。

狼羣驟見有東西墮下，立時散開。

但雷狗兒身形未穩，狼羣已然聚攏。

雷狗兒使出師傅所授的「水龍吟」八式之首式「擧頭西北浮雲」。

雷狗兒身形稍縱，閃身避過了那尖銳的狼牙。

再迴身一轉，次式使出：「倚天萬里須長劍。」

他手中無劍，但以長臂一揮，竟把八隻狼一揮而甩開八丈之外，其中五隻竟是撞樹而死。

狼羣極爲機靈，見有同伴被打死，不再急攻，立刻散開，似乎在找機會。

本是坐在樹上的白袍美少女，看到雷狗兒已可以對狼羣應付裕如，她飛身出了林外。

外面是五個騎着駱駝的人。

他們一見白衣晃動，都拔出了長的佩刀。

五刀齊下，指着當中的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十分從容，微微一笑，人晃動。

那五人極擅使刀法，刀如雨下，無論那白衣少女晃到那裏，五人的刀成刀網，滴水不進的把她網在刀下。

那白衣少女的一雙白衣袖便成了一個屛障。

她突然一個飛身而起，衝出了刀網。

她人在半空，雙腿成了一個勾似的，向着五人頸項而來。五人立時揮刀劈下。

他們劈下的只是空虛。

而他們頸上所受的，卻是比鐵柱還要堅硬的「脚鈎」，五人應聲跌下了駱駝。

他們揮刀自保。

而那白衣少女已坐在其中一匹駱駝之上。



白衣少女親手餵雷狗兒吃粥。

她一聲長嘯，並叫道：「小狗兒，走呀!」

她的語音未盡，已挾駱駝而跑。

雷狗兒仍在林中與狼羣糾纏。

他不斷用天雷四式的首兩式，配合了「水龍吟」八式中的首兩式，擊斃了十多隻野狼。

不過，剩下的七八頭，却是更難應付。

幸好，他可以躍上樹上，稍爲休息，而狼羣却不能爬上樹去。

雷狗兒聽到師傅的聲音，也應道：「來了。」

他飛身出林，一下地上，五柄大刀已指在他的跟前，雷狗兒一個撲身，先奪了其中一人的刀。

他使出的招式之快，使他們有點口呆目定。

雷狗兒再使刀，使出「倚天萬里須長劍」，這次有長刀在手，威力更是無窮。

三人中刀，其餘兩人，僥倖躲過。

雷狗兒見師傅已走遠，不想再瞎纏下去，躍上一匹駱駝，催促而去。

白衣少女已走了很遠。

雷狗兒看準方向，用刀一刺駱駝，那駱駝痛極，便猛向前奔。

不一會，已追及那白衣少女。

可是駱駝却因極痛而不能停下。

雷狗兒飛躍而過，騎在白衣少女的駱駝之上。

而那狂奔的駱駝一直沒有停下來，整隻駱駝仆下，原來牠一直走，走進了浮沙之內。

那駱駝稍爲掙扎一下，轉眼已沒頂。

白衣少女道：「好極了!」

雷狗兒並不明白她的意思。

那時，兩個刀手已追來，他們也是騎着駱駝，猛向前奔，並且揮刀向着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一催胯下駱駝，直向那邊浮沙而去。

當然，她並沒有奔入浮沙。

她在浮沙之前一停，但那兩個人却是停不下來，兩刀再左右齊下。

眼看便要把白衣少女與雷狗兒齊齊攔腰劈開。

白衣少女一聲猛喝，單手一提，已把雷狗兒提起，躍上了半空。

而那兩個刀手，因爲出手極猛，而駱駝的衝力也極猛，完全沒法控制停下。

二人連帶駱駝，也就衝入了浮沙之內。

他們人畜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了，便全部陷入浮沙，轉眼沒頂。

雷狗兒與白衣少女落在浮沙邊。

雷狗兒呼了口氣，道：「好險!」

「危險還沒有過去。」白衣少女道。

因爲狼羣又來了。

雷狗兒道：「又可以再引牠們入浮

沙。」

「看來沒有這麼容易了。」狼羣已至。

兩人仍在浮沙之旁。

三隻野狼，突然一撲。

兩人避開，一隻野狼已控制不住，跌入浮沙中。

野狼向天狂嗥，轉眼又已沒頂。其他的狼不敢再撲。

白衣少女道：「走。」

一個竄身，已離開了浮沙。

雷狗兒跟着。

兩人施展輕功，以爲一定可以擺脫狼羣，那知是人算不如天算。

走了一盞茶時份，狼羣已漸落後。

那白衣少女忽然停了下來，道：「我很痛……」她話未說完，便似要倒下來。

雷狗兒急忙上前扶着她，但她已倒在雷狗兒的懷內，一時之間，雷狗兒不知如何是好。

但狼羣又近。

雷狗兒只好抱着白衣少女，向前狂奔。

他的輕功本來不差，可是要抱着白衣少女，脚程自然也會慢了下來。

有幾次，幾隻野狼撲近，幾乎咬了他一口。

雷狗兒只好急步提升，盡量擺脫那些畜牲。

他拚命的奔着。

忽然，他看到了一點火光。

只要有火的地方，才可以擺脫那些鍥而不捨的狼羣。

雷狗兒抱着白衣少女，向着火光而去。

那火光是飄忽不定，但漸漸已呈穩定。

雷狗兒回過頭來，却不見了狼羣。

前面究竟是個甚麼地方？連狼也害怕？雷狗兒暫時停了下來，喘息未定，却看到懷中的白衣少女，也是自己的師傅，臉色非常蒼白。

雷狗兒輕聲道：「師傅，你怎麼了？」

白衣少女似在昏迷中甦醒，看着雷狗兒的臉孔，道：「我們在那裏？」

「我不知道，暫時是擺脫了狼羣。」

白衣少女轉身一望，看見前面的火光，道：「先到有火光的地方，再作打算。」

「不知那是甚麼地方！」

「甚麼地方也好，至低限度也不會再受狼羣所襲！」

雷狗兒本想再說話，但白衣少女臉色又變，而且閉上了眼睛，口角流出了一些白沫。

「你怎麼了？」

「快去找……找個隱蔽的地方……」

雷狗兒見她如此，也不再問，再緊抱着她，向火光之處飛奔而去。

火光是來自一座白色建築物的頂部。

那是一座有很多圓頂的清眞寺院，而火光便在其中一個最高的圓頂透露出來。

雷狗兒再走近，被這座建築物的磅礡氣勢懾住。

看來這並不只是一座建築物那麼簡單。

他不敢直闖大門之處，旁邊看似有很多入口，可是走近一看，却完全沒有進口，也沒有門。

忽然，雷狗兒聽到了脚步聲。

他急忙走到一條柱邊。

只見兩個穿着白袍的人走過，他們頭上也有一頂長而尖的白帽蓋下，因此無法看得到他們的面目。

那兩人也沒有發現雷狗兒。

雷狗兒看着他們，只見他們走着走着，忽然，兩個好像矮了一些，漸漸，越走越矮，最後是不見了。

雷狗兒開始覺得很奇怪，後來才想通了，他們並非越走越矮，而是向地下走去了。

這淸眞寺沒有門，入口處原來是在地下。

雷狗兒朝着兩人所走的方向而去，走了不久，果然見有一些向下的石階。

他正想小心研究，看看往那個入口去才對。

可是，脚步聲又來。

他再沒有選擇，見到一處較爲黑暗，便閃身入內。

這次是一小隊人經過，他們共有八人，每人身上也是穿着白袍，頭戴尖帽。

但却看不見那些人的面目。

本來，雷狗兒想在他們走過後，便走出去，可是，懷中的白衣少女却在這時呻吟起來。

雷狗兒本想按着她的嘴巴。

可是，她的聲音却越來越大，如果這樣出去，一定會被人發現，於是，他只好暫時就在這黑暗的地方躲避一下，這地方好像是一個甬道的開端。

雷狗兒輕聲問道：「你怎麼了？」

「血……血……」

「你又要喝人血？」

白衣少女點了點頭。

雷狗兒道：「你果眞是個吸血人魔！」

白衣少女沒有答話，只是痛苦的呻吟。

雷狗兒把她放下，道：「沒有人血，你便活不了？」

白衣少女又再點頭。

「你叫我往那裏去找人給你？」

白衣少女伸手指指外面。

「你叫我在外面找人給你……那麼……我豈不是爲虎作倀？」

白衣少女呻吟的聲音更爲可怕。

雷狗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他不能眼看着她這樣死去。

他轉身便要出去。

可是，那白衣少女突然一手扯住了他。

雷狗兒回過頭來，道：「你又怎麼了？」

「你不要離……開……我……」

「我不出去，又怎可以找一個人給你！」

白衣少女仍然緊抓着雷狗兒不放。

雷狗兒賭氣道：「你便吸我的血吧！」

白衣少女雖然在痛苦之中，也猛然一怔。

雷狗兒索性坐了下來，道：「你吸我的血吧，如果你有良心的話，不要把我吸乾。」

白衣少女雖然痛苦之極，不過，她的理智却仍然相當清醒。

不過，過了一會，她似乎實在忍耐不住。

「吸吧！」雷狗兒道。

白衣少女竟然失了常性似的，突然一口咬着雷狗兒手臂的脈門處。

雷狗兒痛極。

然後他覺得白衣少女果然在吸他的血，他只感到血在汩汩的流着。

難道自己也要成了她的犧牲品？

可是，雷狗兒並沒有掙扎，他讓白衣少女吸他身上的血，他爲甚麼要這樣做？他自己也不知道。

漸漸，他好像完全沒有了感覺。

他索性放軟了身體……他好像飄浮到另一個世界去似的……

當雷狗兒再張開眼睛的時候，他只感到自己正睡在一處相當柔軟的地方，而這地方的光線，並不太强，也不太弱，他可以肯定，那是一間小小的睡房。

他想起來，但却無能爲力。

他想出聲，但却說不出話來，只在喉間發出了一些「咯咯」的聲音。

「你醒了！」是溫柔的聲音。

雷狗兒躺在床上，盡力的搜索，終於看見那白衣的身影，似是坐在不遠之處。

雷狗兒又想再說話，可是喉間仍然發出「咯咯」的聲音，他有點害怕。

那白衣身影移近。

雷狗兒看着她。

白衣少女把雷狗兒攙扶了起來，雷狗兒借着力，勉强坐起來。

白衣少女道：「小狗，小狗，你沒事的，你只要忍耐一會便沒有事了。」

雷狗兒又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白衣少女坐在他的前面，一手按着他的額前，一手按着他的胸口。

雷狗兒本來覺得相當冰冷，可是，白衣少女的雙手一搭在他的身上，便開始有一股暖氣自她手心，洶湧而至。

那股暖流，自他心間與額前，在他體內會合，轉了一個大周天，也轉了一個小周天……

他的身體再度有了力量。

不知過了多久，他的腰間也有力，可以直挺挺的坐着，而暖氣也漸歇。

白衣少女把雙掌收了，輕聲道：「想吃些東西嗎？」

雷狗兒居然可以回答：「極想。」

白衣少女離開了這個房間。

雷狗兒自己仍然打坐着，他試圖自己把勁度運轉全身，開始有些困難，但漸漸已是血脈暢通，身心有一股說不出的舒服。

不久，白衣少女又回來，手中捧着一大碗熱騰騰的東西，放在雷狗兒床前的小几上。

「你自己吃吧！」白衣少女道。

雷狗兒雖然已回復了五成體力，不過，他仍然裝作十分軟弱的搖了搖頭。

「好，我餵你吃。」白衣少女說完，已動手把粥用匙羹奉上。

雷狗兒喝了一口。

鮮甜的味道，使他精神爲之一振。

他一口一口的吃着，漸漸，他似乎感到不夠暢快，祇好自己動手來吃。

白衣少女見他自己可以動手，心下也十分高興，道：「小狗，小狗，你沒事了。」

雷狗兒並沒有回答，只顧着吃東西。

白衣少女看着雷狗兒拚命的吃，也更高興，因爲他越想吃，那表示他的身體復元更快。

雷狗兒終於把一大碗不知是粥還是肉糜吃完，然後看看自己的手臂，又再看看白衣少女。

手臂仍有微痛，但已被一塊白布裹着。

白衣少女道：「小狗，你恨我嗎？」

雷狗兒清了清喉嚨，道：「恨你，恨你甚麼？」

白衣少女赧然一笑，臉孔有些尷尬，道：「我是……我是……實在……」

雷狗兒道：「你救過我，如果你要取我性命，我也沒有甚麼異議。」

白衣少女道：「想不到你的血……」

「我的血怎麼樣？」

「你的血與人不同。」

「我的血是有毒的。」

「對，你的血是有毒的，唯有有毒的血才可以把我的性命抓回來。」

雷狗兒望着她。

白衣少女道：「我最初是吃了你的鳥。」

雷狗兒記起可憐的迦樓羅。

白衣少女續道：「那隻鳥也是專門吃毒蛇或其他可怕毒物的，但我吃了

牠之後，想不到是以毒攻毒……」

「你身上有毒？」

「我身上並不是有毒，而是我正在……」她却是欲言又止。

雷狗兒道：「如果你不想告訴我……」

白衣少女道：「其實……我老實的告訴你，我是正在修煉一種奇特的武功——陰陽挪移大法。」

「陰陽挪移大法？」

「是的，小狗，你記得最初見我的時候，我的樣子是怎樣的？」

「是個小孩子的模樣。」

「是的，而今呢？」

「你不只從小孩變成了大人，也更由一個男子的模樣，變成一個少女！」

「不是變，而是回復。」

「回復？回復到原來的樣子？」

「是的。」

「那麼，而今是你原來的面目？」

「不。」

「那麼你本來的面目是怎樣的？」

「那你要繼續看下去。」

雷狗兒想了一想，道：「師傅，雖然你我已有師徒關係，但我却不知你是誰。」

「是的，我也不知你是誰。」

「我已告訴你，我叫雷狗兒，你叫甚麼？」

「我……我說出來，你也不知道我是誰。」

「但總有一個名字？」

「沒有人會叫我的名字。」

「爲甚麼？」

「因爲我是一個公主。」

「公主？」

「是的，我來自蒙古的星宿海。」

「你是星宿海的公主？」

「對，我是星宿海的公主，泰妲公主。」

「泰妲公主……」一時之間，雷狗兒也不知往下說些甚麼才好。

這一次竟然是遇到一個公主。

「我不是中土人。」

「你來自蒙古，不是中土人，也是我們大中國的中國人。」

「我不知道。」

雷狗兒並沒有興趣研究她是甚麼人，他只是有興趣她一連串的古怪變化，便道：「我不理會你是甚麼人，公主，你煉的陰陽挪移大法，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小狗，我可以告訴你，因爲我以後還要你的幫忙。」

雷狗兒伸出了手臂，道：「還要？」

公主笑了一笑，道：「小狗，我知你心地善良，不過，我並不是想吸你的血，那時實在無奈。」

「我明白，我也從沒有怪你。」

公主道：「我告訴你關於陰陽挪移大法之事。」

雷狗兒把身體挨近床邊。

公主道：「我自小便練武功，原因是我父親並沒有兒子，只有我這一個女兒……我要繼承他的事業，可是，蒙古內的其他族人，並不相信我有這種力量，也看不起我，甚至認爲我的存在是多餘的。

「我父能征慣戰，他征服很多地方，也從這些地方帶回來一些異人，他們有些是智慧極高的人，有些却是武功非凡的人，我爲了要繼承父親的事業，因此，我自小便向那些武功非凡的人學習。

「我一直學習，我戰勝過無數的族中勇士，很多人都開始認同我有能力繼承父業，不過，我仍不相信自己，於是，我入中原。」

「來試試你的武功？」

「是的，我到過中土很多地方，猶其是武林的聖地。」

「武林聖地？你知中土有武林聖地？」

「少林、峨嵋、武當我都上過。」

雷狗兒有點吃驚，一個蒙古的公主，竟然知道這些中土的武林聖地，那是她所說的，並非吹噓。

「那你也學會了不少武功？」

「是的，我學過不少，但是，我更發現一個眞理。」

「甚麼眞理？」

「是我們身體的極限。」

「甚麼是極限？」雷狗兒實在不明白。

公主道：「我舉一個例來說，你懂輕功，而且輕功也實在不錯，你可以坐在蘆葦叢上。」

雷狗兒記得他們與那個「獵魂頭」楚霸的對敵。

「你可以坐在蘆葦叢上，你的輕功已到了一個極限，因爲你不能再進一步。」

「不能再進一步？」

「是的，再進一步，你便要學飛鳥那麼飛了，你有飛鳥的能力嗎？」

雷狗兒搖了搖頭。

「那便是一個極限。」

雷狗兒道：「那並不是甚麼大道理，人人也知道的，我們只是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我遇到一個人，那個人却可以替我把這個極限打破。」

「甚麼？是個甚麼人？」雷狗兒倒也感到興趣了。

「是個外來的怪人，從西邊來的。」

「來自西域？」

「比西域更遠的地方，據說是比波斯更遠的地方。」

「那人教了你一些甚麼？」

「他沒有，因爲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快要氣絕身亡。」

「他救不了自己？」

「是的，但他留下兩件東西給我。」

「甚麼東西？」

「其中一件是一本羊皮書。」

「羊皮書？是一本武功秘笈？」

公主有點愕然，道：「你怎知道？」

「我只是隨口而猜的。」

「那便是我聽說的『陰陽挪移大法』。」

「另外一樣呢？」

公主並沒有回答，只道：「這陰陽挪移大法可以使人打破極限，但要出生入死。」

「怎麼出生入死？」

「簡單的說，是要經過生死之門。」

這話越說越玄，雷狗兒當然不會明白。

公主道：「當我修煉這陰陽挪移大法之時，我身體上有極大的變化，我會從一個成年人……變回一個孩子。」

「怎麼變？」

「我煉了五層之後，我的身體已完全縮小。」她突然嘆了口氣。

「由成年人變回小孩子，那你又再由小孩子變回成人……對，那是出生入死了。」

「小狗，你倒也聰明。」公主又嘆了口氣。

「既有這樣的成績，你還嘆甚麼氣？」

「其間當然是出了岔子。」

「甚麼岔子？」

「也許我急功近利，希望可以早日煉到第十層！」

「走火入魔？」

「也可以這麼說，也許我並不完全了解這陰陽大挪移中的竅門，到了第三層的時候，我發覺我失了常性，我從宮中走出來……」

「那便是你會在這沙漠出現的因由。」

「是的，那時，我已變成了一個小孩子，我發覺我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再練下去，可是我又不能收手，因爲我不想永遠停留在小孩子的階段。」

「而今你不會，你已由小孩變成少年，再由少年變成少女。」

「是的，那要借助外來的力量。」

「我？」

「後來是你，但我未遇見你之前，是要靠他人。」

「是誰？」

「不是人……是人……是人血。」

「呀，你要吸食人血，才可以維持生命？」

「是的，不但要吸人血，而且是洗污。」

「甚麼洗污？」

「是用布袋載水，凝冰洗血污。」

「原來那是你借助外力修煉自己。」

「我一路殺了幾個人，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你甚至要殺我！」

「我不由自主……不過，自從我吸過你的血之後，似乎有了變化。」

「甚麼變化？」

「你的血與別不同。」

「當然是不同。」

這次輪到公主感到興趣。

「爲甚麼會不同？」

「因爲我吃過『碧綠蜈蚣』與『黑龍蜈蚣』。」

「天下至毒之物！」

「還有，我也吃過朱蛤。」

「那種全身通紅的蛤？」

雷狗兒點了點頭。

「哦……怪不得你是那麼年輕，却是得天獨厚！」

雷狗兒簡單的述說了他的奇遇。

公主聽了，道：「原來你和我都是有奇遇的人，看來，你以後還要幫我。」

「幫你抓人吸血？」

「不，自從我吸過你的血之後，本來是衝心的血脈，似已納入了正軌。」

「不用再吸血？包括我的，還是其他的？」

「我希望甚麼血也不要了。」

雷狗兒倒抽了一口涼氣。

公主道：「不過，我還是要你幫忙！」

「幫甚麼？」

「我在走火入魔的時候，爲了吸血而殺死了幾個人，其實我那時一切渾渾噩噩，殺了甚麼人也不知道，可是，我却不斷給人追殺，我才知道……」

「你殺了甚麼人？」

公主嘆了口氣，道：「五個殺不得的人。」

「以你的武功，甚麼人也不怕，你還會怕甚麼人？」

「你已見過其中一人。」

「誰？」

「獵魂頭楚霸。」

「啊！」雷狗兒發出了這一聲喟嘆，因爲他已目睹楚霸的厲害。

「雖然他已是你手下敗將，」公主道：「他是我這五個得罪之人中，最弱的一個。」

「甚麼？楚霸是最弱的一個？」

「是的。」公主似乎不想再說下去。

雷狗兒忽然想起那個蠢鈍兒，道：「你並沒有殺了他的兒子，雖然……蠢鈍兒是死在……不過，在他們追殺你之前，你並……」

「不，我殺了他的另一個兒子。」

「也是一個白痴兒？」

「不。」公主又再嘆了口氣。

「是個……」

「那蠢鈍兒還有一個孖生兄弟。」

「你在迷亂中殺了他？」

「是的，他叫作精靈兒。」

「怪不得獵魂頭楚霸對你恨之入骨！」

他們沉默了一會。

雷狗兒道：「我是非常渴望知道你還殺死了甚麼人？」

公主道：「你不僅可以知道，還可

以看到。」

「甚麼？他們都在外面？」

公主點了點頭。

雷狗兒整個身體也挺直起來，一時之間，似有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

他終於想到一個最急切的問題：

「究竟我們身在那裏？」

「是一間淸眞寺。」

「我記得那是沙漠之中的一間寺院，我起初還以爲是海市蜃樓。」

「不，是確實的一間寺院，但並不是一間普通的寺院，而是一間……」

「謀人的寺院？」雷狗兒開玩笑的說。

「是一間迷宮。」

「迷宮？」雷狗兒並不明白。

「是一間你可以隨時闖入，卻不是那麼容易走出去的地方。」

「世間上眞有這種迷宮？」

「當你昏迷之時，我曾經到外面看過。」

「眞是沒有出路？」

「沒有出路還不緊要，最可怕的是……」

「寺內滿佈機關？」

「機關倒是容易對付。」

「遇到一些古怪的動物？」

「不，是人。」

「人？那有甚麼可怕？」

「是我的仇敵。」

「多少個？」

「三個。」

「他們是在追殺你之時，也誤入了這淸眞寺？」

公主點了點頭。

捨命護師　闖進冰室

雷狗兒看過公主很多不同的面貌，可是，從來也沒有見過，公主竟是這麼憂愁的。

「既是一個迷宮，他們也許永遠找不到我們。」

「我卻預感到，一定會相遇。」

雷狗兒道：「究竟是甚麼能人？」

公主道：「第一個是個獨眼人。」

「獨眼人？另一隻眼睛是被你打盲的。」

「不，他天生獨眼。」

雷狗兒沒有甚麼表示。

公主道：「他是天生一隻眼。」

「一個獨眼人又有甚麼特別。」

公主再加解釋，可是怎麼說也不能使雷狗兒明白，最後她在一張滿佈塵埃的几上，畫了一個人臉。

然後畫了一個獨眼人。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獨眼人，而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獨眼人，因爲他的臉上只有一隻眼睛，而眼睛是生在臉孔的中央。

雷狗兒看了有點驚駭，道：「世上竟有這麼的一個人？」

「你將來一定會見到他。」

「我已在江湖行走了一段日子，爲甚麼沒有聽過有這一個人？」

「因爲沒有人見過他，事實上見過他的人，都已盡歸地府去了！」

「他武功厲害？」

「那是不在話下。」

「還有甚麼奇特本領？」

「那隻獨眼。」

「怎樣？只要一注視人，那人便會魄散魂離？」雷狗兒故意輕鬆地說道。

「那也差不多。」

雷狗兒仍然以爲她誇大，道：「那是甚麼武功？」

「奪命兇眼！」

「我實在不明白，爲甚麼他只注視人，便可以殺人？」

「我親眼見過一次。」

「說來聽聽。」

公主道：「那人是個頭大如斗的人，不只頭大如斗，而且全身也是非常巨大，是個巨人。」

「他怎會遇到這『奪命兇眼』的？」

「是在一處墳頭。當我到達那亂葬崗時，他們已在對敵，兩人正在打鬥得非常激烈。」

「那個頭大如斗的巨人，看見一個獨眼怪人，不是早已心驚膽顫嗎？」

「不，奪命兇眼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如果把這一副面目公諸於世，十里外看見他的人，也早已逃遁。因此，他平常是戴了一頂大笠帽，帽邊還有一些流蘇，遮掩着他那可怕的面孔。」

「他手脚上的武功平凡？」

「也不，但那個頭大如斗的人武功卻是非常厲害，他那種大開大合、陽剛之極的外家功夫，實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

「結果奪命兇眼落敗？」

「是的，奪命兇眼被迫暴退，倒在一個泥濘的地洞之內，坐在一副新葬的屍骸之上。」

「那情景也實在怕人！」

「是的，奪命兇眼怒極，一個飛身而上，便在那頭大如斗的巨人的身邊，繞了一個圈，並突然翻飛，他頭上那頂帽便飛出。」

「那人見到奪命兇眼便怕起來？」

「不，他還沒有見到。」

「爲甚麼？」

「因爲那頂大笠帽正罩向他頭上，他躲也躲不來。」

「他這麼大的頭，戴得下那大笠帽？」

「當然不會戴，他把帽子除去。」

「結果呢？」

「結果是他看見了奪命兇眼的眞面目。」

「他被嚇死了？」

「沒有，他只是被嚇呆了。」

「那奪命兇眼有甚麼威力？」

「那種威力使我這個在旁偸窺的人嚇呆了。」

「甚麼事？」

「只見那獨眼人獨眼一睜，那個頭大如斗的人便呆在那裏，不一會，他整個頭顱爆裂了。」

「頭顱爆裂？」雷狗兒實在不能想像。

「是的，整個頭顱像被炸藥爆破似的，腦漿、血漿四處濺開去。」

雷狗兒不敢想下去。

「他可以一瞪眼便使人頭顱爆裂，那是甚麼武功？只是一些妖法吧！」

「我也不知道，但我所見的事實是如此！」

雷狗兒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公主雖然是經過不少歷練的人，卻也如非親聞目睹，也不會相信。

雷狗兒道：「你又怎會開罪這奪命兇眼？」

「我並非存心開罪他，當他殺了那頭大如斗的人之後，收回他的大笠帽的時候，我所坐的樹枝突然折斷，發出了一些聲響，而他當然不會放過我。」

「他追殺你？」

「是的，我那時仍是個小孩子模樣，我抱着頭慌忙逃命。」

「他一直在追？」

「是的！」

「有沒有追到？」

「我們有過一次的對打。」

「你落敗了？」

「不，但我始終害怕他會脫去帽子，把我一瞪，我的頭便會……因此，我只與他打了三數十個回合，我便拚命的逃了。」

「原來你這個吸血人魔也有人害怕的。」雷狗兒笑了起來。

「我希望我不再是吸血人魔！」公主嚴肅地說。

一時之間，雷狗兒不敢再放肆。

「他也在外面？」

公主點點頭。

這時，雷狗兒反而有一股衝動，想出去看一看這個公主口中描繪得十分可怕的「奪命兇眼」。

「另外還有兩個呢？」

公主嘆了口氣，道：「這兩個也是可怕的東西。」

「還有甚麼人可以比這奪命兇眼更可怕？」

「那人貌不驚人。」

「是個……」

「是個猥瑣的道士。」

「是個道敎眞人，又是個怎樣的奇人異士？」

「他手持一個皮囊，人們便叫他做『皮囊皿子』！」

「皮囊皿子？那是甚麼意思？」

「皮囊是他手上的皮囊，也沒有甚麼特別。」

「皿子？」

「皿是盤子的意思，但你懂這個字嗎？」

雷狗兒搖搖頭。

公主又在塵埃之上，寫了這個皿字，然後在皿字上面多加一撇。

「這個我倒認識，是個血字。」

「對，皿字便是血字少了一撇，那表示他是殺人不見血，假若有血的話，也給他的皿子載了。」

「皮囊是他的殺人武器？」

「是的，你眞聰明。」

「不過，皮囊又怎樣殺人？」

「他的皮囊繫有一條絲索，那條絲索若非小心察看，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又怎樣？」

「他把皮囊揮出，可以在三十丈之外，把皮囊罩在敵人的頭上。」

「把人焗死？」

「不，那皮囊內不知有甚麼機關，一罩下去，便可以把那人的頭顱取下，然後，他一拉絲索，皮囊頭顱便已入他手中。」

「那是話三十丈外，取人首級？」

「是的。」

「那也沒有甚麼可怕，只是一件非常厲害的武器而已，你又開罪了他？」

「沒有，其實，我還要多謝他，因爲我……我有一次，正想吸人血的時候，他正好殺了一個人，他拿走了頭顱，我卻把屍首的血吸乾！」

「那是兩無相欠。」

「可是，他不知甚麼原因，返回原處，要再看屍首，卻看到我在吸血……他不理會我是甚麼人，一個皮囊便向我飛來。」

「你逃脫了？」

公主笑了起來，道：「如果我逃不了，怎會和你在這裡說話！」

「那也不見得他那皮囊厲害！」

「那時我拚命的走，走到一處田邊，有一羣水牛正在淺水之中浸着，我躲入牛羣其中。」

「後來呢？」

「那道人看不見我，但知我在其中，發起狠來，一揮皮囊，一隻有角的水牛，整個牛頭也被他的囊子取去了！」

雷狗兒聽了，不禁伸出了舌頭。

「那囊子究竟有甚麼機關？」

「我躲在水牛下面，只覺一陣轟轟的聲音，然後是刀子開合的聲音，看來，那袋口是有很多鋒利的刀子，一經他控制，可以把人頭吸去。」

「而他現在也在這淸眞寺內？」

公主點點頭。

雷狗兒如今才覺得他們所處的境地，是那麼危險。

公主道：「還有一個。」

對付這兩個魔頭，已是難比登天，還有一個？

「你也試過給狠追的滋味？」

雷狗兒想起不久之前的情形，心頭與身體上都起了鷄毛疙瘩。

「可怕？」公主問。

雷狗兒點了點頭。

「狠已是十分可怕的兇殘獸類，如果有一個人，可以控制這些獸類，那

人便更可怕！」

「有這麼一個人？」

公主點點頭。

「原來剛才那些狠是有人控制的！」

「是的。」

「是一個甚麼奇人？」

「是這個寺院的住持。」

「甚麼？是這清眞寺的住持，那麼，我們豈不是落入了狠羣之中？」

「是的，我們雖然是躲着，相信不久，一定會被他們發現的。」

「那住持叫甚麼名字？」

「叫狠扎依爾。」

「是個古怪的名字。」

公主道：「意思却是十分簡單——一個可以控制狠的人狠。」

「人狠？」

「是的，據說每逢圓月之夜，他本身也會變成一隻半人半狠的生物，十分可怕！」

「那只是傳說。」

公主道：「是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雷狗兒道：「那麼，我們已經陷於一處比地獄更可怕的地方了！」

公主聳了聳肩頭。

吃過了一些食物，雷狗兒精神已經好起來，他下床走動了幾下。

他舒展了一下筋骨，道：「公主，你練的『陰陽大挪移法』已告一段落了？」

「是的，不過，我仍害怕，我體內餘毒未清……這兩天我呼吸的時候，好像不大暢順。」

「不過，應該比以前好。」

「好得多了，而且我到了這一個階段，已經不用在發作的時候，再吸人血。」

「那便恭喜你了。」

「不過，我仍然覺得，有些時候是有點不對勁的情形，我只希望我能保存元氣，不要再吃人血。」

雷狗兒道：「師傅，有我在身旁，你不用怕。」

兩人經過這一段奇特的遭遇，談起來特別投緣。

尤其是雷狗兒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他不斷向公主查詢有關她的過去，無論是生活或武功，公主都一一告訴他。

雖然，其中有些保留，但大都能滿足雷狗兒的求知慾望。

眼前年輕的公主，其實是一個人瑞，因爲她修煉「陰陽挪移大法」，已從老人再變作嬰兒，再從嬰兒化作小孩，而雷狗兒也親眼看到她從小孩變成少女，再變成眼前的公主。

一切的歷練變化都是那麼神奇。

他們一直躲在這清眞寺的一個密室內。

＊　＊　＊

那是一個奇特的晚上。

其實，他們躲在密室內，並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應該是沒有甚麼感覺的。

不過，那天晚上，他們都似有預感。

他們吃過食物後，便開始上床休息。

當他們還沒有入睡，雷狗兒便聽到一些狠叫，他還以爲自己在極度無聊之中所產生的幻覺。

可是，公主也從她的蓆舖中坐了起來，道：「小狗，小狗，你聽見甚麼？」

「沒有甚麼。」

一會，另一聲狠嗥又再傳來。

兩人不約而同的坐了起來，同聲道：「是狠叫！」

他們都緊張起來。

他們在這地方幾乎生活了十天，從來沒有聽過這可怕的狠嗥，或者其他聲音。

公主道：「他來了！」

「誰？」

「狠扎依爾！」

「甚麼？他來……他來作甚麼？」

「搜索我們。」

「他早知道我們在他寺內。」

公主道：「應該知道，不過，他可能遇到其他的事，沒有閒暇理會我們。」

「那麼，他終於要來的！」雷狗兒道。

是的，要來的終於會來。

公主突然問道：「你害怕嗎？」

雷狗兒道：「我害怕，不過我有信心。」

「是的，我們應該有信心，不過，信心不是只憑口說……對了，我敎過你的『水龍吟』，你還記得嗎？」

「是擧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

「是的，你只練了其中三招，另外還有五招，你沒有練過，假如以你的『天雷四式』，配上這『水龍吟』，再加上我，相信可以與狠扎依爾打個平手。」

「只是打個平手？」

公主點點頭道：「是的，只是打個平手，還要撇開他手下的狠羣。」

「那麼，你快敎我下面的幾招。」

公主道：「不知有沒有時間，但總比坐在這裏呆等好些。」

於是，公主開始她的招式。

「這『水龍吟』中的第四式，口訣是：待燃犀下看，憑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是整套武功的高潮所在，假若你能好好的修煉，配合你的天雷四式中的『焦雷霹靂』，一定是無堅不摧！」

於是，公主一邊解釋，一邊把招式演化出來。

雷狗兒也用心的學着。

雷狗兒這人本來是無法安靜下來學習的，但如今大敵當前，他的精神却異常集中。

他本是個聰明的人，又遇名師，自然是很快便學會了，並且使得有聲有色。

忽然，公主輕輕的咳嗽了一聲。

雷狗兒道：「師傅，你太勞累了。」

「不……」她又咳嗽了一聲。

「我們還是先休息一會，現在已沒有狠嗥了，恐怕在這迷宮之內，那狠人也沒有這麼輕易的找到我們。要學這武功也不在這一時三刻。」

公主坐了下來。

她忽然也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她的血氣開始翻湧。

開始的時候，她還以爲多天未運功，突然演練起這些招式時，使血脈沸騰。

不過，當她休息了一會之後，她已知道那並不是因爲勞累而使血氣翻騰，而是……

她不敢想下去，只是盡量收攝心神，平息脈動。

可是，她越是想收攝心神，越是心潮洶湧。

雷狗兒見她臉色不對，問道：「師傅……你……」

公主沒有回答，臉色更是變壞。

而這時又傳來一聲狠嗥。

公主道：「怎麼會來得如此不合時？」

雷狗兒道：「不用怕，有我在……」

另一聲狠嗥又起，這一聲更是接近。

雷狗兒道：「我們躲在這密室，也不是辦法，讓我出去看看。」

公主的聲音變得十分柔弱，道：「小狗，小狗，你不能離開我。」

雷狗兒無奈，只好在公主前面守着。

公主道：「小狗，看來我餘毒未清，假若狠扎依爾這時來到，你一定要好好護我，否則……否則，我這百年的功力，便要毀在他手上。」

「師傅，妳放心……」

他的話未說完，又一聲狠嗥，這一次的可怕聲音，似乎就在他們耳邊響起似的。

突然，「轟」的一聲，面對着他們的一堵石牆，竟然裂開了。

雷狗兒退後，護着公主。

裂牆碎裂之後，露出了兩對發光的眼睛。

那是兩隻狠，俯伏在牠主人脚下。

而主人的那對眼更是可怕，那藍湛湛的光芒，在黑暗之中，散發出使人震慄的光輝。

「狠扎依爾！」雷狗兒道。

「你居然知道老道的名字！」狠扎依爾用低沉而嘶啞的嗓子道。

雷狗兒道：「你想怎樣？」

狠扎依爾聽了，狂笑着，他的笑聲並非一般人的笑聲，而是狠嗥一般，使人覺得刺耳而害怕。

狠扎依爾止住使人毛骨悚然的笑聲，道：「這是老道的地方，是我問你們，你們想怎樣？」

「只想借貴……貴地方一住。」

「老魔頭，你還是交出我們要的東西。」

這話很明顯不是對雷狗兒說的。

「甚麼？」雷狗兒問。

「小子，其實一切都與你無關。」

「有，她是我的師傅。」

「她是你的師傅？老魔頭從來不收徒弟的。」

「公主早已收我爲徒。」

「公主？啊！是這老魔頭！」狠扎依爾頓了一頓，道：「咦，你爲甚麼動也不動？」

狠扎依爾移近了一步，兩隻狠也向前走了一步。

雷狗兒退後，不讓他有所作爲。

「呀……你還未修煉成的……」他突然發出了一聲口哨。

兩隻狠低沉的吼叫。

公主輕聲道：「小狗，小心！」

話音未停，兩隻狠已向前撲來。

雷狗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使出招式，只是盡力護住公主。

不過，兩隻狠的來勢極爲兇猛。

雷狗兒在匆忙之中，使出了天雷四式的第一式「春雷初綻」。

這招力道較弱，但也暫時能止住狠的撲勢。

兩隻狠躍後，並又再躍起。

這次來勢更爲兇狠。

雷狗兒又使出天雷四式的第二式「旱天拔雷」。

兩隻狠一躍而起，在半空之中已是爪兒直伸，被雷狗兒的招式又再震開十丈。

「你這小子的功力也不差，居然可以震開我這靈狠活寶。」

「靈狠活寶」又再騰身。

公主在後面輕聲道：「一定要殺此二狠！」

雷狗兒不敢怠慢。

一連使出兩招。

第一招是天雷四式中的「焦雷霹靂」，並且混合了「水龍吟」中的第一招「擧頭西北浮雲」。

這混合的一招居然奏效。

那隻較向前撲的狠中個正着，整個下顎被雷狗兒的掌力震破。

而另一隻狠亦撲到，雷狗兒已沒有考慮的餘地。

「倚天萬里須長劍」。

他手中沒劍，只是以自己的雙臂伸直而出。

狠是張大了口撲來，陰森森的白牙，使人看見也覺得害怕。

雷狗兒却無選擇，他的手勢已化作長劍，長劍氣勢如虹。

一陣頭骨碎裂的聲音。

雷狗兒的手直穿過那靈狠的口部，刺破了牠上顎，直穿出牠的頭蓋。

一時之間，血肉飛濺。

兩頭靈狠已倒在血泊之中。

狠扎依爾怒極，雙掌猛然遞出。

公主在背後似乎是說了一句話，但雷狗兒無法聽到，也沒有時間去聽，他不期然的使出他的絕招。

天雷四式中的最後一招「雷震九天」。

狠扎依爾萬萬也料不到，這個外貌仍然稚嫩的小狗兒居然有這種功力。

他本是直攖其鋒。

可是那排山倒海的力量，使他不能不迴避。

他發出一聲狠嗥，人却向左邊一挫身，巨大的力量在他胸前掠過，掠得他的道袍撕裂開來。

而那「雷震九天」的力道直趨前面。

前面是一片石牆。

石牆當然擋不住那來自雷震九天的力量，石牆應聲裂開，而石牆之後，仍有石牆，一直裂開了五道。

一時之間，石塊紛飛。

在忙亂之中，只覺人影飛盪。

當石塊與塵埃落定，整個密室的空間已然擴大，而狠扎依爾只是站着不動。

雷狗兒站定，毫無懼色的面對狠扎依爾。

不一會，狠扎依爾臉色倏變。

雷狗兒也聽到一陣聲音，他稍為回過頭來，已看到公主在拚命吸狠血。

她像一個貪婪的嬰兒似的，猛吮着狠血有如吮着牛奶一般，令人不忍卒睹。

雷狗兒回過頭來。

狠扎依爾十分憤怒，因為他實在不忍心看着兩隻死去而心愛的靈狠，竟被公主吸血。

他掌起，人也飛起。

雷狗兒只覺勁風撲面，他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去接狠扎依爾這一招。

公主猛吮狠血，似已恢復一些元氣，叫道：「水龍吟第一式。」

雷狗兒如夢初醒。

公主喃喃的道：「舉頭西北浮雲。」

雷狗兒昂身，稍為避過狠扎依爾的來勢，身體接着晃動不已，繼而又發出了攻勢。

公主又道：「入第二式——倚天萬里須長劍……」

她的語音長久未絕。

雷狗兒已奮起精神，施出這「水龍吟」式的第二式，他右臂有如長劍的直刺。

狠扎依爾只感到雷狗兒的手，劍氣如虹，直向他心窩刺來，他暴退，接着又暴進。這一進一退，來去極為快速，雷狗兒畢竟欠缺臨場的戰鬥經驗，稍為吃虧，面對這快速的攻勢，漸漸處於下風。

他也只能暴退。

公主却道：「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

雷狗兒本來已施過這一連串的招式，不過，在狠扎依爾這個强勁的對手面前，却是無暇施出招式。

他退無可退，倒在那些狠的血泊之中。

狠扎依爾一點也不放鬆。

雷狗兒最擔心的並不是自己，而是公主，在這一刹那他又奮起，並且把勁力蓄勢而發。

他一發力，力量有如冲天大砲，他人又再飛起，雙掌向着狠扎依爾遞出。

只聽一陣隆隆的聲響。

接着是一陣微光，他居然施出了這「水龍吟」式的第三招的威力。

但並不是全部的威力。

狠扎依爾退後。

公主道：「再來一次。」

雷狗兒這次不再用心想那口訣，而是自然而然的施出這「水龍吟」式的第三式。

力量果然又增，氣勢與勁度更是非凡。

他一直迫着狠扎依爾，先是退三步，退五步，再是退七步。

一共退了十五步。

雷狗兒勁道再加强。

「隆隆」之聲已是不絕於耳。

然後是一陣火光，火光刺人眼目，只見狠扎依爾臉露鐵青，比一隻青臉獠牙的惡狠更為可怕。

他怒吼，有如極為飢餓的野狠。

公主雖然在雷狗兒的後面，但也感到那一股使人不寒而慄的殺氣。

雷狗兒的感覺更不待言。

公主道：「水龍吟第四式！」

雷狗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公主續道：「人向高山躍起，左手劃圈，右手劃方，心有二用，無盡無絕的擊出。」

雷狗兒依言。

他躍起，並且在半空之中，左手劃圈，右手劃方，然後是撲下。

狠扎依爾同時也躍起。

兩人就在半空之中相遇。

一陣沉重的交擊聲音，兩人雙臂一直相撞了十次之多，雷狗兒只覺雙臂痛如被棒打。

「月明星淡。」

公主並沒有指示出招式的模樣。

雷狗兒只是意會。

他借勢在半空之中翻起無數的觔斗。

狠扎依爾一時之間無從適應，只好向下墜去，這一墜正合了雷狗兒的觔斗。

這並非向前的觔斗，而是向後翻觔斗。

雷狗兒可以手腳並用的在下墜之

時猛攻狠扎依爾，他的身體猶如車輪轉動。

一時之間，果然是「月明星淡」。月是雷狗兒的身影，而星是狠扎依爾的滿天星斗。

狠扎依爾實在不相信，自己竟然會吃虧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身上。

但事實却是如此。

他不只是敗，而是慘敗；不只是自己敗，還有兩隻千辛萬苦訓練出來的靈狠被擊斃。

雖然沒有人看見，但仍然是心頭不快。

既是無人看見，何不再下毒辣殺手。

他心思已定。

但他的毒辣殺手並不是向雷狗兒而去，而是向元氣仍然未復的公主。

他去勢一轉。

公主道：「小狗，快護着我。」

雷狗兒隨着話聲，已躍在公主跟前。

狠扎依爾的惡毒心意被公主洞悉，更是老羞成怒。

他雙掌齊擊。

公主尖聲道：「待燃犀下看……」

雷狗兒無法領會其中意思，只是以燃眉之急的手法，胡亂的阻住了狠扎依爾的來勢。

這不成章的招式，便吃了三拳兩掌。

公主道：「憑欄卻怕……」

雷狗兒又再手忙腳亂。

公主道：「雙拳作欄……」

雷狗兒依言雙臂互搭，作成一個欄狀。

「風雷怒——就用你的天雷四式！」

她一說出「天雷四式」，雷狗兒當然是不用想也可立即施出。

他的招式施出，一時之間，風雷大作。

狠扎依爾感到一陣反擊的力量。

公主輕道：「魚龍慘——魚龍漫行，鯉躍龍門。」

雷狗兒會意，整個人有如潛龍在水中冒升。

這一冒升實在厲害，整個人迫向狠扎依爾。

公主又道：「再度迴旋……憑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雷狗兒依言。

這一次狠扎依爾再無法抵擋，他吃了兩拳，又再吃了兩腿。

雷狗兒再度迴旋，力量驟增。

而狠扎依爾却吃個正着。

他一連滾出，似已受傷。

雷狗兒急速趕上。

公主道：「窮寇莫追。」

雷狗兒始終是年輕人心性，仍然追上，又再猛攻，想不到狠扎依爾竟已受了暗傷。

公主叫道：「護我！」

雷狗兒回身，只見公主半躺在那兩靈狠的屍體血泊之中，情況十分可怖。

公主道：「我……我要洗血污。」

雷狗兒才猛然省悟過來，公主每次吸血後，便要用冰水洗去血污。

可是，在這密室之內又怎會有水呢？

公主臉上的神色極為可怖，道：「快……背着我……往外面找水！」

雷狗兒有點猶豫，不知如何是好。

公主的臉上似漸漸的變成有點猙獰。

雷狗兒凝視着她。

她又忽然痛苦的把頭埋在襟前，似乎是想說話，但似乎又不想說。

雷狗兒終於下了決定，先與公主離開這密室，再到外面找水。

於是，他走上前去，背起了公主。

雷狗兒道：「不知道外面會有些甚麼危險！」

「我不怕……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雷狗兒聽了，有點愕然，心內有點異樣的感覺。

公主又在喘氣。

雷狗兒已不再想甚麼似的，走出密室。

這次走出密室，比進來之時容易得多了，因為剛才一場由雷狗兒與狠扎依爾的惡鬥，已把這個本是細小的密室，已變成一個廣闊的空間。

雷狗兒背着公主，走過那些震塌的石牆，一重又一重，來到一條長廊的入口。

「這長廊不知會通到甚麼地方去？」雷狗兒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問背後的公主。

可是，公主並沒有回答。

她似乎是十分不安，在雷狗兒的背上，輾轉反側，幸好她並不太重。

雷狗兒感覺得到，公主如今是十分辛苦，他不再問，一咬牙，便往長廊走去。

長廊是有照明的小燈，但每盞小燈都相隔十分遠，因此並不能使人看清楚附近的環境，只可以靠着這昏暗的光線直往前走。

「水……冰水……」公主發出夢囈似的聲音。

雷狗兒拚命的走着，但長廊似乎是走不盡似的，而且漸漸變得十分彎曲。

不久，他來到一處地方，竟有分叉之路。

並不是分左右兩路，而是上下兩路。

雷狗兒不知要往那裏走，如果是想走出這迷宮般的清眞寺，那麼，向上走是合理的選擇。

但要找水，似乎是向下而去，才有機會。

這時，找水或是走出這迷宮，兩

樣都是那麼重要，但如果選擇錯誤，走入了另一條不知終止的長廊之內，那便會誤了公主。

他決定往上走。

走了不久，這段長廊開始有更好的照明設備，這對雷狗兒來說，並非好事。

因爲長廊太光亮，容易被人發覺。

正當他拚命的走時，他開始聽到了一些聲響，那聲響並不太大，不過，却是越近越大。

雷狗兒看不到甚麼，不過，那聲音雖然低沉，但好像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低聲說話。

他再走一會，看見一個窗口似的缺口，便走上前一看。

他一看便呆着。

原來下面是一個大堂，堂內至少聚集了千多人，他們都穿着古怪的白袍，頭上是戴着尖帽，這尖帽是連着身上的長袍。

他看不到那些人的臉孔，只是他們緊靠在一起，左一堆，右一堆。

他們似乎是在商議一些事情。

如果被這些人發現自己的踪跡，一定是逃不了，他們那麼多人，縱使你有三頭六臂，也無法衝出去。

公主又再發出呻吟：「水……冰水……」

雷狗兒立刻把公主的頭按在自己的背上，匆忙的離開這個窗口。

如今唯一的方法，是折回去，走另外一條路，否則，他們再無逃生的可能。

假如這一班是狠扎依爾的手下，他們一旦被發現，更是死無葬身之地。

雷狗兒決定走回頭路。

公主不斷呻吟，並且全身顫抖。

雷狗兒十分焦急，因爲每一次公主吃了血，用冰水洗去後便會變樣，假如這次吃了狼血之後，沒有冰水洗血污，不知會變成甚麼樣子。

難道會變成一頭狼？

雷狗兒不敢再想下去。

他脚步神速，轉眼又回到那分叉路，他不再躊躇，轉入向下之路。

那條路十分陡斜，開始有些石階，漸漸是沒有石階的崎嶇石路，而且越走越冷。

雷狗兒覺得有點冷，不過，一直這麼走着，有些涼風，也實在不錯。

背上的公主似已昏迷，而且一直沒有再動，相信這一陣一陣的涼氣，對她也有些幫助。

那寒氣越來越重。

忽然，雷狗兒眼前一亮。

並不是甚麼燈光出現，而是一塊一塊的巨大冰塊，橫放在一個大堂之內。

怪不得這地方寒氣迫人，原來寒氣是來自這個巨大的冰窖。

雷狗兒心想：「天助公主！」

他一躍而入了冰窖。

冰窖之內，有無數的冰塊，看來是人們在寒冬之時，掘了天然的冰塊，儲在這地窖之下。

究竟這些冰是用來做甚麼？

雷狗兒不知道，他只知道快快把公主埋入冰塊之內，讓她迅速洗去血污。

公主在冰塊之中，悠然甦醒過來。

她道：「小狗，你眞好，竟然找到這麼多冰的地方……你……往那邊等候，讓我自己在這裏……」

雷狗兒知道她不想別人看着她用甚麼方法洗血污，因此他走開了，在進口之處守護着。

公主道：「我不知要躭多久，不過，千萬別讓人打擾我，否則……」

「不用再說，我會小心保護！」

雷狗兒心想：「這地方根本沒有人會來。」

他坐在一堆冰塊旁。

可是，他坐了一會，便全身顫抖不已，因爲這樣坐着，沒有運動，身體實在受不了這寒氣。

他只好站了起來，便在冰上舞動着，他使出公主所授的「水龍吟」招式。

他唸着口訣。

雷狗兒一向不懂文墨，更害怕記那些文字，公主本想他先好好背熟那段「水龍吟」，可是他却懶得背誦，不過，由於他已使過這「水龍吟」的招式，在這時候，居然懂得唸幾句。

他一邊舞動，一邊吟哦：「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我覺山高……」

一時之間，他忘記了。

但身體仍然舞動，又再使他憶起。

「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他又再頓了一頓。

「月明星淡……」一時之間，他無法唸下去，而手脚也停頓了下來。

「待燃犀下看……」有一陣鏗鏘的聲音。

雷狗兒嚇了一跳。

聲音是來自另外那邊的冰塊。

雷狗兒先發問：「誰？」

「……憑欄却怕……」

雷狗兒朝聲音走近。

「……風雷怒……」

雷狗兒一躍而過，單掌已出。

「……魚……龍……慘……」

冰塊突然自下而上，硬生生的接了雷狗兒的一掌，冰塊立時碎了，並且飛起。

而他想再發另一掌之時，他已看到那堆冰上，坐有一人，那人五綹長鬚。

雷狗兒把掌力收斂，道：「你是誰？」

「你是誰？這話應該由我問你。」

一時之間，雷狗兒無言以對。

「你一直看着我進來？」

「我當然是看着你進來！」

雷狗兒立時緊張起來，因爲他害怕這人會打擾公主，他退後。

那人却似是沒有甚麼敵意，並且伸手撫摸他的長鬚，臉有笑意道：「小子，你打亂我在這裏的清修，我一定要懲罰你。」

雷狗兒道：「我誤入這地方，請前輩原諒！」

「不過，我一向喜歡文武雙全的人，看來，你總算是我多年想見的一人！」

「我……我文武雙全？」

「我看你這一掌裂碑，並且掌力隱含風雷之聲，以你這般年紀，有這樣修爲，總算是出類拔萃。」

雷狗兒沒有否認。

「你唸那首辛棄疾的水龍吟，也是老夫喜愛的詞……去國家亡，回首前塵……」那老人似乎也在回憶之中。

忽然，他又道：「小子，你再唸下去。」

雷狗兒木訥，不知如何唸下去。

那老人見雷狗兒不唸下去，自己却朗聲道：「……峽東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卧，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那老人吟詠着，似乎滿是悲懷愁緒。

雷狗兒人是十分機靈，他看見老人如此陶醉，便拍手道：「好一句，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老人得到雷狗兒的應和，十分歡喜，好像是找到一個知己似的。

其實在雷狗兒來說，他根本字也不識得多少個，何況是詞人的情懷。

不過，他的投其所好却是大爲有效。

老人忽道：「小子，你進來之時，在那邊雪堆之中，放下了甚麼？」

雷狗兒道：「沒有甚麼。」

「看來是一……」

「只是一些沒有用的東西，前輩，你既然不喜歡我在這裏，我……」

「不，我這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與我好好一談，如今有人到來，我當然……」

「你在這裏十多年了？」

「是的，十多年了，我記得我初來的時候，鬚只有這麼長，但如今已到這裏了。」他又撫着長鬚。

「爲甚麼你不出去？」

那老人並沒有回答，神情有些肅穆。

「你還是快告訴我，你來這裏作甚麼？」

「我只是誤闖這地方。」

「老實告訴我還好，否則……」

雷狗兒還以爲他要動武。

「否則我的老伴回來……」

「你的老伴？」

「是的，如果我沒有人服侍我，我怎可以躭在這地方十多年？」

雷狗兒心中暗暗叫苦，不知這人有甚麼重大本領，最令他擔心的是，公主洗血污的事，不知要躭多久。

老人道：「先告訴我，我會比較好商量，如果是我那老魔姬，你就沒有那麼好招呼了。」

「老魔姬？」

「是的，你尚年輕，不知道江湖上有個叫做『十美魔姬』的人麼？」

「十美魔姬？」

「我便是十全老妖。」

「十全老妖？前輩長得容貌清秀，一臉慈祥之色，怎會有人叫你十全老妖？」

十全老妖哈哈大笑，道：「這雙腿折磨了我不少日子，想當年……」

忽然他止住了口，好像發覺自己說話實在太多。

「你快告訴我吧，她快回來了！」

雷狗兒道：「我想你的夫人也不會怎麼爲難我。十美魔姬當年是一個大美人？」

「如今也是。」聲音來自外面。

雷狗兒只覺聲音嬌美之中，又帶威嚴。

他回過頭來，只見煙霧之中站着一人。

那人一頭長髮，因爲是背着光線，雷狗兒根本看不到她的面貌。

「這小子是誰？」

那人慢慢的移動着，却看不見她的雙腿動着，非常神秘，也十分詭異。

雷狗兒連忙道：「我誤闖這地方，萬望夫人包涵……」

「你說我以前是個甚麼？」

「大美人。」

天下間那一個人不喜歡聽到別人稱讚的？何況是女人，而且讚她美麗。

那女人變得十分溫和地道：「七十年前也許是。」

「七十年前？夫人，我看你只不過是三十幾也未夠！」

「甚麼？你這個口甜舌滑的小子！」

雷狗兒只想拖延時間。

那女人一晃身，便飄過了雷狗兒的身旁，直到那老人的身畔，然後坐下。

「我嗅到一些血腥味！」女人道。

雷狗兒心下十分焦急，道：「我被狼咬過。」他伸出手臂。

那手臂上仍有一些血痕，是公主吮吸過的血痕。

女人道：「你怎會誤闖這地方？」

「是那些狼追來的。」

兩人似乎不信。

「我又遇到一個管着兩隻狼的人。」

「狠扎依爾？」兩人齊聲道。

「是的，他被我……我打傷了！」

「你可以打傷狠扎依爾？」女人並不相信。

老人道：「他一掌可碎冰塊，這小子武功不弱。」

「既是不弱，便大有來頭。」

「沒有……沒有甚麼來頭，我只是個江湖小子，甚麼也不知道，只是有一些三脚貓功夫。」

兩人沒有說話。

「前輩，我想走了……不過，在我走之前，我可以幫忙你甚麼呢？」

「你想走，你不帶回你拿來的東西？」老人問。

雷狗兒不自覺的回過頭來。

當他一轉身，那個「十美魔姬」也同時動身。

她的身形在雷狗兒眼前晃過，雷狗兒想阻止也來不及，而在那邊冰堆之中，也同時有東西升起。

那當然是公主。

全身赤裸的公主！

雷狗兒驚呼，一撲而上，可是却被一陣罡氣所阻，而公主正與那十美魔姬在半空之中，交了幾招。

然後，十美魔姬旋身而回。

「原來是個相好！」

「不，不，她是我的師傅！」

「爲甚麼她赤……」十美魔姬吃吃地笑起來。

公主已落下，雷狗兒用背護着她。

她迅速披上了長袍，然後，坐在冰上打坐，並且撥好了頭髮。

兩人望着公主。

他們都有一種似乎曾經相識過的感覺。

雷狗兒忽然問道：「公主，你好了嗎？」

「我……」公主似乎想制止雷狗兒的話，可惜已來不及了。

「公主？」兩個老人同聲問道。

「是的，我是泰妲公主。」

兩人呆了一會。

十美魔姬突然尖聲長笑，道：「公主，公主，泰妲公主，皇天不負有心人，妳……妳終於要落在我們的手上！」

雷狗兒道：「公主，他們是……」

「他們是我父王手下名將。」

「甚麼？你們是認識的？」

「不止認識，而且公主當年年幼的時候，也是由我帶大的。」

老人道：「照時間推算，你也應該有六十多歲了。」

公主道：「我的年齡與你們沒有關係。」

十美魔姬道：「然而，你如今却像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換句話說，你已經練成了……」

老人也沉吟道：「你滿身是血腥味，而要赤身躺在冰塊之內……對了，你練成了。」

「當年你們要搶我父王手上的冰玄錄。」

「陰陽挪移大法！」老人叫道。

「是陰陽挪移大法！」老婦也大叫。

雷狗兒在旁，聽着他們的對話，已開始明白他們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

他回首望着公主，叫他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公主已經六十多歲了。

可是眼前的公主，却是芳華正茂。

突然，這對老夫婦却相視一笑，笑聲充滿了喜悅。

十美魔姬道：「老妖，我們困在這鬼地方十多年，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十全老妖道：「得來全不費功夫！」

「你的病有救了。」

然後，十美魔姬轉向公主道：「公主，我們不計較你父王怎樣對待我們，那是我們上一代的事，如今，我們只要你把那兩件東西交與我。」

「那兩件東西？」公主道。

十全老妖道：「公主，千萬不要再在我們面前弄些甚麼花樣。」

十美魔姬道：「只要你把那兩件東西交給我，我保證你們可以安全離開這魔幻迷宮。」

公主並沒有回答他們。

兩人又再懇求了一遍。

公主還是沒有理睬他們。

雷狗兒道：「公主，假若這兩件東西，對你無損，那便交給他們吧！」

十美魔姬道：「你這小子倒懂得人情世故。」

「沒有。」公主道。

兩人開始慍怒。

公主打坐着，看來她並沒有完全恢復元氣。

雷狗兒立即退至公主身旁。

那兩個老人突然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本是打坐着的十全老妖，整個人騰身而起，他的雙腿仍然打坐着。

而十美魔姬也騰身，她身體向上飄去，兩人雙手齊拍，再轉身，向兩旁擊去。

兩旁本是大大小小的冰塊，可是，在他們雙掌分別擊出之後，轟隆轟隆的，冰塊四濺裂開。

一時之間，滿地都是碎冰，一顆一顆的，好像是一地碎玻璃。

公主道：「好掌法！」

十美魔姬道：「這碎冰玄掌是我們十多年來唯一的消遣，公主，我實在不想施在你身上。」

公主道：「你們一定要那兩件東西？」

十美魔姬道：「當然，公主，你既然已練成了，何必還霸佔着？」

公主道：「『冰玄錄』並不在我身上。」

十全老妖道：「那麼，那『天蛛聖

衣』呢？」

公主臉色微變，道：「那聖衣在……在……」

「在甚麼地方？」

公主仍然在支吾着。

兩老人似又再合力擊掌，而且是面對公主與雷狗兒兩人，看來一場惡鬥，一觸即發。

公主道：「你們慢着！」

兩老人並沒有說話，一步一步的迫近。

雷狗兒護着公主，雙手也是蓄勢待發。

不過，他心中也明白，假若兩人聯手擊出，他是絕對沒有能力與他們較量的。

因爲雷狗兒已看過他們共同所發的一掌。

那些碎冰仍在地上。

公主忽道：「小狗，你退開！」

雷狗兒當然沒有退開。

兩老人又再迫近。

突然，十美魔姬把手一伸，看不清楚她究竟用的是甚麼手法，竟然由十尺之外，一手便提起了雷狗兒，並且把他扔向一旁。

雷狗兒不但不能反抗，而且根本沒有機會反抗。

看來他們目的只是公主。

雷狗兒當然不會甘心坐在一旁，他騰身衝向二人，二人頭也不回，十全老妖以左袖一拂，雷狗兒又跌回原來的地方。

公主臉色驟變。

兩人似已不耐煩，同時出掌。

雷狗兒實在不敢看下去，只恨自己不能扶助公主。

一陣細碎的聲音……

公主仍然端坐着，那兩個老人掌力雖然極猛，但却無法打動公主一根毛髮。

兩人迅速退開。

他們不再遲疑，又再攻上一掌。

這一掌的功力，看來已有八成以上。

另一陣細碎的聲音。

兩人又迅速的彈開。

「罡氣嶽屏！」兩人齊聲道。

雷狗兒聽了，立時明白，公主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發出罡氣護身，那是一道無形的氣牆，甚麼東西也不能侵入。

十美魔姬道：「妳果然盡得五爺眞傳！」

公主道：「你們還不退下？」

十全老妖道：「罡氣嶽屏共有十三層，看來公主已練到了七層以上。」

公主並沒有回答。

十全老妖道：「啊，原來還沒有超過七層，那麼，我們再度聯手，就可以把她打個稀巴爛。」

公主立即道：「你們一定要那兩件東西？」

十美魔姬道：「當然！」

「那『冰玄錄』事實已不在，而那『天蛛聖衣』……」

「在那裏？」

「在……」

「快說！」兩人都緊張起來。

「在我身上！」雷狗兒突然大聲嚷起來。

「在你這小子身上？」兩人轉過頭來，慢慢的迫近雷狗兒。

「小狗，爲甚麼你亂說？」

雷狗兒道：「公主，你爲甚麼再護着我，就讓他們來我身上找吧！」

兩人已迫近雷狗兒。

公主道：「小狗，你走吧！」

「我身上有『天蛛聖衣』，並不怕你們！」

兩人又再交換一個眼神。

雷狗兒已一招「天雷四式」的擊出。

這一出擊竟是同時的兩招：「春雷初綻」、「旱天拔雷」。

兩招齊發，無論是氣勢、力道，也是力迫二人。

兩人稍退，先測試雷狗兒的實力。

在一般人的眼光中，雷狗兒這兩掌無疑已是到了一定的水準，可是在這兩個武功已臻化境的老人來說，却仍嫌稚嫩了一些。

兩人閃身，又再會合，這次連眼也沒有望向對方，便同時出掌。

掌力輕柔如無物，但當兩掌匯合，却是力量驚人，雷狗兒只覺處身在驚濤駭浪之中，他拚命穩住身形，只覺痛楚自四面八方襲來。

他在這緊急的關頭，仍然施出他「天雷四式」的最後兩掌：「焦雷霹靂」與「雷震九天」。

兩人竟敢直攖其鋒。

他們對雷狗兒的武功實在是估計錯誤。

尤其是最後的一式。

「雷震九天」足以震撼了二人，兩人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迫使他們後退，而且是身不由主的後退。

兩人硬生生的退到一邊牆角。

趁這空隙，雷狗兒已可以奔回公主身旁。

公主道：「你何必……」

「師傅，你沒事？」

公主十分感激雷狗兒的捨身爲已，這時多說話也是無益，只道：「攻那老頭。」

雷狗兒會意。

其實他一直也有注意的，那十全老妖一直都打坐，他的移動只靠他超卓的輕功騰身而起，他的雙腿實在是廢了。

兩人又再聯手攻上。

雷狗兒又蓄勢已待。

公主道：「水龍吟式！」

雷狗兒立即改掌爲拳，一見他們身動，便一連串施出「水龍吟」式的四招。

一招接着一招，使那兩人無法迫近。

可惜他還沒有學會全部，到了第五招……

「待燃犀下看，憑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這第五招之中，包含了四式，而最後的兩式中，雷狗兒已是用盡全身的功力，悉力已赴。

「風雷怒」、「魚龍慘」果然打得這兩老人有點脚步不穩，可是他們並沒有倒下。

他們又再交換眼神。

雷狗兒心中暗暗叫苦，他也後悔沒有好好的跟師傅學下面的幾招。

連那幾句口訣也沒有用心記，否則，在這個時候也可大派用場。

他外表仍然是堅强不屈。

兩人又再出手。

公主突然以「傳音入密」的武功，在雷狗兒耳邊道：「峽東蒼江對起——攻老頭兒，忽上忽下，避重就輕。」

雷狗兒依言，向老頭兒攻去。

十全老妖一直是坐着，雷狗兒攻近，他無法在下面的位置攻擊雷狗兒，他只能避。

雷狗兒却不讓他避，而且以飄忽的步伐，忽上忽下的攻去。

十美魔姬暫時無法攻擊雷狗兒，只能拚命護着她的丈夫。

公主又道：「過危樓……反身攻魔姬。」

雷狗兒實在不明白，看來只要再攻老頭兒，他一定有能力把他打垮，但師傅既然要他轉攻老婦人，他也不猶豫，一招反身，攻向十美魔姬。

十美魔姬想不到他臨時轉招，也是來不及反攻，只能見招拆招，擋着雷狗兒的來勢。

雷狗兒重複使用「水龍吟」式中的招數，猛攻十美魔姬，這一下手法，居然又可以小挫這魔姬。

過了十數招，雷狗兒登時明白，原來這兩老夫婦，當他們二合爲一之時，功力之高，實在非自己所能對敵，但若拆散他們，倒是與他們功力不相伯仲。

而這「水龍吟」式中的第五招，尤其是最後一式「欲飛還斂」，有極大的撲朔迷離之功。

兩老突然退身。

雷狗兒爲了防止他們對公主不利，也抽身返回公主的身畔。

公主卻道：「勿退！」

但已太遲，原來二人一直被雷狗兒分開，無法二合爲一，發揮他們的武功至最高境界。

這一退外表是退敗，實在是以退爲進，再度找尋機會，二合爲一，聯手出擊。

雷狗兒畢竟是臨敵經驗不足，讓他們有機可乘，其實雷狗兒也是爲了護着公主而退後。

十美魔姬道：「小子，你脫下聖衣，還可以饒你一命！」

雷狗兒道：「我身上既有聖衣，又何懼你們？」

雷狗兒好一招順水推舟。

兩人猶豫，不過，看來他們是爲了「天蛛聖衣」而不得不冒險。

兩人忽然在冰上飄動，掌拳齊發。

公主道：「小心！」

這時，兩老後面的石牆完全裂開。

那並不是二人掌力所致，而力量是來自外面。

二人暫時止住去勢，而雷狗兒也護住公主。

魔幻迷宮　寃家路窄

石牆開始是裂開一個小隙口，然後是一個大隙口。

在震耳欲聾的聲音响過之後，他們都看見那個身影，一個身穿青色道袍的身影。

沒有人開聲。

連「十全老妖」與「十美魔姬」也沒有開聲。

那人外貌並不驚人，却有一種煞氣。

雷狗兒也感到那種迫人的煞氣。

那道人走了兩步。

他們更可以看清楚，這道人背後是插着一支拂塵，而右手却是提着一個皮囊。

雷狗兒心中突然緊張，竟禁不住的叫道：「你便是皮囊皿子！」

那道人望着雷狗兒，一手抽出背後的拂塵，輕拂兩下，又走了兩步，道：「小子，你居然知道我？」

雷狗兒道：「前輩名震江湖，天下人那有不知！」

皮囊皿子的臉孔本來是鐵青的，被雷狗兒這一讚之下，竟然出現了笑容。

公主道：「小狗，小心！」

皮囊皿子又走上前一步。

他看看那對老夫婦。

「你已經可以走動了，看來你們快可以離開這魔幻迷宮！」皮囊皿子道。

十全老妖道：「不，不，我們並不想離去！」

十美魔姬道：「皮囊皿子，十多年來，你仍然看不開，我只是與老頭子在冰宮中走動，舒筋活絡一下，却遇上了這小子，並且是護着……」

「護着誰？」

「泰姐公主！」

皮囊皿子並沒有吃驚，但似乎仍有點不信。

他想看看雷狗兒的背後，但雷狗兒遮掩着。

「公主已是六十多歲人，來此又有何關係！」

「你看清楚才再說！」

皮囊皿子把拂塵一拂。

一陣陰風撲面。

雷狗兒不得不稍爲讓開。

皮囊皿子終於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主，他的臉色突然大變，鐵青的臉色又濃又重。

「你是公主？」

公主沒有應他。

「如果你是……你已經練成了……」

十全老妖接口道：「冰玄錄中的……」

十美魔姬道：「陰陽挪移大法！」

皮囊皿子退後了一步，道：「天下居然有這種武功！而你……」

他實在不能相信，但眼前却也是事實。

公主道：「我已從一個甲子走進另外一個甲子！」

雷狗兒並不明白她在說甚麼。

皮囊皿子道：「是的，你已從一個甲子走進一個新的甲子，不只武功上的增進，還有容貌上的改變！」

「對，我實在是另外一個人了！」公主道。

「不，你仍然是泰姐公主，來自星宿海的泰姐公主，當年……當年……」

「還提甚麼當年！那是我父王與你們之間的事！」

「不過，他是答應過！」

「他答應過你們甚麼？」

「我們共是四人，每人都有重大的賞賜！」

公主道：「你們四人既已有了賞賜，應該感謝我的父王！」

「本來是的。」這道人似乎有點激動，而沒有再說下去。

十美魔姬道：「你父王最後爲了保存『冰玄錄』，却是利用了我們！」

「怎麼利用你們？」

「利用我們四人之間的矛盾！」

「甚麼矛盾？」

十美魔姬看看皮囊皿子的臉色，不想也似不願意再說下去。

皮囊皿子道：「你說罷，讓她死了也死得明白！」

十美魔姬道：「其實你早已明白。」

公主道：「我只知道你們四人是我族的英雄，忠於我父王的家將！」

十美魔姬道：「是的，我們一共是四人，三男一女！我最後是選擇了老妖作爲我的丈夫！」

「那只是你們四人之間的矛盾！」

皮囊皿子道：「十美魔姬，你不要再說那些多餘的話，快入正題，我的皮囊也等得不耐煩了！」

十美魔姬道：「你父王本想把那『冰玄錄』與『天蛛聖衣』以及一批金銀財寶給與我們，讓我們四人共同擁有，不過，他最後改變了主意！」

「爲甚麼？」

「因爲你的出世！」

「我出世？」

「是的，你父王把這些得來不易的東西，分給我們四人，因爲他沒有後裔，可當他認爲絕望的時候，一個宮女却生下了你！」

「女兒並沒有地位！」

「本來是的，但至少也是你父王的一點血脈，因此，他改變了主意，決定要收回『冰玄錄』與『天蛛聖衣』！」

「爲甚麼？」

「因爲他知道這兩樣東西，足以使他的部族永遠屹立於星宿海草原之上！」

公主道：「我不明白！」

皮囊皿子道：「據說那『冰玄錄』中的『陰陽挪移大法』比起中原少林的易筋經更爲厲害，易筋經只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筋骨，而那『陰陽挪移大法』却可以徹底的改換一個人！」

「公主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雷狗兒聽到這裏，這才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

而公主可以從一個小童變成而今的少女公主，便是修煉了「冰玄錄」的「陰陽挪移大法」。

公主却嘆了口氣。

十美魔姬道：「你還嘆甚麼氣？」

「你看我是脫胎換骨的？」

「這是每一個人的夢想，你看我，而今是鷄皮鶴髮，你却是重新做人，永保青春！」

「可是，你可知我吃過的苦楚！」

「我也願吃這苦楚！老頭，假若你也得了『冰玄錄』，也不用再永遠屈膝在這冰窖之內！」

十美魔姬又轉向皮囊皿子，道：「臭皮囊，我們之間的恩怨，可容下回分解，而眼前的兩件寶貝……」

「當然，得回這兩件寶貝，甚麼也可以解決！」他把手中的拂塵輕輕一拂，然後略提高右手的皮囊。

皮囊皿子道：「公主，我實在不想動手！」

公主道：「小狗，小心！」

公主道：「可是，你來得太遲，不想動手也不可以了！」

「我怎麼來得太遲？」

公主道：「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說！」

「因爲冰玄錄已在他們『十全十美』的身上！」

「甚麼？」十美魔姬道。

「你這丫頭……」十全老妖也道。

公主却坦然道：「我說過不會讓其他人知道，可是，而今情況完全不同！我不能爲了守這一個秘密而被人取去首級！」

十美魔姬道：「不要聽她胡說！」

公主道：「我明白你最需要這冰玄錄，誰個女人不希望回復青春！」

皮囊皿子轉身向着「十全十美」。

他冷笑，臉孔更爲鐵青。

十全老妖道：「臭皮囊，你竟相信她的話！」

皮囊皿子道：「其實你也需要冰玄

錄，因爲你不想再一生一世在冰上打坐！」

「我……我……」

一時之間，十全老妖無法抗辯。

皮囊皿子道：「十全十美，你們倒不如把冰玄錄拿了出來，我們三人享用，一同修煉，那時，我們又可再重渡昔日的時光！」

十全老妖道：「我也想，不過，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那只是……」

皮囊皿子道：「我知道你不願意，你害怕我搶走你那魔姬！」

十全老妖聽了，有些氣忿，道：「老魔姬是我的妻子，你說要搶便要搶的嗎？」

十美魔姬道：「你們在這時候，還講這些無聊事情，臭皮囊，你千萬不要上公主的當，當年她的老父，也不是用這方法，騙我們墮入這沙漠中的魔幻迷宮？」

公主道：「皮囊皿子，算了吧！他們兩人想私下練冰玄錄，再過雙宿雙棲的生活，有道是情之爲物，不可勉强！」

雷狗兒知道，公主正在火上加油，但對皮囊皿子來說，却是一個重大的刺激！

皮囊皿子道：「十全十美，不要怪我臭皮囊動手，是你們不仁在先！」

十美魔姬道：「我們根本沒有！」

「我們……我們……你是拚命的幫着老頭子！」他又舉起皮囊。

兩老已全身而退，退至他們慣坐的冰塊之上。

皮囊皿子道：「十全十美，你休怪我！」

那個皮囊已出手。

本來是個不起眼的皮囊，在半空之中，竟然是鼓脹脹的，飛向二人。

十全十美二人突然全力推起一些冰塊。

冰塊在半空之中與皮囊碰過正着。

「喀察」之聲不絕，一時之間，無數冰粒碎下，這皮囊竟可在半空之中碎開冰塊。

雷狗兒從來也沒有見過這奇景，對於皮囊皿子這古怪的武器，既好奇也佩服。

皮囊與冰塊碰撞之後，不知怎的，又飛回皮囊皿子的手上。

公主道：「其實是沒有甚麼奇怪的！」

「那皮囊有靈性？」

「當然不是，那皮囊繫有一條極幼的絲線，控在那老道的手上，因此可以收放自如！」

雷狗兒小心看去，果然見那老道人，手中似是繫有一些東西。

而那皮囊又出。

十全十美兩人舉起一條冰條，擋開那皮囊。

皮囊俯衝而下，竟然扣着那冰條。

又是「喀察」一聲，那皮囊扣着的冰條，竟然斷了，並且飛回皮囊皿子的手上。

皮囊皿子伸手入囊，把那斷頭似的冰條拿出來，並抛在地上。

他凛然道：「我不想我的皮囊裏着你們的頭！」

十全十美沒有答他的話，兩人突然騰身，向着石隙之處飛去。

「走？你們想走？」

皮囊又起，極其迅速的罩向十全老妖。

而十美魔姬在後，本想是讓十全老妖先穿出牆隙，但十全老妖雙腿癱瘓，雖然他的武功也高强，但無論如何，他的力道稍慢。

眼看那皮囊便要罩向十全老妖。

十美魔姬情急之下，在這轉瞬即逝的一刹那間，她毫不遲疑的把手伸出。

皮囊被她擋開，沒有罩向老妖。

可是，她的手却被皮囊所罩。

皮囊皿子叫道：「小心！」

不過，十美魔姬已無法小心。

那魔姬慘叫一聲，只見她左手已是血淋淋，齊腕被切斷了！

皮囊皿子把皮囊收回。

他叫道：「你……你……」

十美魔姬忍着痛楚，把在牆隙上的十全老妖推出。

而皮囊皿子把皮囊一揚，一隻手已從囊中跌了出來，跌在地上。

這一幕當然是十分驚心動魄！

十全老妖回過頭來，看見十美魔姬手上鮮血狂噴，叫道：「十美，十美，你怎麼了？」

「走，快走！」

但十全老妖並沒有走，他反身坐了下來，道：「十美，你先走，讓我擋他一會。」

「你看不見我的手嗎？下一次便是你的頭。」

「就讓我的頭，換你的命回來。」

他居然飛身在前，護着十美魔姬。

這一對十全十美、老妖魔姬竟然是那麼有情有義！

雷狗兒也深深被感動。

公主道：「我們也走。」

他們想動，但皮囊皿子又動，他們只好暫時呆着。

皮囊皿子道：「魔姬，你退下，不要再迫我！」

「先殺我吧！」十全老妖道。

「難道我不敢？」

皮囊已起。

十美魔姬搶上前，兩人本是你推我讓，後來改爲擁作一團。

兩人的頭並着，這反而使皮囊無法罩下。

那皮囊發出了「嗚嗚」的聲音。

而公主已拉着雷狗兒向另一邊冰塊走去。

皮囊皿子道：「只要你們肯拿出

『冰玄錄』，我仍然可以手下留情！」

「我要領你甚麼情？」十全老妖道。

他雙掌向皮囊皿子擊來，一陣罡風驟起。

皮囊皿子以拂塵一掃，竟可擋開他的掌力。

十美魔姬突然叫了一聲，昏了過去。

十全老妖也顧不得這麼多，而這時，只有十全老妖一個頭在上，因爲十美魔姬已倒下。

對於一個幾十年的情敵，皮囊皿子當然沒有手軟，那皮囊已下。

皮囊硬生生的罩向十全老妖。

「嗚」的一聲，皮囊撤去，飛上半天。

而十全老妖僵硬着，只留下一個沒有頭顱的身子，他拚命的擁着十美魔姬。

十美魔姬突然醒來。

她一張開眼睛，便看見了幾十年來的老伴，竟然沒有了頭顱。

她發瘋似的跳了起來，便衝向皮囊皿子，叫道：「你殺了他，我跟你拚命！」

皮囊皿子却不跟她拚命。

十美魔姬却拚命追着。

她狂舞着那隻沒有了手的手腕，鮮血飛射而出，情況十分詭異而恐怖。

皮囊皿子被她迫得在冰塊上走來走去，可是，無論如何，十美魔姬也無法逼近皮囊皿子。

她的手臂仍然流着血，但她並沒有感到痛楚似的，不過，她想再跑一圈，身體却已逞衰弱。

忽然，她瞥見了雷狗兒與公主。

她停了下來。

皮囊皿子也停了下來。

十美魔姬喘着氣道：「臭皮囊，冰玄錄不在我身上，信不信由你，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那『天蛛聖衣』在甚麼地方！」

皮囊皿子道：「快說。」

「在……在那小子身上。」

皮囊皿子望着快要從牆隙中走出去的雷狗兒和公主，叫道：「小子，放下『天蛛聖衣』！」

雷狗兒沒有回答。

一陣嗚嗚的聲音已响徹耳邊。

公主叫道：「小心！」

皮囊已從天而降，雷狗兒一手推開了公主，勇敢地迎接那皮囊。

公主身體仍有點虛弱，被他推倒在一旁。

雷狗兒看着那皮囊，正想舉掌迎擊。

公主叫道：「千萬不要以掌接皮囊！」

雷狗兒聽了，立即省悟，因爲他也看到剛才十美魔姬的手被那皮囊齊腕割斷。

可是，皮囊已快至。

在百忙之中，雷狗兒用脚挑起一塊石頭，石頭在半空之中，雷狗兒便以掌擊石。

石塊有一個人的頭顱那麼大，已飛向皮囊皿子。

而那皮囊好像長了眼睛一般，罩下石塊，「喀勒」一聲，那石塊竟然一斷爲二。

皮囊皿子急忙把他的皮囊收回，並倒去皮囊內的碎石，耀武揚威的道：「看你頭硬還是石硬！」

他又放出皮囊。

雷狗兒聽到那聲音，也感到一陣心寒。

公主叫道：「快來！」

雷狗兒在百忙之中，一個翻身已躍到公主的背後，公主挺着腰打坐。

皮囊又已改了方向，罩向公主。

那皮囊飛向公主的頭顱，可是，當那皮囊一近公主的頭上一丈之處，那皮囊仿似遇到硬物，不由自主的彈了開去。

皮囊皿子十分愕然。

十美魔姬道：「臭皮囊，你傷不到她的，她練的『罡氣嶽屛』已到了第十層的光景。」

「第十層？」皮囊皿子叫道。

他當然不會相信。

他一揚手，皮囊又再飛起，一瞬間，皮囊又再度罩向公主。

這次皮囊的來勢更是驚人，嗚嗚之聲大作之外，還夾雜着一些風雷之聲。

這風雷之聲實在嚇人。

雷狗兒在公主的「罡氣嶽屛」之下，仍然覺得那皮囊力道强勁。

皮囊又觸及公主頭上五尺的地方，也同樣的被彈了開去。

皮囊皿子立即把皮囊收回，他十分詫異，自他出道以來，那皮囊一直收放得非常得心應手。

想不到這時竟一連兩次被罡氣彈了回來。

他似乎要重新估計公主的武功。

在這稍一停頓之際，公主向雷狗兒道：「以天雷四式擊向皮囊皿子！」

雷狗兒點頭，閃身一旁，從一堆冰塊中突然躍了起來，運用他的天雷四式。

第一掌「春雷初綻」使皮囊皿子退了兩步。

皮囊皿子感到萬二分詫異，因爲他實在想不到這個渾小子也有這種功力。

他想再舉起皮囊。

但雷狗兒的第二掌又出。

這招「旱天拔雷」更有威力。

皮囊皿子早已躲閃一旁，眼看着前面的冰塊四散射出，他只能再退。

這時，公主道：「小狗，用『拈穴幻心』去奪他手上的絲線。」

雷狗兒道：「甚麼拈穴幻心？」

「我沒有敎過你嗎？」

「沒有。」

「你趁機會走近皮囊皿子的右首，然後猛點他手上的『京門穴』，一直重複着。」

雷狗兒點點頭。

這時，皮囊皿子又再把皮囊舉起。

公主突然一個飛身，人在半空，一掌已出，這一掌是充滿了陰柔之力，外表看來，並沒有甚麼氣勢。

皮囊皿子以左掌迎接她這一掌。開始的時候力道並不怎樣，皮囊皿子臉上猶有笑意，可是，當掌力加劇，他整個人似被重重一擊，不由自主的暴退十步。

雷狗兒這時已躍了起來，乘着他的去勢，猛點向他右手的「京門穴」。

皮囊皿子並不知他意欲如何，只是稍爲閃避，因爲要用手閃避，控制那皮囊便顯得有點凌亂。

公主看着那皮囊在半空抖動，知時機已至，飛身一躍，人在半空，竟硬生生的按下那皮囊。

皮囊是皮囊皿子的第二生命，怎能給人按下，他怒極，却又不能好好控制皮囊。

雷狗兒的點穴手法並不算上乘，但他一心一意的去點皮囊皿子的京門穴，一下點不到，又再點，再點不到又再點，弄得皮囊皿子有點手忙脚亂。

而且，他已試過雷狗兒的武功，知他並不可小覷，因此沒有想到他會一點再點。

點穴高手當然是會向人身不同穴道點去，那會這樣重複又重複。

因此，他避開了雷狗兒一指，便再沒有護着京門穴，但雷狗兒又再點下。

京門穴終被雷狗兒點中了。

皮囊皿子只感到手腕痲痺，已無力控制那皮囊。

雷狗兒見他無法控制皮囊，心裏大喜過望，以爲鴻鵠將至，便要奪他手上絲線。

可是，雷狗兒還未樂極，便已生悲。

他一靠近皮囊皿子，便感到一條條絲線正捲向他身上來，原來，皮囊皿子雖然不能用手指控制那皮囊，但手臂仍然有力。

他以手把那無形的絲線揮着。

雷狗兒便像踏進了羅網之內似的，剎那間，整個人已被看不見的絲索纏着。

公主這時又已撲來。

皮囊皿子全身而退，一手扯着被縛的雷狗兒，笑道：「你要這徒弟，便不要動手。」

公主並沒有依他所說。

她一個旋身，衣袂翻飛，身形極之好看，在這一錯愕之間，她已出手。

她叫道：「元龍老矣！」

她人似有七手八臂。

皮囊皿子以左手迎敵，但公主的身形轉得極快，令他無法肯定那一指是虛，那一指是實。

他的身上一連中了七八招。

幸好公主並沒有下重手，因爲雷狗兒仍在他的絲索之下，她害怕一下重手，雷狗兒也會命喪當場。

皮囊皿子想滾開，但手上拖着雷狗兒，沒有辦法離開，而公主又叫道：「元龍老矣，不妨高卧，冰壺涼簟！」

一連三招，三招各自蘊含了七式，三七二十一，使皮囊皿子更加手忙脚亂，無從招架。

最後那招「冰壺涼簟」更把他打得七葷八素，被震出三十丈之外。

皮囊皿子爬了起來。

公主又想出招。

皮囊皿子已無戰意，他滾了兩滾，已滾向其中一處牆隙，一個閃身，已失其踪影。

公主吁了一口氣。

她看着被捆的雷狗兒，只見他在拚命掙扎，却是越掙扎，那些絲索縛得越緊。

公主道：「不要再動。」

雷狗兒停止掙扎。

公主一手拉起雷狗兒，便往外走。

雷狗兒道：「師傅，先解我下來。」

公主道：「不，我害怕那臭皮囊會回來……他一定不肯罷休的，你看他連那皮囊也留了下來。」

公主把皮囊與雷狗兒一起拉走，轉出了牆隙，只見外面是無數的隧道。

這些隧道會通往那裏，實在無法知道。

公主拉着雷狗兒，走往最偏僻的一條隧道，因爲她而今不是想逃離，而是要找一處隱蔽的地方，先解開了雷狗兒，再想辦法逃離。

那隧道非常黑暗。

走了幾步，却有盡頭。

原來這外表像隧道的隧道，其實只是一個石洞。

公主放下了雷狗兒。

雷狗兒道：「這麼黑！你有沒有火摺？」

「沒有。」

雷狗兒想摸摸自己的懷內，却是被絲索縛得動彈不得，他一動，開始感到絲索入肉的痛楚。

公主道：「你屏着氣，跟我唸：星移月轉，韶光流逝……」

雷狗兒不知公主用甚麼方法解救他，只好跟着唸：「星移月轉，韶光流逝……」

公主續唸：「造物玄虛，衆生保濟！」

雷狗兒又跟着她唸。

公主又再多唸了幾句，然後道：「這是玄冰錄中的一節『縮骨大法』，如

果你能好好加以理解而運用，那麼你可把身體隨意縮小，那時你便可脫離這些絲索的束縛。」

雷狗兒奮起精神，小心學習這「縮骨大法」，無奈皮肉正在受苦，使他無法專心，加上這些玄妙的武功，並非三言兩語便可以學會，學會了也不能隨心所欲的運用。

過了半個時辰，絲索仍然緊緊的縛着雷狗兒，並沒有半點法兒把絲索解開之象。

只要雷狗兒一洩氣，那些絲索便縛緊一些似的。

雷狗兒的呻吟聲使公主也感到精神不能集中。

雷狗兒終於叫道：「我不練了！」

公主道：「小狗，你收攝心神，我再爲你想想辦法……」

可是，她又有甚麼辦法可想！

這些絲索都非平凡的絲線，而他們身上也沒有特別鋒利的物件，可以把絲索切斷。

雷狗兒忽然靜了下來，道：「那皮囊究竟是怎樣殺人的？」

這一問也使公主感興趣起來。

她拿起了那皮囊。

皮囊發出一陣中人欲嘔的難聞的血腥氣味。

公主仍然小心的檢視着那皮囊，只見那皮囊的口部，是一個硬的鐵圈。

她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其中有甚麼玄虛。

她想探手入內。

這時，雷狗兒突然一拉，他並不是故意的牽動絲索，而是因爲痛楚而拉動了。

「咯勒」一聲。

公主驚叫，連忙把手縮回，假若是縮遲一些，整隻手便會齊腕而斷。

因爲公主的叫聲，雷狗兒又再移動一下。

皮囊又再「咯勒」一聲。

公主道：「原來這袋口有一個機括……當皮囊罩向人們的頭上，絲索一拉，機括便動，有五柄鋒利的刀互相絞剪無堅不摧！」

雷狗兒道：「怪不得這東西可以用來在百步之外殺人……眞可怕！」

「這些刀眞鋒利……」公主道。

「快拆下來，也許可以割斷我身上的絲索！」

一言驚醒夢中人！

公主把皮囊拋在地上，然後一掌砸下，那鐵圈立時碎了，而那機括上的小刀散滿在地上。

公主拾起一把小刀，替雷狗兒切斷身上的絲索，這些絲索，果然是一碰上那些刀鋒便斷了。

因爲絲索是重重疊着，公主也要花費不少時間，才可以把那些絲索完全清除。

雷狗兒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道：「師傅，你剛才說過玄冰錄，天蛛聖衣，那究竟是甚麼東西？」

公主道：「這兩樣東西，都是關乎我族與我生命的東西，本來，我不會告訴任何人，不過，你是我的徒弟，也是我的恩人……」

「師傅，你才是我的恩人！」

公主道：「無論如何，我們在以後的一段日子，也要生死與共，而且還有強敵在前……那『冰玄錄』是我族中一本神異武功秘笈，據說是很久以前，一位中原武林前輩來大漠之後所遺留下來的。」

「其中有陰陽挪移大法？」

「是的，陰陽挪移大法，並不是普通武功，而是一種可使人脫胎換骨的武功！」

「這與少林的『易筋經』差不多！」

「不，比易筋經還要厲害百倍以上，它不單使人武功增進，而且可以眞正的把人脫胎換骨！」

雷狗兒並不明白。

公主道：「你最初見我的時候，我是怎麼樣的？」

「你像一個小孩！」

「對，其實……其實，我已是一個接近七十歲的老太婆了！」

「甚麼？你眞是一個老……老太婆？」

「幸好我已練到了陰陽挪移大法的第八層！」

「怎樣？」

「我已可以把自己容顏盡換，成了一個小孩子！」

「你會長大？」

「會的，如果用正途的方法，我可以慢慢的長大，成爲一個少年，一個青年，然後回復少女的模樣！」

「你不是用正途的方法？」

「如果我仍在星宿海內，我也可以用正途的方法！」

「爲甚麼你要離開？」

「我並不想，只因我的族人誤信謠言，以爲我正在修練一些妖法……我又不能向他們解釋清楚，因此，我唯一的方法，是逃出星宿海！」

「那時，你正是變了一個孩子模樣！」

「是的，如果在星宿海內，我會長期以血脈修煉，可以一步一步的改變，但走出了星宿海，我要借助其他途徑完成修煉！」

「飲血？」

「是的，我要血汚，也要洗血汚！」

「凝冰洗血汚？」

公主點了點頭。

雷狗兒如今才明白，公主因爲情急而吃了他的怪鳥「迦樓邏」，然後用水袋凝冰洗她血汚。

「你而今修煉成了？」

「還沒有完全，不過，是要多謝你！」

「我能做些甚麼？」

「我在無意間吸了你的血，而你的

血是人間罕有的，因此，把我的『挪移』更大大推上了幾步……如果不是你的血，我而今仍然沒有變回一個女人的模樣！」

「那『天蛛聖衣』又是甚麼東西？」

「那是一件護體神衣！」

「穿起了可以刀槍不入？」

「可以刀槍不入還是小事，這天衣是用一種罕有的蜘蛛絲所做成，而編織的方法，是根據人身上的脈胳而成，因此，穿上天衣，內功可以自然而然的提升！」

「爲甚麼有如此神奇力量？」

「因爲它是跟人體脈胳而成，天衣在身，血與氣便自然而然的跟着天蛛聖衣而運行，這比我們每日花一些時間來運功凝氣好得多，因爲有了天衣，身體上的血氣便自動運行，無時無刻的運行，就好像你無時無刻都在煉功，那麼內功自然便大大增進！」

「在你身上？」

公主搖搖了頭。

雷狗兒道：「這是你來這魔幻迷宮的原因？」

公主臉露詫異之色，道：「你如何知道？」

「你在修煉期間，肯冒此大險出來，雖說是妳族中有變，但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種更大的動力使妳冒險！」

「是的，我相信『天蛛聖衣』是在這魔幻迷宮之內！」

「其實這迷宮是甚麼地方？」

「當年我父王統領了四大部族，成爲星宿海內一股强銳的力量，而四大部族中各有統領……」

「『獵魂頭』楚霸是其中一個！」

「是的！」

「另外那三個？」

「那個狠人狠扎依爾！」

「還有皮囊皿子？」

「是的，還有十全老妖，十美魔姬！」

「他們都應該很老的了！」

「是的，他們都是很老的人了，不過，他們都曾煉過陰陽挪移大法，可惜，並沒有完全煉成，而且不是依照正流而煉，因此變成武功極强，而非常古怪的外型！」

「怪不得他們如此可怕！」

「最可怕的一個你還沒有見過！」

「你說過的『奪命兇眼』？」

「你倒好記性！」

雷狗兒道：「是你父親使他們變成這樣？」

「我相信我父王有些責任，但他們自己也應負些責任，因爲他們太貪婪，太急功近利！」

「怎樣？」

「他們要奪我父王的地位，而且活生生的害死了他！」

「那麼他們的野心變成眞實？」

「沒有，他們四人也各自猜忌，結果由我統領部族，而他們都各自放逐！」

「咦，你說是四大統領，怎麼又多了一個女人十美魔姬？」

「十美魔姬這個女人，也是他們互相猜忌的另一個原因。」

「情？」

「是的，她最後是下嫁了十全老妖……他也是個好人，可惜……」

他們同時想起兩人的死狀。

「他們爲了更進一步的練功，便決定在這沙漠上，建了這一所清眞寺，寺內通道四通八達，漸漸變成了一個迷宮……迷宮的目的，也是爲了保護他們自己！」

「你來這裏幹嗎？」

「也是爲找『天蛛聖衣』！」

「我不明白爲甚麼你又說天蛛聖衣在你身上。」

「當然不在，我只是騙他們，使他們在最後關頭，也不敢下殺手，因爲他們也想要天蛛聖衣！」

「爲甚麼？」

「在修煉陰陽挪移大法時，有很多意外的事發生，譬如獵魂頭，他首先心灰意冷，願意做一個平凡人，便結婚生子，在草原上做一個普通獵戶，可惜他生了一個蠢鈍兒，使他大受刺激！」

「十全老妖與十美魔姬也不在寺內！」

「是的，他們算是最快意，因爲他們找到心頭所愛，決定退出清眞寺，過雙宿雙棲的生活！」

「他們又怎會來加入戰圈而丟了性命？」

「也許他們不甘寂寞！」

「剩下的三人又如何？」

「三人各據這清眞寺，狠扎依爾爲了保護自己，學懂了狼語，可以控制狼羣，不過，他可能也是死在狼口之下，不知道……」

「皮囊皿子呢？」

「他也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他武功轉弱，因而用這一個古怪的皮囊殺人！」

「至於奪命兇眼？」

「我幾十年也沒有見過他，不知他是否練到『冰玄錄』中更厲害的武功！」

「看來，『奪命兇眼』才是這個魔幻迷宮的眞正主人，如果他出現，師傅，你有沒有把握？」

公主搖搖了頭。

「其實，天蛛聖衣在那裏？」

「在這魔幻迷宮之內！」

「你希望找回？」

「當然，除了可以使我把陰陽挪移大法練成，還可以配合『冰玄錄』，使我武功更高無上境界！」

「你的武功已是天下無敵！」

「還沒有證實。」

「爲甚麼你還想天下無敵！」

公主沒有回答他。

也許這是一個千古以來難以解答的問題。

雷狗兒覺得非常疲倦，不知不覺

間，沈沈大睡起來。

雷狗兒不知睡了多久。

他是被一陣一陣悶雷似的聲响所震醒的，他張開了眼睛，身旁並沒有公主的踪影。

他有點害怕。

這些日子，他遇到可怕而詭異的事情實在太多，而且遇到那些人，他們的武功也非尋常可見，沒有了公主在身旁，他竟然感到一陣恐懼。

他輕聲地叫道：「師傅！」

沒有回聲。

外面又傳來幾下爆炸似的聲响。

那聲响仍然是不大，却令人心口翳悶。

雷狗兒站了起來，只覺得全身皮膚有如針刺般的痛楚，瀰漫全身。

那是被絲索縛過的後遺症。

他悄悄地向隧道口走去，接近隧道口的時候，但見一陣火光揚起。

他翻身一滾，在道口處佔了一個有利的位置。

只見外面那片空地，兩個人影在翻飛。

其中一個是公主。

她一身純白的衣衫，在翻飛之中，衣袂飄揚，十分美妙。

而另一個却是十分神秘的人。

他頭帶一頂大帽子，帽子邊緣垂下了密密的流蘇穗子，因此，當他一動，那些流蘇穗子也跟着動。

但是，無論他如何動，却也無法看到他在帽下的盧山眞面目。

公主與他相鬥的情形也是極爲怪異。

一般二人相鬥，當然是你一招我一式，可是，公主却不敢向那人正面攻擊。

她一個飛身，撤出兩掌，然後便飛身翻回可以躲避之處，再靜觀其變。

那戴着大帽子的人，硬接了一掌，然後避開了一掌，突然是一連串長拳的動作。

拳在半空揮出，發出一陣陣氣流的震盪，在這石室內發出迴响。

公主似乎不敢接他任何一個招式，只是躲起來。

雷狗兒覺得十分奇怪，這並不是公主的打法，雖然她以前也試過躲起來，指揮雷狗兒去應戰，但她從來沒有躲躲閃閃的。

這時，整個石室回復了平靜，而且靜得有點怕人。

公主也不肯露臉。

雷狗兒忽然覺得腿部有些痲痺，可能是因爲伏得太久，血流未暢。

他動了一下身子。

這一動却使在石室當中那戴大帽子的人發覺了，雷狗兒已心知不妙，但心想，就算被那人發覺，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爲那人離他相當遠。

可是，他的想法是非常的錯誤。

只見那人一抬頭。

在那大帽子的流蘇穗子之間，閃出了一陣光線，隨即那人便飛身撲向雷狗兒。

那人的飛身非常快，快到雷狗兒也看不清楚，他便已返回原位。

但雷狗兒却可以清清楚楚的感受到，那人的確是曾經飛到他的身旁。

他並沒有動手。

他似乎是在他前面撒了一些粉末，那陣粉末有一陣辛辣的味道。

雷狗兒忍不住想打一個噴嚏。

他拚命捂着口鼻。

不過，他仍然發出了一下聲响。

那大帽子的閃光又到。

「小狗，走！」

雷狗兒還沒有聽清楚公主要說些甚麼，他的眼前便閃起一陣强光，並發生了一陣爆响。

幸好雷狗兒反應也快，一個旋身，向洞內滾去。

那閃光與爆炸之後，整個洞口被炸開了不少，雷狗兒在煙霧中看了一會，才明白剛才自己身處的危險。

這人武功實在厲害，厲害到使人無法相信。

那大帽子人用的究竟是甚麼武功？

這時，雷狗兒無暇思索。

只見公主從高處飛身下來，她純白的身形極快。

那是非常熟悉的武功。

她從下疾向上翻，好一招「舉頭西北浮雲」。

再是雙手如劍：「倚天萬里須長劍」。

那人安坐在地上，雙手翻出，一連化解了公主這兩招，然而，公主並沒有慢下來。

「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公主使出這一連串的招式，自是與雷狗兒有別。

雷狗兒心中佩服，也不禁自問：「爲甚麼師傅使同樣的招式，却是如此瀟洒與厲害？」

一陣火光驟起。

那戴帽子的人也躍起。

他似乎要撒出他手中的粉末。

雷狗兒看得清楚，是的，是那粉末！

不過，這次那戴大帽子的人並沒有機會撒出粉末。

因爲公主的招式又到。

「待燃犀下看，憑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最後兩招，「風雷怒」，果有鬼哭神號的氣勢。

「魚龍慘」一出，只見碎石紛飛，四角牆壁也剝落！

這些招式，在雷狗兒手中，已經是非常的厲害，但如今由公主親自使出，那厲害程度不知高了多少倍！

那戴帽子的人後退。

公主得寸進尺，接着使出「峽東蒼江對起」，那人似無從招架。

他退至一邊的石牆，似乎在喘氣，只見他的帽子抖動，那流蘇穗子閃出一陣光芒。

這光芒令雷狗兒害怕，也令公主害怕。

她稍退，再出招。

而這一個小小的空隙，却給予那人反攻的機會。

只見他驟然的躍起，身形閃了一下，已來到公主前面，他雙掌立時出擊。

但掌力未到，雙掌變爪，公主一退，他以爪又變回掌，這一掌一爪，迫得公主連連退後。

公主不想與他近身拚搏。

不過，他已迫近，便無法擺脫。

於是，兩人用極其快速的手法，從地下一直打到半空，再由半空慢慢的墜回地上。

公主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叫聲，而戴大帽子的人也知道，公主的厲害招數又再出。

「元龍老矣！不妨高卧，冰壺涼簟！」

公主一收一放，一拉一推，竟然把那戴大帽子的人一連推開了五十丈之外。

那人竟然連帽子也脫了下來。

雷狗兒看得清楚。

大帽子之下，竟然是一隻眼睛。

奪命兇眼！

那隻巨大的眼睛閃耀出使人不敢逼視的光芒。

而公主亦已騰身，一陣白光閃過，便落在雷狗兒的身旁。

雷狗兒道：「師傅，你沒有甚麼？」

公主道：「還好！」

那獨眼怪人急忙拾回帽子。

後面却傳來一陣笑聲。

「獨眼，何必獨逞英雄！」這個人竟然是狠扎依爾，他並沒有死去。

「豺狠，我不用你幫忙！」

狠扎依爾這次並沒有携狠來，身旁却有幾個小孩子似的，不該說是小孩子，而是像狠一般的小孩子。

「你害怕？帶了這些狠童來？」

狠扎依爾大笑起來，道：「這些狠童也足夠殺死公主，奪回我們的東西！」

他突然的呼哨一响。

兩個狠童便撲向奪命兇眼。

奪命兇眼也沒有退縮，一撒手，粉末在空中飛揚，兩個狠童退後。

而奪命兇眼在帽子的流蘇間一閃兇光，兩個狠童便在他前面不遠之處，爆炸起來！

狠扎依爾非常憤怒。

這時，後面又傳來一聲喝止：「停手，你們想在別人的面前丟臉？」

出現的竟是「皮囊皿子」。

他的舊皮囊已毀在公主與雷狗兒的手上，不過，他手上又有了一個新的皮囊。

皮囊皿子道：「我們在這淸眞寺內，苦心經營的魔幻迷宮，終於派上用場了，而且獵物已在迷宮之內，我們何必再自相殘殺，給他們逃走之機會。」

奪命兇眼仍然怒吼了一聲。

狠扎依爾也同時回應了一聲。

兩人仍然對峙。

公主道：「小狗，這是我們唯一逃生的機會！」

「怎樣？」

「我再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使他們互相殘殺，我們才有逃出的機會！」

「怎麼做？」

「他們每個人的武功都非常厲害，我們直接攻擊，是不能擊倒他們，你在我與他們說話之時，小心看準機會，攻擊他們的要害！」

雷狗兒點頭。

公主道：「那奪命兇眼，當然是他的獨眼，更要小心他手上粉末！」

「那是甚麼？」

「相信是一些強力的爆炸葯粉，假如讓他撒出，再加上他的犀利目光射到，便會發生爆炸！」

公主頓了一頓，又道：「皮囊皿子你也交過手，千萬別讓他放出囊子，假如一放出，滚在地上，也可以暫時躲過！」

「還有那狠扎依爾！」

「他這幾個狠童不知有甚麼用，但主要仍是要對付那頭大豺狠！」

雷狗兒道：「師傅也要小心！」

公主點頭。

而在下面，三人似乎已有了協議。

公主突然朗聲道：「奪命兇眼，你既收了我的冰玄錄，又怎能再聯手來對付我？」

「甚麼？」奪命兇眼叫道。

「你剛收了我的冰玄錄！」

這時，狠扎依爾與皮囊皿子都轉身向着奪命兇眼。

「原來你已得到，怪不得一動手，便要殺我兩個狠童！」

皮囊皿子也道：「你有了冰玄錄，還在我們面前裝模作樣！」

奪命兇眼道：「甚麼？你竟相信這老丫頭的話？」

公主道：「爲甚麼不相信？我已練成了『陰陽挪移大法』，我要冰玄錄也沒有用了！」

「怎會沒用？」

「因爲整部冰玄錄都在我腦海之內了！」

「我沒有拿過！」

「獨眼，你何必獨吞，他們兩人與你共建這迷官，在這沙漠苦守三十多年，他們也應該同練冰玄錄內的武功，而且還可以把生命盡量延長！」

兩人慢慢迫近奪命兇眼。

「你們相信她？」

「當然相信！」

公主道：「爲甚麼不相信，我而今

要的是逃出生天，再過我的人生黃金年代！」

突然，奪命兇眼手中一揚。

皮囊皿子與狠扎很爾都知道那粉末的厲害。

他們退後。

皮囊皿子的皮囊已出，罩向奪命兇眼。

奪命兇眼連忙後退，他知道再沒有解釋的餘地。

他向後滚動，並且把大帽子擲出，以擾亂皮囊的來勢，大帽子與皮囊在空中相撞，各自落下，

而狠扎依爾兩個狠童又再攻進。

雷狗兒也趁這個混亂場合，竄向場中，他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殲滅其中一人。

公主也在另一邊，窺伺着。

「砰、砰」兩聲，奪命兇眼使出兩掌，兩個狠童應聲被掌震開。

奪命兇眼的掌力非常厲害。

狠扎依爾見兩個狠童被震開，自己再不猶豫，撲身而上，而皮囊皿子已到。

他放出了皮囊。

但因爲兩人相距甚近，他並不是想用皮囊來取奪命兇眼的首級，而是想用那看不見的絲索，來纏着奪命兇眼。奪命兇眼當然知道厲害。

他轉身逃走。

可是，皮囊皿子的絲索已到，竟然是縛着他的披散頭髮，使他無法離去。

奪命兇眼的頭一昂。

雷狗兒看準這一個千載難得的機會。

他以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擊出：

「雷震九天！」

他從來也沒有試過，這樣一出手便是「雷震九天」，因爲他知道，他是可能失手的！

奪命兇眼的獨眼似乎已感到那重重的攻擊，他一合上，便已中了雷狗兒這一掌。

那可怖的獨眼已變成了一個窟窿！

血從腦後溢出。

而那兩個狠童本已受傷，但見奪命兇眼中招，也不顧一切的撲上。

兩人從左右撲來。

奪命兇眼似已失去主宰，兩人左右各拉了奪命兇眼的手，拚命的扯着。

而狠扎依爾也飛身而上。

「狠腿穿胸」——狠扎依爾的腿，有如一柄鋒利的劍，直穿奪命兇眼的心胸。

一時之間，血如泉噴，把整個地方染得通紅。

皮囊皿子叫道：「狠扎依爾，何必要踢死他，他還沒有說出把玄冰錄放在那裏！」

狠扎依爾低首抹去脚上的血漬，他也沒想到，要留下奪命兇眼的生命，因爲他一直恨奪命兇眼。

因此，當兩個狠童一拉開奪命兇眼的手，他便不加考慮施出穿狠腿殺人。

狠扎依爾道：「不用怕，還有這小子與公主在，你愁找不到冰玄錄嗎？」

雷狗兒這時已退去，走回公主的身旁。

公主聽了，笑道：「憑你兩個也可以向我要那秘笈？你們未免太天眞了！」

狠扎依爾與皮囊皿子互望了眼。

他們慢慢的上前。

公主笑道：「小狗，你來吧！」

雷狗兒應命，上前護着公主。

公主唸道：「水龍吟中還有最後兩招，你便用來對付這兩個狂徒！」

雷狗兒道：「好，……千古興亡……」

他居然還記得一句，但下面的，却完全忘記。

公主道：「千古興亡——飛起、旋身，雙腿左右開弓！」

雷狗兒依言的飛身而起。

兩人都知道「水龍吟」厲害，各自退開。

公主續道：「百年悲笑——左右急攻！」

雷狗兒身未穩地，又再左右急攻。

可是，雷狗兒身形雖快，但狠扎依爾與皮囊皿子比他更快，而且盡量的散開，不讓雷狗兒有先機可佔。

而皮囊皿子的皮囊已出。

一陣「嗚！」的聲音，罩向公主。

公主道：「好，讓我來！」

她飛身而出，使出她剛才用口訣授以雷狗兒的招式，她一個飛躍，一個旋身，雙腿左右開弓的招式，在白色衣袂飄飄之下，既悅目，又極其實用。

兩人遠避。

但皮囊皿子的皮囊已到，公主一掌拂出，滿以爲這一拂，足以把這皮囊拂下，皮囊被她一拂，果然是略爲下垂。

但並沒有拂去。

皮囊竟又再飄起，公主又再一掌。

可惜這一掌用力太大，皮囊竟在上面爆開！

皮囊爆開之後，一陣白色粉末在空中揚起，而大部份的粉末竟是蓋着了公主的頭部！

公主狂叫，雙手拚命在抹眼。

雷狗兒叫道：「師傅，你怎麼了！」

「好狠毒的臭皮囊！」

公主已躍回雷狗兒的脊後。

她雙手仍然拚命的揉着眼睛，雷狗兒回首看她，只見她的手已有血溢出，而那些血與白色粉末混合，成爲一些淡紅色的濃液！

「師傅！」

「千萬別碰我——小狗，我是回不了星宿海的，一切都靠你了！」

雷狗兒並不明白她在說甚麼。

公主突然尖聲道：「問何人——雙掌迴旋擊出，片帆沙岸——左推右放：繫斜陽纜——」

雷狗兒依着公主所示。

這時，不知是否在非常危急的情形下，他變得異常的聰明。

公主只是說出「雙掌迴旋出擊」，他却領略到要以掌力交加運用，使皮囊皿子與狠扎依爾都無法接近。

而下一句：「片帆沙岸」的左推右放，他也知道是避重就輕，猛攻其中一方。

他選擇了右方，那正是狠扎依爾。

一推一放，一股極大的力量把狠扎依爾扯近他的身旁，狠扎依爾見無力抗拒，也以僅有的力量，一連發出五掌，打在雷狗兒的身上。

他的掌力一掌比一掌厲害。

雷狗兒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壓迫力量。

最後一掌，他不敢再接，只是斜身一避。

這一避對皮囊皿子來說却是一個好機會，他的新皮囊己在半空爆炸，但手中仍有絲索。

他的絲索揚出。

他並不想殺死公主或雷狗兒，因爲他要知道冰玄錄以及天蛛聖衣的下落。

他希望絲索把二人纏着，那時，公主再不能推說甚麼。

線索己揚出。

公主因爲眼睛被白色粉末撒個正着，早己瞎了，但她眼盲而心不盲，特別在這時候，她聽得非常清楚。

絲索揚出的輕微聲音。

「小狗，滚開！」

雷狗兒矮身下來。

公主一手向空中一撥，然後用力一抽，這一抽之力實在非常巨大，皮囊皿子的絲索己被她抽着，而他想放手也來不及了！

皮囊皿子整個人被抽起，並不由自主的飛身向公主而去，公主雙手抹向他的臉上。

皮囊皿子大叫一聲，雙眼也被那些粉末弄盲了，原來這些粉末本身極爲厲害。一經接觸人體，便會剝蝕肌膚，而沾上血的話，更是厲害。

公主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皮囊皿子狂號，他的眼己盲，而皮膚剝落。

狠扎依爾看見這個情形，當然無心再戀戰，這時己不再想要甚麼冰玄錄或是天蛛聖衣，性命才是最重要！

雷狗兒却不肯放過他。

他突然一個飛身，使出公主最後教他的幾招，狠扎依爾無法不回身應戰。

雷狗兒奮力出擊。

公主以微弱的聲音道：「快殺此人！」

雷狗兒又再使起「片帆沙岸、繫斜陽纜」兩招，登時把狠扎依爾迫近石牆。

狠扎依爾拚死反擊。

雷狗兒稍退，回首瞥兒師傅似乎己在奄奄一息的情況，他在忙亂之中，使出自己的招式，天雷四式竟然是四招順序的齊發。

一時之間，整個石室雷動！

而狠扎依爾便在「雷震九天」的深沉力量，整個人陷入了石牆之內。

雷狗兒急忙跑回公主身旁，叫道：「師傅，你怎麼了？」他想扶起公主。

公主聲音微弱，道：「不要碰我……這是連骨頭也可以溶去的毒粉……我……我終於還是功虧一簣了……小狗……你幫了我不少，但我仍然無法把陰陽挪移大法練成……那是天意……」

雷狗兒不知如何是好。

公主道：「你小心聽着……冰玄錄己給我毀了，世上再沒有冰玄錄，但我仍欠那件『天蛛聖衣』……」

「是你收藏了？」

「不，假如在我身上，我便不用冒險來這魔幻迷宮，『天蛛聖衣』是在這迷宮之內，可惜不知是在他們那個人的身上，你一定要好好在……這迷宮搜查……找到了後穿在身上，作爲……作爲我謝你助我一臂的報酬……」

「師傅，你……可需再用冰水洗血污？」

「沒用了，這次沒有用了。」

她的聲音仿佛在空中凝着。

雷狗兒看着師傅，以及在她身旁的皮囊皿子，原來兩人的肌膚己有部份被侵蝕了，露出骨骼來。

再過一會，公主的頭髮開始完全變白，並且脫落，本來己練成了大部份陰陽挪移大法的公主，突然失去了功力，整個人變回一個老婦之後，再變成白骨纍纍！

皮囊皿子也變成了一堆白骨。

雷狗兒看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懂得悲傷，也不知呆在洞中多久。

他忽然想起那「天蛛聖衣」。

這偌大的一個迷宮，叫他如何去搜尋？其實他也不希罕那甚麼「天蛛聖衣」！

有太高的武功並不是好事，其實雷狗兒是深深知道這眞理的，不過，他所遇到的事，却是身不由己，這次他又多學了那絕世武功「水龍吟」式，不知將來又會帶來甚麼禍害。

這時，他感到一陣憂鬱。

他看見奪命兇眼留下的那頂大帽。帽子的四周是用輕羅封着，他拾了起來一看，隨手拉下，竟然是一件內衣似的東西！天蛛聖衣！（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卅三

火燒連營（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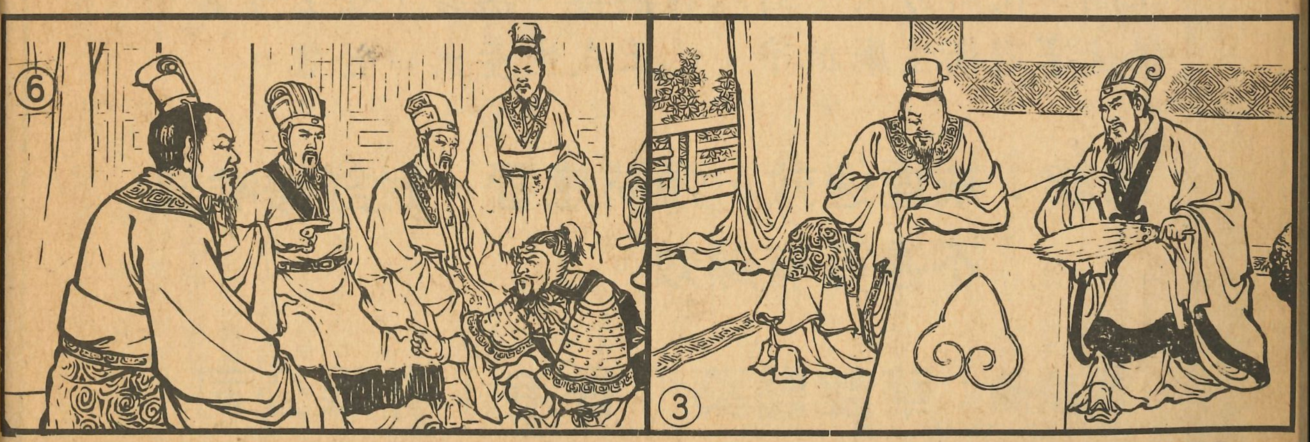
1　東吳孫權聯合魏國，奪去了劉備的荊州，又將荊州守將——劉備的結義兄弟關羽殺死。消息報到蜀國成都，劉備哭倒在地。

4　當時的形勢是吳、蜀實力相差不多，三國中魏國最強，吳、蜀只可聯盟，不可分裂。因此諸葛亮力勸劉備切勿冒失，須待吳、魏不睦，再從中取利。劉備急欲報仇，不聽諸葛亮的話。



2　文武百官忙將劉備救醒，扶入內殿。

5　不久，曹操身死，他的兒子曹丕廢去漢獻帝，自己做了皇帝，東吳也向曹丕拱手稱臣。劉備聽了大驚，便召羣臣商議，準備先伐東吳，再討曹丕。



3　諸葛亮勸他忍耐一時，再圖報復，並說關羽平日太驕傲，沒有照着「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決策去做，因此才有今天的失敗。

6　這時，廖化哭拜在地道：「關公父子遇害，都是劉封、孟達之罪，請先殺此二賊。」劉備便準備派人去捉拿這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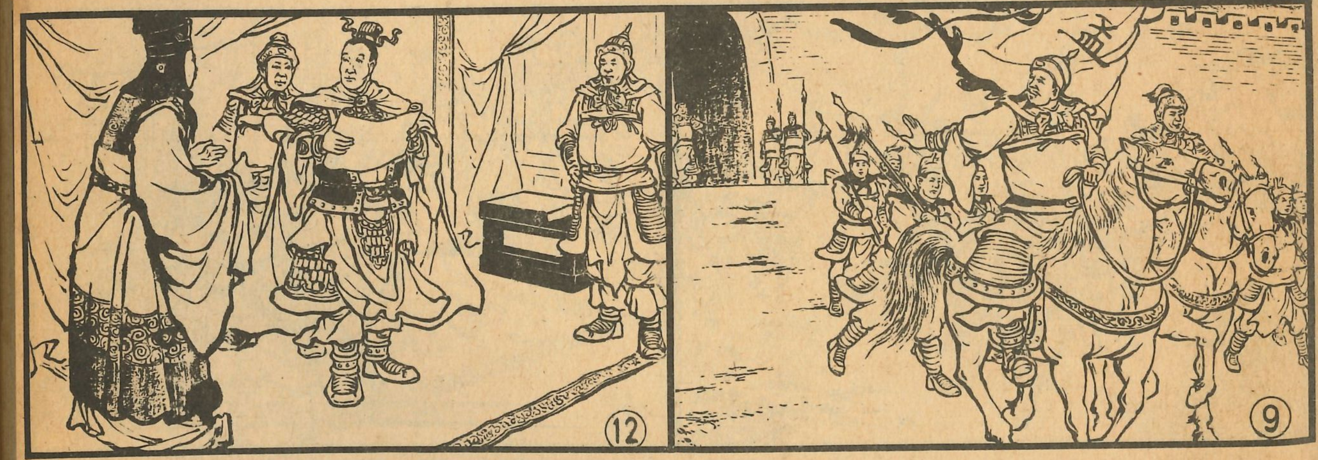
7　孔明出來諫道：「不可，只能慢慢商議，一急容易出亂子。可升這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才可擒。」劉備覺得有理，便派人升調劉封去守綿竹。

10　使者回到成都，將孟達的奏表呈給劉備。劉備看了大怒，立刻準備起兵捉拿他。



8　不久，孟達得到這個消息，非常驚慌。他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前來商議，說劉備爲了關羽的事，要殺害他。申耽、申儀都說只有投降魏主曹丕，才可以避害。

11　孔明獻計道：「可令劉封起兵，令二虎相拼，劉封不論成敗，必然回到成都來，那時再殺他，可除兩害。」劉備聽了他的話，派人到綿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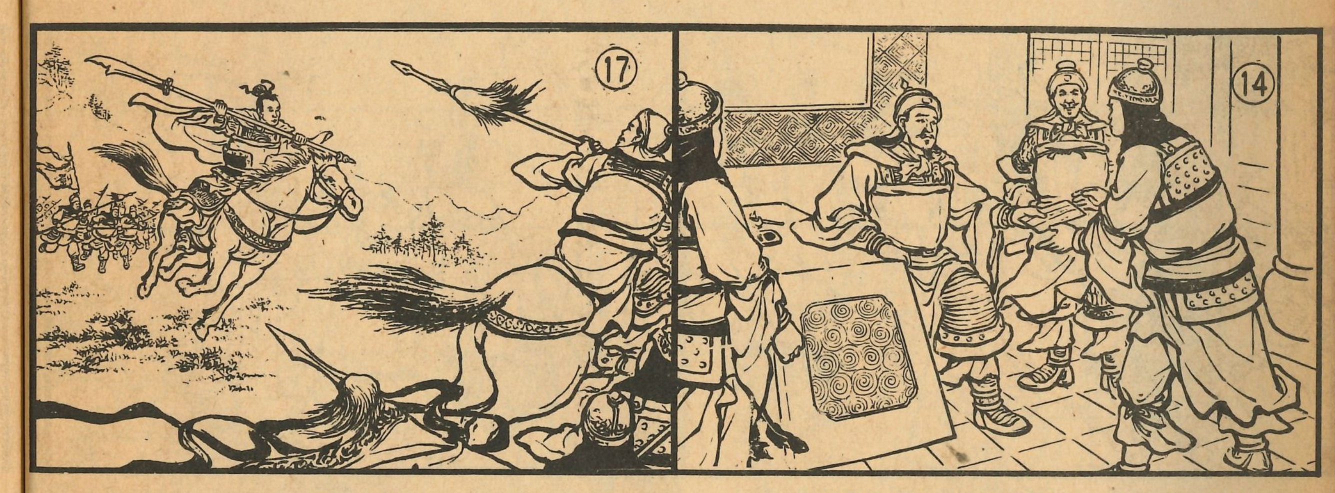


9　孟達猛然省悟，當下寫了一張奏表，派人送給劉備，當晚帶兵投魏去了。

12　使命到了綿竹，劉封立刻起兵，去戰孟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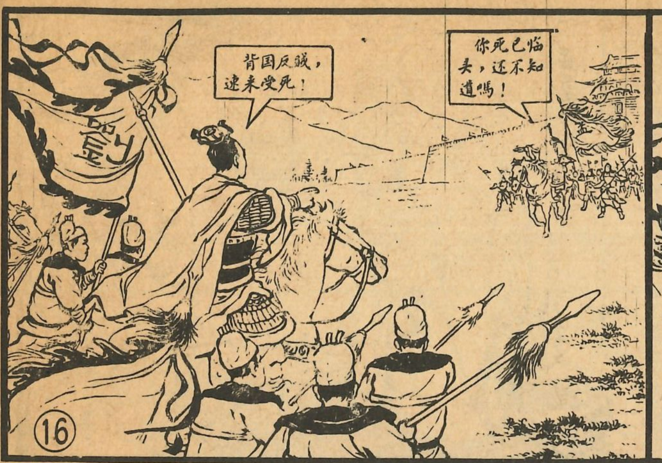
13　這時，孟達已降了曹丕，曹丕封他爲新城太守，守襄陽、樊城一帶。劉封到了襄陽，離城五十里下寨。



14　孟達得到消息，忙寫了封信，派人到蜀營去招降劉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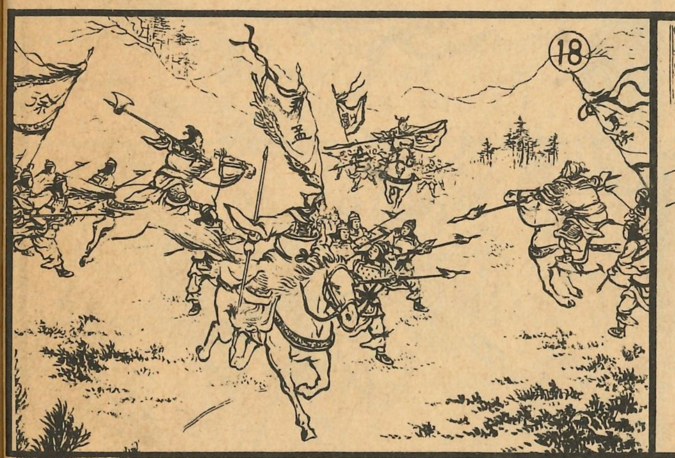


15　劉封看完信，大怒道：「此賊前次不讓我去救叔父，現在又來離間我父子，使我作不忠不孝之人！」立刻把信撕碎，下令將來使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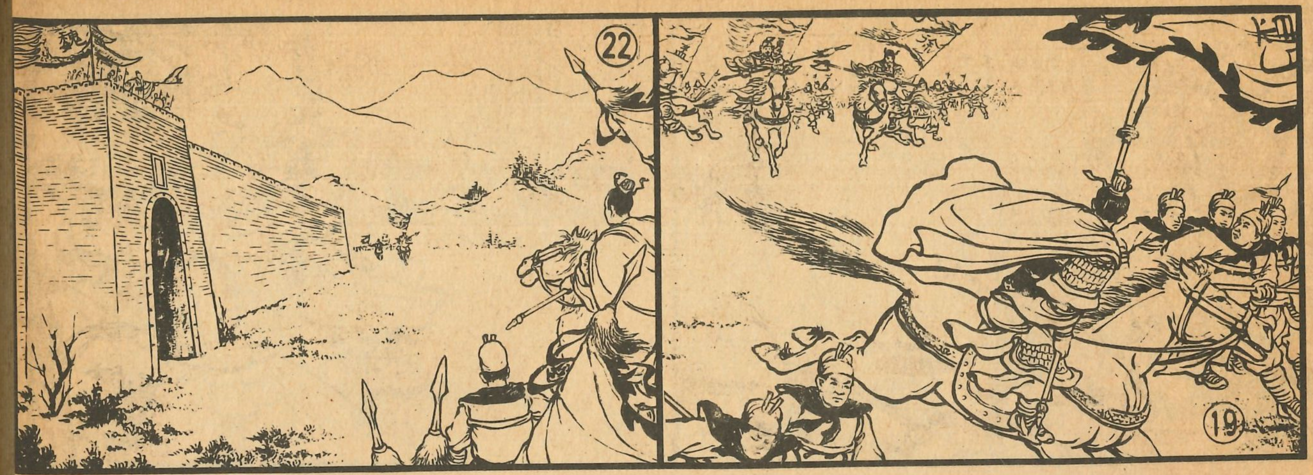


16　第二天，劉封領兵前去挑戰。孟達聽說他撕書斬使，勃然大怒，便領兵出來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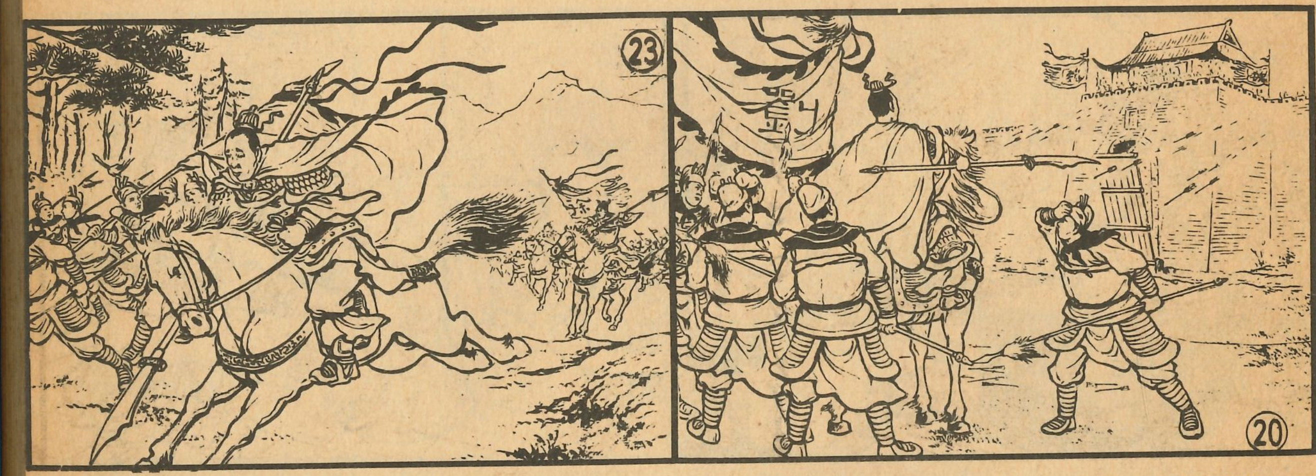
17　劉封大怒，拍馬掄刀，直奔孟達。戰了三合，孟達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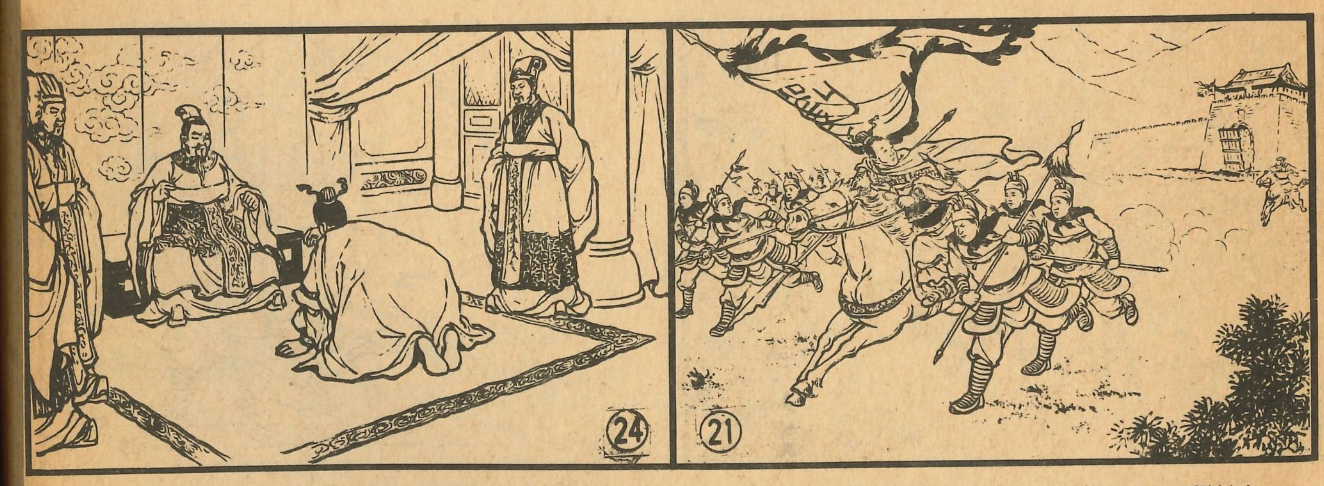
18　劉封乘勢追趕了二十多里，只聽一聲喊起，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



19　孟達回身再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



20　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城樓上叫道：「我已降了魏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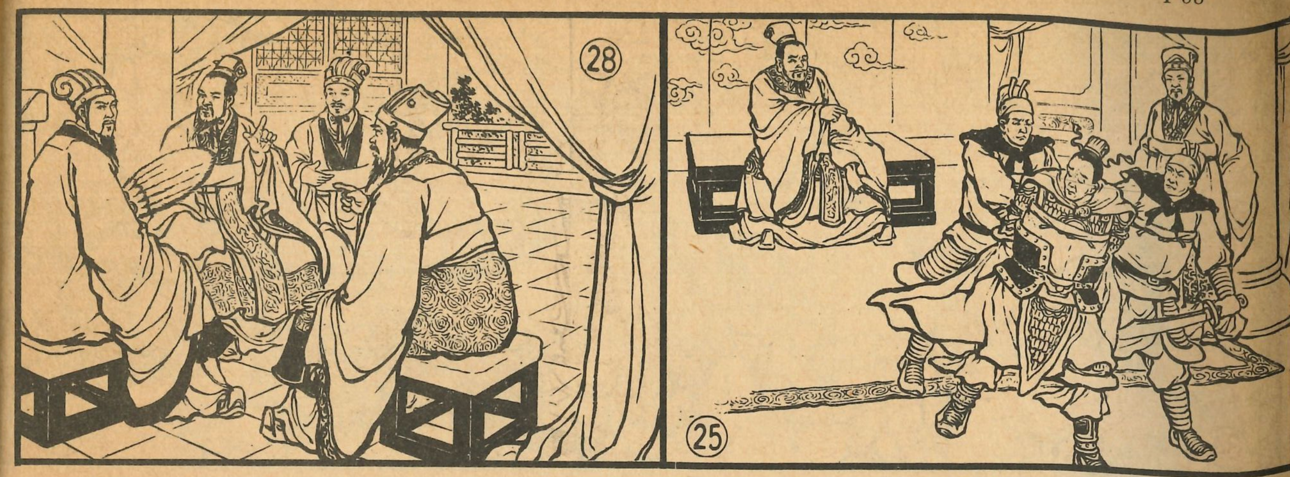


21　劉封大怒，想要攻城，背後追兵又來。劉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奔去。

22　到了房陵，城上已插上魏旗。申儀在城樓上將旗一揮，城後出來一支軍馬，旗上寫着「右將軍徐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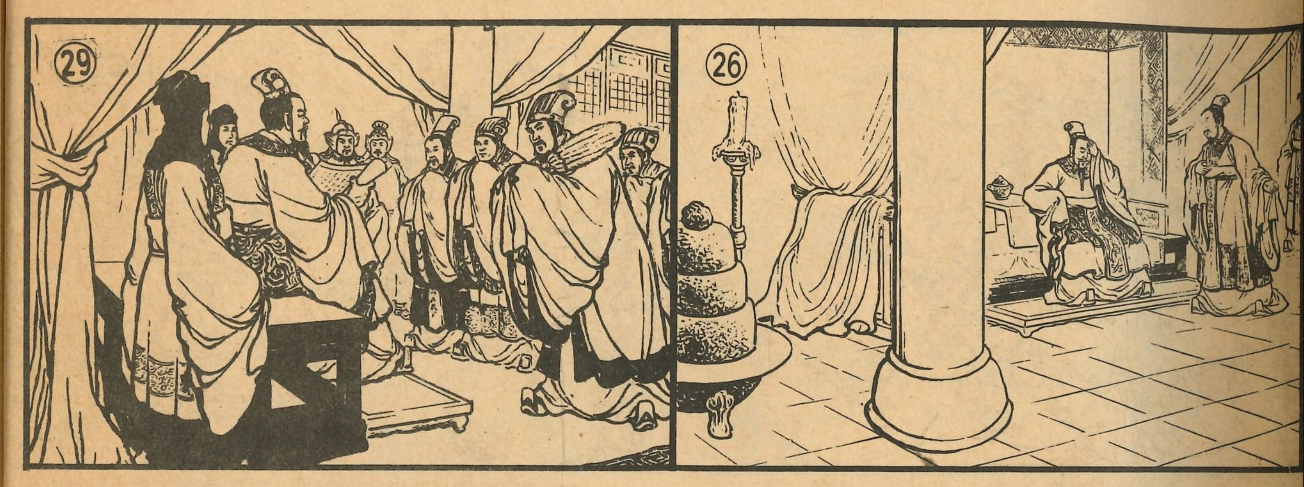
23　劉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奔走，徐晃乘勢追殺。這時，劉封部下只剩得百多人了。

24　劉封到了成都，見過劉備，哭拜在地，把以前的事奏明。劉備怒道：「你還有甚麼臉來見我！」劉封分辯道：「叔父之難，並非孩兒不救，都是孟達阻擋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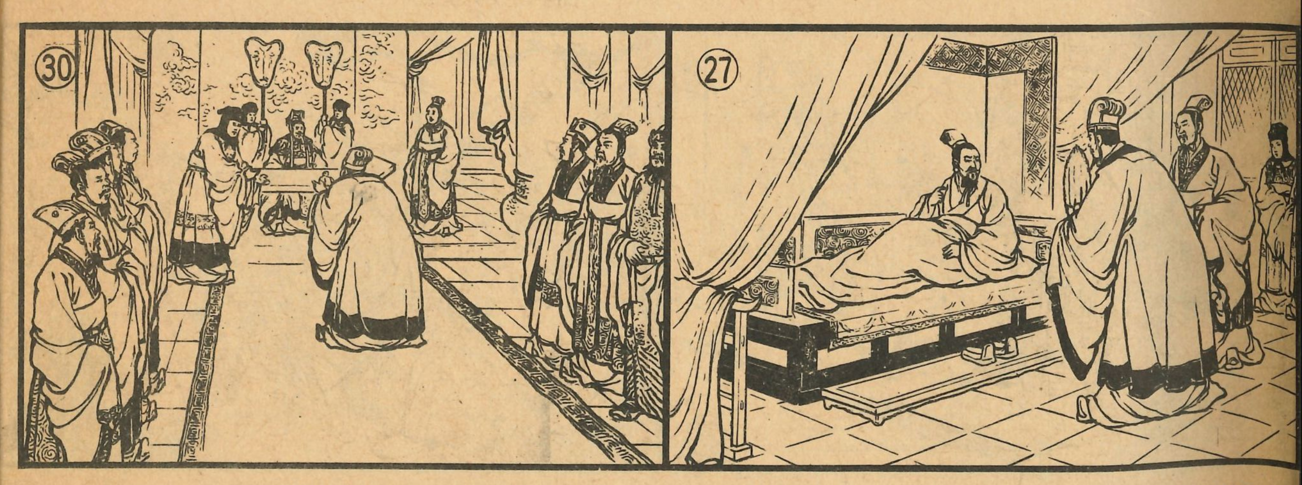
25　劉備一聽這話，更加生氣，罵道：「你又不是木頭人，怎會聽那奸賊的話呢！」當下命左右把他推出去殺了。

28　等他病勢好轉，孔明和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現在漢室無主，决定推漢中王爲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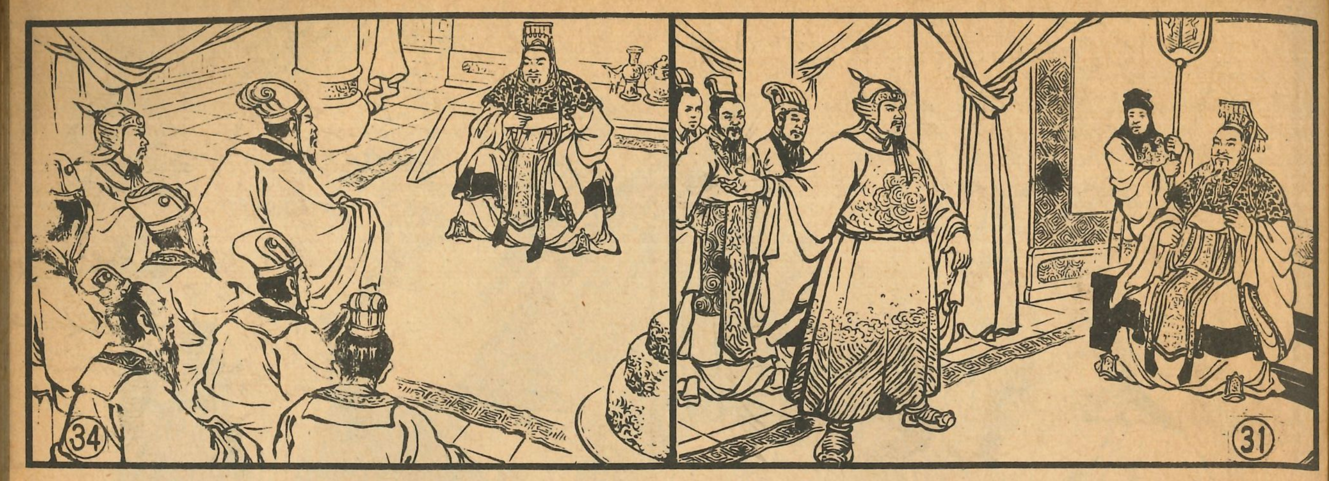
26　劉備殺了劉封，後來聽說孟達招他降魏，劉封曾撕書斬使，也覺得後悔，加之哀痛關羽，因此生起病來。

29　諸葛亮、許靖引衆官上表，請劉備即皇帝位。諸葛亮奏道：「曹丕篡漢自立，主公乃是漢室後裔，理當繼承帝位。」這是公元二二一年(魏文帝黃初二年)四月間的事。



27　過了幾天，劉備病勢加重，不能理事，把政務都交給孔明。

30　文武百官迎請劉備行即位典禮，諸葛亮呈上玉璽，劉備受了。於是，立長子劉禪爲太子，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其餘官員都有升賞，並且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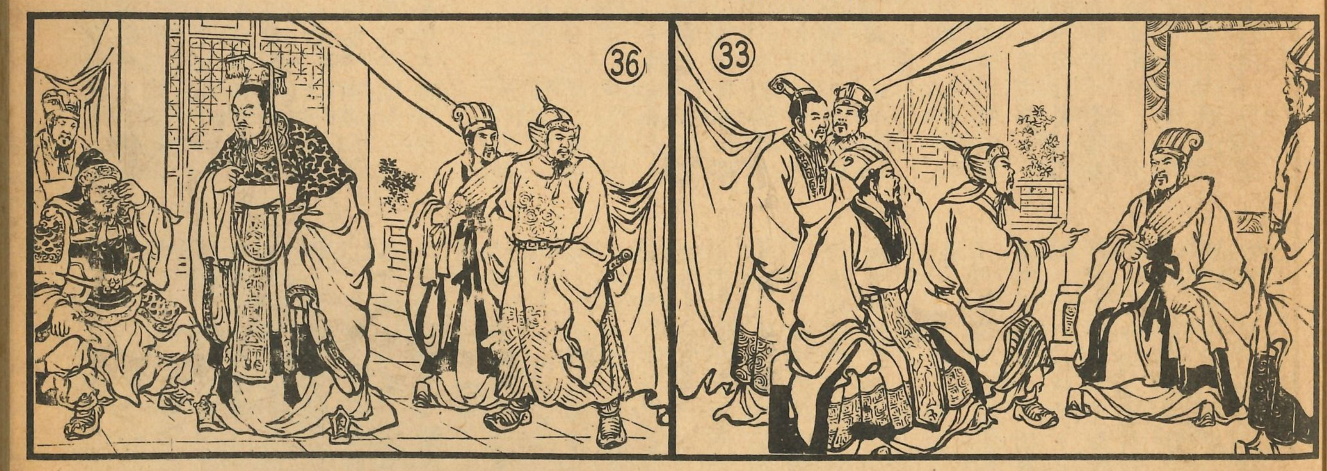
31　第二天設朝時，劉備便要興兵替關羽報仇，攻伐東吳。趙雲諫道：「現在曹丕篡漢，應該興兵討伐，才是正理。如果捨魏伐吳，爭端一開，一時怎得解决，豈不是給魏國造成機會。」

34　諸葛亮便率領文武百官，去勸諫劉備，要以天下大局爲重。劉備見諸葛亮屢次苦勸，心中躊躇起來。



32　劉備道：「孫權害了我弟，恨不得食其肉，滅其族，方可雪恨，你怎麼勸阻起來？」趙雲道：「漢賊之仇是公，兄弟之仇是私，願陛下以天下爲重。」劉備報仇心切，不聽趙雲的話，下令起兵伐吳，並遣使到閬中召張飛回來。

35　忽報張飛從閬中到來，劉備急急召見，張飛哭拜在地，責問劉備爲何不替關羽報仇。劉備說，只因衆官勸阻，不便輕易興兵。



33　文武百官見劉備要動員全國兵力，親自伐吳，深恐對蜀不利，一齊到丞相府來見諸葛亮，問他爲何不勸阻劉備。

36　張飛哭道：「別人哪裏知道我們結義時的誓言，假如你不肯起兵，我願單獨去替二哥報仇，雖死無怨。」劉備聽了張飛的話，决心起兵。(待續)



神醫劇盜

一期完短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神醫作奸犯科　知府誓不低頭

山東清州府，瀕臨運河左岸，水陸交通便利，所以地方富庶，作爲知府的方哲侯，照理任官於此，統治一方，應該很高興才是，但他却終日愁眉不展，因爲昨天，從濟南專差送到的巡撫大人扎諭，要他逮捕府城中的名醫丁濟世，巡撫大人在扎諭中說：近兩年來，濟南屢次發生的幪面人命案，兇手在逃，最近查出這幪面人，可能是丁濟世喬裝，着即拘捕解省府審訊。

這一封扎諭送到之日，剛巧是方哲侯的兒子方棟中邪昏迷不醒之時，而救方棟的，不是別人，正是丁濟世，因此，方哲侯委決不定，因爲在私方面，丁濟世是救他孩子性命恩人，應該知恩報德，在公方面，既然巡撫有扎諭來拿人，不管丁濟世是否喬裝幪面人犯案，亦應該立即鎖拿歸案，何況府衙捕頭金鏢胡金星，已一再稟報，說丁濟世形跡可疑，濟南省城每次發生幪面人命案，丁濟世必不在家，托詞出外行醫。

知府方哲侯雖然是軍功出身的文官，正唯因他是軍功出身的，所以很有一般江湖道義的瞎勁，重道義、輕官爵，因此，存心賣放，但公事迫得緊，想爲丁濟世庇護也不能。就在這當兒，內宅管家方福進來報告，說丁大夫來了。如果此時此際，拘捕丁濟世，實在易如反掌，祇消埋伏捕快，便可以一把擒住，但方哲侯一也因爲兒子尚未痊癒，二也因巡撫大人扎諭，祇說丁濟世可能就是幪面人而已，並未肯定，而府衙捕頭金標胡金星雖然說丁濟世可疑，亦無証據，爲了這個緣故，方哲侯仍未肯毅然下令拘捕，反而吩咐管家引丁濟世進內宅去治病。方福唯唯的答應去了。

方哲侯獨自在簽押房踱來踱去，忽然靈機一觸，悄悄走進內宅去，繞迴廊、穿曲徑，躡足蛇行，直至西廂廂房，這是他兒子——方棟的睡房，他知道丁濟世爲方棟治病，必然在睡房之內，所以放輕脚步走了過去。啊！誰知剛至通道，便看見房門緊閉，管家方福，被摒諸門外，呆立通道上，方哲侯愕然問道：「你爲什麼不進去侍候公子？」

方福答道：「是丁大夫不讓我到裡面去，要我在這裡等候呼喚。」

方哲侯此次悄悄走進內宅來，本是存心觀察丁濟世之舉動的，聽聞此說，便起疑雲，他一擺手，示意方福不要再說，人已凌空躍起，竄到屋簷。

要知方哲侯是軍功出身的，在滿清時代制度，所謂軍功出身者，是有戰功彪炳的將校，或者在「武略」方面立有大功，而方哲侯就是屬於後者，他未任知府之前，是皇宮大內的藍翎侍衛，因爲皇帝狩獵，爲一頭斑豹從矮樹林中突然撲出，方哲侯奮勇奔前救駕，徒手格殺了這頭斑豹，所以皇

帝欽命他回清州府原籍當知府，以酬其奮不顧身救駕之功。

方哲侯憑身輕步巧，竄上屋簷口，用一招「倒掛珠帘」，脚尖勾住簷口，兩道眼神、斜刺裡從窗外望了進去，奇事立見。

原來丁濟世駢指如戟，快若飛梭，祇見指尾噺風，一瞬間便打通了方棟的奇經八穴，方棟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團瘀血，氣暢神清，力氣頓生，本來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現在竟能翻身起來。

方哲侯看到至此，驚喜交集，驚的是丁濟世這一手乾元指功，正是幪面人在濟南府造案時的絕招武功，每次殺人，均用乾元指點戳受害者之八大死穴致命，不用猜，光憑這一手武林絕學乾元指，便証明他眞的是犯案纍纍的幪面人了，但乾元指用以治病，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醫術，何況治癒了自己的兒子，因此，方哲侯看在眼裡，並不言宣，身形一縱，躍下地來，輕如落葉，着地無聲。

於是一招手，把方福召到身旁，低聲說道：「待會請丁大夫到我書房來叙談。」說完之後，揚長躡足而去，方福雖見主人舉動出奇，那敢胡說半句。

過了一刻之後，丁濟世便隨方福到方哲侯書房來。此時之方哲侯，再不是愁眉不展，却是笑面迎人，吩咐方福備酒菜款待。

席間，方哲侯以試探方式之口脗問道：「丁大夫，小兒端的是患上什麼病症？」

丁濟世答道：「他是中邪，致使疾塞經絡，須得用『按摩通元』之術醫治，剛才我替他按摩過全身四肢百竅，血痰吐出，此後服幾帖補藥，便可以康復了。」

方哲侯是御前藍翎侍衛出身，武功造詣，雖未至爐火純青，但也已登堂入室，瘀血怎能騙他爲血痰，乾元指打通奇經百脈，更不能騙他爲「按摩通元」醫術。

方哲侯也會裝蒜，祇稱讚他醫術神妙，並不揭發丁濟世的謊言，還叫書僮拿文房四寶過來，請他處方。

方哲侯因爲看出了丁濟世身懷絕技之故，動了愛才之心，當下便決心爲他開脫罪名，打算感化他改惡從善，祇是一時想不出適當的措詞，而且公事緊急，應付巡撫大人札諭要緊。

送客之後，便親自握管構思，砌詞爲丁濟世辯護，力証他是地方上品德兼優的名醫，並無喬裝幪面人之嫌疑。

巡撫本來就未能証實丁濟世是個幪面賊人，祇因幪面人連犯幾宗命案，被殺的全是濟南赫赫有名的鏢師，所以雷厲風行緝捕兇手，寧枉毋縱，既然知府報發，証實丁濟世是好人，也就算了，嚴令濟南馬步兩班捕頭，另行設法，搜捕眞兇。

方哲侯一封呈文，解了丁濟世被捕之危，自以爲幹了一宗善事，救護了一個武林高手，暗地裡替兒子報恩。

誰知次日午後，他退回內宅進膳之際，管家方福前來稟報，說一個老道士求見。

方哲侯武人出身，雖當了四年知府，統治一方，却無官架子的陋習，立即吩咐方福，請老道士進來。

不一會，方哲侯遙遠見方福領着一個鶴髮童顏的老道，緩緩走進大廳來，這個老道步履如飛，雙眼精光內蘊，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但他十分高傲，稽首一揖便算，並不下拜，且朗聲道：「貧道聽聞公子貴體違和，因此，冒昧求見，打算替公子治病。」

這一說，方哲侯登時一愕，老道士怎會知道自己兒子生病，內宅之事，不會傳揚於外的呀！當下立即拱手道：「小兒之病已愈，多謝道長好意。」

嘿！這兩句話才說出口，老道士哈哈大笑道：「公子之病，不會有人能夠醫治的，縱能醫治，亦不會痊癒，不信，請公子出來相見，貧道能縷述他之症狀，解釋無人能醫之原因。」

這眞是一宗奇事，明明白白，方棟由丁濟世用乾元指打通奇經八穴，雖然病後身體孱弱，仍須吃補藥補身，却不能硬說他未痊癒，更不能說沒人能夠醫治。

方哲侯在老道再三促請，祇好吩咐僕人傳召兒子方棟出來，甫見面，老道怔怔的凝視着方棟，半晌才說道：「雖然有人能治，但公子仍未痊癒，不信，請解衣襟，我指出他患病的原因，可証吾言不虛。」

如果是別人，一定不肯接受老道這個建議，但方哲侯想知道眞相如何，終於叫兒子方棟解開衣襟露出胸膛。

老道一看之下，指着方棟身體上之奇經八穴，徐徐說道：「公子本來沒有任何疾患，而且身體非常健康，因爲他自幼練習武功之故，他所以會突然病倒，並非是病，而是江湖異人爲他施術，洗髓筋，本來公子該昏迷一晝一夜之久，待奇經八穴起了運轉倒行變化之後，便自然的甦醒過來，那時全身筋骨，便如服靈丹妙藥一般，脫胎換骨，可惜誤於庸醫之手，前功盡廢，須待一年之後，始能再行施術。」

說罷連連嘆息不止，方哲侯忍不住問道：「依你這般說，不該醫治小兒了？」

老道說：「當然不應該，現在公子便因庸醫強自矯正他之經脈，而矯正之道，又不得其法，致令身體孱弱，也罷，貧道既然來了，不忍見他弱不禁風，妥爲醫治便是。」說罷，也不管方哲侯父子同意與否，駢指爲戟，疾向方棟之奇經八穴點去。

這麼一來，方哲侯看得眼也瞪大了。原來老道指快如電，用的正是乾元指功，一瞬間便點了方棟之奇經八穴，遍體癱軟，倒下地來。但是，就在這當兒，呼的一聲響，毫光一閃，走廊外面，射來一道銀虹。方哲侯看得清楚這一道銀虹方向，不是朝自己父子二人，却向正老道士背後大椎穴射去。

要知道大椎穴與「百江」等穴道是傷不得的，祇消被擊中，即使創傷甚微，亦必斃命，因此，這等穴道，比任何死穴更甚，現在這一道銀虹射來，顯然是用乾元指彈射出來，勁道極大，不用猜，發暗器之人，早就存心要結果老道的性命了。

可是老道的武功也是不弱，暗器射來這麼勁，這麼快速，他却毫不費力的，反手一揚，打出一股勁風，把激射而來的這顆暗器，便收落在他的衣袖之中。

方哲侯目覩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暗算，不禁勃然大怒，拔劍出鞘，大喝一聲：「人來。」侍候在兩旁和階下的衙役，轟然相應，兩個領班的衙役，便走上前來聽吩咐。

方哲侯向走廊外面一指道：「刺客在那邊，快給我拏進來！」

兩班衙役答應一聲，率領衆人分兩路撲出，如狠似虎，照理，前後不過一刹那間，在知府衙門裡，警衛森嚴，刺客該是逃不掉的，何況守衛內宅的衙役，全是方哲侯在轄下的捕快與兵士中挑的精英。

但是，老道哈哈一笑道：「這叫做賊過興兵，無濟於事。」

果然不出老道所料，十多個衙役，會同守衙之士兵，搜索了一遍，竟然拏不到刺客，兩手空空而回來覆命，說拏不到刺客，也沒有任何有可疑的人。

刺客明明在走廊外面發射暗器，怎會拏不到，方哲侯大動肝火，咆哮如雷的大罵，把衙役罵個狗血淋頭，但是，就在此時，被點中奇經八穴，全身癱瘓倒在地上的方棟，却能一躍而起，看他的樣子，顯然已恢復了健康，才有這麼一躍而起之矯捷身手。

方哲侯在盛怒之下，喜見兒子安然無恙的躍起，心中一樂，怒氣便消，一擺手，斥退衙役，道：「你們這一羣『飯桶』，都快給我滾了出去。」

方哲侯斥退衙役，再摒退站在廳中侍候的婢僕，然後拱手道：「道爺，請教是那座名山洞府的高士？」

那老道嘆息一聲的道：「你不要問我是何等樣人，剛才你已經看得明白，武功卓越的魔頭，已潛伏在你身旁，我念在你是清官，所以提點你一句，要保全性命，作速辭掉這份官職，遠走他鄉，不要以爲這個官兒，能夠服務桑梓。」老道說完，一聲言盡於此，一聲我去也，身形一閃，立即踪影俱渺。

方哲侯父子都看得呆了，面面相覷。過了一會兒，方棟忽然跪在老父身前說：「爹，鑑於我好好的身子，却無端端的突然生起病來，而現在又霍然而癒，這已經出奇了，剛才打暗器行刺的刺客，明明是在我們內室中走動，那是更不可思議之事，爹，你還是依老道長的指示潔身而去，不要幹這個知府以保性命爲要。」

方棟這一頓話，見多識廣的方哲侯，當然是會知得這是明哲保身之道，但他却勇於負責，不肯向惡勢力低頭，當下便毅然道：「孩子，我這一任知府官職，不是容易得來的，冒生命之險救駕，還得向皇帝懇求，才欽命到清州府來，遂了我爲桑梓服務的心願，如今，惡勢力盤踞於此，我不知便罷，現在知道了，我豈能放手不管呢？我已打定了念頭，明天將你送往北京去，那是天子脚下的地方，宵小匿跡，你會得到安全的，至於我本人身懷武功，清州府是治下的地方，文武官都得聽令，那怕惡勢力多大，你到後廂去休息吧！不必躭心我了。」

方棟還想再說，方哲侯已連連揮手，接着高呼管家方福，帶公子到東廂上房去。

方哲侯經過頃刻這老道長和刺客之後，他心知道丁濟世不但是個幪面賊人，而且還擁有一夥武林高手，即以頃間用乾元指功打暗器的刺客，便証明所料不差，因此，他獨個兒在大廳中踱來踱去，低首沉思，一會，下令傳捕頭胡金星在密室相見，將頃間之事經過告之，並道：「我看幪面人決不祇是丁濟世，我見過他乾元指的武功，而剛才的刺客却和他身手不同，現在我命你秘密偵查丁濟世之行踪，特別是和他往來之人是誰，以便能夠將賊人一網成擒，府衙裡已有幪面賊人之黨羽潛伏，我得稟報請巡撫大人，加派省中捕快前來，協同拘捕這一羣黑道的魔邪之徒。」

方哲侯自從聽了老道長這一番話之後，再不以兒子救命恩人而放縱丁濟世，吩咐了胡捕頭之後，便走進書房，親自寫了一封呈文，以四百里加緊的專使送上濟南巡撫衙門，不消說，這一封呈文，當然是指証丁濟世是幪面賊人，並報告丁濟世還有其他黨羽，請求巡撫大人派遣能人前來協助，以便能將丁濟世這一夥賊人，一網打盡。

此時方哲侯，本除惡務盡的決心，下令守城之千總，派兵入衙門守衛，盡將往日之侍從人員調了出去，徹底清除潛伏在衙內的賊人，以免變生肘腋。

他這個辦法，徹底是徹底極了，乾脆也乾脆極了，但在這晚三更時份，方棟忽然失踪了，方哲侯突聞這個消息，走進內宅看了一看，一點兒沒有表情，祇是吩咐管家方福道：「不必準備送公子往北京了。」

他這種神態，逈異往常，方福看在眼裡，好生詫異，因爲方哲侯中年喪偶，膝下祇有這一個兒子，生平愛子之心甚切，親自傳授武功給兒子，寒暑不間，何以現在兒子失踪，顯然是被賊人擄去，而他竟然並無喜怒哀樂之感？心中有所疑，便悄悄詢問道：「老爺，你看公子是給奸人所害，還是另有別情？」

方哲侯搖了搖頭說道：「這個我都不知道，但我已查出帶走公子之人，用的是乾元指功擊穿牆壁，以後就是用五更迷魂香將公子迷倒，或用點穴手法將他穴道點住，否則是不可能把他帶走的……」

方福心急想知道誰帶走了方棟，不待方哲侯說完，立刻又問道：「你看是什麼人幹的？」

方哲侯便搖了頭道：「剛才我不是告訴你嗎？我也不知道，因爲能用乾元指功上乘武功的人，先後發現了三個，那就是老道長和丁濟世與及刺客，以前公子忽然生病，這是老道長所爲，因爲他要使公子脫胎換骨，以便學習上乘武功，所以有可能是他帶走了公子。但是，亦有可能是丁濟世等幪面人擄劫了公子，因爲他們是武林黑道，犯案纍纍，以前我縱容他，未將他逮捕，如今，他們發覺我在對他們採取行動，說不定是先下手爲强，害不得我而先害我的兒子，或以此作人質，對我脅持，但眞相到底是如何？不難會水落石出的，不久，我將這一夥黑道邪徒逮住，就不難查出眞相。」

方福關心地說：「萬一那夥黑道邪徒，拚着兩敗俱傷，殺害公子，這豈不是絕了方門的後代。」

這一句話，使已下了決心採取斷然措施的方哲侯，心頭一凜。

方福又道：「如果是那老道長帶走公子是善意的，即使不跟你說個明白，也得留下一張字條，向你打個招呼才是呀！」

方哲侯本來未能肯定是那一方面人帶走他兒子的，現在經方福那麼一說，他便認爲方棟不是被帶走而是被劫走的了，於是，不禁怒從心上起，伸手在案上一拍，大喝一聲道：「果然是他了，豈有此理，我方某拚了絕代斷後，也要把這一夥魔徒，斬盡殺絕，不留一人。」

方福聽在耳中，知道方哲侯已動了眞火，這一次勢必牽連甚廣，想進言相勸，無奈此時之方哲侯，怒瘋了心，怒氣虎虎，勸他不得。

事情發展得十分迅速，出乎意外地就在這當兒，兩個捕快，飛也似的走進來，守衛之兵卒擋也擋不住，被他二人衝過了警衛，直至方哲侯身前，高聲大叫：「大人不好了，胡捕快在家給人殺死了，全家十六口沒有一口生存，而十六具屍首的頭頂或心窩，都洞穿了一個洞，小人已驗過屍，不像是被利器刺殺的。」

這報告，直把方哲侯嚇得面色突變，不用猜，準是賊人們已先發制人，將捕快胡金星先行殺掉，但胡金星是武林中鐵漢，武功不弱，有「金標」綽號，賊人怎能一下子殺害他全家一十六口人，胡金星早有提防賊人的暗算。

方哲侯越想越覺得事態嚴重，立刻會同千總帶兵前往胡金星家中，親自檢驗屍體，啊！不檢驗尤可，一驗之下，全是死在乾元指之下，這還不奇，奇在受傷的時間，不差半刻，從這一點跡象推測，兇手是決不祇一人，至少有三、四個之多，而此三、四個兇手，又都精於乾元指功的武林高手。

這突然而來的意外事情，方哲侯又驚又怒，驚的是賊人兇悍之極，說不定早晚之間，會向自己下手，怒的是賊人兇橫已極，目無法紀，簡直不把自己放在眼中。因此，他驗完屍之後，吩咐隨從官吏，用棺木盛殮胡金星等十六口屍體，待巡撫大人派人到來時，再加研究，然後埋葬。

接連發生了公子失踪，胡捕快全家十六口被害的兩宗大案，方哲侯對於衙門之防衛更嚴密，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兵士們弓上弦，刀出鞘，眞是如臨大敵。

此時，已是三更過後，方哲侯身披重甲，脅下佩劍，秉燭坐在簽押房之中，四面八方佈滿兵卒。

這一晚，在刁斗森嚴，防範周密中渡過，府衙裡，再沒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可是，天色才亮，看管庫房的官吏跟蹌而至，訴說曙色黎明之時有四個幪面賊人，都不持兵刃，徒手殺入庫房，盡將庫中之金銀劫走。

滿清律例，賊人大劫庫房，等同作反，不止賊人犯罪，該管官員，亦有失職之責，所以這一個消息，直把方哲侯急得半晌也說不出話來，因爲以前濟南發生之幪面賊人，全是獨來獨往，宵深出沒於事主之家，殺人掠劫的，從來沒有聯羣結隊，四個幪面賊一齊出動，更沒有打劫官庫這麼兇，如今，府城之內，一夜之間，殺官劫庫，比在濟南犯案更厲害，簡直橫行無忌，休說方哲侯是個四品知府官，就是官職更大的也交代不了這麼大的案子。

他正在驚惶失措之際，衛兵帶進一封狀子進來，說一個少女在大堂擊鼓鳴冤。

方哲侯接過狀子，打開一看，嘿！這不是狀子，而是恐嚇信，寫着幾行端端正正的句子：「咱們幪面黨在濟南做案，從未擾亂清州府治安，因欲托庇宇下之故，殺人劫庫，旨在警告，如肯罷休，除死者已死不復生外，庫款送還，互不滋事，如不答允，或允而不能見諸行動，十二個時辰之內，取你性命。」

方哲侯看完之後，勃然大怒，一疊連聲叫拏進狀子之人。但是進狀女子人已走了，杳如黃鶴，不知所蹤。

這件案子越來越棘手，巡撫大人還未派出能人前來協助，金鏢胡金星已被殺害，方哲侯孤掌難鳴，有威也發不出，而自己的生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也有危險。

方哲侯坐在衙門之內，如似孤城待援一樣，等候巡撫派遣能人前來，但一天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是黃昏，援助之人未到，天色已經入黑，夜幕高張，星沉月杳，這正是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時候，恐怖之極，要知方哲侯昨夜根本不會好好地睡過，如果不是運用內功調息，早已精神不支，今晚恐怖之夜，又要應付强敵，他怎樣吃得消。

好一個勇猛如虎的方哲侯，他忽然心血來潮，殺機突起，立刻下令馬步兩班捕快，整裝待命，同時命令府城千總，挑選精鋭健兵二百人，分兩路出城，直至城郊紫石莊，一下子將莊院團團困住。

紫石莊是名醫丁濟世的莊院，由於方哲侯突然而來的掩襲，莊中人俱出乎意外，特別是丁濟世，他竟想不到方哲侯會在連串的困擾當中，竟然親自前來拚命。

但在此情勢，方哲侯是知府大人，他是老百姓，不能不這樣，而且兵困莊院，莊中人不能出，他更不得不設法解困，而解困的辦法，至好在談笑中，若動起干戈，邪不勝正。

因此，丁濟世帶着管家丁義，走出大門迎接，口稱：「府尊大人在上，小民丁濟世叩頭。」說着已跪下地去。

做官之人，畢竟有些官威，所謂官威者，是人爲的，如果沒有這許多捕快兵卒吶喊助威，丁濟世早已刺殺方哲侯了，那有送上門來而不將他幹掉之理，問題是有所顧忌，方哲侯帶了這許多人前來，而千總又騎在馬上，威風凜凜的壓住陣脚，不動手猶可，一動手丁濟世等人，便犯了殺官造反之罪，他武功雖好，黨羽雖多，却不敢公然擔上這個作反罪名，所以不能不依禮迎接知府。可是方哲侯含憤而來，看見他便怒從心上起，勃然大喝道：「好大膽的賊子，給我把他拏下！」

站在兩旁的捕快，立刻如狠似虎的奔前而去。

事情發展至此，丁濟世想談笑解困已不可能，也就地一躍而起，十指箕張，丁義也是一樣。

方哲侯何等眼快，已看出這正是乾元指功，祇是想不到連管家丁義也有這般高强的本領而已。

方哲侯看見對方張臂作勢，施展乾元指功，立刻令下：「用亂箭射殺這二個傢伙。」

滿清制度，以文制武，武官要服從文官指揮。方哲侯這一喝，千總立刻喝令兵士放箭。

於是數十張弓，箭如飛蝗的向丁濟世二人射去，官兵捕快，人多勢衆，丁濟世武功雖高，暴露在門前，成了箭靶，實在吃虧之極，於是翻身一掌拍出，將射過來的勁箭震開，連忙竄進莊門之內。

方哲侯是藍翎侍衛出身，勇猛如虎，大喝一聲：「賊子往那裡去？」一個箭步隨後趕上，手中長劍一揮，劍光到處勢若長虹，站在莊門後的莊丁，想關門也來不及，方哲侯已撲了進去。

就在莊門之內，展開激戰。方哲侯一口劍上下翻飛，纏住了丁濟世，口中不斷喝道：「賊子，你敢作反拒捕。」

「作反」這兩個字是嚇人，因爲滿清法律，作反是大逆不道，滿門抄斬連誅九族，所以這一喝，無形中在精神上威脅住了丁濟世，何況數十名捕快，已衝進莊中來，丁義首先被圍住，儘管丁義施展乾元指功，當者披靡，五七招便擊斃了多個捕快，但是知府大人親身捉賊，這是官場中極是少見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可以發生刺激士氣之作用，捕快們雖然傷亡不少，但都前仆後繼，何況壓住陣脚的千總，已揮兵闖進莊來，大聲呼喊「格殺勿論」，拒捕者死。

這是命令，衆兵卒接上格殺勿論之命令，長槍、大刀、弓箭一齊施威

，紫石莊中，除了丁濟世和丁義幾個幪面人之外，婢僕們都不懂武功的，在官兵大開殺戒之下，哭聲震天，殺人如斬瓜切菜。

就在這時，院中忽然竄出一男一女，清一色全是黑布幪面，男的向丁義縱去，口中大叫二哥：「不要害怕，我來助你。」

女的直向丁濟世奔去，口中却大叫：「爸爸，女兒來了，咱們聯手，殺這狗官。」

事情至此，眞相了然，丁義是幪面黨的老二，喬裝管家僕人，丁濟世之女兒也是幪面賊，濟南常常發現幪面賊人，擊斃事主，劫掠金銀珠寶，就是這四個人所爲，此時此際，雖無贓物已成鐵案，官兵捕快，明知對方是塊硬把子，但知府和千總親自動手捉賊，豈能臨陣退縮，祇好倚仗人多混戰。

丁濟世本不想公然拒捕，犯殺官作反罪名的，但方哲侯勇猛如虎，長劍一起，劍刃嘶風，把這個女的幪面人刺倒，登時咽喉冒血，一命嗚呼，這麼一來，丁濟世就怒瘋了心，厲聲喝道：「姓方的，我還讓你三分，你竟把我女兒刺死，此仇不能不報。」說着，乾元指功直向方哲侯迎面戳去。

方哲侯一邊躲一邊說道：「你這個女兒早就犯下了欺騙官府，擊鼓鳴冤，投函威脅本府之罪，死有餘辜，何況我的兒子也給你擄去，正好殺她報仇。」

丁濟世勃然怒道：「胡說，我壓根兒沒有擄你兒子，你不能含血噴人。」

方哲侯憤然道：「那末我兒子怎會失踪？你說！」

丁濟世怒氣呼呼道：「是你招惹了那個雜毛老道，他擄了你的兒子，你却把這筆賬算在我身上，胡塗之極，不結果你性命，不能洩我心頭大恨。」說到這裡，他之乾元指功，險招迭出。

方哲侯之武功，本來就不是他的對手，現在他殺機迭起，他的乾元指更加厲害，指尾嘯風，嗤嗤發响，指頭到處，深深的戳進方哲侯的百會穴，立刻腦血奔流，倒斃在地上。

知府本人被殺，案情嚴重之極，官兵捕快，一齊大叫：「反了，反了，丁濟世殺官造反，九族當誅，拏這反賊歸案……」

這一疊連聲的呼叫，丁濟世膽子再大也不敢逗留，連忙呼嘯一聲，衝出重圍，這一邊廂的丁義和另一個男的幪面人，見首領已逃，也就不敢戀戰，騰身一躍，竄上瓦面。

不消說，弓箭手亂箭射去，這一場大戰，丁濟世雖然逃出重圍，但女兒的屍體也來不及帶去，而且千總將案情經過，報了巡撫大人，懸紅緝捕，丁濟世等人便不能再在清州府立足，亡命江湖了。

且說，方哲侯死後，知府出缺，新官上任，管家方福把方哲侯埋葬了之後，因爲他認定少主方棟一定會回來的，所以仍在府城裡居住。果然不出他所料，方棟之失踪，是老道將他帶去，原來老道長見方哲侯並無辭官之意，反而調兵入府衙拱衞之後，逆料丁濟世等幪面人，定然倚武功高强傷他的了，因此早一步將方棟帶走，傳授他武功。

光陰如箭，轉眼三年，那天，老道長將方棟叫到石室之內，然後說道：「現在你學成了本門之乾元指功，而且青出於藍，丁濟世等人決不是你的對手，祇是你初出道，而丁濟世又陰險又奸狡，你還得小心對付才好。」

老道長自從帶了方棟回來傳授武功，並未將本門之源流告訴他，如今打發方棟下山，這才告訴他說：「咱們是乾元派，由祖師余清風開山立派以來，代代相傳，以乾元指武功揚名天下，但自從你祖師余清風心存偏袒，收了丁濟世爲徒之後，將本門武功盡傳授了他，後來發覺他是汪洋大盜時，丁濟世的武功已深湛，奈何他不得，後來你祖師余清風苦心創造了一手『十指乾元功』，那就是我傳授給你的武功，比乾元指更難練，而且必須有天賦之人，方能修練，那天我用乾元指點你奇經八穴，目的是加强你的身體氣質，使經脈倒行，脫胎換骨。」

方棟聽罷，這才恍然而悟，躬身下拜道：「師傅，那麼你老人家道號什麼？」

那老道長大笑道：「我平日愛穿白色道袍，所以江湖上都稱我爲白道人，孩子，不要問這問那，快快下山吧，也許你父親墓木已拱，報仇要緊。」

方棟聽聞此說，心頭一震，立刻拜別白道人，匆匆下山。可是，當他回到清州府衙門時，知道老父已死在反賊丁濟世之手，不禁悲從中來，幸虧老管家住在附近，不難打聽仇人下落，誰知主僕相逢，方福也不知丁濟世下落，但老人家畢竟有見識，當下方福對他說：「清州知府雖已換人，巡撫大人仍是巫臣貴，三年來，巫巡撫對於丁濟世這宗拒捕殺官案件，仍然雷厲風行查緝，也許他會知道丁濟世等人的踪跡。」

方棟報仇心切，休息了一宵，便馳馬上濟南找巡撫大人，訴說奉命下山爲父報仇之始末詳情。

巫巡撫欣然大喜道：「世姪，濟南府總捕頭汪龍翔，正因爲丁濟世等三個幪面賊人，武功厲害，不能貿然下手逮捕，既然你學了高深武功，兼有尅制他之武學，那是最好不過的。」說罷，便召汪總捕頭前來，爲方棟引見。

汪龍翔正爲了丁濟世等三個幪面賊人乾元指功厲害，下手不得，如今方棟身懷武功絕技，這一喜如獲至寶，便告訴方棟道：「既然你有尅制他的

武功，我立刻領你前往，用不着多說。」

原來丁濟世等自從犯了殺官拒捕之後，官府緝捕甚緊，不敢在城中立足，都躲在八桂山，結廬而居，暗地裡黑夜犯案，方棟到了八桂山下，已是黃昏，汪龍翔便告訴他道：「山麓下有三座品字形的草廬，就是丁濟世等幪面人潛踪之所，我們沿蹬道上山吧！」

這一條蹬道很長，崎嶇得很，上到山麓時，已是東山月上，星月交輝，方棟站在正中間那座草廬之前，大聲喝道：「姓丁的快出來納命，我是方棟，特地前來找你報殺父之仇。」話剛說完，三間草廬一齊竄出三個幪面人，中間那個哈哈的大笑道：「方棟，你父親殺死我女兒，今晚正好殺你為我女兒報仇。」說罷，大吼一聲，乾元指功向方棟戳去，而另二個幪面人，也就一齊動手，左右夾攻。

汪龍翔身為總捕頭，不能不拔刀應戰，剛好和丁義鬥在一起。

、方棟武功深湛，力敵丁濟世二人，應付裕如，但汪龍翔就沒有這個能耐，五七個回合，慘叫一聲，中劍倒斃地上。

這麼一來，方棟雖武功卓越，畢竟是初出道，缺少戰鬥經驗，敵不過人多勢衆，翻身便走，丁濟世自然不肯放過他，正在追趕甚急之際，突地裡，從山頂竄下一個老道士，大叫一聲：「姓丁的，今天你罪惡貫盈了，是我清理門戶的時候了。」說罷，便對方棟道：「有為師在此，你不用怕他人多，從容施展『十指乾元功』好了。」

「十指乾元功」是普通乾元指功的尅星，而且白道人又突然出現，丁濟世那敢應戰，便要逃走，可是方棟十指嘶風，十道指風齊出，將他截住，一抖手，指頭到處，血雨紛飛，丁濟世立刻被擊斃指下。

此時祇剩得一個幪面人，那裡還敢抵敵，跪地求饒，白道人上前一步，掀開他面上黑巾，啊！原來不是別人，卻是丁濟世的徒弟宋輝。

兇徒就擒，這一宗殺官拒捕大案，至此真相大白，而巫巡撫以方棟立功殺賊，便委他繼任汪龍翔之後為總捕頭。

（全文完）







武林掌篇故事／麥浪‧文 可飛‧圖

白美人

引狼入室　圖窮匕現

滇南車里縣城外的翠屏山，有一年突然還來了一戶人家，戶主是個江湖人，姓余名岳峙，除了家人妻子之外，還有一個女兒，一個螟蛉義子。女兒余秀珍年華雙十，生得姿圓滿月，貌可羞花。

而螟蛉義子余家福，是由一個堂弟那邊過繼的，相貌也生得不俗，只是有點油腔滑調。余岳峙向人說自己以前是當保鏢的，但人們問他怎的未到暮年，便作南山豹隱？余岳峙卻是笑而不答。

流年似水，余岳峙在翠屏山下，一住就是三年，余家福的品性，卻是一年比一年壞，經常到縣城買東西，吃喝嫖賭，無所不為。

有一天，余家福賭輸了，竟然偸了義父幾件古玩，到縣城來變賣，給余岳峙知道了，抓住他痛打一頓，余岳峙在盛怒之下，還把他逐出家門外。

過了十幾天，余家福衣衫襤褸，活像個叫化子似的，返回余家，一見義父余岳峙時，跪在地上不肯起來，余岳峙勃然大怒，就要再次把他驅逐，他的妻子和女兒卻是苦苦相勸，余家福既然是知錯了，應該給他一個改過自新機會。

余岳峙經不起妻子女兒再三苦勸之下，方才答允暫時把余家福收容在家，以觀後效。

余家福這次回來以後，壞行果然收斂了不少，光陰如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到了重九佳節，余家的人每逢到了重陽節日，一定到翠屏山登高。

這一天，余岳峙的妻子李氏身體不舒服，不能上山，余秀珍要留在家中服侍母親，余岳峙和義子余家福帶了兩個家人一早便到翠屏山去，說也奇怪，余岳峙出門之後，余秀珍姑娘在家中整天都感覺心驚肉跳，到了晌午時份，余家福突然氣急敗壞的跑回家來，叫道：「妹子，不好了，義父在山上着了蛇咬，性命垂危，快點去看，如果遲了，恐怕來不及啦！」

余秀珍母女不禁大嚇一跳，於是她匆匆忙忙的披上衣服，吩咐婢女春燕看顧母親，自己跟余家福到山上，余秀珍一邊走一邊問道：「大哥，爹爹着了蛇咬，余升和余福他們呢？」她說的是跟同父親上山的兩個家人。

余家福答道：「哦！他們看守爹爹，怎能夠走開！」

說話間已到了山腰，余秀珍忽然看見草坪裡，一字躺着三個人，正中的是自己父親，左右兩邊躺着的卻是余升和余福，余秀珍吃了一驚，回頭問道：「咦！怎的余福余升也躺下來，難道他們也着了蛇咬嗎？」

話聲未落，余家福一聲獰獰大笑，展開擒拿手法，一招「雙手擒龍」，左手五指一抓，扣住了余秀珍右臂肘「曲池穴」。

這時，余秀珍方知道上當，閃電似的飛起一脚，踢余家福的丹田小腹，她用的是「裙裡腿」的功夫，余家福哎唷一聲的放開了手，可是小姑娘一條右臂，却被他揑得有點痳辣辣，余秀珍破口大罵道：「你這畜牲禽獸，居然斗膽行弒義父！」

余家福勃然變色，厲聲喝道：「是我殺了妳的爹爹，那又怎麼樣？妳如果不依從我，給我風流快活，也別想逃得活命！」

話猶未了，光芒一閃，原來他抽出了一把折鐵單刀，颯颯颯，展開「五虎斷門刀」刀法，飛花滾雪也似的，向余秀珍連連砍到！

余秀珍的武功本來不亞於他的義兄，可是吃虧在手無寸鐵，過去跟父親練的空手入白刃，却是不大到家，在余家福刀光霍霍之下，她只有步步後退的份兒，那有還手的功夫，不經不覺，已經迫到懸崖之邊緣，余家福已經決定斬草除根，那裡還有惜玉憐香之心，於是他大喝一聲，手中單刀使了個「旋風掃雪」，刀光下掠，呼的一响，覷準余秀珍雙腿盤斬過去，余秀珍急忙之中，無可抵拒，祇好用個「旱地拔葱」，突的向上一躍，雖然避過刀鋒，却是脚下踏空，如斷線紙鳶一般的，向崖下跌了下去了！

余秀珍一聲慘叫，以為自己這次必然粉身碎骨，那知落下了三四丈，余秀珍猛覺腰背一疼，撞在一團軟綿綿的東西上，連忙定睛看時，這懸崖的半山腰原來結了一大盤野生的山藤，足有一丈方圓，就如天然生的一隻大藤碟似的。

山藤糾結了好幾重，厚達半尺，足夠承得起她身體的重量。

余秀珍絕處逢生，一骨碌由山藤堆裡爬了起來，只聽得懸崖上的余家福哈哈大笑道：「臭丫頭，妳的爹爹和兩個家人，是給我用白美人咬死的，妳的性命也不會久長啦！我現在給妳看看！」

原來，這崖頂距離山藤只有四五丈高，一切事物，仍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余家福手裡高高擎着半截竹筒，筒裡却伸出一條白色怪蛇，蜿蜒上下，余秀珍定眼一看，不禁嚇得背心直冒冷汗！

原來「白美人」是苗疆特產一種異蛇，只長三尺，全身雪也似的白，是屬於蝮蛇之類，如果發惡咬人，一顆腦袋可以脹到海碗那般大小，蛇頭有幾度灰色的花紋，如果鼓脹起來，眞像一個人的五官口面一樣，因為蛇頭顏色雪白，乍看似個女人，故有「白美人」之稱，「白美人」的毒性十分猛烈，被牠咬中的人或獸，不出十數步，就要毒發身亡，就是坐着不動，也挨不了一個時辰，余家福不知那裡弄來這樣的一條怪蛇，把牠下半截裝在竹筒裡，用東西將蛇身纏住，叫牠祇能上半身竄離筒口咬人，他用這般奇毒的「白美人」來暗算自己的父親，又是出奇不意，攻其無備，毋怪自己爹爹和兩個家人都同遭毒手，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了。

余秀珍站在藤盆上，又是傷心，又是痛恨，余家福大聲道：「丫頭，妳今天如果要命，除非獻出自己的身體，我站在上面數十聲，妳得要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脫個清光，抛向崖下，如果不肯的話，哼哼，我祇要把這『白美人』一抛下去，妳就要跟妳爹爹一同到陰曹地府去啦！」

余秀珍估不到這個身為義兄的余家福，竟然淫邪惡毒，她氣得銀牙緊咬，厲聲大叫：「賊子，你用不着逼我，你祇管把毒蛇抛下來吧，本姑娘立即跳崖自盡，死後化為厲鬼，勾你魂魄便了！」

余家福叫了好幾聲好，雙手高擧竹筒，作勢要把毒蛇抛下，他突然咦了一聲，回過身來，面現驚惶之色，剎那間，活像見了妖魔鬼怪似的，一溜烟跑得沒影沒踪。

這一下，實大出余秀珍意料之外，她反而怔怔的呆站在那裡，手足無措，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懸崖上突然發出一個蒼老而慈祥的口音來，叫道：「下面是那一個，是自己失足跌落的，還是給人家推下去的呢？」

余秀珍聽出說話的人是個中年女尼，不禁喜出望外，高聲大叫道：「師太，我是給奸人陷害，跌下這懸崖的，請妳救救我吧！」

中年女尼看見站在藤盆的人是個年輕的女子，似乎感到有點意外，她立即抖出身邊飛抓索，朝着下一拋，余秀珍舉手一抄，抓住索頭，中年女尼用力一扯，余秀珍乍覺眼前一花，身子似騰雲駕霧也似的，上了崖頭，余秀珍立即向女尼拜倒，那中年女尼道：「妳別先向我行禮，那邊山坡有三具屍體，可是妳的親人嗎？」

余秀珍連忙爬身，果然看見自己的父親躺在山坡下，渾身紫黑，果然是被毒蛇咬死！

余秀珍哭得死去活來，中年女尼站在一邊，讓她哭了一陣，方才問余秀珍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余秀珍嗚咽着把一切說明了，中年女尼大驚道：「不好，你義兄這次下山，一定回家殺妳母親，趕快去救！」

余秀珍連忙站起身，她立即和中年女尼一齊下山，在路上余秀珍請益女尼法號，這才知道她叫靜音師太，是武當派名宿，余秀珍一腳踏進家門，果然不出所料，自己的母親和女婢春燕兩人，已經屍橫地上，家中衣物凌亂，細軟金銀被搜一空，不用說這是余家福做的好事了！

余秀珍撫胸大哭，靜音師太見了也咬牙切齒，怒道：「天下間竟然有這樣滅絕人性的衣冠禽獸，妳不用哭，跟我返回哀牢山吧！只要練好武功，日後何愁沒有報仇機會？」

余秀珍方才收淚，她草草殮葬了父母親的屍體，便跟着靜音師太返回哀牢山去。

光陰荏苒，過了五年，余秀珍在哀牢山已經學藝有成，拜別師傅下山，她一心一意要找那個人面獸心的義兄余家福，親刃仇人，以報父母之仇，但是她一連數月，在雲貴川之間來去，始終找不到余家福的下落，於是，她便向湖南長沙進發。

余秀珍到了長沙城的第二天，聽說天心閣是當地名勝，決定去遊玩一下，她剛走到天心閣石階下，忽然看見一行車馬儀仗，問及旁人時，原來是潞王常菁到天心閣進香，這潞王是當今成化皇帝的胞弟，封疆之地就是湖南長沙，余秀珍忽然看見儀仗隊裡有一匹高頭大馬，馬上坐了一名錦衣衞士，面孔有點熟悉，余秀珍定睛看時，不禁熱血沸騰，原來這衞士不是別人，正是自己踏破鐵鞋也找不着的大仇家余家福，她恨不得排衆上前，手起劍落，把殺父母仇人劈落馬下，但事實上那裡能夠，余秀珍一直尾隨着這車馬儀仗，返回妙高台潞王府，眼見仇人趾高氣揚，進入王府大門，余秀珍猛然省起一個主意來，自己既然知道仇人寄身之處，那又何必急在一時，大可以找一個月夜風高的晚上，混進潞王府裡去行刺！

過了三天，是下弦月的晚上，潞王府高牆上現出一個黑衣人來，並還戴了面罩，這人不用說就是切念親仇的余秀珍了，她正要由高牆跳上瓦面，那知脚步一挪，踏在一些軟綿綿的東西上，當堂引起了一陣叮叮噹噹的鈴聲，原來潞王府的牆上佈滿一種防盜設備，名叫做「串地錦」，什麼叫做「串地錦」？這是一種幼繩結成的網子，密如魚網，網眼結了鈴子，每隔三尺便有一個，來人祇要踏在網上，鈴鐺便响了起來，一鈴震動，萬鈴响應，余秀珍不由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潞王府裡立刻引起一片嘈雜之聲，武士不約而同的叫喊道：「捉拿刺客！捉拿刺客！」

余秀珍知道今晚行踪敗露，而行刺余家福是沒有可能的了，祇好暗哼一聲，掙脫繩網，一溜烟的逃出王府而去。

可是她經過這次失敗之後，復仇之心更加堅決，於是扮了男子裝束，袋了乾糧，天天在潞王府大門外逡巡，到了第四天，果然看見余家福和兩個同僚武士，由王府裡有說有笑出來，走到街上，余秀珍連忙跟在這三人的背後，只見余家福和兩個同僚一直走到小東門附近的琵琶巷，這裡是長沙妓院雲集的所在。

他去到一間名叫「醉紅院」門口，向站在門前的龜奴說道：「告訴你們主母，余大爺今天晚上要來，吩咐翠蝶姑娘準備留宿，不準接別的客人，知道了沒有？」

說着給了龜奴一錠銀子，那龜奴滿面諂笑，唯唯諾諾答應，余家福方才揚長地進入附近一座酒樓，看情形是買醉去了。

余秀珍突然想出一條妙計來，她等到傍晚時分，換了一身華服，搖着洒金摺扇，昂然地來到了醉紅院。

由於她扮了男裝，宛如一個俗世翩翩的富家公子模樣，龜奴當然倍加奉承，迎入內堂，見着鴇母，余秀珍裝出大方樣子，出手就是兩兩黃金，指定要一個名叫艷桃紅的妓女，留宿渡夜，又拿五兩銀子打賞下人，妓院上下皆大歡喜，艷桃紅扶着她進自己的綉房，余秀珍見她風情萬種，向自己大灌迷湯，覺得十分好笑，忽然問道：「妳們有一個姊妹，名叫翠蝶，在那一個院落呢？」

艷桃紅道：「哦！就在東面第三間院落，大爺跟她是老相好嗎？」

余秀珍刷地拔出短劍，目現冷芒，艷桃紅嚇得面如土色，叫道：「大爺……你你……」余秀珍不由分說，剝了她頭飾衣物，穿在自己身上，剎那間，變回一個美貌釵裙，她把艷桃紅扎了起來，用布塞口，拉到床上，拉被蓋好，然後跳上屋面，幾個起落，便自到了東面院落，果然見到一個雛妓在房裡對鏡梳頭，知道是翠蝶了，余秀珍更不客氣，推門而進去，用短劍指嚇她，也像艷桃紅一樣辦法，推到床上去，然後自己對着梳妝台坐下，一切剛辦停當，院子外面已响起脚步聲，余家福已經由一個龜奴領路，到了院內！

余家福顯然喝得有幾分醉，他揮手叫龜奴走開，脚步歪斜的踏入臥房，忽然看見翠蝶房中坐的，竟是另一個美貌嬌娥，余家福怔了一怔，問道：「咦！我以前不曾見過妳，妳是新來的嗎？妳叫什麼名字？」

「我嗎？我叫白美人！」余秀珍霍地的站了起來，杏眼圓睜，怒火直冒！

「白美人」三個字打進余家福的耳鼓裡，他的酒意全醒了，余秀珍一扭嬌軀，劍已出鞘，喝道：「余家福！還我父母的命來！」冷芒一閃，「漁郎問津」刺向余家福心胸，余家福一偏身，拔出佩刀，橫刀擋劍，余秀珍施展出靜音師太傳授的武當連環奪命劍，嗤嗤嗤，一連刺出三劍，左手也不閒着，運掌如風，向余家福連連進逼，這惡賊估不到這義妹一別數年，功力這麼精進，只好連連後退，他突然一橫身，撞在一個花盆架上，架上花盆滾跌下來，恰好壓着余家福的脚背，疼得他哎唷一叫，余秀珍趁勢一劍，「神龍曳尾」透心而入，余家福慘叫一聲，當堂送命！

余秀珍流淚道：「爹爹，媽媽，女兒給你們報了仇了，你和媽可以含笑九泉啦！」說吧，拔身一晃，縱身而穿窗躍上屋面而去了。

——完——

上文提要：假陳漢龍暗算了冲虛道長，巧言騙取英姑告知黃金存放地點和接頭方法，不想此時徐嘯天剛好趕到，各人才知道中了奸人圈套，三位英雄只得目送英姑被擄作人質。林小福心中慚愧，獨自入虎穴圖救英姑，得到霞姑娘的幫助，衆人順利將英姑救出，待羣雄奔到龍華寺，發覺圓心大師奄奄一息，彌留中圓心大師將塔底機密說出，命徒兒嘯天加緊練功，功成才可提取黃金及爲師報仇……

塔底乾坤

三期完武俠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浴血桃花島　金佛見天日

嘯天說得衆人精神爲之一振。

英姑聽了柳眉一揚，風儀劍出鞘，嬌叱一聲：「我等與妖賊們拚了！」

漢憶見嘯天如此豪壯，心中又慚愧又敬慕，當即說道：「二哥說得有理，先殺敵人一個措手不及。」說完，他思慮片刻，當即分派老弱留守房屋，選出四十名武藝精強的高手出戰迎敵。

查達爾將桃花島包圍之後，一面令兵士從四周砍樹推石，一面指揮洋槍手直衝島心。洋槍手爲了探路，人未到槍先鳴，打得好不熱鬧。嘯天等人借障伏行，潛到東西正在砍樹的清兵眼前，暴喊一聲，如猛虎衝進羊羣一般，刀劍齊砍，轉眼傷了七八十名清兵，等到大隊人馬撲來，嘯天、漢憶呼哨一聲，衆英雄便倏然奔得無影無踪。接着，石山樹叢之中又突然射出一株株珠箭，頃刻又倒下三五十人。後面的清兵心中害怕，趕忙退了回來。

洋槍手聽到側面有喊殺聲，以爲有人偷襲，忙一齊湧來。跑沒多遠，半空中忽然跳出四十位好漢，待洋槍隊一到，衆人攔腰殺出，與之肉搏，洋槍隊失了優勢，慌得平日裡不可一世的洋槍手哭爹喚娘，一齊後退，只恨少生了兩條腿。嘯天、漢憶率衆刺死了數十洋槍兵之後，又是一聲呼哨閃進樹叢之中。

嘯天、漢憶轉眼間襲擊了兩處清兵，砍死兩百餘衆，而清兵這時連對手的影子也沒看清，不禁心驚膽寒，十分氣餒。

查達爾正在閉目養神準備厮殺，聽到稟報，咬牙切齒道：「將士們不必驚慌，我等二千清軍還怕他幾十紅頭鬼麼？」

這時查達爾身邊閃出一個矮胖和尚，雙手合十道：「殺雞不用牛刀，敬稟小王爺，貧僧願先去將這些頭目擒來。」查達爾回頭一看，不覺一喜。

這人便是馬三寶的師父、南翔鎮大德寺住持貫之和尚。貫之和尚是南翔鎮首富，也是出名的惡僧，心狠手辣遠近皆知。

查達爾道：「貫之法師，這島上陣式有些古怪，爾可要小心。」

貫之答道：「貧僧已經查看過，有些地方樹木亂石已清除得差不多了，可以進去。」

查達爾道：「那好！你領一百精兵前去捉拿遺匪，取一顆首級，賞銀三百兩，活捉匪首，官昇三級。」清兵聽說有這麼大的好處，大家都欲爭先。

一百名清兵隨貫之和尚悄悄潛來，一路上除幾個兵士踏翻暗板而受傷外，倒沒受到什麼阻礙。

清兵一步步逼近潛研館前，個個心中歡喜，正要撲上前去，潛研館大門突然大開，嘯天、漢憶、英姑、梁孟林、戴根寶等十餘人手執兵刃、火把，昂首殺出。

貫之和尚見對手除梁孟林外，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並不在意。他揮手命兵士退後十幾步，自己領着癩八子、法宏、法忍、四大捕快和二名百夫長走上幾步，傲慢地說：「各位如願放下兵器，交出殺馬三寶的兇手，貧僧可以原諒爾等，放條生路給你們。不然，只能從貧僧這把刀下做鬼去了！」說到這裡，也不見他作勢，一柄百煉緬刀已從長袖中抽出，在夜空中寒光閃爍。

這一邊早激怒了一個人，他就是青巾社舵主梁孟林。二十年前，這貫之和尚向官府告密，令無數小刀會兄弟蒙難，今日豈能容他再來作惡？當下梁孟林怒目道：「賊禿休狂，我來與你決一生死。」

貫之冷冷一笑，說時遲，那時快，他那柄軟綿綿的百煉緬刀已劈至梁孟林右肩。

梁孟林急忙閃身，抽出獨門兵器羊角拐。這拐四尺來長，頭上開叉，下有護手，可攻可守。

他羊角拐舞得快，貫之和尚那把刀更快，一刀未中，第二刀已經攔腰截來。梁孟林避身不及，用拐招架，兵刃相碰，只覺得對手那把軟綿綿的刀變得生鐵般硬，手中一陣酸痲，羊角拐頓時缺了一截，好在他功力不淺，與貫之拚力斷殺五十餘招。

貫之不由大怒，使出梅花刀法迅若閃電，不等梁孟林看清，梁孟林的肩頭和小腿已經吃了一拳一刀，頓時昏倒在地。

貫之和尚哈哈一笑，彎腰想將他拿獲，忽覺微風吹來，連忙反手一抓，「嘶！」地一聲，他的左手長袖已被削斷一截，若不是縮手快，一條手臂也就斷送了。

貫之大驚，忙回頭一看，見一個杏眼含怒、粉面生輝、美若天仙的女子立在跟前，貫之不由一呆，英姑也對他的深厚功夫驚訝不已。貫之和尚已得知英姑劍術不凡，忙將手中百煉緬刀舞得如旋風一般，頓即殺向英姑。

英姑見對手氣勢洶洶，便展開無極柔雲劍法，大圈小圈將周身護住，兩人鬥了八十餘招，英姑清叱一聲，手中長劍由圓變直，使出快捷無比的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法反攻過去。

貫之和尚以快鬥快，忙將刀法一變，步走如梅花枝虬曲龍盤，刀聚若梅花瓣瓣向蕊，人似星刀若電，周圍的高手也瞧得眼花撩亂。

英姑絲毫不慌，柳腰一擺，劍走偏鋒，身軀飄忽，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謂翩若驚鴻，疾若翔鳳，看得衆人目眩心驚，嘯天也暗讚道：「好個凌波仙步！」

貫之和尚武學淵博，一看便知道遇上了剋星。盡管他剛才連用了北斗樁、繁星樁、天罡樁、九宮樁，却都無法取勝，只覺四面八方俱是英姑身影！於是貫之和尚不敢再走，當即停步如釘，開襠順胯，以靜制動。此時無論英姑如何攻他，他只是用提、刁、摸、剁等十字刀訣正面迎敵。

英姑與貫之和尚鬥個三百餘招，已有些力不從心，此時貫之和尚左脚在前，右脚在後，使出「捨身單刀」絕技猛刺英姑，眼看英姑將要被貫之那刀尖穿胸而過，嘯天大驚失色，倏忽飛身撲上，不想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英姑使出一招「長河落日」，頓時將貫之的頭顱削出二三丈遠，差不多與此同時，嘯天的金剛掌也將貫之和尚的身軀震得當空飛舞，直落到他的頭顱邊。這一切發生在電閃之間，英姑滿臉驚駭，身子一軟倒在嘯天身上。

嘯天扶住英姑，回身高聲道：「爾等還有誰敢步貫之後塵？」癩八子等見貫之和尚身首異處，哪敢上前，嘩啦啦一聲，衆人抬起屍體便退。

查達爾聽得貫之已死，不由大怒，下令放火。一時桃花島火光四起，烈焰騰空，燒得滿島通紅。

桃花島四面環水，潛研館有條地道能至島邊，但眼下出了地道，也逃不出清兵在島沿的圍截，衆英雄進退兩難，一時憂心忡忡。嘯天爲鼓舞衆人鬥志，「涮！」地抽出龍吟劍，中指一彈，「嗡嗡」直響。衆人不由注目，只見他氣沉兩足，緩緩使出「達摩十三劍」，英姑好生佩服，也拔劍跳進圈子，和嘯天同舞起來。兩人聯手，一如游龍，一如翔鳳，兩劍或開或合，有攻有守，一上一下，左陽右陰，劍氣縱橫，金鐵交鳴，看得衆英雄熱血沸騰，一時倒眞的忘了恐懼。

突然，墻外「颯颯颯」飛來數百支火箭落在屋頂上。原來清兵見燒不到房屋，便將火球縛在箭頭射了進來。漢憶抓起一把石子，使一招「滿天飛雨」，一下子擊落了半空中的數十支火箭。衆英雄也紛紛出手，阻火箭進墻。

嘯天見火箭進墻，便道：「各位兄弟，待小弟前去拿幾顆妖官頭顱給大家壓驚！」說完，他穿上濕棉衣，包上濕頭巾，一手提劍，一手抓着大口袋，鷹隼般飛出了高墻。

衆人探頭觀望，見嘯天奔走如飛，左手提的大口袋鼓足了氣，弓箭射來如碰皮鼓，紛紛彈落，右手長劍運轉如輪，將來箭一一擊回，轉眼間他已衝進敵陣，清兵那裡見過這樣神勇之士，發聲喊，四處走散。

嘯天也不濫殺兵士，只削軍官腦袋，一會兒已將一名統領、三名百夫長和六名十什長的頭顱裝進口袋。法宏、法忍怒氣衝頂，一左一右撲向嘯天，嘯天見兩人劍法，知道是金光惡僧的徒弟，左手彈開了法宏的禪杖，右手一招「降龍伏虎」，將法忍連禪杖帶頸脖齊齊削斷。法宏驚恐萬分，慌亂逃跑。他的輕功哪及嘯天，嘯天數步上前，猛揮一劍，便將法宏刺死。

嘯天痛殺一陣，返身奔回。這一伏，清兵膽喪，英雄氣壯。英姑見嘯天身上棉衣燒壞，連忙幫他脫下，又跑去端來一大碗水，嘯天英氣勃勃仰頭喝乾，大笑道：「痛快！痛快！」

查達爾和金光和尚聞訊趕來，暴跳如雷。特別是金光和尚得知他的五個徒弟統統戰死，竟氣得不顧一切衝過火海，揮杖而攻。嘯天見擋他不住，便抽出一根燃燒的大樑，「呼」地投出，金光和尚揮杖一擋，大樑斷裂，但火星沾上他的外衣，一時呼呼地燒了起來。

查達爾見金光和尚被阻，連忙下令放箭。潛研館裡火勢很快蔓延開來，衆英雄視死如歸，嘯天兩只手分別握住漢憶和英姑道：「今天數百名妖賊喪在我們手下，我等死已足矣！可恨不能手刃金光、查達爾，此仇來世再報！」

英姑說道：「和嘯天哥哥在一起，死也歡喜！」

漢憶道：「對，我們與他們拚了！」

衆人正慌亂之時，院子裡那棵老槐樹下突然跳下扁擔幫副幫主陳松。漢憶大喜，知道來了援兵。原來小福聞訊，在陸家濱連夜弄到十艘大船趕來了。一近桃花島，只見島上火光衝天，他叫聲「不好」，本想帶領七八十人硬拚，但猛地想起漢憶告訴他島上還有條地道，便令陳松潛進島上速催嘯天他們從地道出來，他在外面接應。衆人見援兵到來，無不歡喜，連忙鑽進地道，俘虜們也一齊跟隨逃命。

查達爾見潛研館烈火熊熊，眼看裡面的人就被全部燒死，黃金就可到手，不禁高興異常，發出一陣陣笑聲，就在這時，清兵頭目恐惶萬狀來報：「潛研館已經空無一人，紅頭鬼已經全部逃去了！」

查達爾聞報，大驚失色，吼道：「他們逃往哪裡？又是從哪裡逃走的？難道長了翅膀麼？」

那頭目搖搖頭，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查達爾急得跳脚，驚呼：「這可如何是好？」

過了片刻，又報紅頭鬼已從地道潛逃了，查達爾氣急敗壞地連忙下令開船追擊，可這時他們的船一艘也走不了。原來小福和黃水龍早領着弟兄們潛至水底將船底鑿洞。查達爾望着黎明中揚帆遠去的對手，頓足道：「不滅爾等我查達爾誓不爲人！」

* * *

嘯天他們張開大帆，順江而下。行了半個時辰，小福對幾個首領道：「現在我們兵分兩路，陳松阿哥領根寶，水龍兄弟駕大船防後，我和嘯天，漢憶阿弟、英姑妹妹等鑽蘆葦小徑而走。」頃刻大家各自行動，小福打了個呼哨，江邊蘆葦叢中便飛出一艘沙船，載着一行人火速駛進了小港。

扁擔幫在上海可算數一數二的大幫會，與青、紅幫淵源極深，小福又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交命朋友[illegible]處都是。等嘯天他們一覺醒來，小[illegible]鑽蘆葦，穿小溪，早已到了松江泗涇。

這裡到處是水，房屋就建在河邊，出門乘船，上岸就是家。小船輕輕停靠在一幢白牆小樓前，小福上了台階敲開門，招手喚嘯天他們進屋。

大家到了客廳，一位鶴髮童顏、長鬚及胸的瘦小老者坐在正中太師椅上。

小福向嘯天等介紹道：「這位是上海有名的醫家黃石仁前輩，人稱『回春聖手』。」

衆人忙行禮道：「久仰老前輩大名，今日拜見，實在榮幸。」

黃老先生搖了搖手。待小福介紹完嘯天三人之後，他伸出手來與他們握手。這一握，英姑只覺得手掌一緊，連忙運勁抵抗。

奇怪的是對方的功法和自己相同，兩股內勁融爲一體，柔和地傳入體內，一時疲憊全消，她知道黃老先生的內家功已經登峯造極，竟在師父之上。

這一握實際上助她將渾身經絡通了一遍，實是收益不淺，當下她盈盈笑道：「多謝老前輩成全。」

漢憶的內勁甚爲勁猛，可是還未發出已被對方柔和的內力封在掌心，嘯天的功力最高，雖然與黃老先生勁路不同，對方的勁力卻封不住他。他的內力源源而出，逼了過去。但對方的手掌猶如一團棉花，他的勁力卻如泥牛入海，毫無反應。

嘯天連忙鬆手，行禮謝罪。只聽黃老先生道：「幾個娃娃還不錯！」說完便叫家人領他們入內安歇。

到了內室，嘯天等人連忙向小福打聽這個怪人。小福道，黃老先生世家名醫，少年時跟隨一個老道入山十年，學得內家功夫，本領和天台山的玄峯眞人不相上下。但他生性孤高，名利心極淡，莫說官宦鄉紳極少來往，武林中人知道他的也寥寥無幾。當年劉麗川大帥到上海借醫病爲名，曾上門請教。黃老先生雖不願出門起事，但也十分欽佩劉麗川的爲人，與小刀會幾個主要首領交誼都很厚。

小刀會失敗後，他搬到鄉下，與外界更是少聯系。小福母親病重時曾去請他醫治，他看重林家兩代的風骨，所以醫治極爲熱心。爾後小福有何事相求，他亦樂意相助。

嘯天問道：「黃老前輩高齡多少？」

小福答道：「多少歲數我也講不清。家母故世前曾說他老人家已經過九十歲了。這位老前輩脾氣古怪，今天見到故人難得如此隨便，阿弟何不向他請教請教？」

嘯天應聲道：「對！」

第三天一早，陳松找來，說有一位南洋客找漢憶有要事。漢憶便對嘯天他們道：「如此，我去一趟。」

小福也道：「我也得出去打探一下風聲，也順着送阿弟一程！」說完兩人便化裝一番，離開了泗涇。

嘯天在泗涇抓緊練功，不想收效卻微，常覺胸內楚痛。但他人極堅毅，咬緊牙關照舊苦練。

英姑瞧在眼裡，這天吃過午飯便要嘯天出去走走。嘯天想到功夫沒有練成，不由躊躇。

英姑說道：「嘯天哥哥，功夫不是强求的，出去走走說不定還能悟出甚麼呢。」說罷，眼巴巴地望着嘯天。嘯天心頭一軟，點頭答應了。

兩人出門，一路觀賞江南水鄉的秀麗風光，不覺心曠神怡，精神爲之一振。

英姑年少好奇，一路數計竟然發現鎮上有三十餘座石橋，有高達二三丈的大拱橋，也有比河岸還低的平板橋；有百步長橋，也有六七尺長的短橋。特別是還有兩座石橋距離只有二步之遠，一高一低，十分有趣，英姑對嘯天說道：「嘯天哥哥，這兩座橋爲何造得這麼近？」

他們倆踏上石橋一看，只見兩橋中間有塊石碑，上刻：「夫妻橋」、英姑「啊呀」！一聲，捂着臉便跑，嘯天的臉也不由得紅了起來。回家的路上，誰也不再說話，可心裡都覺得甜甜的。

晚上，小福和漢憶先後回來，臉色頗爲郁憂。小福道：「查達爾這廝昨日開始封鎖了上海所有的水陸要道，今天上午，江蘇藩台范雲登陪着一個欽差大臣親自到上海巡察，帶來大量精兵搜查我等，陳松大哥幾次想駛近陸家嘴，都被妖兵的船隻阻住，看樣子我們一時出不去了！」

嘯天急了，又問漢憶該怎麼辦？

漢憶道：「家父已與外國商人訂好合同，四月十八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如果到時黃金不到，賠款倒是小事，七月廣東起事沒有槍械就影響大局了！家父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在四月十八之前將這批黃金運回，現在已是三月二十四……」

漢憶話未說完，「通！」地一聲嘯天仰頭便倒，人事不知。漢憶急了，連連搖着嘯天，均不見他回答，小福急去請來黃老先生。

黃老先生兩指往嘯天脈上一搭，只覺一股內力衝來，險些將手指彈開。他臉色一沉，細診一會，取出一顆藥丸給嘯天服下，又用金針紮進他小腹穴位，一會，嘯天緩緩吐出一口濁氣，沉沉睡去。

小福和漢憶忙問：「黃老前輩，他沒事吧！」

「怎麼沒事？如果練功時出這個岔子，神仙也難救了。眞是胡來！」

英姑見黃老先生如此說，淚流滿面道：「黃老前輩，我嘯天哥哥這病是練功練出來的，請您老人家千萬救救他，還有大事等他去做呢。」

黃老先生道：「這娃子服了藥丸，死不了，讓他睡一覺吧，醒來後我自會教他治病。」說完，他一隻手挾起嘯天竟自走了。

英姑放心不下，跟在後頭。但她怕黃老先生責怪，不敢走近，只在卧室外的天井徘徊了一夜。

漢憶也苦苦擔心着嘯天，怔怔地望着他們的背影，直到小福拉他一把才自覺失態，不禁臉呈紅酡，忙和幾個首領商量對策。他們當下議定，陳松等連夜回去召集弟兄，明晚在蘇淞兵營外埋伏，梁孟林傷勢已無大礙，去和兵營中的弟兄接頭，明晚協助行動。第二天一早，小福，漢憶也匆匆上路，小福本想叫英姑同去，結果被漢憶攔住了。

嘯天早晨醒來，猛地坐起，胸中又是一陣劇痛，只好躺下。這時坐在一旁的黃老先生問道：「小娃兒，圓心老和尚可是你師父？」

嘯天道：「弟子的師父正是圓心大師，老前輩認識我師父？」

黃老先生又問：「他現在可好？」

嘯天熱淚奪眶，講了師父慘死的經過。黃老先生一聽，也老淚縱橫，痛哭失聲。這一哭，引得嘯天再也忍受不住，也號啕大哭起來。一老一少在屋內哭聲不絕，此起彼伏，驚得英姑要推門察看。剛走幾步，窗內突然飛出一個小紙團，她打開一看，面孔通紅，連忙退下。

哭了好一會，嘯天只覺得頭腦昏沉，胸中卻輕鬆了許多。

只聽黃老先生道：「小娃兒，老朽與你師父一僧一醫，雖素無來往，卻神交已久。你師父生性淡泊，老朽我無意仕途，各自欽佩，互不打擾。在這上海，你師父最服老朽，老朽也最服你師父。衝着這一點，老朽一定助你練成『憑空點穴』絕技，不過小娃兒要聽話。」嘯天此時哪有不應之理，連忙匍伏叩頭。

「圓心老和尚武功高，你這小娃兒學得也不錯，可是練成『憑空點穴』功夫至少要半年，十天半月怎麼行？小娃兒重任在身，又遭劫運，練功時不免急躁，這不但不能精進，反而把一腔憂悶之氣聚在胸中，急火一攻，四處亂竄，所以壞事而暈倒。剛才一場痛哭，小娃兒胸中悶氣正可借此散了，那好，現在老朽助你練功！」

說罷，他抓起嘯天的脚把手掌按在足心「湧泉」穴上，一股柔和的內家眞力將嘯天散亂的內力從足三陰經導入丹田。隨後又抓起嘯天的手握住，嘯天只覺得手心一陣溫熱，胸中痛楚頓消，精神立刻好了許多。

黃老先生喜道：「小娃兒與黃老頭有緣，一點即通。」接下來練小周天吐納功夫。

嘯天聽師父說過，內家的大小周天吐納功和達摩始祖傳下的「洗髓」、「易筋」功異曲同工，都是武學的頂峯。當下翻身坐起，跟黃老先生練功。幾個時辰過去，使嘯天至少增長了三年功力。

下午，黃老先生又將大周天吐納功法門細講一遍，告誡他切不可躁進。果然，到了晚上，嘯天的「憑空點穴」練成了。

這天晚上，小福和漢憶換上梁孟林弄來的清兵軍服，悄悄潛進兵營。這晚兵營中的崗哨全是青巾社的弟兄，所以他們一路通行無阻，直到欽差大臣的內院外。

這欽差不是別人，正是查達爾的父親，刑部尚書肅福康。他派兒子來此，一直放心不下，借慈禧皇后令他南巡之際，親自到上海督辦。不想一來就聽到壞消息，心中既悔又怕，不敢住在道台府，便和江蘇藩台范雲登一起躲進兵營，以爲萬無一失。

小福他們摸到帳前，不敢貿然衝進，因爲四個禁衛軍統領武藝高強，如糾纏時久，難免壞事。正在躊躇間，突見查達爾帶着數名親兵匆匆走進，過了一會又出門離去。漢憶對小福附耳道：「大哥，有辦法了。」

原來漢憶機靈異常，一眼發現查達爾的親兵腰間都挂着一面金牌，料想必是證明身份用的。就在最後兩名親兵過去的一刹間，他發出兩枚金針刺斷親兵腰間細繩，隨即又是兩枚金針，將就要落地的金牌托了一托，故金牌落地時聲音極小。小福大喜，兩人掛上腰牌，大搖大擺走進內院。

兩名統領立刻上來查問，漢憶擧起腰間的金牌道：「我們是小王爺的親兵，剛才小王爺回去之後又想起一件緊要的事情，他脫不開身，令我們回來當面告稟。」兩名統領仔細察看了金牌，確認是剛剛發的，放兩人進去。

裡面兩名統領職位更高，也更精細，他們表面上十分客氣，分別拉着小福和漢憶的手腕在前領路，暗地裡卻伏下殺手。小福和漢憶卻不動一絲聲色，跟他們進了門。

肅福康和范雲登正在燈下對弈，聽兩名統領通報之後，也沒在意，范雲登道：「讓他們走近說話。」話音剛落，「通」地一聲，兩名統領撲倒在地。肅福康和范雲登大驚失色，回身一看，兩個陌生的清兵已站在面前。范雲登張口想叫，漢憶一把匕首按在他喉結上，只得把聲音硬吞下肚。肅福康是軍門出身，橫肘一撞，身子當即躍起，可他哪是小福的對手？「曲池」穴一麻，頓時便動彈不得了。

漢憶說道：「兩位大人，現在由不得你們囉！要活命便老實跟着我們走！」

肅福康滿臉怒氣，小福在他喉頭穴位又各點了一點，說道：「你若喊叫，立刻變成啞巴。你要亂跑，立刻下肢癱瘓！」這番擧動嚇得范雲登兩腿直抖，連說「遵命，遵命。」

小福和漢憶跟着他們走進內院，范雲登叫道：「洪、徐統領，小王爺有事請欽差老爺前去商量，你們領兵在後保護。」兩名統領是個粗人，也不多問，帶着數十名衛兵跟出兵營。走了一段路，洪、徐二人覺得不對，跑上來想問個清楚，剛剛走近，姓洪的吃了漢憶一枚金針，姓徐的被小福抓住摔昏過去。衛兵見狀大驚，剛想湧上，路兩邊突然射出一排箭來，倒下了一批。原來是陳松他們接應來了，小福、漢憶挾着肅福康、范雲登，展開輕功，一溜煙跑沒了影。

第二天上午，小福和漢憶回到黃老先生家中，只見嘯天正在天井練功。他右手舞劍護頂，右腿金鷄獨立，左腿弓曲，左手食指疾點，一招「仙人指路」，「噗」一聲，使挂在一丈開外的核桃大鐵球騰地飛起。衆人又驚又喜，一聲歡叫，圍住嘯天祝賀。

嘯天拉住小福、漢憶之手，忙問：「兩位兄弟在我暈倒後出走，可急煞我了。」

小福「嘿嘿」直笑，漢憶簡單講了昨晚的事，嘯天大喜道：「好哇！我等現在就去龍華寺如何？」

漢憶笑道：「二哥莫急，小弟還有話呢！」

嘯天問道：「三弟有何話說？」

漢憶道：「下一步可是要事，要安排妥當才能行事。」於是，當夜衆兄弟直議到鷄啼兩遍，方各自安歇。

第二天拂曉，衆英雄向黃老先生辭行，不料家人說他半夜出診未歸，留話給衆位：「日後有緣再見。」衆英雄都欽服黃老先生是人間奇人，也不爲怪，上船離去。

一路順風，平底沙船如箭飛去，很快到了龍華寺附近的江面上。陳松早已駕着一艘大海船在此等候，小福將肅、范兩人押上大船，令陳松留在大船上看守。他和嘯天、漢憶、英姑、梁孟林、戴根寶、黃水龍等三十餘人駕着沙船直奔龍華寺。

衆英雄踏進龍華寺山門，覺得氣氛不對，寺內陰氣沉沉，連個人影也沒有。

嘯天、英姑連忙領着十幾人奔進塔內，小福、漢憶等在外守衛。

嘯天摸到機關，剛想發功，突然他身子拔地而起，大喝一聲：「妖賊大膽！」話音剛落，已從寺塔的第二層躍下，抓着兩名半死的傢伙，原來他們是癩八子手下張、馮兩個捕快。這一喝，寺墻、塔頂立刻出現數十名禁衛軍，只聽金光惡僧在塔頂哈哈笑道：「小王爺果然神機妙算，這幫匪崽子送上門來了！」

再一看，查達爾又從門外緩緩步入，得意揚揚地道：「法師不必客氣，擒獲遺匪是你頭功！」說話間，數十名清兵頓時將嘯天他們圍住。

嘯天見敵手人數不多，心中暗忖，回頭對小福道：「狹路相逢勇者勝！大哥，你擋住外面妖賊，小弟衝上去！」說罷，帶着英姑等人衝上二樓。幾名不知死活的禁衛軍上來阻攔，被嘯天和英姑一下子報銷了四五個。金光惡僧在塔頂一聲虎嘯，直躍下來，穩穩釘在二樓屋檐上，獰笑道：「你這娃兒，幾次無禮。來，來，來，老僧與你鬥鬥。」

嘯天想到擒賊先擒王，便身子一閃，飛出窗外。

塔外雖比裡面寬敞，但瓦面高低傾斜，不是下盤極穩的高手絕不敢在此搏鬥。金光惡僧見嘯天身手不凡，不等他站穩，金剛掌便劈空打來。嘯天不敢討巧，出手也是一記金剛掌，兩股掌力相交，「蓬」地一聲，嘯天倒退一步，身形不亂，金光惡僧身子微晃，功力稍高一籌。他冷笑一聲：「圓心這老鬼居然還傳下個徒弟，老僧今日定要斬草除根。」說罷，禪杖當頭壓下。

這時英姑在三樓也被兩名高手攔住。他們就是前天半夜被小福、漢憶暗算的洪、徐兩名統領。前次因爲大意吃了虧，今天他們正要出這口惡氣。洪統領使雙虎頭鈎，上來便是陰陽鈎法，上鎖寶劍，下削膝蓋，異常毒辣。徐統領手執短刀，在旁監視。

英姑卻毫不在乎，鳳儀劍「閃電破雲」直刺進去，洪統領暗笑她不識厲害，雙鈎上下一錯便鎖住寶劍。可是英姑那劍根本鎖不住，她將劍順着鈎把直滑下來，再進第二劍，洪統領心中慌亂，連忙撤手，可是已經晚了，護手和大拇指齊被削斷。三天之前，英姑尚不至二三招內得手，此刻如此順手，一則是黃老先生指點了她兩天武功，使她在運用內家功力上精進如斯，二則洪統領前天晚上中了漢憶一針，功力受損。

徐統領見事不妙，連忙展開彈腿功夫從側面攻上。黃水龍忙操起魚叉幫英姑抵敵洪統領。雖然他的功夫遠遜對手，但洪統領左手受傷，使不得兵器，反而步步後退。

塔外屋檐上，嘯天和金光惡僧鬥得正兇。金光惡僧的一百零八路杖法如疾風密雨掃來，嘯天氣沉兩足，倏然揮劍，一招「面壁九劍」，叮叮噹噹連響十八聲。

金光惡僧大驚，眼前這少年竟然硬擋他十八招不退一步，心中不免有些發毛。

其實嘯天手臂發痲，差點捏不住劍柄，但他不肯示弱，怒目圓視，不輸金剛，金光不敢小視，又運勁橫杖掃來，這招喚作「雲斷秦嶺」，雖不似剛才那般快捷，但招裡套式，威力極大。

嘯天雙手握劍，劍尖向上，退步一招「中岳萬載」將禪杖封在外門。

金光身子一旋，一招「五丁開山」，鐵杖當頭砸下，嘯天「六祖朝佛」，擧劍便架，不想金光的禪杖在空中一個弧圈來一招「怒潮掀岸」，從下直挑嘯天褲襠。

嘯天似是知道他要來這手，一招「高山流水」，劍尖直垂下來，一股捉摸不定的內力粘在杖上。

金光虎吼一聲，運起羅漢神功，使勁往上一掀，不想一杖掀了個空。

嘯天師祖當年創研達摩十三劍就是專克瘋魔杖法的，加上嘯天現在又練習了內家功法，所以此刻輕而易擧地破了對手的「連環三套」絕技。

塔底的查達爾與小福他們惡鬥一陣之後，勸道：「林幫主，上次多謝你相助，在下不忘！作爲報答，在下想與林幫主做筆便宜買賣，不知肯也不肯？」

小福冷冷一笑：「請講。」

「只要你放出欽差大人，講出黃金藏在哪裡，我不但馬上放你走，而且保證不傷扁擔幫一個兄弟，讓貴幫成爲上海第一大幫。」

「放屁！你阿爺也跟你做筆交易，只要你從阿爺褲襠下爬過去，阿爺便只賞你一個巴掌，饒你不死。」

查達爾氣得臉色發白，身旁早有兩名禁衛軍統領撲上前去。

兩人中一個姓秦，使根熟銅棍，一個姓萬，使柄紫宣刀，他們正是前天夜裡在兵營裡被小福和漢憶點翻的兩名統領。這兩人的武功比洪、徐高出許多，在禁衛軍十八高手中排在前十名之列。他們對小福和漢憶恨之入骨，當先撲來。

俗語說：槍紮一綫，棍掃一片。秦統領的六合棍法卻是掃紮結合，出手是掃，近身是紮。小福藝高膽大，待棍點到喉前，左手反握棍頭，使勁一扭，使對方氣勁全亂，小福右手扁擔朝棍上一砸，用陰內廢了他的「六合功」。

萬統領的紫宣刀直指漢憶前胸，漢憶九節鞭疾舞兩個圈花，一招「仙女拐綫」將刀抽開。不等鞭頭落下，右脚一踢，一招「浪子踢球」，尖刀直刺對方小腹，迫他退步防守。這時癩八子領着劉、胡兩大捕快也湧上和梁孟林、戴根寶等鬥成一團。

小福和查達爾怒目對視，查達爾緩緩出劍道：「林幫主，小心了！」便「颯」地刺到小福右肩，小福「懶熊沉肩」剛巧避過，回手一招「烏龍倒取水」，精鋼扁擔直擊出去，打得旗鼓相當，火花四濺。

這時塔內一片混戰，英姑和黃水龍雖然將洪、徐二人逼得退到五樓，但卻難以殺傷對方。徐統領手中短刀護身，連環彈腿神出鬼沒，要不是英姑劍快，便要吃虧。英姑鬥得火起，大叫：「水龍擋住使鈎的！」一招「彎腰插柳」，下截徐統領雙腿。徐統領疾退一步，長臂一伸，上刺英姑雙目，英姑故意驚慌，擧劍上撩。

「看腿！」徐統領一招「鴛鴦連環腿」踢到她腰際，「來得好！」英姑怒叱一聲，寶劍「玉帶環腰」生生將對方雙腿切下。

「啊！」的一聲慘叫，徐統領面色慘白，仰面倒下。此時，黃水龍小腹也中了一鈎。英姑見黃水龍身負重傷，忙飛身來救。

嘯天和金光都已運起羅漢神功，作殊死拚搏。嘯天內功純正，但到底比不上對方的渾厚，達摩劍法只能自保。

他在金光的狂攻中，仗着輕功遠勝對手，層層躍上，拆了三百招未露敗象。

金光雖然佔了上風，心中卻十分驚慌，覺得內力愈來愈不濟，羅漢功減了三成，到了關鍵時總是力不從心。這是他用十二掌鬥圓心大師留下的隱患。

塔底層漢憶的武功勝萬統領一籌，另二名軍官上來圍攻，他全然不懼，展開八仙鞭法如金蛇狂舞，鞭隨步轉，愈鬥愈狠。鬥到酣處，一名軍官被他一招「仙人撩衣」掃中前胸，當場昏死。

癩八子自長鞭被英姑削斷後，發誓不用兵器，這次憑雙肉掌來鬥梁孟林。梁孟林功夫老到，吃虧在腿傷未愈，不便使功。癩八子一雙毒龍黑砂掌上下翻飛，殺得梁孟林大汗淋漓。雙方死傷大半，剩下的多是勢均力敵的高手，只要那方先獲得局部勝利，便贏了這場惡戰。查達爾暗怪自己大意，不該只帶這點人馬。

想到這裡，他殺機頓起，一招「百鳥朝鳳」，劍點如雨，直瀉過去。小福的扁擔來個「黑虎出洞」運足十二分勁力從劍圈中直搗進去，他不擺花式，反佔便宜，如果查達爾不換招，險些開膛剖肚。

嘯天此時在塔尖被金光惡僧逼得退到屋頂的翹角上，左右懸空。金光滿面殺氣，使出瘋魔杖法中最厲害的殺手「雷電交轟」，只聽轟然一聲，一百零八斤的禪杖壓來，嘯天連忙使一招「蓮花化身」，用龍吟劍在頭頂上舞起一朵蓮花，將禪杖的勁力化去大半。但這杖之力足在千斤以上，嘯天脚下的屋檐承受不住，「卡察」一聲斷裂了，虧他輕功卓絕，穩穩落到第六層屋檐上。金光跟着躍下，舉杖再擊，又將嘯天打下了一層。

如此連擊五杖，他們倆都到了第二層屋檐。金光內力已耗去近半，動作不似先前靈敏，嘯天蓄勁待機，瞧準空隙，一招「仙人指路」憑空點去，正中對手「腰俞」穴，金光惡僧忽覺脅下一麻，「啊呀！」一聲，一百零八斤禪杖當即掉下，嘩啦啦壓碎了一片磚瓦。

嘯天箭步躍上，揮劍割下他的首級，這時，忽然一片紅雲飄到他的身邊，她正是英姑。

英姑將洪統領迫上塔頂，一劍斬爲二段，隨後殺盡塔內清兵，躍下來助嘯天。兩人相視一笑，比翼齊飛，雙雙撲下。

就在嘯天與金光惡僧殊死拚搏的時候，漢憶用金針連斃三名軍官，但對手人多，他以一抵三，身上多處受傷。

萬統領見漢憶白衫血跡斑斑，以爲有機可乘，左步衝上，大刀從右上方劈下，這是紫宣刀法的殺手「側空翻掃刀」的起手式。

漢憶一招「仙姑擺蓮」彈開刀鋒，對手身子側空，雙腿空中倒踢，底下鋒刀朝上，直刺過來。

這一招快如旋風，漢憶避閃不及，雙足一點，使一招「巧燕鑽雲」騰空而起，手中九節鞭一招將萬統領兩條腿死死套住。

萬統領萬萬沒想到漢憶受傷之後還有如此身手，嚇得大刀脫手，被漢憶輪起一旋，撞得兩名撲上來的軍官昏倒在地，手中的兵刃都留在萬統領身上。漢憶腿上也吃了一刀，全身脫力，軟軟坐倒。

梁孟林和癩八子各中對方一掌一拐，癱在地下誰也殺不了誰，呼呼喘氣。

最險還是小福，他的形意拳雖然已臻上乘，但形意絕功——龍虎形功因爲缺乏明師指點沒有練成，所以和查達爾肉搏時內功稍遜半籌。

鬥到激烈處，查達爾一招「金雕展翅」反拿小福右臂，小福右肘一沉，左掌一擊打中查達爾胸膛，打得他眼冒金星，痛徹心肺。

但查達爾仗着蛤蟆功護體，左手已拿住小福右臂關節，用力一帶，小福脚步跟蹌，後頸暴露在右掌之下，眼看鐵爪就要抓下，突聽一聲怒吼，已經倒在地上的戴根寶不知哪來的力氣猛然躍起，兩隻血淋淋的手抓到查達爾面門。

查達爾收勢不及，五指插入戴根寶胸膛，戴根寶咬牙不哼，倒地身亡，但兩手仍然伸直，雙眼圓睜。

這樣一緩，小福已掙出右臂，一聲獅子吼，使查達爾聞聲一驚，身上連吃五拳，狂吐一口鮮血，跌坐在地。

嘯天、英姑此時雙雙躍下，將寺內清兵全部殲滅。小福一推查達爾，已經僵死，再看梁孟林和癩八子，也都氣絕身亡。

嘯天不敢多等，正要點開機關，不想寺外又傳來一陣脚步聲，八九個活下來的英雄無不變色，回頭一看，啊！是自己人！原來陳松許久不見他們回來，放心不下，派了十幾名弟兄前來打探。嘯天鬆了一口氣，食指一伸，憑空點去，只聽脚底下隆隆作響，一道地門被打開了！衆人往下一看，只見一尊慈目低垂的坐佛和十八尊威武雄壯的羅漢在一個大托盤上冉冉昇起。

原來，當年張龍送了兩副坐佛及羅漢給龍華寺，一副是金的，一副是銅的，以備不測。今天金佛得見天日，終於回到反清義士手中，英雄們想到慘死的弟兄，不覺凄然淚下。

金佛到手，大海船巨帆張開，順流直奔吳淞口。駛到陸家嘴時，只見清軍戰船羅列，圍了上來。嘯天左右手分別扣着肅福康和范雲登的脈門，走上船頭。范雲登大叫：「將士們聽着，欽差大人有令，不準阻攔！」

清軍將官見藩台如此命令，便不再阻擋，只好讓船隻放行。

一出吳淞口，海風浩蕩，船行駛得更快！嘯天和小福進艙看望漢憶，要爲他治傷，不料漢憶面容一端，喚英姑進來，在她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英姑滿面詫異，忙推嘯天與小福出艙，從此不准他們跨進漢憶的艙門。八天之後，英姑忽然領着一個美麗大方，儀容端莊的少女來到他們面前。

嘯天、小福仔細一看，大吃一驚，啊！眼前不正是漢憶麼？只聽漢憶道：「兩位哥哥！恕小妹隱瞞之過。」說罷屈膝行禮，儼然一副大家閨秀風度。這一下，慌得兩人受禮不是，扶也不是，連忙還了一個大禮。

嘯天覺得漢憶凝望他的眼光中，含有一種似愛似怨的神色，心中不免一動。

兩天之後，海船進入南海，嘯天決定上岸。英姑此時早已把一顆心給了嘯天，嘯天要走，她當然跟去。想到日後便能與嘯天一起浪跡江湖了，心頭一亮，脫口說道：「我跟定嘯天哥哥了！」話一出口，她滿面通紅。

漢憶咬着嘴唇，也點了點頭，然心中不禁湧上許多酸楚。

船在福建海面靠岸，只見岸邊懸崖上刻着「盼歸崖」三個朱紅大字，嘯天和英姑向衆人拱手道：「盼諸位早日歸來！」說罷，押着肅福康、范雲登上岸離去。

海船離岸，前方水天蒼茫，那艷若仙子的漢憶望着嘯天遠去的身影，兩顆晶亮的相思淚不禁掉了下來。

（全文完）

上文提要：劉二痲子是黃河底擺攤子賣狗皮膏藥的商販，是八卦門的門人，因師兄被人偷襲受傷，託程明山通知要他馬上離開徐州府，他來不及撤離就遇上厲山二厲截殺，得程明山解救，同到酒樓，突然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送來請柬，邀請劉二痲子赴宴，宴會上有九里堡總管勞乃通，通天觀主郝元、微幫老大曹鳳台在上座，並邀請劉二痲子同席，原來此請柬乃由勞乃通代發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好友赴宴不歸　尋踪却遇兩兇

程明山目送青衣漢子下樓，問道：「這是雙環鏢局的趟子手嗎？好大的氣焰！」

劉二痲子聽得心頭暗暗一動，忖道：「這位程相公自稱是游學來的，初到徐州，方才詢問九里堡，現在又說出雙環鏢局來，九里堡和雙環鏢局名動大江南北，固然知道的人很多。但一個讀書相公終日鑽在八股文裏，對江湖上的事，不應該清楚的，何況又是初到徐州的人？」他淡淡一笑道：「雙環鏢局名氣大了，出來的人就難免眼高於頂。」

說到這裏，舉手拿起酒壺，替程明山面前杯中斟滿了酒，一面側臉問道：「程相公也知道雙環鏢局？」

程明山笑道：「雙環鏢局名氣大，小生自然也聽人說過了。」他笑了笑，續道：「徐州府一個九里堡、一個雙環鏢局，大江南北，無人不知，小生游學四方，走過不少地方，劉老哥可別把我看成書呆子哩？」

劉二痲子大笑道：「對，對，程相公這叫做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程明山也大笑道：「不，這叫做讀書不成學劍，學劍又不成，只好游學四方了。」

劉二痲子這下抓住了話柄，問道：「程相公也學過劍？」

程明山道：「劉老哥總看過孔老夫子的畫像吧，他老人家身邊不是佩着劍麼？讀書人是孔門弟子，學幾手劍那也是六藝之一，只可惜小生沒練成。」

兩人邊說邊喝，各自乾了一杯，程明山道：「劉老哥和雙環鏢局總鏢頭既是素不相識，怎會突然下帖奉邀，劉老哥不覺得奇怪麼？」

劉二痲子點頭道：「程相公說得極是，兄弟也有此疑問。」

程明山低聲道：「會不會和厲山二厲有關？」

劉二痲子一怔，接着微笑搖頭道：「這不大可能，雙環鏢局晏總鏢頭是江南白道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厲山二厲只是黑道上的二流脚色，這也許是適逢其會，巧合罷了。」

程明山道：「劉老哥今晚去不去呢？」

劉二痲子道：「在下答應了，自然非去不可。」

程明山道：「會無好會，宴無好宴，令師兄要劉老哥盡快離開，依小生之見，劉老哥不去也罷。」

劉二痲子道：「就算他今晚邀宴和厲山二厲有關，在下更是非去不可了。」

程明山沒再說甚麼，兩人喝了一陣，程明山只喝了幾杯，已是面紅耳赤，有了幾分酒意，劉二痲子還待替他再斟。

程明山連連搖手道：「劉老哥，小生平時很少喝酒，今兒個是陪你老哥喝的，實在不勝酒力了。」

劉二痲子看他確是不會喝酒，就吩咐堂倌要厨房下了兩碗鷄絲麵送上。

程明山把一碗麵吃了，就起身道：「劉老哥，眞是叨擾了，小生感到有些頭暈，要回去休息，先行告辭了。」

劉二痲子趕忙起身道：「程相公住在那裏，在下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程明山滿口酒氣，笑了笑道：「不遠，小生自己會回去的。」

他握住了劉二痲子的手，低聲道：「劉老哥應該聽令師兄的盡快離開此地。」

說完，轉身往樓下行去。

劉老哥望着他頭輕脚重的模樣，心中暗道：「這位讀書相公來得突兀，莫非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程明山帶着幾分酒意，下得鴻運樓，剛跨過橫街，就看到有一條人影遠遠移動，跟了下來。

程明山故作不知，脚下跟跟蹌蹌的走了一段路，忽然一個回身，急急忙忙的迎着那人走去。

那是一個穿短褂漢子，本來跟着程明山走來，程明山這一回過身來，他自然只好裝作行路的人，連看也沒看程明山一眼。

那知程明山喝醉了酒，走路有些頭重脚輕，脚下一個跟蹌，竟和他撞了個滿懷。

路上行人絡繹，偏偏會撞上了他。

程明山被撞得後退了兩步，一怔神，連忙抱抱拳，歉然道：「眞對不起，小……小生多喝了兩杯，老哥別……介意……」

那漢子只道他眞的喝醉了，點點頭道：「沒關係。」

程明山撞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說完話，回頭就走。

那漢子望着他背影，又遠遠跟了下去。

程明山初到徐州，好似路徑不熟，東張西望，轉來轉去的繞了一大個圈子，忽然似乎發覺走得不對，脚下加快，朝西走去。

那漢子看他走得快了，也只好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那知走沒多遠，前面的程明山忽然朝一條小巷子裏彎了進去。

那漢子慌忙跟了進去，這條陋巷又狹又小，兩邊都是些破舊房屋，髒亂不堪，巷子中間，還有幾個小孩躲來躲去在捉迷藏，放眼看去，那裏還有程明山的影子？

那漢子暗暗攢了下眉，正待跟下去瞧瞧，却被一個蒙着眼睛的孩子一下抱住了腿，口中大聲叫道：「捉到了，捉到了！」

那漢子忙道：「小朋友，我不是的。」

那孩子放了手，拉下蒙着眼睛的手帕，一看果然捉錯了人，一張小臉登時通紅，旁邊幾個孩子都拍手大笑起來。

那漢子朝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問道：「小朋友，剛才可有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讀書相公，往裏面進去了？」

那大孩子搖搖頭道：「沒有呀，我們都在這裏玩，沒有人進來過。」

那漢子道：「方才那位相公明明是朝這條巷子進來的，大概你們沒有看到吧？」

其他幾個孩子異口同聲道：「眞的沒有，這巷子後面不通，沒有人進來過。」

那漢子心裏暗暗稱奇，忖道：「難道自己看錯了不成？」

心中想着，也就沒有多說，轉身往外便走，剛走到巷口，突覺腰眼裏被人摸了一把，正待回過身去。

那知這一瞬間，整個身子忽然有了僵硬的感覺，再也不聽使喚，不但頭回不過去，連手脚也莫想抬動一下。

那漢子不由大吃一驚，心知被人制住了穴道，自己無法解穴，這條陋巷進出的人不多，想喊也喊不成，口喊不能成聲，心裏雖然着急，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是木立如故。

有幾個過路的人，只當他站在巷口等人，也沒人加以理會。

這樣足足站了一盞熱茶工夫，只見程明山脚步跟蹌從東首走了過來，從他面前經過，口中忽然「咦」了一聲，伸手拍拍他肩膀，含笑道：「這位老哥好生面熟，你就住在這巷子裏吧。」

他剛才和他撞了個滿懷，敢情忘了。

那漢子沒有作聲。

程相公看他沒有回答，訕訕的道：「抱歉得很，小生看錯人了。」

脚步跟蹌的走了。

那漢子等他走遠，忽然覺得自己手脚好似已能活動，試着舉步跨出，果然已可行走，但再待跟踪，程明山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　*　*

華燈初上，劉二痲子換了一件藍布長衫，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大褂，長衫難得上身；但今晚情形不同，是應雙環鏢局晏總鏢頭的邀宴去的。

晏總鏢頭名滿大江南北，何況是第一次見面，他總不能穿着賣狗皮膏的大褂到人家鏢局裏去。

穿大褂的人，尤其敞慣了胸膛，一旦穿上長衫，人就顯得文縐縐的，好似多了一層束縛，你說有多彆扭，就有多彆扭。

劉二痲子走在路上，就感到連大步都洒不開，從黃河底到東門大街，路本來不遠，劉二痲子幾乎彆出了一身汗來。

上燈時分，正是大街上最熱鬧的時候，行人車馬，往來如織。

雙環鏢局座落在長街盡頭，俗稱街梢，這裏除了兩家大糧行、一家銀

號、一家當鋪，路上已顯得有點冷清，這是鬧中取靜的地段。

雙環鏢局門前豎立的一杆雙環大旗，還矗立招展，迎着晚風獵獵作響。

大門前兩盞白瓷燈罩的燈籠，點燃了兩點兒臂粗的蠟燭，燈光明亮而柔和，照耀着一方擦得雪亮的長形白銅招牌，「雙環鏢局」四個大字，老遠就可以看到它閃閃發光，象徵雙環鏢局在江湖上的名頭，有着無比榮耀一般。

兩扇大門敞開着，門內一張長板櫈上坐着兩個一式青色勁裝的大漢，蹺起二郎腿，正在聊天。

劉二麻子走近大門，朝兩人拱拱手道：「二位老哥請了。」

那兩個趟子手愛理不理的朝劉二麻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眼，才由左首一個漢子冷冷的、懶懶的問道：「朋友找誰？」

大鏢局的趟子手就是天生成一雙狗眼，只憑衣衫看人。

劉二麻子這件藍布長衫，剛從箱子底掏出來，穿在身上縐得像八十歲老婆婆臉上的皺紋，自然不在兩個趟子手的眼裏了。

劉二麻子久走江湖，自然清楚，不會和他們一般見識，這就含笑道：「在下是拜訪貴局晏總鏢頭來的，有勞二位老哥通報一聲……」

他還沒說完，左首漢子已經不耐的道：「你叫甚麼名字，找咱們總鏢頭有甚麼事？」

劉二麻子道：「在下劉二……」

右首漢子橫了他一眼，截着道：「你就是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

這話聽得劉二麻子很不自在，但自己確是賣狗皮膏的，人家可沒說錯，只得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劉某。」

左首漢子道：「劉朋友來得不巧，總鏢頭今晚宴客，你隔天再來吧！」

劉二麻子聽得爲之氣結，自己是應晏總鏢頭邀請來的，他手底下人居然不肯給自己通報，這眞是豈有此理？但他還是忍了下去，勉強笑道：「二位老哥是晏總鏢頭面前的人，總知道總鏢頭宴請的客人是誰吧？」

左首漢子冷冷的道：「總鏢頭請的客人，咱們自然知道。」

劉二麻子道：「老哥那倒說說看？」

左首漢子臉色微沉，說道：「劉朋友這是做甚麼？若不是看在你劉朋友一向在徐州城裏安份守己，就憑你問出這句話來，咱們就可以拿你當奸細辦。」

右首漢子擺着手道：「姓劉的，識相的還是快些走吧，別把麻煩找到自己頭上來。」

這下，劉二麻子按捺不住了，怒哼一聲道：「你們當眞眼睛長在額頭上，狗眼看人低，劉二爺到你們雙環鏢局來做甚麼？不是你們晏總鏢頭下的帖子，劉二爺還不來呢！」

右首漢子大聲道：「姓劉的，你敢到咱們局子門口罵人！」

虎的站起身子，逼近門口。

左首漢子冷笑道：「憑你劉二麻子，在黃河底賣狗皮膏的料，咱們總鏢頭還會下帖子請你？也不照照鏡子，你在徐州城算得甚麼東西？」

同樣站起了身，大有出手之意。

「好哇！」劉二麻子幾乎氣破了胸膛，怒喝道：「劉二爺好歹是你們總鏢頭的客人，你們兩個不給我進去通報，還敢狗仗人勢，在你們局子大門口出口傷人，劉某要不看在你們總鏢頭份上，就要你們躺着爬不起來。」

「你給我躺下！」

左首漢子一下衝出大門，當胸一拳擊了過來。

「你們還敢撒野？」

劉二麻子身子微微一側，讓開來勢，旋身之際，左手一掌拍在他肩後。

那左首漢子一股勁的衝出去七八步遠，脚下一絆，「叭撻」一聲，跌了個狗吃矢。

右首漢子覷狀大怒，大喝一聲：「你敢打人？」

虎的奮身撲起，雙拳貫風，朝劉二麻子撲擊過來。

劉二麻子聽得更是怒不可遏，明明是他們先出手，却大聲喊着「你敢打人」，好像是自己上門尋釁來的一般，口中嘿了一聲，突然身形一矮，雙手朝上托起，往後一送。

他使的這一招叫做「武松打虎」，那右首漢子撲起的人經他雙掌一托一送，一個人從他頭頂「呼」的一聲往後飛出。

這一下他是從劉二麻子頭頂凌空飛出去的，當然比左首漢子摔得更重，「砰」然一聲，摔落在街心，口中悶哼一聲，摔得閉過氣去。

「朋友好功夫！」就在劉二麻子把右首漢子摔出之時，就聽到裏面響起一個低沉的聲音，接着只見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紫緞坎肩、藍底團花長袍的中年人，生得濃眉細目，面情冷漠，一手盤着兩顆鐵膽，從大門口現身。

劉二麻子不認識此人，只得抱抱拳道：「在下劉二，這位老哥是……」

「劉二……」

戴瓜皮帽的中年人目光冷冷的朝劉二麻子臉上瞥了一眼，若有所悟的冷聲說道：「閣下莫非就是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

「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這句話，若是在黃河底的人說出來，那並不刺耳，但在雙環鏢局的人口中說來，就有着說不出的被人瞧不起的感受。

「不錯。」劉二麻子戇直的點點頭道：「我是賣狗皮膏的。」

「你不去賣你的狗皮膏？」戴瓜皮帽的中年人一手摸着下巴，抬頭向天，冷森的道：「居然找麻煩找到雙環鏢局頭上來？」

劉二麻子聽他口氣，不禁有氣，冷笑一聲道：「劉某看閣下一副模樣，似乎是貴局中很有點身份的人，怎麼說起話來，如此衝人，劉某前來貴局，一定是找麻煩來的麼？」

戴瓜皮帽中年人冷冷的道：「你出手就傷了咱們局裏兩個人，還不是找麻煩來的麼？」

劉二麻子道：「閣下不會問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嗎？」

戴瓜皮帽中年人道：「問你不也是一樣麼？」

劉二麻子道：「劉某是你們晏總鏢頭下大紅帖請來的，這樣夠了吧？」

戴瓜皮帽中年人豁然大笑道：「咱們總鏢頭會請黃河底賣狗皮膏的？朋友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

左首一個道：「李管事，這斷耍無賴要上咱們這裏來，小的就不相信他胡謅，他居然出手傷人。」

右首一個道：「李管事，他摔了咱們的人，這檔子事，咱們局子裏可不能平白的丟人，要不把他……」

原來這戴瓜皮帽的是局子裏的管事。

一個小小的管事居然架子十足，氣勢凌人！

劉二麻子氣惱已極，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張大紅名帖，朝戴瓜皮帽的李管事遞了過去，盛氣的道：「這位大概是李管事了，在下本來是黃河底賣狗皮膏的，怎麼也高攀不上貴局晏總鏢頭，但這張名帖是貴局晏總鏢頭的，總沒錯吧？今天中午，晏總鏢頭派人到鴻運樓找到在下，送上這份請柬，在下不得不來，現在就請李管事代在下覆上總鏢頭，就說在下來過了，告辭。」

說完，抱抱拳轉身就走。

李管事在他說話之時，早已就着燈光看清楚了，大紅名帖是晏總鏢頭的，一點不錯，這可把他看得傻了眼，急忙跨前一步，陪笑道：「劉老哥請留步，兄弟不知不罪，這也怪劉老哥剛才話沒說清楚，劉老哥既是總鏢頭下帖請來的，自然是敝局的貴客了，劉老哥這一走，兄弟可擔待不起，敝局趟子手有眼無珠，這是兄弟平日管理不週，兄弟這裏給你陪罪，大家是自己人咯！劉老哥何必認眞？」一面朝兩個趟子手叱道：「劉爺遠來是客，事先不問問清楚，自己人嘛，劉爺也不會見怪，你們還不跟劉爺賠禮？這事若給總鏢頭知道了，不開除了你們才怪！」

兩個趟子手眼看劉二麻子掏出大紅名帖來，也着了慌，再經李管事一陣斥責，兩人諾諾連聲，朝劉二麻子拱着手道：「大人不記小人過，還望劉爺多多擔待。」

劉二麻子給李管事這麼一說，倒覺得自己出手太重，有些過意不去，也連忙拱手道：「二位好說，剛才原是誤會，在下也有不是之處，李管事這一說，倒教在下好生汗顏。」

李管事連連抬手道：「劉老哥請進，總鏢頭現在正陪着二位賓客在花廳上叙舊，劉老哥不是外人，那就請到花廳待茶吧！」

說完連連肅客，搶在前面領路。

花廳在第二進西首，穿過一條走廊，跨出月洞門，已是嫣紅姹紫、花開如錦的一片花圃，因此曲折迴廊之間，爲恐夜深花睡去，每隔四五步，就有一盞八角紗燈懸掛在雕欄柱上，遠遠望去，明燈掩映，花影迷離，別有一番幽雅。

走廊盡頭是一座兩層樓宇，十二明窗，敞軒臨風，此時燈火輝煌，不時傳出爽朗的笑聲。

李管事領着劉二麻子走近階前，就脚下一停，回過身來，細聲道：「劉老哥請稍待，容兄弟進去通報一聲，再來相請。」

劉二麻子含笑道：「李管事請。」

李管事方才在大門口還昂首挺胸，架子十足，這回一到了花廳前面，腰背登時彎了下去，連走路都點起了脚尖，不發出半點聲音，簡直成了一隻老猴精，一顛一顛的蹩上石階，挨着門框，側身而入，他可不敢打擾正在和貴賓談笑的總鏢頭，聳着肩，挨到了副總鏢頭伍奎身旁，低低的說了兩句。

伍奎聽得不由一怔，低聲問道：「有這等事？人在那裏？」

李管事聽了副總鏢頭這句話，一顆心登時沉了下來，囁嚅的道：「副總鏢頭，他……就在花廳外面了。」

「糊塗！」伍奎雙眼一瞪，說道：「你怎不先來稟報一聲？」

李管事急得額上不禁冒出汗來，又不敢伸手去揩，說道：「小的是因爲他持有總鏢頭的名帖請柬，小……的不敢待慢，所以只好把他帶進來了。」

伍奎問道：「請柬呢？」

李管事道：「在……在這裏。」忙不迭的把大紅請柬雙手遞上。

伍奎看了請柬，也疑惑了，抬眼望望總鏢頭，站起身來道：「總鏢頭，你幾時請了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

「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總鏢頭晏長江同樣一怔，說道：「是誰請他的？」

伍奎把手中請柬遞上，說道：「他持名帖而來，人已在花廳外面了。」

他沒待總鏢頭回答，就請示道：「既然總鏢頭沒有請他，此事由兄弟去查問清楚好了。」

「不！」晏長江一擺手道：「人既然來了，就請他進來吧！」

伍奎道：「這……不太好吧！」

晏長江深沉一笑道：「不要緊，你

去把他請進來。」

伍奎應了聲「是」，舉步朝門外走了。

李管事趕緊亦步亦趨的跟了出去。

劉二麻子在階前等了一會，才見一個身穿湖色長衫、雙顴微聳、兩目深凹的瘦削臉的中年人從廳上迎了出來。

雙手抱拳，含笑道：「這位大概就是劉兄了？劉兄光降，兄弟失迎得很。」

李管事連忙在旁道：「這是敝局伍副總鏢頭。」

劉二麻子雖然沒有和伍奎見過面，但雙環鏢局副總鏢頭伍一刀伍奎的大名可並不陌生，連忙抱拳道：「原來是伍副總鏢頭，在下久仰得很。」

「劉兄好說。」伍奎深沉一笑，抬手道：「總鏢頭正在接待賓客，不克親自出來迎迓，劉兄請進。」

劉二麻子不知晏總鏢頭今晚到底請了一些甚麼人，他邀請自己前來，又有甚麼事？此刻既然來了，也就一拱手道：「副總鏢頭請。」

伍奎笑道：「劉兄是客，自然劉兄請了。」

劉二麻子連說「不敢」，舉步跨上石階，跨進敞廳。

廳上一共只坐着三個人，上首一個是身穿一襲短僅及膝黃布道裝的老道人，一頭白髮，白鬚垂胸，臉色紅潤，雙目開闔之間閃着炯炯紅光。

這是一位異人，劉二麻子一眼就認出他是勞山通天觀觀主郝元郝眞人，據說他年已百歲開外了。

第二個是紫臉濃眉，年約六旬出頭的老者，穿一件紫紗長衫，貌相魁梧，只要看他坐在太師椅，大馬金刀、四平八穩的模樣，在江湖上的名頭和身份定然不低。

第三個是四十開外的中年漢子，四方臉，膚色白淨，濃眉細目，身穿天藍長袍，個子不高，却有一股威重的氣概。

劉二麻子自然聽人說過，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就是這個模樣了。

就在副總鏢頭伍奎陪同劉二麻子跨進敞廳之際，總鏢頭晏長江已經很快站了起來，含笑拱手道：「劉兄光臨，眞是幸會之至！」

伍奎忙道：「劉兄，這位就是總鏢頭。」

「總鏢頭好說。」劉二麻子連連抱拳道：「在下久仰總鏢頭盛名，無緣瞻荆，今晚蒙總鏢頭寵召，在下眞是榮寵得很。」

晏長江深深的打量了劉二麻子一眼，心中已若有所悟，一面含笑道：「劉兄太客氣了，來，來，兄弟給劉兄引見。」他一指上首白髮老道說道：「這位老道長是勞山通天觀郝眞人。」

劉二麻子連忙拱手道：「在下劉傳義，久聞老道長是神仙中人，能在這裏見到老道長，是在下的榮幸。」

郝眞人目閃紅光，呵呵一笑道：「劉施主眉透紫氣，今後可有三十年榮華富貴，後福無量。」

晏長江又一指紫衫老者道：「徽幫曹老大。」

江湖上，除了丐幫是第一大幫，弟子遍及天下，徽幫聽起來好像只是安徽一省的幫派，其實門人子弟同樣遍及各省，不但聲勢不在丐幫之下，而且丐幫是窮家幫、要飯的乞丐，徽幫不僅善於經商，經濟充裕，財大勢大，因此江湖上稱他們爲富家幫。

徽幫龍頭曹鳳台，人稱金錢豹，原來他一手金錢鏢，從無虛發，據說最多可以雙手打出七十二枚金錢鏢，金錢豹不但是金錢鏢的諧音，也表示他一身都是金錢的意思。

金錢豹的名頭在江湖武林中，可比乾坤手晏長江還響亮得多，這無他，自然是他財大勢大的關係了。

劉二麻子沒想晏總鏢頭今晚請的客人會是這兩位大人物，那麼又邀請自己這麼一個在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小人物來赴宴，這是爲甚麼呢？

他經晏長江介紹之後，連忙又抱着拳道：「原來是曹老大，在下失敬了。」

曹鳳台倒是個極爲謙和的人，立即含笑還禮道：「劉兄幸會。」

剛說到這裏，只見李管事匆匆走入，垂手道：「啓稟總鏢頭，勞總管來了。」

晏長江和伍奎同時站起身來，晏長江道：「快快有請。」

他話還未說完，只聽一個尖沙聲音笑道：「有勞總鏢頭、副總鏢頭久候了，兄弟來遲一步，眞是抱歉得很。」

隨着話聲，走進來的是一個三角眉鷂目鷹鼻的瘦高漢子，身穿一襲古銅色緞袍，步履十分輕快。

劉二麻子久住徐州，自然認得出來，這人正是徐州鼎鼎大名的九里堡的總管勞乃通。

九里堡在武林中，名頭之盛可不下於黃山萬家。

老實說，黃山萬家，上代祖孫三人，當過四屆武林盟主，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如今已是第四代。

九里堡堡主戚槐生却從四十歲那年膺選武林盟主，到五十五歲蟬連了三屆盟主，最後還是他堅決辭謝，才推辭掉的，這屆武林盟主才落到黃山第四代的萬春霖頭上。

九里堡堡主戚槐生擔任三屆十五年武林盟主，都是勞乃通當的總管，你想想看，勞乃通在江湖武林中，是不是響噹噹的風雲人物？

就在勞乃通一步跨進敞廳之際，連一向被人視作活神仙的通天觀主郝元和徽幫老大的曹鳳台都站了起來。

光是這份氣勢，就令人想到九里堡總管，在武林中是如何被人推重了。

郝元呵呵一笑道：「豈止是總鏢頭、副總鏢頭，連曹施主和貧道都乾坐着久候了呢，總管再不來，貧道的酒蟲、飯蟲都快從喉嚨裏爬出來了。」

勞乃通目光一動，首先朝郝眞人走了過去，握住老道雙手連連搖晃，說道：「郝眞人久違，快快請坐，兄弟沒想到眞人也這麼早就趕到徐州來了。」

郝元大笑道：「給老盟主祝嘏，貧道焉得不下紅塵一趟，何況這也是總管的意思，貧道自然要提前趕來了。」

勞乃通道：「眞人請坐。」一面回身又走到晏長江面前，一把抓住了晏長江的手，道：「總鏢頭怎麼也和兄弟客氣起來了，請坐，請坐。」

他說的第二個請坐，是轉臉朝曹鳳台和伍奎說的，接着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道：「這位劉二麻子是兄弟派人持了總鏢頭的名帖去請來的，你看如何？」

晏長江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兄弟方才還在奇怪呢，原來是總管物色來的，這就對了。」

這不過是一兩句話的時間，勞乃通這才轉身朝劉二麻子含笑道：「劉兄也來了。」

他沒跟曹鳳台打招呼，却轉身朝劉二麻子招呼起來，這下眞把劉二麻子自己也弄糊塗了，自以爲一下擠上了江湖名士之列了呢！

劉二麻子趕緊抱拳道：「勞總管好說，在下久仰總管令名，今日得瞻芝宇，眞是榮幸。」

「哈哈！」勞乃通大笑一聲道：「黃河底卧虎藏龍，劉兄人中俊傑，兄弟久仰得很，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快快請坐。」

副總鏢頭伍奎弄不懂勞乃通何以對劉二麻子如此客氣，他目光轉向了總鏢頭晏長江。

晏長江微微一笑道：「如今客已到齊，吩咐廚下可以開席了。」

伍奎答應一聲，站起身走到花廳門口，叫道：「來人哪！」

李管事正因總鏢頭宴客，自己不曾通報，貿然帶着劉二麻子進來，總鏢頭雖未責怪，他却一直忐忑不安的站在廳外，此刻聽到副總鏢頭的叫喚，急忙趨到門口，垂手道：「小的在。」

伍奎一揮手道：「客已到齊，你快去吩咐廚下開席了。」

「是，是。」

李管事應了兩聲「是」，才湊上一步，悄聲道：「那劉二麻子呢？副總座……」

他拖長口氣，是在向副總鏢頭請示。

伍奎也並不清楚，但因勞總管對劉二麻子十分看重，自然不敢簡慢，面色微沉，說道：「他是總鏢頭下請柬請來的，自然是客人了，你快去吧！」

「是，是！」李管事聽了這句話，一顆心才算放下來了，連連應「是」，打着躬，退下石階，急步往外奔去。

一會工夫，花廳上便已排起酒席，幾名趟子手陸續送上酒菜。

總鏢頭晏長江起身肅客，抬着手道：「老道長、勞總管、劉兄、曹兄請入席了。」

在他口中，已然把客人的席次都說出來了，通天觀主郝元是首席，九里堡總管勞乃通坐的是第二位，劉二麻子是第三位，徽幫老大曹鳳台第四位。

副總鏢頭伍奎聽得更是暗暗稱奇，總鏢頭方才還說沒發請柬給劉二麻子，現在他的席次，居然還排在徽幫老大曹鳳台之上。

郝眞人呵哈一笑道：「來，來，諸位快請入席了，老道酒蟲早已爬上了喉嚨，再不喝上幾口，老道連說話都沒精神了呢！」

他隨着話聲，已昂然走到上首，當先坐了下來。

勞乃通跟着抬抬手道：「劉兄、曹兄請啊！」

跟着坐了第二位。

在他口中，也把劉二麻子說在曹鳳台的前面。

他不但在徐州城，就是在江湖上，也是說話有份量的人，他把劉二麻子名次說在曹鳳台之前，那麼劉二麻子的身份，就很明顯的在徽幫老大之上了。

但劉二麻子自己心裏有數，人家徽幫老大是和丐幫並稱的大幫派，就是和當今武林九大門派掌門人也平起平坐，照說勞乃通不過是九里堡的一名總管，論身份，自然還在曹鳳台之下，自己嘛，只是黃河底賣狗皮膏的，那能和人家相比？

因此他脚下略一趦趄，連忙抬手道：「曹老大請上坐。」

曹鳳台含笑道：「劉兄不可客氣，兄弟和晏總鏢頭論交二十年，是老朋友了，劉兄咱們還是第一次見面，自該劉兄上坐了，方才勞總管說過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劉兄快請坐吧！」

劉二麻子執意不肯，還待再說。

晏長江含笑道：「劉兄快請坐吧，咱們都是武林朋友，不用客套，你沒聽老道長酒蟲已經上了喉嚨，再客套下去，老道長酒蟲要從嘴角裏爬出來了吧！」

「極是！極是！」

坐在上首的郝眞人接口道：「大家快坐下來，咱們先喝酒才是正經，江湖朋友講的道義爲先，要客氣就俗氣了。」

劉二麻子看大家這麼說了，只得抱抱拳道：「老道長和主人都這麼說了，曹老大又如此客氣，在下那只好遵命了。」

他終於坐了第三位，接着曹鳳台和晏長江、伍奎也相繼坐下。

李管事不待吩咐，手執銀壺，替大家斟上了酒。

這一席上，大家都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人物，只有劉二瘸子是黃河底的一個小人物；但如今他居然和這些人同席喝酒。

這對劉二瘸子來說，心理上實在受了很大的拘束。

但主人和郝眞人、勞乃通、曹鳳台，都並不因劉二瘸子是賣狗皮膏的而稍存輕視，大家對他好像老朋友一樣，觥籌交錯，互相敬酒。

劉二瘸子畢竟是江湖上人，江湖人有一個好處，就是生性豪邁，不拘小節，幾杯下來，他方才心理上的拘束已經盡去，和大家杯到酒乾，談笑風生了。

通天觀主郝眞人，是江湖上出名的有道之士，他自稱已有一百另九歲，縱然他自己多說了幾歲，但至少也在九十以上的人了，可是喝起酒來，就像長鯨吸水，毫不在乎。

九里堡總管勞乃通、徽幫老大曹鳳台、主人晏長江、和副總鏢頭伍奎，幾乎個個都是海量。

劉二瘸子平日喝喝燒刀子，在黃河底，也算出名的酒囊，今晚遇上了這幾位酒國高手，豈肯示弱？自然要和大家杯到酒乾，喝個明白。

這席酒，自然吃得賓主盡歡，每一個人都已有了八分醉意。只有郝眞人還是和往常一樣，毫無醉意，他自己說可以千杯不醉，倒也不假！

席散之後，兩名趟子手撤去筵席，隨着送上一盞濃茶。主人和勞乃通、曹鳳台一面品茗，一面商討着三日後如何爲戚菩薩祝壽事宜。

劉二瘸子喝了兩口茶，就站起身，抱抱拳道：「今晚承總鏢頭寵宴，又能和老道長、勞總管、曹老大諸位同席，這是在下畢生榮幸，如今酒醉飯飽，在下要先行告退了。」

晏長江大笑道：「劉兄又說客氣話了，今晚一叙，快慰平生，咱們同是江湖上人，今後要多多連繫，說不定還有仰仗劉兄之處哩，今晚多有簡慢，還要劉兄包涵。」

說到這裏，回頭朝伍奎吩咐道：「你去關照李管事，套車送劉兄回去。」

伍奎答應一聲，站起身來。

劉二瘸子連忙搖手道：「總鏢頭、伍兄，不用費事……」

伍奎已經走到廳門口，朝門外伺候的李管事吩咐道：「李管事，吩咐套車送劉兄回去。」

李管事垂手道：「回副總鏢頭，小的已經準備好車子了。」

劉二瘸子道：「伍兄，不用客氣，兄弟自己可以回去。」

伍奎道：「劉兄今晚喝了不少酒，你沒聽李管事說，車已套好了麼？自己人，這有甚麼好客氣的？」

晏長江走了過來，握住劉二瘸子的手，含笑道：「劉兄，咱們一見如故，今後可得常來敝局，不須客氣，兄弟還有些事，要和老道三位研商，那就不送了。」

劉二瘸子連聲道：「不敢，總鏢頭請留步。」

晏長江回頭道：「伍兄，你代我送劉兄。」

劉二瘸子忙道：「伍兄也請留步……」

伍奎大笑道：「劉兄今晚第一次來，你以後再來，兄弟就不送好了。」

他硬是一直送到鏢局門口，門前果然已套好了車。

劉二瘸子盛情難却，只得連聲稱謝，登上了車。

車把式不待吩咐，揚鞭趕車，直往黃河底馳去。

* * *

第二天早晨，太陽已升起三丈高了，黃河底所有各式各樣的攤子，早已全擺出來了，惟獨劉二瘸子賣狗皮膏的攤子，木板門依然掩着，並沒開張，看情形，好像劉二瘸子還沒有起來。

那一定是他昨晚宿醒未醒了。

劉二瘸子到黃河底賣狗皮膏已經有三年了，像這麼晚還沒起來，可還是第一次。

劉二瘸子左鄰賣梨膏糖的張老實，正在覺得奇怪，這一清早，他已經探了幾次頭，想過去問問，只是早晨他正忙着煎梨膏，煎梨膏講究火候，他只有一個人，自然抽不出身來。

這時從長街上走來了一位青衫飄逸的讀書相公，走到劉二瘸子攤門前，就停下步來，口中叫道：「劉老哥在麼？」

劉二瘸子攤子掩着木門，裏面沒人答應。

青衫相公又叫道：「劉老哥，你還沒起來嗎？」

裏面依然沒人答應。

青衫相公秀眉微微攏了下，忍不住跨上一步，伸手去叩木門。

「篤」！他只叩了一下，木門便自呀然開啓，原來木門裏面並沒上門，故而一叩即開。

這一排的攤子，都是因陋就簡的木屋。木屋而稱攤子，當然不會太大，前面是攤位，後面有小間是臥房。

木門開啓，青衫相公目光一動，已可一目了然，本來前面攤子上，擺滿了藥瓶，和一大叠狗皮膏，已然一件不見。

「莫非他昨晚已經走了？」

青衫相公心念一動，不覺舉步走入，探首朝後面臥房看去，這間逼仄的臥房，除了一張板床，和一雙穿舊了的布鞋，已別無一物。

「看來他眞的離開徐州府了。」

青衫相公心中暗暗說着，正待退出，忽然，他目光接觸到床下面還有

一件東西！那是一柄用牛皮爲鞘的鋼刀。

青衫相公不覺心中一動，暗道：「劉老哥隨身衣物都已帶走，這柄刀怎麼會沒帶去的呢？」

一念及此，就舉步走入，俯身從床下取出刀來。

這柄鋼刀，雖然只以牛皮爲鞘，但入手份量極沉重，顯然不是普通單刀，這就一手握柄抽了出來，但見刀面隱泛魚鱗，果然是一柄百練精鋼的好刀，刀柄上，還鐫了一個小小的八卦。

青衫相公不由得一怔，他知道劉二瘸子是八卦門的人，這刀柄上鐫了一個小八卦，就可證明這柄刀乃是他出師的時候，師父傳給他的了，師門所傳之物，自然也是他隨身兵刃無疑！

他臨行之時，連所有藥瓶，和成百張狗皮膏都帶走了，豈會反而把師門所賜的刀留下之理？再說一個江湖上人，旁的東西都可以不帶走，但隨身兵刃決不會不帶走的。

這一想，青衫相公心頭頓時泛起了一絲疑念，忖道：「劉老哥昨晚是應雙環鏢頭晏長江的邀宴去的，莫非他出了事？」

他依然把鋼刀放回床下，回身退出，正待找劉二瘸子的左右鄰居打聽打聽，目光方自一動，就發現左首攤子上正在煎着梨膏的瘦小老頭，兩隻眼睛也朝自己投來。

這就走上前去，拱拱手道：「老丈請了。」

張老實一手攪着沸起一個個氣泡的梨膏，一面點着頭，露出兩顆黃黃的門牙，笑道：「相公有甚麼見教？」

青衫相公道：「小生程明山，是劉二瘸子劉老哥的朋友，想和老丈打聽一下劉老哥……」

「哦，哦，原來是程相公。」張老實連連點頭，說道：「小老兒叫張老實，和劉二瘸子認識快三年了，程相公有甚麼事，但請說就是了。」

程明山道：「小生想請教老丈一聲，劉老哥甚麼時候走的，老丈知道嗎？」

「請教不敢。」張老實聽說劉二瘸子走了，他攪拌梨膏的木棒忽然停住，愕然道：「相公說劉老二走了？他幾時走的？」

程明山本來是跟他打聽劉二瘸子來的，如今被他反問過來，這就可見張老實也一無所知了。

程明山道：「小生昨天聽劉老哥說過，他要離開徐州，只不知他走得這麼快，所以跟老丈來問一聲的，老丈既然並不知道，那就算了。」

「這就奇了。」張老實道：「他告訴相公，要離開徐州？小老兒怎會從沒聽他說起過呢？」

程明山心中暗道：「他離開徐州，是我帶來他師兄的口信，你怎麼會知道。」一面說道：「劉老哥昨晚是赴雙環鏢局之宴去的，大概沒有回來了。」

「雙環鏢局？晏總鏢頭會請黃河底的朋友？」張老實搖着頭，似有不信之狀，忽然好似想到了甚麼，口中「啊」了一聲道：「小老兒記起來了，昨晚已經很晚了，好像有一輛馬車停在劉老二門口，小老兒好像聽人說過一句：『劉爺好走』，好像有人把他從車上扶下來，後來又聽到一陣蹄聲，漸漸遠去，那一定是劉老二喝醉了，有人送他回來的了。」

說到這裏，又搖頭道：「這就不對，劉老二如果昨晚喝醉了酒，就不會連夜搬走，若說他早晨走的，小老兒每天天沒亮就起來了，怎會沒看到呢？」

程明山看到他說話神情，就知打聽不出甚麼來了，這就拱拱手道：「打擾老丈了。」

張老實嘻的笑道：「程相公眞是好朋友，劉老二已經走了，你還來打聽他的下落，他如果交的朋友都和程相公一樣，就不會吃大虧了，可惜天底下酒肉朋友多。」

程明山聽他說得嘮叨，朝他拱拱手，就轉身走出。

這一轉身，他就發現昨天和劉二瘸子動手的厲山二厲，又遠遠走了過來，程明山只作不見，自顧自朝前走去。

只聽二厲中的一個冷冷喝道：「喂，你慢點走。」

這聲吆喝，當然是對程明山而發，但程明山還是只當不聞，不徐不疾的走着。

本來嘛，這條大街上，人來人往，不知他是跟誰在說話。

接着只聽第二個人喝道：「你是聾子？老大叫你慢點走，你聽到了沒有？」

人影一晃，一個灰衣人一下搶到程明山前面，攔住了去路。

程明山一下停住，望望灰衣人吃驚的道：「你……這是做甚麼？」

「好小子，你還裝蒜！」灰衣人獰笑道：「咱們老大叫你站住，你沒聽到？」

「老大？」程明山茫然問道：「你們老大是誰？他和小生認識？」

另一個灰衣人已經走了過來，似笑非笑的道：「就是我。」

程明山望望他訝異的道：「好像在那裏見過，只是小生並不認識老哥？」

灰衣老大道：「咱們昨天就在這裏見過。」

「啊！」程明山好像突然之間才想起來，笑道：「是了，二位昨天和賣狗皮膏的劉二瘸子劉老哥交過手。」

「沒錯。」灰衣老二冷冷的問道：「你今天又來作甚？」

程明山斯文一笑道：「老哥這話問得奇了，小生到這裏來作甚？小生也

要請問二位，今天你又來作甚？」

灰衣老大嘿然道：「你是找劉二痲子來的了？」

程明山點頭道：「正是，劉老哥昨天和小生約好了的，莫非二位也是找劉老哥來的了？」

灰衣老大問道：「你和劉二痲子是甚麼關係？」

程明山道：「昨天才認識的朋友。」

灰衣老大又道：「你叫甚麼名字？」

程明山道：「小生程明山，程子的程，在明明德的明，爲山九仞的山，小生還沒請教二位……」

灰衣老二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好，你跟咱們走吧！」

程明山道：「小生跟二位走？爲甚麼呢？」

灰衣老二道：「你不是和劉二痲子約好了的麼？跟着咱們走就沒有錯。」

程明山輕「啊」一聲，欣然道：「二位知道劉老哥在那裏麼？」

「廢話！」灰衣老二道：「不知道，咱們會約你同去？」

程明山喜道：「小生正在找他，二位知道劉老哥在那裏，這眞是好極了，二位請。」

灰衣老二道：「你隨我來吧！」說罷，就走在前面領路。

程明山朝灰衣老大抬抬手道：「這位老哥請先。」

灰衣老大冷冷的道：「你只管走在前面，不用客氣。」

程明山抱拳道：「小生那就有僭了。」

他果然跟着灰衣老二就走。

灰衣老二在前面洒開大走，走得很快，程明山是讀書相公，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自然跟不上他，灰衣老大跟在程明山身後，也大是不耐，催道：「你不會走得快些？」

程明山喘着氣道：「小生已經走得很快了，再要快，那只好跑了。」

灰衣老大道：「那你就跑好了。」

「不！不！」程明山連連搖頭道：「讀聖賢書，就得行必由徑，老夫子時常說，就是天下大雨，也寧可濕衣，不可亂步，步尚且不可亂，豈可跑乎？」

灰衣老二走出了一大段，回過身來，叫道：「你怎不快走？」

程明山腳下已經算是走得很快，但還是不離一搖一擺的模樣，一面苦笑道：「老哥走得慢一點，小生才跟得上呀！」

厲山二厲一時拿他沒辦法，只好放慢腳步，好不容易走了二里來路，地勢已經漸漸冷僻。

程明山看得有些不對，問道：「劉老哥到底在那裏呢？這裏已經沒有人家了，二位老哥……」

灰衣老大走在他身後，冷厲的道：「小子，總而言之，你和劉二痲子結交，是交錯了朋友。」

「不會吧！」程明山沒有領會灰衣老大話中的意思，一面搖着頭道：「據小生看，劉老哥倒不失爲一個血性漢子。」

灰衣老二本來走在前面的人，忽然回過頭來，陰森森的道：「你不交劉二痲子這個朋友，今天就不會死了。」

程明山道：「老哥說笑了，小生交了劉老哥這個朋友，怎會死的呢？」

灰衣老大陰惻惻道：「你死在眼前，還不知麼？」

伸手一指，朝程明山背後點來。

程明山直到此時，才聽出兩人口氣不對，口中驚「啊」一聲道：「你們……」

他驚怯的一回頭，因爲身子偏了，居然躲過了灰衣老大的一指，顫聲說道：「你們是强人？小生和……你們無怨無仇，小生身上只有十來兩碎銀子，你們……拿去好了。」

灰衣老二獰笑道：「咱們並不要你的銀子。」

他一下攔在程明山前面，擋住了去路。

程明山更是吃驚，渾身顫抖，說道：「那……那……你們要甚麼呢？」

灰衣老二道：「要你的命！」

五指箕張，一把當胸抓來。

「啊！」程明山臉色發白，兩個人一前一後，他只好頭一低，朝兩人中間鑽了出去。

說也正巧，灰衣老大一指落空，右手兩個指頭一收再點，這回是認定了程明山「腦戶穴」才出手的，但程明山爲了逃命，慌慌張張的一低頭從兩人中間鑽出，恰好灰衣老大一指點出，灰衣老二一把抓來。

兩人中間本來有個程明山，這一指、一抓是朝程明山發的；但程明山一下鑽了出去，兩人中間沒了人，灰衣老大兩個指頭若戟下去就變成朝灰衣老二迎面戳去，灰衣老二這一抓也變得朝灰衣老大當胸抓到。

兩人出手雖快，但他們究是身手不凡，發現程明山鑽了出去，一指一抓還未及身，就立即收勢，轉臉看去，程明山已經慌慌張張的逃出去八九步之外。

他只是一個讀書相公，沒練過武，自然跑得不快。

灰衣老二冷嘿一聲，喝道：「好小子，你還往那裏走？」

雙腳一頓，身子凌空飛撲過去，一下就追到程明山身後，伸手朝他後心抓去。

這下明明覷得極準，可以一把把他抓住，那知等到五指一攏，竟然和程明山的衣衫只那麼一分之差，就抓了個空。

灰衣老大一道人影却從程明山當頭掠過，一下落到他面前，正待出手。

程明山在沒命的飛跑之中，突見

前面有人擋住去路，口中「嘩」了一聲，嚇得一個轉身往後就跑。

灰衣老二撲過來的人，一抓未中，雙腳堪堪落地，正好程明山看到前面有人，轉身往後跑起，一下就和灰衣老二撞了個滿懷。

灰衣老二身子還沒站穩，給他一撞，不由被撞得後退了一步，他可沒想到身後恰好有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腳跟一絆，一個人仰天跌了下去。

程明山只知和人撞了個滿懷，也不知這被撞的是誰，口中連聲說道：「對不起！」

腳下踉蹌，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

灰衣老大眼看自己二人連番出手，均被程明山閃避開去，心中已感不對，厲山二厲兩人聯手，江湖上普通武師，連一招也休想躲閃得開，這小子居然一連避開自己兩人合擊的兩招，更何況他老二一身武功，和這小子互撞之下，竟會被他撞得仰天栽倒下去？一面喝問道：「老二，你怎麼了？」

灰衣老二站是站起來了，但敢情扭傷了腳筋，只是站着沒動，苦笑道：「我被石頭絆了一跤。」

灰衣老大道：「你身後那來的石頭？」

灰衣老二往後一看，果然那有甚麼石頭？這下他也明白過來，一時不覺雙目兇光暴射，厲笑道：「好小子，你居然還是個會家子。」

程明山遠遠的躲在一棵大樹後面，說道：「見笑得很，小生會是會一點，只是並不高明。」

灰衣老大雙目緊瞪着他，沉聲道：「朋友那就不用裝腔作勢了，出來跟咱們較量較量。」

「不成啊！」程明山連連搖手道：「小生師父說過，天下最大的本領，就是打不過人家要逃，所以小生師父只教了我逃的本領，怎麼能和二位較量？」

灰衣老大嘿的陰笑一聲道：「好，你就逃逃看？老二，咱們上！」

灰衣老二要待舉步，這一動，突然右腳腳筋一陣疼痛，幾乎站立不住，咬着牙道：「老大，我……我腳抽了筋。」

灰衣老大聽得不覺一怔，問道：「是不是給這小子點了穴道？」

「不，不！」灰衣老二額上已經綻出汗珠，說道：「不是，是我扭了筋！」

「好！」灰衣老大沉聲道：「你自己揉一揉，我倒不信這小子能有多大的能耐。」

話聲甫出，雙足一點，朝程明山凌空撲了過去。

程明山叫道：「你這就不對了，老二抽筋，動彈不得，老哥就該替他去揉揉。」

身子往後一縮，躲到樹後去了。

灰衣老大一下撲到大樹前面，厲聲道：「老子逮住了你再說。」

程明山和他隔着一棵大樹，說道：「小生和你們究竟有甚麼過節，二位竟是要非置我於死地不可？」

灰衣老大道：「你不用多說！」

身形一晃，朝右首欺了過去。

程明山趕緊朝左閃出，又道：「這個小生非問清楚不可。」

灰衣老大道：「你待會還是去問閻老二吧！」

左手一掌橫掃過去，人却又朝大樹右方欺去。

程明山因有大樹護身，你朝右追來，他又朝左閃出，一面說道：「劉老哥是不是你們把他劫持去了？」

灰衣老大怒不可遏，厲聲道：「你自身難保，還問別人作甚？」

他口中喝着，人又繞了過去。

「不然！」程明山一面朝左閃出，一面說道：「朋友嘛，劉老哥既是小生的朋友，小生焉得不問？」

灰衣老大樹隔在中間，兀是追不到他，心頭怒惱已極，一個人繞樹疾追，雙手却連環劈擊而出。

但你追得快，程明山就逃得快，兩人一個追逐一個躲閃，只是繞着大樹打轉。

灰衣老大越追越怒，劈出的掌風也越發的凌厲！

程明山喘着氣道：「老哥可以憩憩了吧，這樣像捉迷藏，多沒意思？你老哥留神些，別被大石絆一跤，也扭了筋？」

他話聲未落，灰衣老大已經追了過來，不知怎的，果然腳下一絆，幾乎仆倒，急忙低頭看去，這大樹下他已經一連繞了幾圈，並沒大石，這回不知何時，果然多了磨盤大一方石頭，心中暗暗驚奇！「這小子幾時搬來這方石頭？」

心念一動，口中大喝一聲，飛起一腳，把大石踢得滾了出來；但這一腳踢出之後，突覺右腳腳筋牽動，果然也抽起筋來！

這下當眞把灰衣老大驚詫得說不出話來，一面趕緊暗暗運氣，那知不運氣還好，這一運氣行功，右腳一條主筋竟然奇痛難忍，忍不住哼了出聲來。

「對不？老哥果然也扭了筋，這就是你跑得太快的緣故。」

程明山緩緩從大樹後轉了出來，笑吟吟的道：「像小生這樣走得緩慢一點，就永遠也不會抽筋的，現在可好了，小生就不用再逃了。」

灰衣老大知遇上了高手，但心裏兀是不信，這小子這點年紀，絕不可能會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他一張本來陰沉沉的臉上，此刻已脹得通紅，怒聲道：「很好，咱們兄弟認栽，閣下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亮個門戶，咱們後會有期……」

（未完・二）

上文提要：蕭瑤和蕭湘子、蕭郎商量對付魔婆的辦法，然後決定先替他們易容扮作醜小子、醜丫頭，以便行動，並令小猴兒隨行，三人來到臨安城，轉過樓外樓，只見布幡上兩行大字，很多遊人圍觀，原來是小猴兒的傑作，三人上樓外樓，接着海鷹幫的人也上來，小妖女秦姜已站在欄杆上堵截，用彩條掃過，想將小猴兒捉住，又被他走脫，更知布幡是小猴兒掛上的，如何不恨……



巴彥·文
可飛·圖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六扇門跟踪圍捕　小公主刻意糾纏

「也讓大夥兒瞧瞧，今日的臨安府，已是誰定天下。」小蕭琅道：「你們瞧，斷橋那面奔來的又是甚麼[illegible]」

蕭郎放心了，因爲蕭湘子[illegible]步到了小蕭琅腳邊，像是探頭外[illegible]蕭郎却明白，是防小妖女突然出手，他兩番着了般若佛印的道兒，如何不知厲害，但有了蕭湘子在小蕭琅身邊，可就不用躭心了，不自覺也探頭一望。只見一夥人，飛舞鐵鍊鐵尺，打斷橋方面飛奔而來，嘿！六扇門中人，五府的捕快。

平江府的捕快頭兒苗雄，率領揚州府、蘇州府，以及臨安府的四府數十位捕快，敢情仍留在臨安，原本就是捕拿天劍蕭郎而來的，月前天魔女也在那樹上高懸天劍蕭郎，魂兮歸來的布幡，也會引來這夥捕快圍捕，看來仍未死心。必然也是再聽說布幡高懸，立即飛奔而來。

蕭郎登時怒從心上起，一掀披風，嗡嗡之聲不絕於耳，天劍映斜陽，閃出數十道寒光。

那日在樓外樓中，還道這般人不過奉命差遣，身不由己，當眞這臨安府，是誰家天下，既然與海鷹幫勾結，作了海鷹幫的爪牙，他怎會再手下留情。

不料他天劍一出手，本已生疑的秦姜，立即發出一聲歡呼，叫道：「蕭郎呀，果然是你。」

小蕭琅救走蕭郎，偏和秦姜相逢狹路，雖然被小蕭琅連踢帶打，一再戲弄，從天目溪中爬起來的秦姜，那裡肯捨，立即追去，那料又一再被小蕭琅這個乳臭未乾的娃娃，一再挫辱，當衆羞辱，從沒人能逃得出手去的彩條，竟也奈何他不得，心高氣傲，刁蠻潑辣的海鷹幫公主，從小嬌生慣養，一呼百喏，紅娘子的嬌嬌女，那會不恨得銀牙兒也要咬碎了。

「眞是……你呀！蕭郎！」

恨得要噴火的眼兒登時一酸，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是忘了她如何折磨得蕭郎幾乎性命兒也不保？還是眞以爲愛之深，折磨也更厲害，多少折磨，也就是多少愛？小蕭琅一再呼喚大哥哥，她已早心疑了，而今，天下無雙的天劍一出果然是她的蕭郎。

受盡一生從未受過的挫辱、羞辱，一見親親愛愛，至親至愛的人，任她如何刁蠻，潑辣、任性，說甚麼仍是個未大得透的姑娘，眼兒一酸，登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樓上樓下，數十個紅巾包頭的漢子登時也怔住了，發喊的也不敢喊，要撲上的，也停下了步來。

蕭郎也不由一怔，臊得連臉也紅了，慌忙一退步。

「你你！給我站住了。」

正因蕭郎萬萬想不到，小妖女竟會哭，錯在他一怔之下，秦姜縱身撲來，又太快了，竟然慌了手腳，竟躲不開，被秦姜抱個正着。

又豈僅蕭郎一怔，便蕭湘子、小蕭琅，也大出意外，海鷹幫人多勢衆，其中豈少得了高手，即使性急，小公主摟抱着哭喊的人，又豈會是敵，登時面面相覷，更尷尬得手足無措，那握着兵刃的手，自是紛紛垂了下來。

說時遲，一夥紅巾包頭的人，飛舞着手中的鐵鍊鐵尺，已飛奔而來，爲首的竟是苗雄，皆因那日被天魔女飛劍斷髮，不過才個多月，那頭髮如何長得出來，不能光着頭，只能用紅巾包頭。錯非是天魔女，嘿！誰有這般絕頂的輕功，把布幡高掛上樹梢頭，喝道：「休放走這魔女。」

蕭湘子倒抽了口涼氣。叫道：「小心！這小妖女！小心般若……」

心中却是又惱又恨，連蕭郎也惱上了，當眞風流成性，若不是被秦姜一哭，心兒軟了，憑天劍蕭郎紫虛微步何等神妙，怎會躲不過她的摟抱，是以惱得竟不出手相助。

小蕭琅那知厲害，叫道：「不要臉，你是我的媳婦兒，竟當衆摟抱我的大哥哥，放手。」

噗噗兩聲，小蕭琅的小腦袋一晃，已在小妖女肉多又厚的地方，打了兩巴掌。

秦姜兩手抱着蕭郎，那裡躲得開，正因肉多又厚，是以響聲不脆，連番被人救走，這番寧願被打，也緊抱不放。說時遲，其實不過是同一瞬間，那奔來的苗雄遠見高懸的布幡，以爲是天魔女，現下已認出天劍來，本是率領四府捕快，捉拿蕭郎，想到那日在這樓上，多虧蕭郎相救，天魔女的飛劍才斷了他們的髮，而不是斷他們的首級，何況被海鷹幫的小公主，他的小姪女抱住了，登時啊了一聲，仰着了頭，却停住了脚步。

那四府的捕快不知那日的性命是蕭郎救的，蕭郎頭上的寬邊草帽遮去了面孔，却都認出了天劍，登時發起喝來：「休放走蕭郎。」

鐵鍊嘩啦啦，腰刀鐵尺映斜陽，當眞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是往前圍了，却只圍在樓下，無人敢跳上樓去，數十人的喊聲，怎會不轟然動地。

可把個蕭湘子氣得跺脚。叫道：「你是當眞風流成性，被小妖女一抱，骨頭兒酥啦，還不快走，難道眞要等她……」

等她施展般若佛印，又着小妖女的道兒，蕭郎一時間慌了手脚，被言提醒，大喝一聲：「你……放手！」

可不是風流成性，本要說無耻的小妖女，忽然想到小妖女竟然會哭，哭着又歡呼，眞情流露，若不是眞情愛，眞箇是一呼萬喏的小公主，當着四府捕快、天下武林中人面前，豈會當衆摟抱他。

秦姜啊呀一聲，竟忘了人家險死還生，受盡了她的折磨，蕭郎霍地氣沉丹田，縮身猛旋身，右肘撞在秦姜的左脅上，他上身連臂，被緊緊抱着，小妖女萬想不到蕭郎有此一着，那右脅乃是期門穴所在，蕭郎不是惜玉憐香，而是念在她的眞情愛上，只用了兩成力道，秦姜啊呀一聲，兩臂一麻，就不由她不鬆手了，身子也飛了出去。

海鷹幫的人馬中，當眞多有高手，登時發起喝來，但要搶救，那還來得及，秦姜眼看頭前脚後，撞落欄杆外，那期門穴被撞正了，即使僅有兩成力道，秦姜再有超絕的功夫，也是施展不出來，撞落街心，怕不腦漿迸裂，不粉身亦會碎骨，只把海鷹幫的人馬嚇得魄散魂飛。

便蕭郎也是一怔！一時情急，忘了小妖女和他是立身在欄杆上，却也應變奇快，他右肘撞出，就勢倏伸，堪堪抓住了小妖女的脚裸，猛可裡一帶，驀聽嘩啦啦一聲爆响，蕭郎脚下的欄杆碎裂了，只見小妖女俏生生的身子不但被帶了回來，而且在空中劃了個半弧，直向海鷹幫的人羣中飛去。

「好功夫！」是誰在叫。

可不是好功夫，而且更美妙，小妖女撞落在欄杆外的身子落回樓內，蕭郎的身子却已易位，飛出樓外了，驀見寒濤湧現，蕭郎飛出樓外的身子，竟然懸空而立。喝道：「傳語海鷹幫主，好好教訓這刁蠻女，看在她年幼，且饒她這遭。」

只聽小蕭琅拍手道：「大哥哥，敢情你的軟劍還眞多用場。」

原來蕭郎的身子雖和小妖女易位，飛出了欄杆，手中三尺軟劍，向上一彈，劍尖已釘在簷上了，是以不但懸身空中，而且還能懸空轉過身來。

蕭湘子却已叫道：「還不快走，難道要天劍濺血，小兄弟，咱們來捉迷藏兒。」

小蕭琅嘻嘻一笑。叫道：「醜大姊，好呀！有本事，來捉我。」

小猴兒蜷身一滾翻，成了個肉球兒，那樓下數十個六扇門中人正驚得目瞪口呆，仰頭上望，登時齊發起喊來，那知喊聲成了叫聲，啊唷唷，無數人的屁股上，都被狠狠地踢了一脚，連人影也沒看清，屁股上却被踢痛了，怎不又痛又嚇得大叫，數十人登時亂做一圈。

小蕭琅却似一縷輕烟，立身已在斷橋上了。好不得意，只道醜大姊絕追不上，捉不到他，那知，噯唷，叫道：「你爲甚麼也踢我。」

小蕭琅摸着小屁股，跳了起來，也轉過身來，正是醜大姊把草帽兒一掀，露出醜臉來。

蕭湘子易了容的臉兒是醜了，却醜不了眉兒眼兒。笑罵道：「你這淘氣的小猴兒，你踢得人多啦，也教你嚐嚐被人踢的滋味。」

小蕭琅睜大了的眼兒骨碌碌直轉，顯然仍不相信，竟有人能快得過他

，而且能踢得中他。

早見橋頭樹後轉出一人來，笑道：「好好！這就叫一物制一物，猴兒兄弟，教你也見識一下古墓功夫。」是蕭郎，手中已沒有了天劍，手却仍扣着寬邊草帽的帽緣，顯然剛剛趕來。

蕭湘子不但脫下了身上的披風，而且把草帽向後一掀，擱在腦後了，道：「你也不慢啊，醜大哥。」

一言把蕭郎提醒，忙也脫下披風。把草帽向腦後一掀，也掀了眉兒，笑道：「藍布粗衣大花鞋，這位鄉下的大姐，你隨我這醜大哥進城來，姊姊眞易容有術，任誰也認不出我來了。」

「你怎不說我？」蕭湘子道：「難道人家認得出我來？呔！你怎麼瞧我又不轉眼兒？」

「可惜呀！」蕭郎道：「姊姊的易容術再巧奪天工，也掩不了你美目盼兮，蛾眉春山翠黛，原來化醜爲姸難，易姸爲醜更不易。」

蕭郎忍不住打了個哈哈，因爲蕭湘子，這個自然的女兒，竟也啐了一口，竟也會半帶羞，竟也會怕，怕蕭郎的一雙該死的眼兒。

避開蕭郎的凝視，對小蕭琅道：「猴兒兄弟，長大啦，別學你大哥哥。」

「爲甚麼呀？」

「風流成性，老不正經，哼！」

爲甚麼蕭湘子忽然哼了一聲，美目也不盼兮了，話聲也冷了起來，說道：「我問你，爲甚麼對小妖女手下留情？」

敢情是突然想到了小妖女。蕭郎道：「你既不願我的天劍濺血，難道你忘了蕭瑤姊姊怎生說來。武夷優曇這魔婆，正千方百計，要海鷹幫與我，尤其是你古墓中人爲敵，今日若傷了小妖女，豈不令那魔婆稱心如願了，啊，快走！」

樓外樓與斷橋一望之地，蕭郎雖與蕭湘子迅速變易了妝束，可遠遠的就認出了小蕭琅，有人一嚷，登時發起一陣喊，小蕭琅叫道：「媳婦兒來啦，大哥哥，你們先走一步。」

可不是秦姜當先，落日映得紅布一片紅，無數人飛奔追來。

蕭郎一把揪着小猴兒，道：「休得胡鬧，人家人多勢衆，當眞你以爲小妖女是好惹的。」

一抛一送，硬生生把小蕭琅抛過斷橋，蕭湘子更趕上，再托了一掌，小蕭琅落地已在橋頭邊了。

小猴兒叫道：「放開我。」却不料蕭湘子已如影隨形，拖了就走，竟是脚不沾塵。任小蕭琅連踢帶打，竟是掙扎不脫。

蕭郎趕上，一錯身，抓住他另一條胳膊，道：「這是教你知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被你戲弄的，人家一次二次不防，不過是不把你小人兒放在眼裡，這才着了你的道兒，若還不信，早晚必會遇到你小魔女姊姊，且看看你還能撞得中她的心窩。」

「還有，」蕭湘子道：「小魔女姊姊，不過和我一樣，揪着他，打你一頓小屁股，這小妖女可不同了，她的彩條兒擒不住你，那不過是你早知厲害，可曉得她會邪法兒，你大哥哥就兩番被她折磨的死去活來。」

小蕭琅兩條胳膊被揪得實了，只能蜷着腿兒，翻前又翻後，蕭郎與蕭湘子脚下不停，小猴兒的眼珠子也轉個不停。叫道：「那不算，大哥哥風流成性，我可不風流。」

蕭湘子噗嗤一聲，笑得蕭郎的醜臉兒熱熱的，說道：「你口口聲聲叫人家媳婦兒，還說不風流，還未長大，已是個風流胚子了。」

她心下却道：小人兒已玉琢粉粧，長大了，必然也是風流俊模樣。原來這就是她笑的緣故。

任他翻前又翻後，脚不讓他沾着地，小猴兒的觔斗，便翻不出花樣來，樂得蕭郎也笑了，道：「小猴兒，你聽說過麼，美猴王大鬧天空，一個觔斗翻出十萬八千里，可就是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

「甚麼？」蕭湘子道：「這是五指山？」

蕭郎道：「你不瞧，斜陽畫出南屏，這是在玉皇山上。」

蕭郎熟悉臨安府，是以一路奔來，蕭湘子由他帶路走，只是跟隨，黃昏湖岸，無限好的夕陽，把西子抹得倍加艷麗，遊人正多時候，嘿！這兩個鄉下的少年男女，可眞健步，快得出奇，不過是和一個小孩兒嬉戲玩耍，誰也沒多瞧一眼，其實再要瞧時，早消失在人叢中了，竟也沒人驚奇，恁地奔跑，竟沒撞着挨肩接踵的遊人。

蕭郎道：「古墓盤谷，見證了歷史，豈會也知道虛構幻想出來的小說家言，何況是近人之作。」

其實他原無目的，待見夕陽畫出南屏，才發現已在玉皇山上。

「啊！」蕭湘子道：「我明白了，這就是白娘子召見你的玉皇山，必是此山時刻在你心中，是以，不自覺就來了。」

一聽說白姑姑，小猴兒也不翻觔斗了，把一雙眼兒瞪得大大的，蕭郎忽然心中一動。道：「猴兒兄弟，大哥哥是不是挺喜歡你，你是不是大哥哥最親最愛的好兄弟？」

小蕭琅眨了眨眼兒，忽然狡獪的一笑，說道：「但蕭瑤姊姊，也是我最親最愛的姊姊。」

不知是愛煞人，還是怕煞人，了不得，蕭郎心中有話，尚未說出口，這猴兒就知道了，道：「是呀，但你不當我是你最親最愛的大哥哥，你沒有。」

「我有。」小猴兒縱身一躍，蕭郎慌忙一屈肘，小猴兒已吊在臂彎上了。

「你沒有，」蕭郎裝生氣了，說道：「你瞞不了我的，臨行時，姊姊吩咐你的，你一樁兒也沒告訴我。」

蕭湘子本來坐在一塊石上，把兩人看在眼裡，可笑在心裡，站了起來，說道：「我去走走就來，我猜，小妖女那肯干休，一定要死要活，必已吩咐下去了，必要擒回她的蕭郎。啊喲，你眞是個鬼靈精，總是瞞不過你的。」

小蕭琅吊在蕭郎臂彎上，忽然一邊，一手抓住了蕭湘子的胳膊，一手仍然勾在蕭郎臂彎裡，又翻起觔斗來，道：「相公姊姊，醜大姐，你也是最親最愛的姊姊，我不許你走，大哥哥，姊姊吩咐的話，有甚麼說不得的。」

蕭郎忙道：「那就安份些，說吧，姊姊吩咐了你甚麼，第一樁……可是大鬧臨安府？」

「咱們雖沒把臨安府鬧得天翻地覆，但也已讓海鷹幫的人馬現了原形。」

「也讓人人都見到，那四府的捕快，當然還有官府，已與海鷹幫勾結。」

「原來你知道了，」小蕭琅說：「你騙人，原來你早已知道姊姊吩咐我甚麼。」

蕭郎知道的是：小蕭琅能把布幡高掛在樹梢頭，布幡上的字，也分明是小孩兒的筆蹟，却寫不出桃之夭夭來。分明早有人暗中安排。

小蕭琅背後還會有誰？那自是蕭瑤姊姊。

小猴兒跳下地來，是一個觔斗，翻下地來，小人兒，竟會一臉肅容，把小臉兒綳得緊緊的，道：「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大哥哥，你聽說過沒有呀！」

蕭郎楞住了，眼睛睜大了，蕭湘子望望兩人，道：「他說些甚麼呀！」

蕭湘子從沒見過蕭郎如此面色凝重，不禁滿面驚疑，道：「小猴兒，你們打甚麼啞謎兒呀，快告訴我。」

小蕭琅道：「相公姊姊……原來，你不是……」

「休再胡鬧了，我不是相公……」

小蕭琅竟不嘻笑，而且還挺認眞的點了點頭，道：「相公就是讀書人，讀書人當然就知道，那個寫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的人，被殺了頭，蕭瑤姊姊一聽說，那眉頭兒皺了好多天……」

只聽蕭郎忽然一聲浩嘆，道：「小兄弟，還是我來說吧，你怎能說得明白。」

那知蕭郎不說也罷了，聽得蕭郎一說，蕭湘子只覺地轉天旋，張着嘴兒，半晌說不出話來。

眞箇是：麴塵波外風軟，無限好的夕陽暉裡，烟波幻彩，濃粧的西子，更增迷幻。

蕭郎未語，已先一聲浩嘆，蕭湘子一怔，道：「蕭郎，你嘆聲幽幽，何事愁也浩浩？」

「我適才如何說來？」

「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可是指此？」

「我說，」蕭郎又一聲長嘆，道：「我說，古墓盤谷，在桃源世外，却見證了歷史，可知這也是歷史的又一章麼？」

小蕭琅依偎在蕭湘子懷裡，直翻眼兒，小人兒如何會明白，蕭湘子點了點頭，道：「你手指烟波迷幻的西子，天劍風流的蕭郎，必是嘆那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了。」

「當眞是浩浩之愁，茫茫之劫。」

蕭郎道：「那溫柔之鄉，又豈僅是英雄之塚，更能失人之城，傾人之國，爲博妲己一笑，那商紂王烽火戲諸侯，因而亡其國。」

「原來你對西子而興嘆了。」蕭湘子道：「那吳王夫差寵西施，因而吳國亡。」

「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唐明皇因而失其位，可憐風月債難酬，却奈何，古今情不絕，這傾城傾國事，是以世史不絕書……」

蕭湘子竟也幽幽地一聲嘆息，說道：「你這多情種子，風流的蕭郎，我知你要說甚麼了，衝冠一怒爲紅顏，是不是？哼：人不醉酒，酒何能醉人，人若不迷色，色又豈能迷人。」

「却奈何太上亦不能忘情，人非草木，又孰能無情，情之所鍾，便不能自拔了，那吳三桂爲陳圓圓被奪，衝冠一怒，借引清兵入關，却不知引狼入室，滿清亡明而入主中原，那丹心正氣之士，不堪異族統治，懷亡國之恨，惟抒情筆墨：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本是詠花之作，朱色深紅，異種牡丹，色黑而非朱，而牡丹，花之王……」

「好詩，」蕭湘子道：「明朝天子姓朱，本是漢家天下，却爲異族滿清所奪，不僅詠花是絕妙好詩，喻意更義正詞嚴。」

「却因此闖下大禍，文字獄興，招來滅門慘禍。」

小蕭琅插嘴道：「姊姊一聽慘禍傳來，鎮日皺眉嘆氣，好幾日不同我說話兒。」

蕭湘子幾乎把懷中的小蕭琅忘了，和蕭郎不自覺交換了一瞥，蕭郎道：「不怪姊姊放心他跟隨我們來了。」

「而且有話兒也只吩咐他，不告訴你，誰說他是小猴兒。」

蕭湘子喜愛得把小猴兒摟在懷裡，當眞，小蕭琅豈僅生具異稟，更異於一般的孩兒，竟對兩人的談話，聽得津津有味，可見智慧也遠超越於一般的孩兒。更可愛的是：却又不失孩兒心性。

「好，」蕭郎道：「小兄弟，姊姊還吩咐了你些甚麼？能不能告訴我們？」

小蕭琅頭兒一揚，胸脯兒也挺了起來，道：「姊姊從沒有不許我告人，

也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慚愧，蕭郎心中生愧，也更生敬，蕭湘子道：「神仙姊姊又那會有不可告人之事，小兄弟，她只是來不及告訴你大哥哥。」

小蕭琅的頭兒揚得更高了，說道：「原來你們也曉得，可不是都叫姊姊作神仙，直叫姊姊是菩薩觀世音。」

蕭郎可不是附和，而且發自心中，說道：「都說觀世音救苦救難，有誰見到？姊姊施藥行醫，活人無數，普救衆生，受惠者遍人間，小兄弟，姊姊才眞是活菩薩。」

蕭湘子與蕭郎讚不絕口，而且出自眞誠，小猴兒，啊，小蕭琅，既然手不舞，足不蹈，小臉兒也繃了起來，只不過眉兒更高高地揚了起來，當然也就不是小猴兒，道：「大哥哥，相公……你一點兒也不醜，挺好看的，我還是叫你相公姊姊，甚麼叫善財呀！」

「小兄弟，你喜歡，那就隨你叫吧，當眞甚麼叫善財呀！」

見蕭湘子忍住笑，直擠眼兒，蕭郎忙不迭也繃緊了臉兒，道：「善財，就是觀世音菩薩身邊的善財童子。」

「你說對了一半兒。」蕭湘子道：「我可明白啦，姊姊施藥行醫活人，救病苦，你却……譬如說，你以爲小魔女準不是好人，就把她的銀子偷了來，賑濟貧苦，不用說，那窮苦人家，姊姊既是菩薩，小兄弟，你自然也就是菩薩身邊的善財小菩薩了。」

小蕭琅好不得意，嘻嘻笑得眼兒也瞇了，却把聲音放低了，道：「我告訴你們一宗秘密兒，可不准你們告訴姊姊。」

「你不說，我也曉得。」蕭湘子也把聲調兒壓低了，裝作神神秘秘，道：「小兄弟，你還偷了好多不是好人的銀子，都用來賑貧濟苦，就像你遇到的那兩個翦徑的賊，你也把他們打劫來的銀子偷了來。」

小蕭琅嘻嘻笑，道：「還以爲你都曉得，原來是猜的，不過也猜對了一半兒，他們打劫人，我也打劫他們。」

「還狠狠地刮了他們的嘴巴子。」蕭湘子道：「呔！瞧你們還敢不敢翦徑。」

「你又猜錯啦，爲甚麼我要打他們的嘴巴子。」小蕭琅笑得格格，道：「我說，跑啦，他們東邊跑，我就西邊截，姊姊說：黃荊棍兒出好人，我就數：一二三四五。」

「他們嚇得魂散魂飛，」蕭湘子道：「因爲他們無論向那邊跑，你一晃腦袋兒，總在他們跟前，六七八九十，你就把姊姊打過你多少黃荊棍兒，全打在他們身上啦。」

「整整一百黃荊棍兒……啊呀！你是個最壞的姊姊，你寃我。」

蕭湘子繃着臉兒，壓低嗓門兒，虧她忍得住，蕭郎却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小猴兒竟也臉紅起來，紅紅的臉兒，躲在蕭湘子懷裡直搓揉，搓揉得她癢癢的，終於也忍不住了，噗嗤一聲，道：「姊姊的黃荊棍兒下，頑皮的小猴兒成了最乖最懂事的孩兒。乖孩兒的黃荊棍兒下，不用說，翦徑賊也再不敢翦徑了。」

「乖孩兒是不說謊的，」蕭郎慌忙也把臉兒繃緊了，道：「小兄弟不是要把姊姊吩咐他的話，一句兒也不漏的告訴咱們。」

「若是不說，他仍算得算不得是乖孩兒。」

「都是你不好，你若不打岔，小兄弟早就全說了。」蕭郎道：「後來，小兄弟，姊姊聽說那吟反詩的全家被殺了頭，後來又怎麼了？」

「姊姊鎮日苦臉愁眉，唉聲嘆氣，一天，對我說道：正氣在人間，人心不死，嘉定十日屠城，血腥仍新，而今文字再興獄，江南地，從此必多事了。」

蕭郎肅然生敬，道：「不料菩薩姊姊也心懷民族大義，確是可敬。」

小蕭琅的談吐那像個孩兒，兩人已不以爲奇，適才兩人大談美人名將，傾國傾城，小蕭琅聽得津津有味，可見智慧遠超越他的小小年齡，只見小蕭琅的小臉兒又繃了起來，道：「姊姊只是悲天憫人，說：逆天者豈能復國，徒令生靈塗炭。」

「逆天！」蕭湘子愕然，道：「怎說是逆天呀！」

蕭郎道：「姊姊必有見地，且聽他說來。」

「本來我也不懂，」小蕭琅道：「姊姊說了，數百年前，元末之時，韃子暴斂橫征，專以斂聚爲務，更兼殘暴高壓，人民流離顚沛，死溝渠，成餓殍，應天時，羣雄併起，義旗一擧，萬衆附從，是以能將韃子追奔逐北，這滿清亡明入主，雖亦異族，却以懷柔爲務，人民樂業安居，此時若復明反清，便成了以暴易不暴了，何能復國，豈不是徒令生靈塗炭。」

蕭湘子古墓盤谷中來，何異來自堯舜禪讓聖世，惟有德者居之，道：「姊姊說得是，那明帝昏庸，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清雖異族，却天下太平，人民樂業安居，姊姊博愛仁德，眞菩薩心腸。」

「菩薩心腸，衆生一律平等，何況不可征服，也不能征服的文明。啊啊……」

蕭郎大徹大悟，蕭湘子肅容而含笑，說道：「這麼說，你也明白了，古國文明，淵深博大，磅礡泱泱，清雖異族，入主中原，何異溪流之入大海，我心中無異，見者皆同，姊姊博愛仁德，菩薩心腸，衆生一律平等，心中無異，是以亦不見異了。」

「啊唷，失敬了，」蕭郎心下豁然開朗，不禁也朗朗大笑，說道：「小兄弟，你可又多了位神仙姊姊啦，我也有了位神仙妹妹。」

小蕭琅一雙眼兒骨碌碌轉，望望這個哥哥，又望那個姊姊，說：「你們說些甚麼呀？怎麼我不明白？」

蕭郎兀自朗朗大笑，心說：也有你這小猴兒不明白的，再過十年八載啦，道：「都怨你這神仙妹妹不好，又打岔了，別理咱們，小兄弟，說下去。」

小蕭琅直眨眼兒，原來一直在眨眼兒，其實壓根兒就沒聽兩人說些甚麼，一個勁兒在想，說道：「姊姊說道，那元末之時，併起的羣雄，皆起自草莽。江北有張士誠，這浙東有方國珍，皆鹽梟出身，竟也叱咤風雲，割據稱帝，迄今江浙一帶，民間流傳，仍津津樂道……」

蕭郎啊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明白姊姊爲何要我們前來臨安。」

「不是要我們大鬧臨安，」蕭湘子道：「而是要消弭大浩劫。那海鷹幫勢大財雄，黨羽遍江南，甚至連官府亦聽命了，那張士誠、方國珍的英雄事蹟，如何不激發那海鷹幫主的壯志雄心。」

蕭湘子睿智敏銳，眞箇擧一可反三，美目不是盼兮，而是光芒閃耀，原來落日已在西邊天際，抹出絢麗的晚霞，映得蕭湘子的一雙美目更增輝，繼道：「今日不僅我們見到，小兄弟的布幡引來了多少人遠望，自也人人見到，咄嗟之間，海鷹幫哨聚了多少人馬，更有四府捕快吶喊助威，以往潛伏不爲人知的，而今已暴露在人衆之前。」

「也暴露了海鷹幫主的梟雄野心。小兄弟，姊姊更有何說？」

小蕭琅道：「姊姊再沒說甚麼啦，只道：你大哥哥自會明白。姊姊還說道：大哥哥你必會前往玉皇山，要我助大哥哥一臂之力，眞的呀，我沒騙你們，姊姊吩咐的，我全說了。」

蕭湘子好生迷惑，道：「助你一臂之力，這是怎說？」

蕭郎感到一陣窒息，連心靈也爲之震顫，道：「小兄弟，姊姊還有何說？」

「沒有了呀，」小蕭琅道：「只是說，說大哥哥必去玉皇山，也許我可助大哥哥一臂之力。」

不，這不是甚麼易數先天，不是預知，既然都再也不疑了，白娘子必就是他親生的娘，他不是黃山路上的棄嬰，不是把她送他生父的懷抱，而白娘子就是這玉皇山上接引他的，來到了臨安，豈會不上玉皇山上來。

「痴兒，痴兒，」那聲聲親切而帶咽哽的呼喚，登時又縈迴在耳邊，難道姊姊也知道玉皇山上有白娘子，他娘的洞府居室？

陡然間，他明白了，道：「小兄弟，我知姊姊爲何要你助我一臂之力了，你自幼生長在山中，與與……啊，我是說，與山岩林木爲伍，岩壑絕壁，攀援應如履平地，若有甚麼洞隙岩縫，即使霧鎖雲封，你亦能找得出來，是不是？」

他又記起了紫黛的話來：「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蕭湘子可不是也記起了蕭郎的話來，道：「我也明白了，東海白娘子接引召見，便在此山，那神仙洞府自也在此山上，當眞妙極了，如今這臨安府雖大，却無我們可以落脚之處，我們即使易了容，但都認得出小兄弟來，若能尋找到那洞府，我們不但有了落脚之地，也許……也許……若是有緣，我亦能拜謁那白娘子。」

沒有甚麼能瞞得過蕭湘子的，察言觀色，她把零星的一言半語一參詳，已明白多半了，只不過蕭郎未曾明言相告，她也不便說出來而已。

那小蕭琅已跳了起來，叫道：「媳婦兒來啦！」

海鷹幫、六扇門雖人多勢衆，豈會放在三人眼裡，是以繞湖奔來，三人並沒隱藏身形，却是小猴兒一路在兩人的臂彎裡打鞦韆翻騰，倒引得遊人注目，是以三人玉皇山上來，豈能瞞得過海鷹幫人的耳目，走了蕭郎，秦姜又豈肯甘休，小公主一聲令下，即使駭破了膽，那敢不追來。

夕陽啣山又落山，三人從文字興獄，感嘆那美人如名將，從烽火戲諸侯，慨嘆衝冠一怒爲紅顏，竟不覺斜陽已成了燒天的晚霞。

只見那萬綠叢中點點紅，林烟生暮靄，乍眼一看，還會以爲林花燦爛了春紅。

原來是海鷹幫的人馬，少不了，亦有那四府的捕快，先前在樓外樓，內外何只百數，蕭郎不禁駭然，只見乍隱倏現，何只數百人，竟圍了玉皇山，向山上搜來。

蕭郎一把揪住小猴兒，道：「不可，姊姊臨行時如何吩咐你來？」

小猴兒一掙，再翻一個觔斗，一樣不行，小眼兒睜得圓了。

蕭湘子噗嗤一聲，笑道：「你若不是乖乖的小兄弟，而是不聽話的小猴兒時，眼兒可得再睜大些，認清楚你的大哥哥。」

小蕭琅不僅活潑可愛，更玉琢粉粧，只不過紫虛大挪移奇絕得令人迷幻而已，才知大哥哥也是不好惹的。

蕭郎道：「都不過是衝着我來的，不行，不能容他們向山上搜來。」

蕭湘子點頭道：「說得是，來人再多，豈能奈何得了咱們，却是白娘子那洞府就難免會被發現了。」

「正是爲此，」蕭郎道：「我一現身，就可解了此山之圍，待月上東山，我必回來相會。」

蕭湘子也不禁駭然，道：「小猴兒，咱們來較量較量，看誰先找到你白姑姑的洞府。蕭郎大哥哥，事不宜遲，敢情海鷹幫不但人多勢衆，而且不乏高手。你瞧，來得好快。」

幾句話工夫，那還是萬綠叢中點

點紅，已見包頭的紅巾飄風，來得近的，更已現出了身來。蕭郎把小猴兒向上一扔，取出披風披上，草帽低下眉梢，道：「你們先走一步，我去了。」

霍地一撩衣，宛若大鵬展翅，飛落在一株大樹梢頭，山下左右登時發起一陣喊來，早見兔起鶻落，不下七八人，也騰身竄上樹梢頭。

當眞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蕭郎也不禁叫了聲：「好，」聲也朗朗，道：「海鷹幫名不虛傳，果然高手如雲。」

只見最近身的一株樹梢頭上，一人面如古月，神光內瑩，非但手中無兵刃，更無敵意，拱手道：「天劍蕭郎，果然天劍風流，見面勝似聞名。」

山野晚風遒勁，蕭郎衣袂飄飄，隨枝沉浮起落，眞箇宛若臨風玉樹，朗朗笑道：「在下浪迹江湖，野鶴閒雲，不過浪得虛名，從不過問江湖事，與貴幫更無過節，却不知爲何動衆興師？」

蕭郎朗朗而言，却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不錯，豈僅這人，不過眨眼間，竟又有十數人躍登樹梢，樹梢枝柔，也一般沉浮起落，端的輕功了得，江湖罕見，這臨安遠離海鷹幫巢穴，不料高手已如此衆多，能不駭然，尤其是發話這人，顯然是爲首的頭兒，一見便知是內家高手，却有一宗，無一人手中有兵刃。幸是他未亮出天劍來，否則豈不是示弱了，也幸是未曾亮出天劍來。

只見那人面帶微笑，道：「閣下皓月當空，鷄羣鶴立，天劍風流，又豈會與江湖中人爲伍，閣下言重了，我等不過奉命相邀，列隊恭請，小公主立等閣下前往相聚，便請移步。」

蕭郎忽然大笑，把頭上的草帽一掀，道：「各位，各位之中，想必有見過那天劍蕭郎的，且看看在下這副尊容，可當得風流二字。」

早聽咦咦連聲，此起彼落，原來那躍登樹梢頭上的人中，有幾個是曾在樓外樓中見過蕭郎的，而海鷹幫的人既無處不在，見過蕭郎眞面目的，又豈無人，何況傳言蕭郎天劍風流，那風月場中的煙花女子，受過蕭郎恩惠，更不在少數，傳言豈會有假，先前草帽兒低壓眉梢，雖然手中無天劍，却又分明是樓外樓適才曾相見，不料竟是個醜漢子。

難道眞是認錯人了？

只見近身那人目光如炬，雖也一怔，但繼而也大笑呵呵，說道：「閣下不僅天劍風流，不僅浪迹江湖，而且遊戲江湖，易容有術，當眞高明，可惜適才已直認了。」

蕭郎估計有了這一刻停留，瀟湘子與小蕭琅已深入山中了，驀見兩人振臂一掠，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分落在蕭郎身側，皆目光炯炯。蕭郎又一聲哈哈，說道：「兄台，啊，該死，我應該稱尊官才對，若連揚州府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金眼鵰大捕頭也不認得，在下豈敢誇言浪迹江湖，大概沒人能逃過這位尊官的尊眼，便請認來。」

那人果然是揚州府的捕頭，人稱金眼鵰，哼了一聲，喝道：「却爲何冒充蕭郎？」

蕭郎笑道：「那麼，在下不是易容有術了，當眞好笑得很，在下遊山，正欣賞這無限好的夕陽，令湖山倍增風姿，各位竟然動衆興師，現身攔阻，我何曾自認是蕭郎來？嘿嘿，人說天劍蕭郎，天劍風流，不瞞各位說，在下就是不服氣，聽得傳聞，在此間出沒，特來會他一會。」

果然不錯，人家何曾自認是蕭郎了，只不過自認浪迹江湖，閒雲野鶴，何況天劍蕭郎，天劍隨身，人家可手中無劍。

先前發話那人一雙炯炯目光却不離開蕭郎，話聲轉厲了道：「我且問你，先前在樓外樓中，可是閣下？」

蕭郎道：「那樓外樓乃是遊人必登臨之地，醉西湖，危樓孤嶼，盡在眼底，任柳絮風飄，烟波陶情，可還有更佳去處？在下豈有不登臨的，只不過並非先前，先前麼，各位來遲一步，否則這南屏晚鐘必可爲各位一滌塵俗，也不會誤認在下是蕭郎了。」

任那揚州府的捕頭搖頭示意，那人竟不釋疑，蕭郎便又一笑，道：「各位若仍不信，這也好辦，適才所說小公主，必是傳聞的雁蕩雙嬌了，既邀蕭郎相聚，即使易了容，必也能辨認的，雁蕩雙嬌芳名滿江湖，在下正嘆無緣結識，何不帶在下前往？」又復一聲朗朗大笑，繼道：「小公主既是佳人有約，可知愛風流，自己識得風流……」

啊，那身外三人登時變了顏色。

海鷹幫幫主秦宓威震八方，大江南北，奉爲至尊，待得義旗高舉，便是天下至尊，那海鷹幫上下幫衆，又豈不知，紅娘子更是太上幫主，而小公主秦姜却又是紅娘子的寶貝心肝，這人好大膽，無論他是否天劍蕭郎，竟敢對小公主出言輕薄不敬！

那身外的三人不僅怒極，而且嚇壞了，自是變了顏色，都嚇得急忙回望。

蕭郎兀自大笑，哈哈笑聲更響亮了，又道：「三位不用害怕，誰不知紅娘子的彩條無敵天下，到了小公主手中，便成了情絲萬丈，若也來了，豈有不現身的，尊駕既奉小公主之命，率衆而來，可知領袖臨安一府，怎可沒了主意。」

那人大怒，怒形於色，却又不敢發作，心想：先前在樓外樓頭，小公主當衆摟抱着天劍蕭郎又哭又叫，可知情痴且深，是則，這少年無論是否是蕭郎，雖語帶輕薄，却又是實情，若眞是蕭郎易容，又那敢得罪。若不

是，可又更令他驚嚇了，已被團團圍困，人家豈僅談笑自若，顯然對海鷹幫，更對太上幫主紅娘子，對小公主都瞭如指掌，却毫無懼色，如何不令他驚疑，是以一時間發作不得，也不敢，更沒了主意。

蕭郎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心下也不禁駭然，早見那萬綠叢中的點點紅，在落日殘照中，已成了燒山的野火。來得近了，山高處，林也疏，由上下望，自是只見紅巾，從四外移聚而來，又都顯現出來，落日殘照之下，如何不成了一片紅，少說也有二三百衆。

僅僅一個臨安，海鷹幫已潛伏了多少人馬？咄嗟之間哨聚而來的，已是如此驚人了。若眞連地方官府已聽命於海鷹幫了，豈不是大勢已成，一朝發難，這江南錦繡地，豈不是成了血海屍山，生靈塗炭，會有多少人頭落地？

慚愧，他枉在江湖行走，竟然毫無所知，不怪瀟湘子稱蕭瑤是神仙姊姊了，可知她蕭瑤姊姊明是行醫施藥，却暗中把海鷹幫的梟雄野心查訪得明明白白。她菩薩心腸，恤人悲天，眼看一場浩劫難免，他和瀟湘子，更有天魔女來先，却適時遇合了，是以即忙吩咐他們前來。

蕭郎不再佯狂大笑了，肅容滿面，蕭瑤姊姊既信他必能體會她的苦心用意，他豈能辜負姊姊的厚望，姊姊既大智大仁，他當仁又豈敢讓。

蕭郎心下登時有了主意，當仁不讓，也當然仁義行先，竟把瀟湘子與蕭琅之約，拋諸腦後，當下把草帽再又戴回頭上，低壓眉梢，道：「各位追趕……啊，亦該說是邀請天劍蕭郎，若空手而回，如何向貴幫小公主交代，請帶路。」

果然又是樓外樓上之人了，不論眞與假，又何必管他眞與假，那人說了聲好，道：「如此，請。」

只見他一揮手，摘去頭上的紅巾，蕭郎也不禁駭然了，那乍看是燒山的野火，登時一斂，脚下林間，惟見暮靄冉冉，那還有半個人影，錯眼間，那躍登樹梢十數人，竟也倏忽間隱去無踪。

登時明白了，那紅巾顯然就是戰鬥的信號，也用以辨認敵我，這人摘去紅巾，即是傳令收兵，不再有敵意，果然訓練有素。

那人一撩衣，飄身而下，果見功夫，蕭郎在江湖上已行走了數年，雖不與武林中人爲伍，却也遇到過不少武林中成名露臉的人物，似此身手，實是僅見，他心中無怯，又豈會示怯，忙也飛身下樹。

只不過一會工夫，那還有半個人影，林疏草不深，唯見暮靄冉冉飛而已，那人再又說了聲：「請！」

不由蕭郎不心驚，這人了得，難道那麼多人都是高手，竟會在他眼下忽然隱去無踪？任他是天劍蕭郎，能不心驚？

那知言尙未了，忽聽一聲女子的聲音，說道：「且慢！」

蕭郎更是一怔，好熟悉的聲音，早見近身的幾株樹後轉出了幾個綠衣女來，顯然早已在那樹後了。蕭郎來不及驚訝，已感到一陣窒息，直似光影由淡而濃，不過丈餘外現出一個紫衣女來。

伴在蕭郎身邊的那人早搶上一步，躬身道：「參見大公主，奉小公主命，恭請的天劍蕭郎現已在此。」

現身的竟是紫薇，那幾個綠衣女分明是秦姜的侍女，早圍着蕭郎轉起來。萬不料紫薇竟率領秦姜的侍女，突然現身出來。再又被那幾個綠衣女轉着瞧，令蕭郎一時手足無措。

只見紫薇一點頭，竟皺了眉兒，道：「却怎麼興師動衆，不成話。」

那人惶恐道：「大公主有所不知，今日午後，小孤山上忽然掛出布幡，對兩位公主大是不敬，故爾……」

紫薇一擺手，道：「我已聽說了，但豈可動衆興師，這裡沒你的事了，去吧，即刻各歸本位。」

那人躬身拱手，應了聲是，竟恭敬的退了兩步，才轉過身去，只見他忽然高擧兩臂，只一揮，頓見林烟滾滾如濤，樹動枝搖，樹上、草叢中湧現出數十人來，原來那般人並未遠去，不過是就地隱身，慚愧，這麼多人隱身在附近，蕭郎竟然沒發現出來，也才明白這些人皆與那幾個綠衣女相同，所穿皆與草木同色，再加林間草叢，霧靄已生，更何況他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裡，敵意又已消除，心下也不生警惕，是以就忽略了。

那人兩手一揮之下，這番蕭郎可再不輕視了，這數十人脚下無不矯捷，當眞點地無聲，可知武功不弱，只瞧得蕭郎暗暗心驚，今日人家若非奉命邀請，一旦對敵起來，要想全身而退，即使能夠，不知有多少人會傷在他的天劍之下，這可是他絕不願見到的。

「喂！」一個綠衣女在他耳邊大喝一聲，道：「你眞是天劍蕭郎？」

蕭郎全神貫注在那迅速退去、而又井然有序的數十人，正驚訝果然訓練有術，嘿！天劍風流的蕭郎，倒怕被幾個綠衣姑娘轉着圈兒瞧不成，啊唷，不僅耳邊響起一聲大喝，驀見寒光暴閃，變生頃刻，蕭郎慌忙一縮身，那知一片紅霞，當頭罩下。任他是天劍蕭郎，也不由脚亂手忙，退步疾旋身，心下一急，紫虛微步便已自然而然地施展了開來，不料竟向一個綠衣女懷裡撞去，羞得那綠衣女狠狠地啐了一口，若不是他驀見一張紅紅的嬌嗔臉兒迎面壓來，慌忙旋身，那綠衣女若不急忙後退，不但會撞在她懷裡，那一口也啐在他臉上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黃書郎探聽到曹三聖和段八的關係，便先將攔路的掃清，但自己也受了傷，再回古珏開的野店治傷，又將虎頭寨的二當家霍大山、三當家石柱子打跑。跟着追踪下去，前面果然有一列車隊，根據小流球的報訊，最後一輛篷車內是惡師爺坐的，出來的自認是曹三聖，武功很好，經過打鬥，才知是虎頭山大當家段八扮的，曹三聖不知去向，才知上當，小流球情報錯誤……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一笑願意拼命　力戰險勝羣豪

黃書郎想殺曹三聖後回柳蔭小築，過他那平靜而又淡泊的日子。

他很想秀秀，她怎麼樣了？

他的心中明白，自己只一天未回柳蔭小築，秀秀就會擔心多一天。秀秀一定爲自己憂心如焚了。

黃書郎低着頭在想心事，直到他發覺有人在他的對面站住，這才會過神來。

黃書郎永遠也想不到會在這時候碰上强敵。

他覺得實在倒楣，因爲偏不願意見的敵人，竟然會在這時候出現了。

迎面正中央，站的是「虎頭蜂」左宗正，他的右後方，竟然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美艷女子，然後……

然後有六個兇漢分別站在左宗正的身後。

黃書郎知道林邊一戰，左宗正傷得不輕，想不到一個月不到，他竟然把傷養好了。

那一雙鎖喉環如今又套在他的左肩上。

那位女子模樣兒又俏又艷，一身水綠色短紮，外罩一件粉紅色披風，披風上繡着一朵牡丹花，那花朵足有面盆那麼大。

她穿的一雙蠻靴也是水綠色的，看上去柔美輕飄，恬靜而又高雅。

後面六人中，一個身材高大、臉膛朱赤的六旬老者，他正雙目炯炯的注視着黃書郎。

緊挨着老者的乃是個五旬上下的精瘦人物，臉孔蠟黃無血色，宛似風乾橘皮的臉皮下掛着兩撇翹鬍子，便也顯得此老有着一股子陰沉與老練氣質。

站在此老左面的，乃是一個矮胖如水桶的漢子，肩頭上扛着一顆光不溜丟的大光頭，讓人看不出他的年紀有多大，他的五官長得滑稽，眉壓眼來鼻連唇，五官細細小小的，好像長在一堆似的，他背着雙手頂着肚皮，好似一尊站立的光肚皮羅漢瓷像的模樣。

靠在路邊的二位，一個是黑袍黑巾，雙腕上套着半尺那麼長、上面鑲着金釦的護腕套，肩頭扛着一柄牛皮套鞘大砍刀，刀把上的紅纓子還飄呀飄的紅綠二色交替着飄，飄覆上他那黑紅色的臉孔上，更覺得此人有着一股子慓悍之氣。

與此人並肩的乃是個虬髯大漢，倒八眉下吊着一對凸出眶外的大眼睛，那扁塌的鼻子上露出兩個大窟窿，一對爆牙不整齊，有一個斷了一半，這人的肩上扛着一個長布捲，看不出裡面裹的是甚麼。

第六位也是站在最後面，看上去這個人的年紀不太大，三十出頭一點吧，臉醫狹長而有些蒼白，但氣魄上與氣質上有着深邃的冷傲，他的雙目精芒如星，卻不會把他內心所想的表現在他的外表上，他的身材很適中，

只不過他的架勢卻給人一種泰山般的强悍、黃河般的洶湧之感。

黃書郎不由得多看此人一眼。

黃書郎當然明白，像這種人的內功必有特殊造詣，他可能在「氣」與「力」上已練至上乘境界。

一個「氣」達上庭的人，是不會有任何浮躁的表示。

一個「力」至極限的人，永遠不會輕易表示出甚麼，只有在搏殺中，才會知道這種人的厲害之處。

黃書郎乃經過兩位異人的調教，卻也聽到過不少江湖上的故事，他自出道以來，那個人是他所遇上的頭一個令他注視的人。

此刻，雙方在刹那間的窒息之後，「虎頭蜂」左宗正臉上流露出晦澀與惡毒的光芒，冷沉的道：「黑紅門鐵令追踪傳報，你小子果然在八府的官道上出現，今天也是你償還血債的末期到了。」

黃書郎淡淡的道：「是債總是要還，是仇豈能不報，左門主的心情我很能諒解。」

左宗正指着身邊艷絕的女人，道：「她，我的媳婦，你殺了他的丈夫，黃鼠狼，至少她該看着你在她面前流血而亡吧！」

黃書郎再一次看看那女人，她實在美。

他就不懂左少强有個如此美的女人，爲甚麼又去找別的女人。

黃書郎就只求有個秀秀，只要秀秀能守在他身邊，他便滿足極了。

左少强卻不一樣，也許因爲黑紅門的勢力太大了，他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他都能抱上床。

他重重的注視着那女人，雙目中有着另一種難以形容的眸芒。

那女人緩緩的移動着，移向黃書郎。

黃書郎未動，直待那女人走到他面前半丈遠，她才停下來。

「你殺了我丈夫？」

「左少强眞的是妳丈夫？」

「爲甚麼你要殺他？」

「江湖一把刀，我不殺他，他便殺我。」

「你們有仇恨？」

「過去根本不認識。」

「既然不認識，爲甚麼起干戈？」

「嗯，我想，妳應該比我更明白吧？」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丈夫在黑紅門盡忠職守，回到家中是個好丈夫，他不會有甚麼與人結怨的地方，值得和別人以命相搏。」

黃書郎立刻怔住了。

他怎麼會知道左少强是個雙面人，而且還做得十分成功，這種功夫，有許多有地位的人就做得十分成功。

在外面弄幾個女人玩玩，誰知道？

黃書郎頓了一下，道：「妳眞的有一位好丈夫？」

那女人淡淡的道：「是，我有一位好丈夫。」

黃書郎道：「妳知道他有幾個女人？」

他看看左宗正，又道：「除了妳，他還有幾個女人？」

那女人認眞的說：「除了我之外，他沒有別的女人。」

黃書郎搖搖頭，道：「妳太善良了。」突然，他戟指左宗正，低吼道：「去問妳的公公左宗正，他兒子幹了甚麼好事情。」

那女人緩緩的回過頭來，看了一眼左宗正，又回過頭來，道：「怎麼樣？」

黃書郎厲聲道：「左少强至少還有四房妾侍，這種難以掩蓋的事，妳眞的不知道？」

那女人的臉皮在泛青。

她本來很美，這時候好似冰美人了。

她又回過頭來看一眼左宗正，道：「眞的嗎？」

左宗正吼道：「胡說！」

黃書郎冷笑了，他怒指左宗正，道：「當老子的應該替兒子遮羞，但她是你的兒媳婦，難道你把她當作外人？」

左宗正吼道：「放屁！」

那女子嘆了一口氣，道：「就算我丈夫騙了我，也輪不到你殺他吧？」

黃書郎道：「我不是個有殺人狂的人。」

「可是你承認你殺了我的丈夫。」

「我非殺他不可，你丈夫依仗黑紅門勢力，弄一包重聘送上他看中的姑娘家門，硬是把人家姑娘娶上門，然後把姑娘折騰夠，再送進他開設的白紅院爲他賺銀子，前前後後一共弄了十六個姑娘在娼門，他又在清河鎭上找到一位姓文的大姑娘，算他倒楣，嘿，被我碰上了，我這個人專門管閒事，所以嘛……」

「所以你殺了我丈夫？」

「我也救了那位文姑娘。」

「你一定有一身絕世武功。」

「不算絕世，還算可以啦。」

「如果我出手，你能接我一招嗎？」

黃書郎大吃一驚，想不到這女人好大的口氣。

他的臉上卻淡淡的道：「左少奶奶，風大呀，小心閃了舌頭。」

那女子淡淡的道：「你不相信？」

黃書郎道：「我不相信妳是神。」

「我不是神，我希望你接我一招試試看。」

「妳一招就能要了我的命？」他看看五丈外未逼來的左宗正幾人，心中開始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這個女人是甚麼來路？她憑甚麼說出這種大話？

山風在吹着，那女子舉着手上的

紗帕在空中，風吹紗帕在飄動，那女人的身子在移動，她好像移動到上風頭了。

她哈哈的笑了。

笑着，她對黃書郎道：「我丈夫做的事令我不恥，也覺得意外，只不過你不應該殺了他。」

「我是無奈。」

「你的無奈，頓使我變成寡婦。」

「妳可以再嫁，嫁個道德高尚的人，左少强是禽獸，妳很委曲。」

「我不以爲我委曲，倒是不想當寡婦。」

「妳好像很有把握殺了我。」

「你馬上就知道了。」

話聲甫落，忽見她抖起身上紗帕，擺個不停。

黃書郎立刻嗅到一股子淡淡的幽香。

他明白了，他只一嗅到那股子香味便拔身倒翻，空心觔斗十八翻，便在他的翻動中，他發覺那女子尖笑着平飛而來，手中的紗帕仍然抖個不停。

黃書郎在翻掠着觔斗，覺得腦子在發昏，他不敢停下來，人在半空中，忙不迭的自懷中取出那瓶得自古班的解毒藥，單手送進口中幾顆，又是一陣空翻，覺得有一股清涼之氣貫穿百骸，他放心了。

「呼」的一個大轉身，他由緊追來的女子頭上反方向掠過去，便也一棒打在女人的手腕上。

「邦！」

「啊！」

那女人的手帕已落，她甩動着手腕頻頻呼痛不已。

便在這時候，左宗正發狂似的撲過來，他狂叫：「休傷我娘。」

他掠在那女子身邊，伸手扶住女子，急切的道：「孩子，妳傷在那兒？」

他托起女子的右手揉摸着，心痛的樣子溢於言表。

黃書郎忿怒的站在地上直不楞。

他心中想的可多了。

這個女人是個善用毒的人，她會是誰？

「公…… 公…… 我…… 我 惡 娘子……」

左宗正低沉的道：「別多言……妳的傷……」他雙目噴火似的直視着黃書郎，道：「這又是一筆仇，小子！」

黃書郎道：「血海深仇難以了，再加一筆又何妨。」

那女子挺直身子，道：「你果然是個鬼靈精，你怎麼知道我用藥？」

「不是藥，是毒！」

「不錯，我就是要在一招之間把你毒倒。」

「可惜妳並未把我毒倒。」他笑笑，又道：「手痛嗎？」頓了一下，他走上一大步，又道：「原來妳就是江湖上黑道的惡娘子巫春花呀！久仰，久仰。」

「惡娘子」巫春花惡毒的道：「黃鼠狼，你的解藥從那裡來的？」

黃書郎道：「甚麼解藥呀？」

「少裝糊塗，你在逃閃的時候吃的是甚麼東西？」

「保命丸，我輸不起呀！惡娘子，我要保命。」

左宗正道：「孩子，退下，由我們收拾他。」

黃書郎道：「惡娘子，妳剛才的那些話如今想起來，大概全是在放屁吧！妳沒有一句實在的話。」

巫春花道：「你早就應該知道的，黃鼠狼，爲甚麼你現在才明白？」她似乎有些得意的又道：「我巫春花會是個堅守婦道，而又任憑丈夫在外胡攪女人的女人嗎？」

黃書郎道：「因爲妳說出妳是惡娘子，所以我便聯想到妳剛才的話全是『屁股溝裡挾掃帚』，冒『謅』出來的。」

掃帚是竹子編的，冒竹之諧音，原是一句俏皮話。

「惡娘子」巫春花冷笑道：「實際上我丈夫的作爲就是由我爲他出的主意，你能想得到嗎？」

黃書郎大吃一驚，天下還有這種當老婆的女人。

天下還眞有這種女人，只要銀子滾滾而來，男盜女娼也幹了，這又算得了甚麼？

黃書郎咯崩一咬牙，道：「娘的，妳她娘的外貌艷麗心如蛇蝎，妳是不折不扣的惡娘子。」

巫春花尖聲道：「可惜剛才沒有把你毒死。」

「我死不了，你們就不舒服了。」

他的棒子在手上旋，左宗正忙對巫春花道：「孩子，快走一邊養養傷，這小子由爲父的對付他。」

巫春花似是不情願的道：「爹，殺了他！」

左宗正送走巫春花，立刻一揮手，五丈外的六個人立刻走過來了。

左宗正指着黃書郎，對六人道：「你們看，這小子就是橫吃四方手扒八面，攪得道上天翻地覆的惡客黃鼠狼，我們豎立的江湖道義，已被這小王八蛋踩踏在他的足下，體無完膚了。」

黃書郎聽得哈哈笑，六個漢子却是古井不波的怒視着對面站的他。

只看六人的裝扮，再聽聽左宗正的口氣，黃書郎立刻明白面前六人的身份絕不是黑紅門下的人物。

顯然，左宗正邀來了厲害的角色了。

如果這六人只是平庸之輩，無名小卒，左宗正絕不會找他們來。

他也覺得幾次搏殺，黑紅門的精英死的死傷的傷，大概可用之將已無，才有邀外人幫忙之舉。

他哈哈一笑，道：「好哇！你邀了黑紅門以外的人助拳了，行，只要你有朋友來助拳，我這裡一律接住了，

只不過……」他一個一個的看了幾人一眼，又道：「能登得大雅之堂而爲左門主邀來的人物，一定是有頭有臉有鼻子有眼睛的叮噹响人物，可否勞你左大門主的駕，費一費你老的神，爲在下一一介紹一下？」

六個人的臉也煞白了。

左宗正叱道：「滑舌油嘴的小子，你本不配知道他們的高姓大名，只不過爲了要你知道你是如何惹得道上朋友們的仇恨與不恥，爲了叫你明白你是如何的激起共憤而死於何人之手，老夫就爲你稍作介紹。」說着，他指着那蛤蟆皮臉孔的瘦小老者道：「這一位『北地蛟』崔崑崙是山家幫總瓢把子，只因爲你小子的作爲大出常規，崔瓢把子便親自出馬了。」

黃書郎對於崔崑崙似有所聞，却只限於傳言，只不過能當上山家幫的首席瓢把子，此人必非泛泛之輩，便也不由得雙目直視過去，接觸的却又是不屑的眼神。

左宗正又指着矮壯臉光頭也光的那人道：「江湖上的『大掃把』，關洛道上的大豪司馬山便是他。」

關洛道上能稱上大豪的人不多，一個人能跨冀魯豫三地而稱上大豪，頭上頂得一片天的人物，當然也是不簡單的了。

黃書郎幾曾與這種道上大豪論過交情，只不過他很想舉起雙手重重的抱拳來上一禮，可是，這種就要玩命的局勢之下，他也只好省却了。

但當他看着這位頭上沒有一根毛的漢子的時候，司馬山却又齜着滿口的黃板牙笑得很奸。

這時候，左宗正已走至那黑衫黑頭巾的怒漢身邊，那人的雙腕金星閃閃的套着兩個護腕皮套，好一副慓悍的樣子，挺着胸膛直瞪眼。

左宗正很認眞的道：「黃鼠狼，由於你的攪混，一池春水的把滔滔江湖弄得烏煙瘴氣，三江黑旗門的大掌旗『鐵塔』戈彪戈兄便也決心會一會你了。」

那戈彪雙唇一咧，咬着牙不說話。

他的雙目却在說話，雙目溜溜的轉動，眼皮子就是不眨一下。

眞不明白左宗正用的是甚麼方法，竟然會把三江地方的黑旗門大掌旗也請來了。

大掌旗，實際上就是一派之首，在三江地方，如果提到黑旗門，不論是水旱兩路道上的哥們也得靠邊站，其勢力是不容忽視的。

站在大掌旗戈彪身邊的粗壯漢子，這時候的他虬髯抖動，肩上扛的長布包裹已豎立在他的面前。

左宗正冷沉的道：「黃鼠狼，此位乃是黑旗門護旗使者桑巴，桑使者的展旗七絕殺威震三江，你生受吧！」

黃書郎眞的不是味道，今天好像出師不利啊。

他有着無奈，却又不想拔腿而逃。

當年田不來與石不古就是這樣，再厲害的角色總也要碰上一碰，當縮頭烏龜的事他們不幹。

黃書郎也不幹，總得交過手以後再論身價。

所謂身價，當然是彼此的力量，誰能把誰擺平當場，這人自會有身價。

搏鬥是殘忍的，武功却是現實的，差一點便乾瞪眼，高一分吃死人。

黃書郎看着這位倒吊眉的黑衫仁兄，心中已經不是味了，因爲此位仁兄的嘴角往一邊吊，那模樣就是不屑於他一樣。

此刻，左宗正好像在吃黃書郎豆腐一樣，指着那位六旬紅臉老者道：「小子，江湖上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鐵血掌』文通你可知道？」

黃書郎道：「王八蛋才知道。」

他不知道，他罵誰認識文通的人都是王八蛋，當然也包括左宗正在內。

左宗正忿怒的叱道：「可惡！」

笑笑，黃書郎道：「老左，千萬別誤會，我是說我若認識就是王八蛋。」

左宗正怒道：「不知敬老尊賢，滿嘴胡說八道的狗東西，你會知道文老的掌功是多麼的摧枯拉朽。」

黃書郎道：「一定嚇人。」

紅臉上的厲芒上揚，文通鼻孔冷哼不已。

於是，左宗正指着後面中央的年輕人，嘿嘿的道：「西域的武功你總該聞知吧！巴魯巴老弟的火焰刀，等一會定叫你知道眞正的武學是甚麼。」

巴魯巴實乃出自崑崙一派，只不過他的武功帶着西域邪派的陰毒，黃書郎似乎聽過他乾爹「西山狂獅」石不古說過，西域邪派是很神秘的，却想不到今天還眞的會遇上這麼一位西域來的大豪。

黃書郎見六位來者均經左宗正一一介紹，心中直覺得今天有些不太妙。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左門主，你的面子也算十足了，竟然搬請如此獨當一面的人物趕來助拳，實在大出我所料，只不過這幾位都是爲了甘願爲你黑紅門而來的嗎？」

他的意思，乃是如果這些人全是黑紅門的厚交，這些人便也不是甚麼值得尊敬之輩。

不料他的話甫落，年輕的巴魯巴却嘿然冷笑，道：「我不是。」

黃書郎驚愣的道：「你不是？」

「是的，我不是黑紅門的摯友，甚至今日之前我還不知道江湖上有個黑紅門，我剛進入中原不久。」

黃書郎一笑，道：「然則兄台爲何來淌渾水？」

「色字而已。」

黃書郎笑笑，道：「兄台看上那位

姑娘了？」

巴魯巴指着站在附近正自喘息的「惡娘子」巫春花，道：「就是那位女子。」

黃書郎大笑，道：「兄台，你打錯主意了，那女人乃是黑紅門少主夫人，也是左門主的兒媳，你竟敢打左門主兒媳的主意，你眞天眞。」

巴魯巴淡淡的道：「我喜歡那女子，就是這樣，美女是可以在心中想的，我就是在心中想她，她太美了。」

黃書郎道：「就因爲她美，你便也來此淌渾水？」

巴魯巴道：「討好美女是一件光榮的事，爲求博美女一笑，我便也跟來了。」

黃書郎想哭，天下還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事，爲了美女一笑，他寧願來拚命。

於是，黃書郎想起了古代多少英雄豪傑死在美女一笑之下。

這傢伙也算是另一種風流種子。

黃書郎却又道：「仁兄，天下美女多的是，你爲何單單看上一個有毒的女人，你知道她的外號嗎？」

巴魯巴道：「她的外號叫惡娘子。」頓了一下，遙遙看了遠處的惡娘子巫春花一眼，好像以目傳情的又道：「如果她不是叫惡娘子，我便不會跟着她來湊熱鬧了，兄台，我就是喜歡女人辣味重重的，那才有意思呀！」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仁兄，如果女人對你又抓又咬又叫的，你一定喜歡了？」

巴魯巴仰天大笑，道：「嗨！你怎麼知道的？」

黃書郎道：「天底下就是有些男人喜歡叫女人騎在他的脖子上撒尿水，我還知道有一種男人高了興，非叫女人用鞭子抽打他才過癮，你老兄是不是這種人呢？」

巴魯巴又是大笑，道：「嗨！你眞的知道得不少，我最樂意美女用皮鞭打我……美呀！」

眞是不像話。

左宗正心中就不舒服。

半路上碰見姓巴的，他自我介紹，願爲黑紅門効勞撐腰，想不到原來他是個色情狂的傢伙。

他不知姓巴的眞本事如何，倒不如由姓巴的先出手，如果姓巴的打不過黃書郎，他就立刻斃了姓巴的。

黑紅門門主是不會受此羞辱的。

至少，在黃書郎的心中，已貶低了左宗正的身份。

黃書郎道：「兄台不必叫美，如果你勝了，我以爲惡娘子也不會對你青睞。」

巴魯巴道：「我不渴求，我只圖她對我一笑，便使我心滿意足，然後……」他又看看遠處的巫春花一眼，接道：「然後我會馬上走人，帶着她那迷人的笑容遠去。」

黃書郎道：「就只求惡娘子那麼的一笑？」

巴魯巴道：「這已經令我三天難忘的樂陶陶了。」

黃書郎道：「奇人，只不過你的武功是否也奇，奇得足以滿足你那變態心理？」

巴魯巴道：「你會馬上知道的，朋友，我的火焰刀還未曾有過失手的紀錄。」

「火焰刀？」

「是的，你才聽說過吧，我的刀很奇特的。」

「我可以知道如何奇特嗎？」

巴魯巴正要介紹，左宗正開口了。

左宗正怕的是黃書郎知道了而有所防備，他當然希望巴魯巴能一出手就把黃書郎殺死。

他重重的道：「巴賢弟，你不必爲這惡客介紹你的刀，你只要出手，不就等於介紹了。」

巴魯巴哈哈笑道：「還是左門主心思縝密，是的，我與他只交上手，便等於介紹了我的刀了。」

他緩緩的自一個銅鞘中拔出刀來，却不料「鐵塔」戈彪嘿嘿冷笑着：「眞是怪人怪事怪傢伙，說了半天原來是個神經病。」

巴魯巴回過頭來重重的看了戈彪一眼，道：「戈當家，我不喜歡你如此說。」

戈彪怒道：「我已經說了。」

巴魯巴冷笑，道：「你的大旗可以唬別人，在我面前却不值一文。」

戈彪冷哼道：「你可要試試？」

巴魯巴咬着牙笑起來了。

左宗正一見，忙打圓場道：「二位，千萬多包涵，今日我們好不容易堵住這惡客黃鼠狼，正應協手合力的除掉這個王八蛋，我們不能在未動手之前先內鬨。」他走到戈彪面前，又道：「大掌旗，我在中原立門戶，你在三江舞大旗，咱們本就是喝同一鍋江湖水，吃的是同一鍋江湖飯，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又走到巴魯巴身邊，道：「巴老弟台，敵人是我們大家的敵人，眼前正是搏殺之時，我以爲巴老弟應該表現你們西域的刀法，露一手火焰刀法叫姓黃的開開眼界，你以爲如何？」他在送姓巴的上望鄉台了。

甚麼叫做望鄉台？

古人有那麼一句俏皮話：「望鄉台上摘牡丹，臨死還要貪花呀！」

由此可知望鄉台也正是不歸路，說得更明白些，就是離死不遠了。

左宗正恨透了黃書郎，他也對巴魯巴無好感，所以他沒有叫別的人出手，話中之意，是要大伙作壁上觀，看一看姓巴的西域絕學火焰刀是個甚麼樣的驚世駭俗的絕世武功。

巴魯巴不是希望左宗正的守寡媳婦巫春花衝着他那殭屍般的臉上笑一笑嗎？

巴魯巴就是望鄉台上「看」牡丹，也算另一種貪花了。

＊　＊　＊

左宗正暗示司馬山五人往外圍退去，他却守在兒媳婦身邊來，這光景正說明看巴魯巴如何對付黃書郎了。

於是，巴魯巴衝着黃書郎咧咧嘴，道：「介紹也介紹過了，各人的目的也說清楚了，仁兄啊，應是我們出手較量的時候了。」

黃書郎道：「你單只是求美女一笑，我覺得你太不值得了吧？」

巴魯巴道：「美女一笑可以傾國傾城呀，仁兄太不懂得欣賞美女的笑態了，好哇。」

黃書郎心中罵：「好妳娘的頭，你活活是個神經病，性變態，何不拿女的衣褲去洗臉。」

其實，江湖上還眞有那種偸偸收藏女人內衣的仁兄，拿女人內衣抱住睡，想入非非也過癮。

巴魯巴就是這種人物，黃書郎却覺得既新鮮又窩囊，活像遇見鬼，當然是色鬼。

他無奈的嘆口氣，又道：「仁兄眞風雅，愛看美女笑，如果仁兄稍作忍耐，在下可以帶你去個地方，那兒的美女一大羣，你愛看誰笑，誰就會衝着你笑，而且大笑，你又何必只認定那個惡娘子。」

巴魯巴臉色立變，道：「可惡，你說的可是妓院？」

黃書郎道：「妓院裡也有不少美女呀！」

巴魯巴咬牙，道：「你在撩撥我出手了。」

黃書郎道：「怎麼說？」

巴魯巴道：「那地方是汚濁之地，我豈肯往那地方走？我所要找的美人兒，不但要長得美，而且似玫瑰般的會刺人，當然又不能哈哈大笑，美女如果仰天大笑，那便失去她的優雅之態，這一切也只有……嗯……」他又看了左宗正身邊的巫春花一眼，又道：「也只有她才具備這一切。」

黃書郎正要再開口，巫春花叫道：「你還不快出刀殺了他，盡在囉嗦。」

黃書郎笑道：「你心目中的美人兒在吼你了，姓巴的，你還不出刀？」

巴魯巴重重的點着頭，道：「是的，應該是出刀的時候了。」

他的動作是狂烈的，踏出的步子發出咚咚聲，好像一下子身負千斤重的東西似的。

他那狹長的臉孔上完全變了，變得沒有半點表情，木然的泛着寒意，那深邃的黑瞳上，宛似遮上一層薄薄的白紙一般，酷似死魚眼睛。

黃書郎只在右掌上旋着棒，挺立着，眼睛看着那雙死魚般的眼睛，稍亂的頭髮，有一小撮輕拂着他的嘴角，便衣袂也在微微飄動，那模樣似孤單了些，却也孕涵着無限的傲氣。

空氣中宛若有一股子無形的血腥在浮動着，也似微聞到隱隱的血腥味，靜得便在場的每個人的呼吸聲也聞得到聽得清了。

大概這正是緊張的前奏吧！

巴魯巴的動作是奇快的，幾乎看不出他動前應有的動作，便已罩上敵人，他的身法立刻使他浮動的影像變成兩個，甚至有三個之多，虛實的幻象令敵人看不準那一個才是眞的。

黃書郎屹立若泰山之石，他的右手棒陡然旋出一片光芒，他之不欲稍動，就是因爲他尚未看清敵人的身法，那麼他只有以守爲攻了。

迸射的光芒裡，有尖嘯、有撕裂之聲，金鐵交鳴裡，兩個人由合而分。

黃書郎就在兩人分開之時，看清楚敵人手中的刀。

那是一把似是單刃狹長直刀，這與一般西域的刀不同，似劍，但只有一邊是刃，尖尖的看不出有甚麼令人吃驚的地方。

猛的轉過身來，巴魯巴的臉孔上有一股子嚇人的紫氣，眉心之間，彷彿散發出一些流動的蒸氣，他的視線正逼視着黃書郎的那根棒子。

是的，黃書郎的棒子仍然在手中旋動着，他那一襲青衫似乎抖動得更厲害了，他的氣功正在體內奔騰着。

驀地，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大喝着，兩個人便在這吼聲中，業已幻化出兩團青影往一起撞擊。

就在撞擊的刹那間，看不清巴魯巴左手閃出一道甚麼東西，却已燃起他右手那把怪刀的火焰噴出。

「砰轟！」

火焰直往黃書郎的胸前射去。

與此同時，黃書郎的左手「惡信」已抹過巴魯巴的頂門，劃出一道血口來。

黃書郎的反應是一流的，當敵人刀上發出的火焰燃燒到身上的刹那間，他出刀，而且自敵人的頭上平飛掠過，他的身法就好像大鳥落地般往地上爬匐去，而且匐下的人活生生把他帶走一丈五六那麼遠，便也把燃燒的火焰壓滅。

他一彈而起，發覺胸前衣衫焦臭，那是硫磺與怪油的氣味，衣衫破個大洞，差一點未燒破內衣。

這就是火焰刀，巴魯巴打個踉蹌站穩身子，他伸手摸了一把流在臉頰上的鮮血，却發出哈哈的笑，道：「走入中原，你是第一個能躲過我的沾體火焰之人，我佩服。」

黃書郎道：「你也失望，因爲你看不到惡娘子的笑容了，是嗎？」

巴魯巴道：「我承認，只不過我們才是第一回合。」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只爲美人一笑，你便拚命？」

巴魯巴道：「値得呀！」

黃書郎道：「你與我並無仇恨

呀！」

巴魯巴道：「已經有了，你不是殺我一刀嗎？」

黃書郎道：「你也把我的胸衣燒個大洞呀！」

巴魯巴道：「扯平，但總要分出高下。」

黃書郎道：「你不為你的傷去治療？」

巴魯巴道：「流血就是失敗的代價，如果不死，血還是會生的，如果名聲完了，這個人豈不是行屍走肉。」

眞固執。

黃書郎指着遠處的巫春花，叱道：「那惡娘子的一笑就那麼值錢？娘的，她會為你而笑嗎？」

不料巴魯巴也轉而望向巫春花，他的臉上血漬斑斑的好難看，而巫春花卻覺得他的模樣很滑稽。

於是，惡娘子淺淺的露齒一笑。

可不得了，巫春花只一笑，巴魯巴全身猛哆嗦。

巴魯巴還吸大氣，好像要把巫春花的笑意一口氣吸進他的肚子裡似的。

他不但猛吸氣，而且還微微的瞌起雙目，他老兄好像在享受了。

人就有那種賤法的。

這也是各人的嗜好不一樣，姓巴的就愛這種調調兒，干卿底事。

巫春花戟指黃書郎，對巴魯巴道：「殺了他，巴魯巴，快殺了他！」

巴魯巴好像如夢初醒的道：「是，我殺了他！」

黃書郎心中在發火，這狗操的東西，為了看美人笑一笑，他寧可殺人。

就在黃書郎忿怒之念剛起，巴魯巴的怪刀猛一抖，空中好像有白雨，而巴魯巴的左手刃一掃，「嘩」，一片火光爆開來。

黃書郎就覺得怪，巴魯巴的刀身上有問題。

其實說穿了並不為怪，當年西域已出現了一種可燃的火油，中原人沒見過，姓巴的刀背上厚厚的塗了許多那種火油，只要迎風一抖，火焰在左手的火苗子引燃之下，立刻燃燒起來。

只不過他還眞把黃書郎唬住了。

黃書郎一見火來到，側面兩個大車輪。

姓巴的一連三次未燃中，抖手斜殺九刀罩過去。

黃書郎就等着他以刀殺來，棒子往他的刀身上猛打，左手「惡信」便刺過去。

「轟！」

「唷！」

一片火光乃是棒子打出來的，而黃書郎的「惡信」已掃過敵人的脅下，那叫聲便是巴魯巴叫出來的。

挾着一片血雨，姓巴的騰空而起，他的動作宛如山上猛虎般直往山坡上逸去。

如果有人以為姓巴的一定很後悔，那就錯了，因為遠處傳來了姓巴的笑聲，很絕妙的笑聲。

黃書郎的頭髮與眉毛被火燒去一大把，他的右眉毛不見了，只是與半張臉一樣的焦黑一片。

他也覺得臉上刺痛，大概燒得也不輕。

* * *

黃書郎並未跟着巴魯巴逸去，他知道今日一戰，或許可以一勞永逸的不再受到黑紅門的威脅。

就在片刻的窒息後，只見左宗正幾人緩緩的逼過來了，「惡娘子」未動，她好像失望的看着遠方，看着巴魯巴逸去的方向。

黃書郎開口了。

他忍受着半張臉的刺痛，淡淡的道：「各位，小菜已過，接下來的應是一道一道的大菜了吧！」

左宗正冷哼道：「眞明白。」他看看身邊幾人，又道：「我們今日所為何事？不就是取你的狗命嗎？」

崔崑崙冷沉的道：「黃鼠狼，你的動作令老夫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了。」

黃書郎道：「誰？」

崔崑崙道：「就是當年喜歡在道上攪茅坑的『飛雲怒虎』石不古老怪物。」

黃書郎哈哈笑道：「崔老乃山家幫總瓢把子，果然見多識廣，不錯，石老乃在下乾爹，山家幫大概吃過我乾爹的派頭吧，否則怎會看到我的身法便知我的來歷了。」

崔崑崙心中不愉快，叱道：「石老怪是個瘋子，他奶奶的他太幸運了。」

黃書郎道：「怎麼說？」

崔崑崙道：「他若不死，老夫早就收拾他了。」他哈哈一笑，又道：「只不過，你小子既然承認石老怪是你乾爹，這就父債子還，小子，你接招吧！」

他穿着寬鬆的外套，就在他的喝聲中，突然騰空而起三丈，看上去他眞的身輕如燕一般。

他的右袖在半空中猛一抖，冷芒似電閃般自他的袖中飛出一支五爪銀色飛爪，那尖尖的爪尖就好像五把尖刀也似的飛向黃書郎。

黃書郎本來還擔心着崔崑崙出手之後，其餘的幾個也一定會圍殺，不料其餘的人並未出手。

這些人物均為開山立寨之梟霸，如果圍攻一人，傳將出去實在沒面子。

別以為他們均為黑道梟雄，却也自視甚高，這時候便左宗正也不開口叫大伙圍殺黃書郎一人。

他實在開不了這個口。

這些人物不但不圍攻黃書郎，而且還往一邊退。

其實，幾個道上梟霸，平日裡除了自視甚高之外，而且也貌合神離，彼此之間雖然各守門戶，但心裡却希

望對方早早垮台，最好馬上死掉。

黃書郎見「北地蛟」崔崑崙來勢極狂，便斜着一個大旋身，「噹」的一聲，鋼棒打在飛爪上。

他的身法好像敵人十分清楚，飛爪被打，崔崑崙疾收銀鏈。

不過銀鏈只收一半，飛爪却又反力道的再一次抓過來，却也正遇上黃書郎一頭撞過來。

黃書郎的棒子未打中飛爪，他就知道不對勁。

他厲吼如虎般在半空中下壓身子。

「切！」

「咻！」

黃書郎的左胯連肉被飛爪抓裂巴掌那麼大的塊皮肉，褲子破了一個大洞。

崔崑崙也未沾到便宜，他的肩背之上，黃書郎的「惡信」切開半尺長的一道血口子。

兩個人合而又分開，崔崑崙咬牙切齒的罵：「娘的皮，你不要命了，你為何不後閃？」

黃書郎根本不看傷處，淡淡的，他的臉皮毫無表情的道：「搏殺浴血，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不能白白挨你的飛爪，崔當家的，我是個不吃惡虧的人。」

崔崑崙怒罵：「他娘的，口氣就是石老怪。」

左宗正走至崔崑崙身邊，道：「崔兄，你已盡了應盡的責任了，你在一旁歇着，我們有的是取他命的機會。」他轉而看向「大掃把」司馬山，模樣兒就是要司馬山下場。

是的，司馬山當然明白左宗正的意思，只見他豎起一把摺疊起來二尺長的鐵骨扇子，神態十分悠閒的走到黃書郎面前，哈哈笑得宛似彌勒佛一樣，道：「黃書郎，你的武功確實不錯，老夫在關洛道上就甚少看到過像你這般年輕人有此好身手的。」

黃書郎淡淡的道：「你誇獎了，司馬山。」

司馬山臉上一變：「你膽敢直呼老夫姓名？」

笑笑，黃書郎道：「彼此已經在玩命了，我叫你的名字，已經夠客氣了，我沒叫你司馬王八蛋，算是不錯的了。」

司馬山突然桀桀怪笑，道：「老夫在道上行走，只有人拍老夫的馬屁，盡說恭維話，今天被你小子一頓罵，反而覺得甚是好玩，哈……」

黃書郎道：「你本來就欠挨罵，司馬山，黃某人等候你出招了。」

司馬山轉身笑對左宗正道：「左門主，你聽聽，這小子叫陣了。」

左宗正哈哈冷笑不語。

猛古丁，司馬山旋身半空中，便也抖開他那把二尺長的鐵骨扇來了。

他人在半空中對準黃書郎打開扇面，十二支銀針那麼神奇而又不可思議的直往黃書郎激射過去。

日光反射出一片冷焰，黃書郎來不及揮棒，五個空心觔斗拚命的翻，但他知道身上好像不舒服。

他中了兩支銀針。

他太幸運了，因為司馬山並未追殺，黃書郎的左上臂與大腿上各中了一支銀針，對方的銀針是有毒的。

黑道人物的暗器，差不多全都有毒。

黃書郎站在地上，他伸手在左上臂上拔出那支銀針，也將大腿上的一支銀針拔出來。

令人奇怪的，乃是隨着銀針被拔出來，傷口馬上流出烏血。

司馬山看得吃了一驚，他當然不知道，黃書郎剛才一口服下了好幾顆解百毒的靈藥，「惡娘子」巫春花未迷倒他，司馬山的淬毒暗器當然也奈何不了他。

司馬山沉聲道：「好個黃書郎，你竟然不倒下。」

黃書郎道：「想要我倒下，怕是不會那麼容易，司馬山，你也接我一招。」

他的吼聲是在他旋起身子在半空中旋轉時說出來的。

他的棒子未見旋動，左手的「惡信」盡往敵人的那把鐵扇上削去。

司馬山扇合橫擊，突見一根棒子已到了頭頂。

他乃關洛大豪，武功自有一套。

黃書郎那一棒是要打爛司馬山的頭，但司馬山却用力往側旋。

「砰！」

「唷！」

黃書郎一棒打在司馬山的肩頭上，那聲音聽起來有些骨裂。

一連幾個踉蹌，司馬山才拿樁站穩。

他扭回身，怒視着黃書郎，道：「娘的，老夫今天非生啖你的肉不可。」

便在這時候，「鐵血掌」文通走出來了。

他對司馬山笑笑，道：「沉着乃是致勝的要訣，司馬兄，由老夫來掂一掂這小子的能耐。」

只見他雙掌在空中不停的揉搓，腳下便也開始八字步的繞圈游走不已。

黃書郎不為所動，他的心中在忿怒。

是的，眼下的人曾是黑道成名人物，竟然對他來個車輪大戰，眞正是不要臉。

身份高的並不以為他們的心胸眞的能「宰相肚裡可撐船」，大部份身份高的人心胸非常狹窄。

這些人能在黑道上揚名立萬，正就是他們的心胸狹窄得令人可怕，他們以威立萬。

這些人的威嚴是不容別人加以破壞的。

黃書郎就在打擊他們的威嚴。

他敢於找上涼河黑紅門盜走左少强那包寶物，便是在打擊黑紅門的威嚴。

左少强是不容別人在他頭上拉屎的人，當然左宗正更不能忍受這種有失他威風的行動，所以他要黃書郎死。

他在無所不用其極的要黃書郎的命。

這些趕來助陣的人，乃是在他各路堂主大受損傷、他的護法與執法幾員大將死亡殆盡之後，下重金聘得幾位道上惡煞趕來相助的。

左宗正心中明白，如果別人找他出力賣命，少不免送上大批銀子才請得動他，當然別人也一樣，不用重金，便是交情深，也不一定能把他們請來。

畢竟這是玩命的事。

此刻，崔崑崙已受了傷，但他仍然準備出手。

他惡毒的逼視着身上淌血、半張臉被煙火燒黑的黃書郎，那模樣正等着衝上前去好生的挑瘦揀肥咬他一口肉了。

矮胖的「大掃把」司馬山更是傷處痛得直冒冷汗，但他自信尚可再殺。

他在等着，也在包紮着自己的傷口，他不笑了。

本來他笑起來是可愛的，像彌勒佛一樣，但當他不笑而皺起眉頭的時候，他的五官幾乎擰在一起打結了。

* * *

搓着雙掌沙沙响的紅臉六旬老者正是「鐵血掌」文通。

文通這個名字黃書郎過去並未聽過，他甚至還不知道江湖上會有這麼一個以雙掌打遍黃河兩岸的黑道梟雄，他覺得這老者有點邪門。

文通開始繞着黃書郎滴溜旋轉，他的身法越旋越快，仍然是八字步，却也盤腿如飛。

他的雙掌沙沙的更厲害了。

黃書郎剛開始，還看到他的雙掌似乎有淡淡的輕煙冒着。

他只是屏息不動，他甚至把氣功暗自運行在周身游動，他的棒子已不再旋於掌上；他必須靜靜的準備迎敵，因爲這老者的臉上已不紅潤了。

他本來是滿臉紅光的，只因爲他的雙掌，唔，如今已變得赤紅如日，光景他全身的血液全部往他的雙掌上凝聚了。

便在黃書郎暗自吃驚中，文通不吭不叫，突然來一個撞滿懷，人已欺進黃書郎的懷中，眞是幽靈身法。

於是，便是一陣劈啪劈啪聲傳來。

黃書郎的肩上胸上被打得血氣逆升，人已彈退七八步，他的棒子旋阻七十八次之多，却仍然挨了兩掌。

他覺得胸口有些甜甜的，却拚命壓住那股子欲衝口而出的鮮血，他用力的搖晃雙肩不倒下去。

他的氣功及時撫平了胸口的那股子逆氣。

就在他剛穩住的時候，文[illegible]仰天哈哈大笑。

他當然得意，但並不是因爲「」黃書郎而得意，而是因爲在幾位黑道高手前面露臉而笑。

受傷的崔崑崙知道，司馬山當然更加知道。

只不過他們只當不知道，如果文通能一舉解決掉黃書郎，那又有甚麼不好？

左宗正仍未出手，他吼叫：「文兄，何不乘勝追擊，左某準備爲你賀功。」

文通大笑之聲突然嘎止，他再一次旋身，直往黃書郎撲擊過去。

這一次他未搓掌，只不過可以看得見他的雙掌宛如兩塊燒紅的烙鐵一樣。

當然，我們也看見黃書郎的胸上衣衫破碎得散落一片，肩上的長衫也一樣。

文通的雙掌疾拍如萬縷金光罩過去，黃書郎狂吼如虎的迎着文通旋來的身子撞過去。

兩個人好像全不要命似的豁出去了。

互撞是瞬間的，便在兩團人影撞擊中，只見一縷鮮血紅泉般的往空衝去。

「唔……啊！」

「吭叱！」

兩團人影合得快分得更快，只見黃書郎蹬蹬蹬的連着退，終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那「吭叱」之聲就是由他口中發出來的，他也再無法壓制往上翻的一股熱流，「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出來。

文通仍然在抖他那血泉也似的右掌，他被黃書郎的「惡信」刺穿了手掌，便也破了他的「鐵血掌」。

那尖尖的「惡信」非一般短匕可比，文通不怕一般短匕，但他忽略了黃書郎手上握的是「惡信」，既尖又利，十分惡毒。

他抖着血手大聲吼：「殺了他，殺了這個小畜牲，左門主，殺了他喲！」

左宗正立刻扶着文通，道：「文兄，你放心，那小子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就等着碎了他，挑心揀肝的活吃他，你且穩住，先包紮手傷要緊。」

他回頭看看「惡娘子」巫春花。

巫春花已經能動手了，她走上來爲文通包紮傷手，却用惡毒的眼光看着緩緩站起來的黃書郎。

於是，空中發出「呼嚕嚕」一聲响，三江黑旗門大掌旗出陣了。

他大剌剌的站在距離黃書郎三丈之地，左手橫伸，沉聲開掌，道：「旗來！」

只見他不拔他的背上紅纓大砍刀，却伸手要那一杆大旗，旗是緊緊的

捲在竿子上的。

於是，三江黑旗門的護旗使者桑巴恭謹的走到戈彪面前，道：「當家的，對付這種宵小之徒，何需當家的親自出馬，把這小子賞給桑巴好了。」

口氣眞大，黃書郎傷得吐血，他當然有把握打敗黃書郎了，這是佔便宜的機會。

有便宜佔，任何人也不會放過。

果然，戈彪重重的點着頭，道：「小心了。」

他心中想得可眞妙，如果他的護旗使者能把黃書郎擺平，他當然大有面子。

如果他出手，就算打敗黃書郎也不光彩，因爲黃書郎已受了傷，而且是被別人殺傷的，他只不過撿了個現成的便宜罷了。

* * *

三江黑旗門護旗使者桑巴聞得戈彪的話，一聲「屬下領命！」

他猛的一頓手中長竿，轉而對黃書郎嘿嘿冷笑不已，他那吊在眼上的長門眉綻開了，那厚厚的嘴巴咧得好像要破了似的，道：「你傷得不輕，小子，桑大爺不佔你的便宜，你先出手吧！」

「呸！」黃書郎往地上吐出一口血水，罵了。

他這時候火大了。

發了火的人誰也會罵人。

傳言連孔聖人還罵人畜生，那是由於他的門人子路不孝，他老人家火大了，便罵子路畜生，這以後才有「子路聞過則喜」之傳說。

黃書郎不是老聖人，他當然更會開罵，可巧他也罵桑巴「畜生！」

桑巴聞罵也火大了。

我這裡讓你先出手，不知歹呀！

他回罵：「操，你在此刻還想逞强。」

黃書郎怒罵：「你操甚麼，操石頭去，娘的皮，你口口聲聲不佔便宜，爲何不搶先出手？」

桑巴臉上有些紅的吼道：「老子們齊出手，怕是你小子早就碎了。」

黃書郎咬牙道：「這與圍殺黃大爺已無分別，王八操的，你會要大旗，是嗎？那就要給黃大爺看吧！兒。」

桑巴忿怒的抖着長竿打着閃顫，那麼厲烈的對準黃書郎刺去，他大吼：「老子刺死你這小狗操的！」

旗端有支尖尖的刺槍，旗端還有血紅的紅纓絹子，看上去就是一支三丈餘長的長槍。

黃書郎一見旗竿變槍抖閃着刺過來，一聲狂叫斜着身子閃過槍尖，直往敵人奔來。

他的身法仍然夠快的了。

他的兵器仍然緊緊的握在手上。

黃書郎的心中很明白，他體內的氣功幫了他的大忙，如果不是有一股氣流在體內治療他的內傷，怕是早就站不直身子了。

文通就想不通這小子爲甚麼如此能挨。

誰都知道，一個會殺人的人，便也一定能挨殺，挨殺的人如果挺得久，勝利就屬於他了。

* * *

黃書郎騰身旋着往敵人的懷裡撞，只不過他只挨進一丈多一點，空中忽然發出「呼嚕」响。

便在這聲呼嚕响中，桑巴手上的大竿子變了，變成一面好大的黑旗，旗面上展現的是個白色的骷髏全身圖案，勢式是跳動的。

大旗就在黃書郎的身邊抖開了。

大旗也快得不可言諭的把黃書郎的身子裹住了。

那桑巴只一裹住敵人，立刻雙臂貫力，瘋狂的旋動着旗竿，光景要把黃書郎緊緊的捲住以後，再用力的往地上摔去，活活的把黃書郎摔死了。

「嘶！」

桑巴正欲把他往石頭上摔，却不料大旗破了。

只見黃書郎自裹緊的大旗裡斜着身子欲跳出來，他左手的「惡信」已割破了那面大旗。

他的身法是狂野的，桑巴發覺不對勁，不及再用力去裹敵人，便拚命往地上摔去。

「咚！」

黃書郎還眞被摔得四脚朝天，只因爲他已快出來了，所以他仍然可以閃過，要緊的是頭未撞上石頭。

他火大了，騰身而起，順着長旗竿旋進，「咚」，他一棒打在桑巴的頭頂上。

「唷！」桑巴抛旗抱頭，忙不迭的往一邊閃，他怕黃書郎追殺，所以立刻往後閃。

黃書郎未曾追殺桑巴，他必須立刻調氣，因爲他知道後面還有得拚。

是的，就在他剛剛站定勻氣調息的時候，三江黑旗門大掌旗「鐵塔」戈彪嘿嘿笑着迎過來了。

他邊走邊緩緩的在拔刀。

他的刀很寬，很厚，紅綢緞閃飄着，光景宛如天神下凡塵。

戈彪站定身子，沉聲道：「姓黃的，就憑你的膽色、武功、氣度各方面，無一不讓戈某心醉，如果今日不是處在敵對狀態，老夫必然力邀你加盟我三江黑旗門下。」

黃書郎道：「時也，運也，命也，大掌旗，你的這段話不是有些多餘？」

他見戈彪在變臉色，又道：「你老兄就要剝我的皮吃我的肉了，還放上這麼一段臭不臭的屁，幹嘛呀！」

戈彪大怒，叱道：「好話一句三春暖，惡人傷人六月寒，他娘的，你就只會出口成『髒』不是？」

黃書郎道：「一個人處在一羣瘋狗羣裡，他除了罵以外，永遠也笑不出來。」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逃出九陰谷後，方玉琪與瓢浮子趕往阻止玄黃教的開壇大典，途中，兩人遇上傅青圭，得悉五大門派正聚集於少林寺，商討應付玄黃教之法；三人來至九疑山，躲在樹上偷窺天地教開壇大典情形，眼見軍師矮冬烘正在朗讀獻文之際，忽有兩名少女出現，着衆人準備迎接公主駕臨，總壇主陸天九不知對方身份，命人把她們帶走，却被兩名少女擊退，「惡郎君」崔如風還遭對方掌摑……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 瑜·文
可 飛·圖

雪蓮情

淫徒自食惡果　飽嘗碎割之痛

雯兒埋怨道：「霞兒，妳該重一點咯！」

方玉琪想不到那個小姑娘出手會比惡郎君還快，再聽她們這麼一說，差點要笑出聲來。

惡郎君崔如風堂堂天地教首席副教主竟在出手之際，會被黃毛丫頭打上耳括子，任他平日陰狠得城府極深，此時一張青中泛白的瘦削臉上也色若豬肝，厲笑一聲，「嗆郎郎」蛇形劍出鞘，一道黑墨光華宛若毒蟒出洞，向霞兒橫掃過去。

「無賴賊，還不服氣？只要接得住姑娘十招，就算你是江湖上一流高手。」

小姑娘口氣可狂得厲害，只見她腰肢晃動，有如一朵白雲，不退而進，竟然迎着惡郎君潑墨似的劍影欺入。

雯兒雙手叉腰，只是站着旁觀。

方玉琪先前還替霞兒擔心，因為惡郎君手上終究是一柄淬有劇毒的長劍，稍一大意，只要被劃破表皮，就得見血封喉。

但凝足目力瞧了一陣，只覺霞兒不但身法奇快，在一片劍影中進退自如，起落飄忽，和自己的「飄香步法」竟然毫不遜色。

尤其她那纖纖雙手柔若無骨，忽而屈指輕彈，忽而駢指連點，出手奇奧，式如蘭花，隨意揮洒，悉成妙着，有時把惡郎君逼得撤劍後退。

一時倒被吸引住了目光，屏息凝神，注目不霎。

那高踞首座的「天地教教主」惡道人墨無為，自從兩個白衣少女現身之後，他獨目猙獰，一言不發，此時眼看和自己並重一時的惡郎君還勝不了一個小丫頭，不由大感驚奇。

這一陣工夫，大殿前面的兩人已打了將近二十來招，墨無為陡然從兩個小女孩的一身白衣上，想起她們的來歷，不禁心頭一震，方待把兩人喝住，問個清楚，驀聽半空中一聲鵰鳴，一團白影由空瀉落，颯然生風。

「嗆」，惡郎君崔如風一柄其色如墨的蛇形劍已被人家劈面抓去。

不，他身子也被白影拂中，踉蹌後退，肩頭鮮血淋淋，受傷不輕。

那可並不是人，而是一頭威猛無比、雪白鋼羽的大白鵰，牠的爪正抓着惡郎君的蛇形劍，降落地上。

啊！白鵰身上還騎着兩個白衣少女，衣着打扮和霞兒雯兒一模一樣，肩頭也同樣梳着兩條辮子。

方玉琪暗暗「哦」了一聲，那不是在九華山見過、自稱「瓊宮侍者」的雲兒霓兒，還有誰來？

兩個白衣少女很快的飄落鵰背，同時向左右閃開，口中喝道：「公主駕到。」

霞兒、雯兒也立即肅身站到兩人身側。

半空中又是一聲鵰鳴，一隻比方才落地的大白鵰略小的白鵰緩緩斂翼，降落地面。

此時大殿內外千百隻眼睛，一齊注視到這隻白鵰身上。

全場靜寂得連繡花針落地都可清晰聽到，氣氛顯然比之方才開壇大典還要來得肅穆。

較小的白鵰在落地之後，依然俯伏不動，好像在靜待牠主人安詳走下。

四個白衣小鬟在白鵰身前一齊躬下身去，然後又像白蝴蝶般分向左右，趨近白鵰兩側，從鵰背上攙扶下一個也是全身白衣，臉罩白紗的苗條女郎，緩緩向階前走去。

高踞首座的「教主」惡道人墨無為自然已知來者是誰了，他從背脊直冒冷氣，回頭向左右低喝了聲：「來的是瓊宮公主，咱們趕快迎接。」

話聲一落，立即起身下座。

「瓊宮公主」這四個字，除了墨無為，其他人根本連聽也沒人聽過，但「教主」既然這麼吩咐，於是副教主黑旛追魂索煥堂、「軍師」矮冬烘孔繼明、「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以及六位壇主紛紛起座，隨在墨無為身後，一齊迎出階前。

「哈哈，敝教開壇盛典竟邀瓊宮公主遠臨，貴賓莅止，敝教同仁實增光寵，貧道失迎之處，還望公主垂察。」

墨無為橫肉臉上堆滿笑容，連連拱手。

瓊宮公主長裙曳地，步不揚塵，由雲兒、霓兒攙扶着，十分緩慢地步上石階，口中只輕輕「嗯」了一聲。

雲兒嬌聲喊道：「公主吩咐道長免禮。」

這時早有小道童把殿上長案撤去。

墨無為拱手肅客，把瓊宮公主引入大殿。

那瓊宮公主也毫不謙讓，由四個小環擁簇着，逕往中間一把繡披大圈椅上坐下。

惡道人墨無為眼見人家並無敵意，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了下來。

不，他自然知道人家來頭太大，天地教創立伊始，江湖威信未立，如今有位普天之下無人敢惹的人物不請自來，自己只要善為應付，不但有了紮硬靠山，武林霸業從此穩入掌心。

他心頭一陣高興，但迴眼一瞧，只見惡郎君崔如風還怔怔的站在當地，他被大白鵰翅膀拂中，負傷似乎不輕，此時正在運功調息，不由濃眉微微一皺，大聲笑道：「哈哈，崔副教主請來見禮，這位貴賓就是名滿寰宇的雪山瓊宮公主。」

「雪山瓊宮」這四個字鑽進惡郎君崔如風耳朵，全身悚然一震。

百十年來，雪山瓊宮是武林人物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傳說中的瓊宮夫人武功高不可測，只是瓊宮中人從不涉足江湖，是以除了老一輩的人還聽師長說過，江湖上淡忘已久，不想此時此地却憑空來了一位瓊宮公主。

他這一陣工夫，被大白鵰震傷的內腑，經過調息，業已好了許多，這就大大方方的回到殿上面，向瓊宮公主抱拳笑道：「兄弟不知公主駕到，適才冒犯尊价，深感歉疚！」

瓊宮公主端坐如故，只鼻孔中微哼了一聲，並不作答。

惡郎君崔如風在江湖上縱橫多年，目空一切，此時無非懾於雪山瓊宮威名，而且自己也吃過苦頭，深知厲害，才强自按捺着向人陪話。

此時見瓊宮公主自高自大的慢不為禮，不由臉色微變。

但就在他抬首之際，目光一轉，只覺瓊宮公主兩道寒電似的目光，透過蒙臉白紗，隱隱射出懾人稜威，而且還含有一種怨毒之色。

不！那是一種使人瞧得心驚肉跳的神采，任他惡郎君平日殺人不貶眼，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低下頭去，心中想着：「瞧她年事甚輕，怎會有如此精深的內功！」

此時惡道人墨無為已挨次替副教主黑旛追魂索煥堂、軍師矮冬烘孔繼明、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諸人一一引見。

瓊宮公主也只是微微頷首，算是答禮。

「教主」惡道人墨無為坐定之後，雖覺這位神秘公主似乎並無惡意，但她矜持得凜若冰霜，僵得他在引見諸人之後，一時竟然說不出話來。

賓主雙方沉默有頃，那端然上坐的瓊宮公主低首微側，冷冷的道：「墨道長創立天地教，難道就憑區區這幾個人，就能和玄黃教逐鹿中原，稱霸武林嗎？」

她緩緩說來，聲音却冷得有若堅冰，入耳寒心。

墨無為在江湖上向以心狠手辣出名，經驗老到，但此時却被人家劈面一問，竟然怔得獨目眨動，一時答不上話來。

「軍師」矮冬烘孔繼明朗朗一笑，搖頭晃腦的道：「以敝座下見，公主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以我教乎？」

墨無為觸動靈機，臉上立露喜色，連忙抱拳道：「貧道願公主有以教之。」

瓊宮公主瑤鼻輕哼了聲，冷冷的道：「墨道長可知玄黃教幕後主持究竟是何人？」

墨無為瞠目道：「玄黃教廣發請柬，目前出面的只是總壇主龍步青，自稱八手書生，江湖同道多不識其人。」

瓊宮公主道：「龍步青是天台叛徒，何足為患？他幕後主持的，却是近日轟動江湖、殘害五大門派掌門人的紅葉教教主九陰夫人，手下還有商山四異助紂為虐，只怕端陽會後，莽莽江湖便無噍類，試問天地教能和他們抗衡嗎？」

墨無爲原以爲玄黃教只是由名不見經傳的龍步青主持，一個無名小卒尚敢立教開壇，那麼以自己幾人創立的天地教，自足稱雄江湖。

如今一聽對方的幕後人物不但是江湖人談虎色變的紅葉教教主，還有商山四異，以自己現有實力就抵不住人家一個，不由心頭大震，但他城府極深，臉上依然不露聲色，緩緩的道：「紅葉教教主雖然神秘莫測，未見其人，已使五大門派傷亡纍纍，元氣大傷，如果以雪山瓊宮威名相比，自然微不足道，公主能惠然蒞臨，天地教復有何懼。」

瓊宮公主冷冷一哂，道：「墨道長不失尚有自知之明，不過你可知我的來意？」

墨無爲心頭震動，依然乾笑道：「貧道恭聆公主吩咐。」

瓊宮公主微微點頭，招手道：「雲兒，妳代我向他們宣佈。」

雲兒「唔」了一聲，俏生生的走前幾步，嬌聲道：「天地教從此時起宣佈改組，由公主親領教主，墨無爲、索煥堂擔任副教主，孔繼明、陸天九分別擔任軍師及總壇主原職，其他各壇主一切照舊。崔如風恃技犯駕，仍准以副教主名義帶罪立功，仰全體遵照，如敢不服，立殺無赦！」

她此話一出，大家雖覺事情急轉直下，大出意外，但除墨無爲屈居副教主之外，其餘諸人並無變動。

惡道人墨無爲城府較深，臉上絲毫不動，心中還暗暗高興，只有惡郎君崔如風聽到「恃技犯駕，帶罪立功」等話，瘦削臉上登時氣得發青。

墨無爲怕他忍不住，趕緊使了個眼色，一面神色一正，躬身道：「本教蒙公主不棄，出任教主一職，正是天地教之福，貧道竭誠擁戴，聽候調遣。」一面轉身喝道：「本教弟兄從此時起，一律尊奉瓊宮公主爲本教教主，如敢違拗，就如此案！」

他說得聲色俱厲，右手一伸，向數尺外一張木案懸空抓去。

惡道人的「墨煞爪」果然名不虛傳，數尺以外的一張木案經他隔空一抓，居然「喀」的一聲脆響，被抓得粉碎。

惡郎君崔如風臉色陰沉，他雖因崔如風連使眼色，不好發作，一面又懾於雪山瓊宮的威名，但一臉悻悻之色，心頭大是不服。

瓊宮公主白紗罩臉，只作不見，微微頷首，發出冷峻的聲音，道：「墨道長好說，既然大家均無異議，好，就叫他們先行散去休息，由各壇主負責帶下，不得喧嘩，三位副教主、孔軍師、陸總壇主且請留下，商討本教重大事項和對付玄黃教大計。」

別看這位自任天地教教主的瓊宮公主最多也不過雙十年華，體態輕盈，但說出話來却有一種凜然不可違抗的威嚴，尤其她那冰冷的語氣，使人聽到聲音就泛起寒伶伶的感覺！

任憑惡道人墨無爲、惡郎君崔如風和排教總壇主黑旛追魂索煥堂等人在江湖上算得上是難惹的煞星，也莫不奉命唯謹，俯首聽命。

九頭大鵬陸天九只不過是區區一個湘南黑道上的瓢把子，如今連大名鼎鼎的惡道人都屈居了副教主，自己却依然高踞「總壇主」寶座，他雖然不知何謂「瓊宮」，但那敢絲毫怠慢，聽到瓊宮公主吩咐，如奉綸音，不迭地躬身，連應了幾聲：「喳！喳！」飛快轉過身子，面向殿前，擺出一副「總壇主」的架子，大聲喝道：「弟兄們還不參見教主？」

山門外黑壓壓的人頭，果然異口同聲的喊了聲：「參見教主！」一齊躬身爲禮，聲勢倒眞不小。

總壇主陸天九覺得自己這番比起區區湘南瓢把子當眞威風了不知多少，心頭更是高興，他等衆弟兄唱喏之後，身軀巍然不動，右手一抬，左右顧盼了一下，又道：「請六位壇主把他們帶下去休息，不得喧嘩，另由地靈壇李壇主率同本壇弟兄擔任總壇四周警戒事宜。」

分坐在左右兩排長櫈上的六位壇主同時領命起立，向上座躬身之後，又向「總壇主」陸天九行了一禮，各自退下。

「軍師」矮冬烘孔繼明手搖羽扇，適時站起，躬身道：「請教主、副教主，移駕後殿議事。」

他話聲一出，墨無爲、崔如風、索煥堂等人紛紛起立，恭候教主瓊宮公主起座。

「且慢！」驀地有人舌綻春蕾，大喝一聲，一條人影從一棵大樹上飄然墮地。

不！另外還有兩條人影也先後飛出。

第一個出來的，正是方玉琪，他瞧了半天，天地教教主已由惡道人墨無爲轉變了瓊宮公主。

他根本不知瓊宮公主是甚麼來歷，但瞧她爲着爭天地教教主而來，尤其那冷冰冰的聲音，使人入耳生寒，想來決不是正派中人，何況惡郎君崔如風在九華絕頂劍傷師叔、呂姊姊身遭劫持，生死不明，自己正要找他，此時仇人相對，那肯放過，是以來不及和瓢浮子、傅青圭招呼，大喝一聲，縱身往殿前掠出。

瓢浮子、傅青圭因方玉琪出聲大喝，躍出身去，只好跟着縱出。

這三人的突然現身，殿上諸人自然大感意外，同時一怔。

瓊宮公主雖然白紗遮臉，但她兩道稜稜目光瞧到方玉琪，嬌軀不由驀地一顫，清澈如水的美眸，似乎隱隱泛起一層水膜。

不！一滴滴水珠像玉露似的滾落臉頰，沾到面紗之上，有點涼冰冰的感覺，但她極力矜持，旁人誰也沒有

發覺。

矮冬烘孔繼明瞧着三人，怔得一怔，手中羽扇一指，疑惑的道：「三位亦將有以利本教乎？」

惡道人墨無爲獨目閃爍，瞧清第一個躍落的是方玉琪，心中已感奇怪，但一眼瞧到方玉琪身後跟着出現的竟是武夷瓢浮子，不禁濃眉一皺，拱手道：「瓢浮道友夜闖敝教，不知有何賜教？」

瓢浮子還沒開口，方玉琪早已俊目放光，冷冷的道：「墨副教主請了，寃有頭，債有主，方某不是來找你的！」

話聲一落，響起嗆郎一聲龍吟，一縷銀練隨手漾起，劍尖向殿上惡郎君崔如風一指，厲聲喝道：「姓崔的，少爺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你躲在這裡，還不給少爺滾出來？」

惡郎君崔如風正蹩着一肚子惡氣沒處發洩，聞言那還忍得，人影一晃，業已落到方玉琪面前，陰聲笑道：「小子，你找本座有何話說？」

方玉琪回身向瓢浮子、傅青圭兩人抱拳道：「老前輩、傅大哥，這惡賊和晚輩另有過節，請恕放肆。」

說到這裏，俊目驀地射煞，凜然叱道：「崔如風，你總記得黃山蓮花峯頭，劍傷方某師叔、劫持我呂姊姊，方某就是要找你討個公道。」

惡郎君崔如風仰天陰笑道：「傷在本座劍下的，天底下不知凡幾，你小子師叔是誰，太爺那還記得清楚？哈哈，太爺玩過的女人何止千百，你說蓮花峯頭，太爺到手的那個姓呂的小娘……」

他說到這裏，驀聽頭頂一聲鵰鳴，兩團白影疾若星丸，急瀉而下。

惡郎君崔如風吃過大白鵰的苦頭，心有餘悸，百忙之中身形暴退八尺，注目瞧去，只見一大一小兩隻白鵰，全身雪白鋼羽根根直豎，兩對金光閃閃的兇睛瞪着自己，正在發威。

任他惡郎君平日裏殺人不眨眼，此時也不禁心下發毛。

這時大殿上忽然響起輕盈口哨，那是從雲兒口中所發出，說也奇怪，那兩隻白鵰一聽到哨音，居然雪羽徐斂，發光金睛惡狠狠的盯了崔如風一眼，緩緩向廊前走去。

方玉琪雖覺兩隻白鵰行動奇怪，依然手仗銀練劍，凜然而立，並不稍退，厲聲喝道：「崔如風，你說我呂姊姊怎樣了？」

崔如風詭笑道：「小子，你呂姊姊早已跳崖死了。」

方玉琪聽得急怒攻心，暴喝一聲：「惡賊，少爺和你拚了！」

身形倏然欺進，右腕一抖，銀練劍對準崔如風胸口急刺而至。

惡郎君崔如風早有準備，反手掣出蛇形劍，正待往來劍砸去，但一眼瞧到方玉琪用劍手法及所挾劍風的强勁程度，和銀練劍特別刺眼的異樣光華，心頭不期一驚，暗忖這小子不但劍上造詣極深，而且使的還是一柄斷金截玉的利器。

一時那敢和人家硬砸，身子微微一偏，讓開來勢，蛇形劍一招「毒蟒圍腰」，反向方玉琪身後劈去。

方玉琪長笑一聲，喝道：「惡賊，你能接得住少爺幾劍？」

此時，他恨不得一下就把惡郎君殺死，方雪心頭之恨，長笑聲中，早已把「大羅天劍」施展開來。

要知「大羅天劍」乃是東海無名老人的曠世絕學，每一招式都蘊天地莫測之機。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僅憑一招劍法，在江湖上久享盛譽，博得「一劍」雅號，無人能擋。

方玉琪這一施展，當眞如雷霆疾發，風雲變色，但見寒芒掣電，劍氣瀰天。

惡郎君崔如風枉自練劍數十年，平日目空一切，這回也只覺精虹耀眼，劍風砭骨，連人家發劍的招數也瞧不清楚，不由倒吸一口涼氣，連連退守，心頭又急又怒，却不敢答話，只是把一柄蛇形劍使得風雨不透，緊守門戶，他是想仗着深厚功力，和方玉琪對耗。

那知才到第六招上，耳中聽到「嗆」的一聲輕響，手上一震，自己一柄仗以成名的蛇形劍劍尖竟被對方削去一截。

崔如風心頭狂震，尤其大殿上惡道人墨無爲等人，眼睜睜瞧着自己連番失利，竟然沒人趕出助拳，更是又氣又怒。

他那知惡道人墨無爲先前以爲崔如風的武功，方玉琪決難討好，是以只暗中監視着瓢浮子一人。

那知雙方才一動手，崔如風竟然步步後退，連番遇險，心中不由大爲驚訝，暗想：「這姓方的小子數月之前和自己動手，除了身法古怪，劍術並不高明，何以數月不見，功力會突飛猛進，尤其那一手劍法，眞如天河倒掛，凌厲無匹，連自己也絲毫瞧不出是何路數。」

心念轉動之際，只聽「噹」的一聲，惡郎君的蛇形劍竟然被姓方的小子削斷了一截，他心頭一震，右手鐵拂一豎，正待站起身子。

「墨道長稍安毋躁，崔如風身爲本教副教主，有人上門尋仇，理應向我稟明曲直，聽候吩咐，他擅自行動，目中那還有我這個教主，讓他吃點苦頭再說。」

發話之人，當然是端坐大圓椅上的教主瓊宮公主。

她那冷峭嚴峻的口氣，絲毫不像出之於一個妙曼輕盈的少女之口，使人聽得不寒而慄。

墨無爲微一抬頭，正好和她蒙臉白紗中射出來的兩道寒電般目光一接，只覺這位教主目光中含有一種懾人

恰威，不可逼視，尤其冰冷的命令口吻，好像言出如山，使人無可違抗。任他惡道人兇名久著，此時也身不自主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低頭坐下，不敢作聲。

這兩句話的工夫，惡郎君崔如風已被迫得連聲厲吼，身上也接連受了幾處劍傷，出道以來，他從未有過如此狼狽，但他乃是城府極深之人，自知今日之局，再纏鬥下去決難討好，稍一不愼就非死即傷。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他把瓊宮公主以及墨無爲等人全都記上了仇，口中厲吼一聲，蛇形劍猛然一衝，明是強攻，實是走勢，雙脚一點，身子冒着繚繞劍光，騰空躍起。

方玉琪已把仇人困在劍下，那還容他逃生，一聲清叱，銀練劍一旋，劍風震蕩，跟着倒捲上來。

惡郎君崔如風拚死突圍，他一身功力端也不可輕視，連人帶劍向上一拔，竄起三丈多高，一個「雲裏翻身」，改直竄爲斜掠，再次向上掠起。

方玉琪同時躬身，如影隨形，緊緊撲上，右手長劍原式刺出，左手一探，掌根吐勁，使出惡窮神歸駝子的「鐵掌銀鈎」的手法，往崔如風後心拍去。

惡郎君連受挫折，身在半空，情急之下，反手一劍往方玉琪劍上盪去，他原想借力着力，在盪開對方劍勢之際，自己也好趁力飛出廟外。

但他忘記了方玉琪手上的是一柄斬金斷鐵的利器，雙劍一接，「答」的一聲，崔如風大叫一聲，蛇形劍齊柄切斷，同時右手也給削去兩個指頭，一陣劇痛，眞氣驟散，身不由主地往下落去。

方玉琪後發左掌去勢稍偏，但崔如風還是被一股强猛掌風的邊緣掃中，一個身子晃悠悠地飛出去一丈開外，像殞星下落般摔倒地上。

他連受重創，居然四肢用力向上一提，「金鯉躍浪」直跳而起，雙瞳噴火，再也顧不得右手劍傷，厲吼一聲，發出全身眞力，雙拳疾衝，往跟踪飛落的方玉琪胸前擊去。

惡郎君崔如風終究數十年修爲，內力深厚，這一下拚死反擊，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拳風出手，勢若奔雷，正好方玉琪身形落地，又是當頭一劍往惡郎君劈落。

這兩下，一個追踪發劍，一個反身衝擊，兩個身子都快，眼看惡郎君裂石開山的雙掌擊上方玉琪當胸，方玉琪匹練如銀的長劍劈落惡郎君的當頭，兩人就得同歸於盡……

這當眞是電光石火之事，連身在場中的瓢浮子、傅青圭要想搶救也嫌不及。

正當危機一髮之際，大殿上忽然響起一聲其冷如冰的嬌喝：「住手！」

誰也沒看到端坐首位的天地教教主瓊宮公主是如何飛出去的，當然更沒有人瞧清她是如何出手，但她不知何時已白衣飄忽，俏生生的站在兩人之間。

不！她手上不是還執着一柄又細又長、精光耀眼的長劍？那正是方玉琪手上的銀練劍。

也許大家太緊張了，沒瞧清楚，但方玉琪也只覺眼前白影一閃，手上長劍已被劈面奪去。

惡郎君崔如風更是兇燄盡洩，雙目散漫，不住的喘息。

這當眞變得太離奇了，瞬息之間，一場流血五步、伏屍兩人的場面，立時變得風平浪靜，靜得出奇。

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到白紗遮臉、長裙曳地的瓊宮公主身上。

她纖手一抬，美妙無比地把銀練劍遞還到呆若木鷄的方玉琪手上，口中冷冷的道：「方少俠，方才在廟外覷看多時，當知崔如風乃是本教教主屬下之人，方少俠如要尋仇，儘可按江湖過節行事，再行了斷，本教主決不偏袒屬下。」

方玉琪一楞之後，接過長劍，劍眉一軒，朗聲笑道：「惡郎君崔如風淫惡滔天，兇名久著，天地教如欲爲天地張正氣，爲蒼生解困厄，這等窮兇極惡之人，豈能擔任副教主職務？如果天地教是個藏垢納汚，網羅邪惡，欲以江湖爲爭名奪利之場，不顧正義，不問是非，方某除惡務盡，何用按江湖規矩行事？方某和這惡賊仇深似海，勢不兩立，教主既然口口聲聲決不偏袒屬下，何以在雙方動手之前，未加喝阻，問清是非，直等方某僥倖得手才突然奪去方某手中長劍，出面干涉？教主定當有以教我！」

他這席話，詞鋒犀利，正義凜然。

瓊宮公主被他駁得微微一怔，接着幽幽歎道：「唉！你還是這個倔强脾氣！」

方玉琪聽得心頭猛震，只覺這聲音十分耳熟，一雙俊目登時射出兩道寒光，直向瓊宮公主蒙臉白紗上逼視！

瓊宮公主也似乎立時警覺，恢復了她冰冷語音，說道：「本教究竟是爲天地張正氣，還是以江湖爭名利，方少俠日後自知，此時說也無用。至於你在本教主面前控訴崔如風是淫惡滔天，兇名久著之人，本教主初履江湖，是非未明，只要你所說屬實，本教主決不寬容。」

說到這裏，白影一晃，翩然飛回大殿，在繡披大圈椅上坐定，回頭向雲兒低低說了聲：「帶崔如風上殿。」

雲兒躬身應是，立即走近階前，嬌聲喝道：「公主着崔如風上殿問話。」

惡郎君崔如風方才受創狂怒之際，拚耗全身眞力，雙拳向方玉琪閃電衝擊而出，陡然發覺全身輕震，一縷寒氣由頂門直下，他不知自己受了暗

算，還是自己太過憤怒，運岔了氣。一時顧不得說話，趕緊運氣檢查，似乎並無異樣，心中正在驚奇，聽雲兒一喝，心頭怒火不由又被激起，冷嘿一聲，目射兇火，昂然說道：「教主要問甚麼？」

雲兒蘋果臉一沉，喝道：「崔如風，你敢在公主面前放肆？」

崔如風仰天狂笑，道：「惡郎君縱横江湖數十年，沒有人敢在姓崔的面前放肆，我却不知道甚麼叫做對人放肆，妳們公主有話要請教崔某，她不會自己開口？」

他是怒火迸頂，那還管甚麼瓊宮公主、天地教主？

這下可把坐在殿上的首席副教主惡道人墨無爲急出一身冷汗，他自己也不知道憑自己的武功造詣、江湖地位，何以見了瓊宮公主這樣一個年輕女郎，竟會直冒寒氣，不敢違抗。

尤其瓊宮公主剛才出手奪去方玉琪長劍，那種身法手法簡直高不可測，心中更加敬畏，此時眼看惡郎君崔如風臉色不對，出言頂撞，心知要糟！

瓊宮公主巍然上座，白紗罩臉，瞧不到面目，自然更覺得喜怒莫測。

她等崔如風話聲一落，徐徐的道：「崔如風，我要問你的，就是這位方少俠在本教主面前的控訴各節，是否屬實？」

惡郎君崔如風氣得七竅冒煙，厲笑道：「崔如風平生作事，從不抵賴，也從不受人管束。」

瓊宮公主微微點頭，冷峻的道：「崔如風，你好大的膽子，還不給本教主跪下！」

瓊宮公主說到最後一句，已是聲色俱厲，冷冰的聲音使人不寒而慄。

崔如風幾曾被人當面叱責，簡直氣瘋了心，驀地哈哈大笑道：「崔如風數十年來，見過多少大小陣仗，丫頭，妳區區自封教主，居然在太爺面前端起架子來了。」

瓊宮公主嚴峻的道：「本教主創教之始，首重法紀，知你心中不服，又淫惡滔天，才略使手法，以『太陰眞氣』貫穴閉經，使你暫失武功，原想等查問清楚之後，視所犯情節輕重量刑處罰，目前九陰妖婦創立玄黃教爲害武林，本教主念你一身武功得來不易，自會給你解開穴道，恢復武功，只要你從此革面洗心，在此正邪存亡關頭，容你帶罪立功，以贖前愆，不想你積惡難返，執迷不悟，本教主面前豈容你無禮。」

話聲一落，立即抬手道：「雲兒，妳用『引陰閉穴』手法，引發他體內『太陰眞氣』，廢去他武功，聽候發落。」

惡郎君崔如風昂然而立，聽到瓊宮公主說到自己被她用「太陰眞氣」貫穴閉經，武功已失之言，忽然想起方才那一縷從頂門直透全身的寒氣，心中一怔，急忙運氣檢查，覺得依然並無朕兆，心頭不由將信將疑，憑自己數十年勤修苦練，那會在不知不覺中便被廢去武功之理？

站在殿前的雲兒嬌「唷」一聲，躬身領命，忽然轉過身子。

崔如風瞧她好像要走下階來動手，此時那容她走近，遂先下手爲强，雙掌一錯，正待劈出！

雲兒面對惡郎君，冷哼一聲，忽然從衣袖中伸出一雙纖纖素手，玉指連彈。

崔如風只覺幾縷寒風隨着她手指彈出，迅速籠罩全身，自己身不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全身經脈似乎起了痙攣，數十年苦練的內家勁氣再也無法凝聚。

崔如風心頭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一個縱横江湖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刹那之間變成一個廢人。

雲兒身形閃動，纖手在他肩頭輕輕一拍，嬌喝道：「還不跪下，聽候發落？」

惡郎君崔如風那還經受得起，雙膝一軟，噗的跪了下去。

他是一個窮兇極惡之人，此時武功全失，自知難免一死，不由横上了心，身雖跪下，口中却破口大罵起來：「好毒辣的丫頭，居然暗下毒手，毀去太爺一身功夫，太爺就是化爲厲鬼，也要在妳身上樂個痛快……」

瓊宮公主再冷峭，終究是女兒之身，給他這麼一罵，氣得全身顫動，蒙臉白紗中射出兩道滿含殺機的稜稜寒電，纖手一指，喝道：「雲兒，點他啞穴！」

雲兒聽他辱及公主，不待吩咐，玉手横飛，劈劈啪啪的摑了他幾個耳光。

崔如風武功已失，怎生禁受得住，打落門牙，滿口鮮血，早已說不出話來，此時再經雲兒纖手一點，他只「呃」了一聲，儘管雙目噴火，從此無法開口。

瓊宮公主道：「墨道長，崔如風淫惡如山，你看如何處置？」

冷冰冰的聲音聽進墨無爲耳中，心頭驀然一驚，即忙欠身道：「崔如風身在江湖，容有惡跡，但歸到教主座下，尚未爲惡，還望教主寬大爲懷，從輕發落。」

瓊宮公主道：「墨道長之意，要本教主貸他一死？」

墨無爲聽得脊背上直冒涼氣，暗想：「原來妳是借崔如風立威！」心中想着，一面連忙拱手道：「教主明察，練武功之人，把武功看得比性命還重，貧道之意……」

瓊宮公主不待他說完，冷笑道：「崔如風罪孽深重，天人難容，道長既然代他求情，死罪可免，活罪難饒，雲兒，妳替我點他五陰絕脈，容他多活五年，五年之內，每隔五日就得有一次經脈倒逆，身受萬刀碎割之痛，好使江湖上的淫惡之徒知所凜戒！」

雲兒又是一聲嬌「唷」，玉指驟落，惡郎君崔如風大叫一聲，全身一陣顫抖，萎頓倒地！

瓊宮公主冷嘿一聲，抬手道：「把他逐出廟門！」

站在階前的八個彪形大漢早已瞧得膽戰心驚，那敢怠慢，由兩人架起崔如風，往山門外走去。

這一處置，不但墨無為等一干人瞧得臉色如土，面面相覷，就是自稱和崔如風仇深似海、勢不兩立的方玉琪，和方玉琪身後站着的瓢浮子、傅青圭也都瞧得大出意料之外。

因為天地教教主瓊宮公主這一處置，簡直比殺了他還要厲害，惡郎君崔如風在江湖上結了不少仇家，此次風聲傳出，大家知道他被廢去武功，一定有很多人要找他當面羞辱洩憤，但絕對沒有人取他性命，因為在這五年之內，他每隔五日就有一次經脈逆轉，身受萬刀碎割之痛，銜他入骨之人，誰願給他一個痛快？

這五年活罪，當眞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一個罪惡滔天的淫賊有此報應，原也不足為奇，但奇怪的是出之於一個和他毫無過節可言的瓊宮公主，一個出身在天下武林公認最神秘、最難惹的雪山瓊宮公主，當然不會吃過惡郎君崔如風的虧，也不會和惡郎君有甚麼深仇大恨。

那麼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因為瓊宮公主也是女兒之身，她聽到崔如風蹂躪婦女，淫孽深重，這樣處置是為天下女人出氣。

正當大家紛紛猜測之際，瓊宮公主早已卓然起立，又冷冷的道：「方少俠認為本教主措置是否公允？」

方玉琪微微一怔，答道：「教主處置教下淫惡之徒，廢去他一身武功，使他不能再仗以為惡，自屬公允。」

瓊宮公主嬌「唔」一聲，又道：「聽少俠言下之意，似乎還有不滿？」

方玉琪劍眉剔動，朗聲道：「在方某而言，自然恨不得手刃此獠為快。」

瓊宮公主輕笑道：「如今本教主把崔如風廢去武功，逐出天地教門牆之外，他已不是天地教的人，你要殺要砍，還不易如反掌？」

方玉琪敞聲笑道：「崔如風即使不被廢去武功，方某取他性命，何嘗不是易如反掌？如今崔如風武功已失，方某堂堂天台門下，豈能對一個無力反抗之人施行報復？」

瓊宮公主冷笑道：「你倒有如此自信，要非本教主出手，你這條小命豈不同樣死在崔如風手下？」

方玉琪冷哼道：「教主錯了，區區崔如風那能傷得方某？倒是要非教主出手，方某早已報仇雪恨，何至……」

瓊宮公主見他倏然住口，不禁問道：「何至甚麼？」

方玉琪先前瞧到惡郎君崔如風如此下場，心頭仇火原已平息下去，但此時瓊宮公主一再提及，不禁想起呂姐姐對自己的情份，她死在惡郎君手裏，但自己却沒有替她報仇。

因為惡郎君是觸犯了天地教教主而被廢去武功的，使自己此後永遠失去了報仇的機會。

他一張俊臉上，露出沉鬱，脫口恨恨的道：「要不然，何至愧對我呂姐姐！」

瓊宮公主嬌軀似乎微微一震，好半晌沒有開口，大殿上也沒有第二個人再敢作聲。

空氣像凝凍了一般，瓊宮公主又道：「方少俠此話，倒是在怪本教主不是了？」

方玉琪接口道：「方某確有此意！」

瓊宮公主還沒答話，雲兒早已杏眼一瞪，叱道：「姓方的，你敢出言無狀，頂撞……」

但瓊宮公主却微微擺了擺纖手，不讓她再往下說，一面冷峭的道：「本教主處置崔如風，乃是為武林除害，方少俠個人也許確有遺憾，但與本教主無關，不過，本教主處置了屬下之後，倒還有一件和方少俠有關之事。」

方玉琪道：「教主請說。」

瓊宮公主徐徐的道：「那是方少俠三位窺伺天地教設壇之事。」

她此話一出，坐在一旁的惡道人墨無為不禁暗「哦」一聲，不錯，不是教主提起，自己當眞忽略了他們窺壇一節！

方玉琪昂然的道：「教主待要怎的？」

瓊宮公主微哂道：「本教主要你們一起留下！」

方玉琪仰天朗笑道：「恐怕沒這般容易吧？」

瓊宮公主冷冷的道：「你還不相信？」

方玉琪道：「教主是否想要試試？」

雲兒、霓兒等四個小鬟，站在瓊宮公主身後，雖然公主不讓她們開口，但她們在聞言之後，每人臉上都微露不屑，躍躍欲試。

她們巴不得公主一聲令下，好把這狂傲小子拿下！

瓊宮公主只哼了一聲，道：「你眞不自量力。」

方玉琪怒火漸熾，喝道：「方某不自量力，才想領教領教天地教主瓊宮公主的曠世絕藝！」

瓊宮公主淺笑道：「本教主不讓你瞧上兩手，諒你也不會心服口服！」

墨無為連忙起身道：「教主何用勞動玉趾，姓方的小子，還是由貧道教訓他吧。」

瓊宮公主微微搖頭，低聲道：「墨道長已不是他的對手！」

墨無為回想適才方玉琪和崔如風動手的情形，自己衡量，果然難有制勝把握，聞言不禁老臉一紅，默默坐下，回頭一瞧，不由又是大吃一驚，

這一瞬之間，當中教主寶座業已空空如也。

原來瓊宮公主就在自己落座的霎那之間，已白衣飄忽，俏生生地拾級走下石階！

藝有未曾經我學，天下之大，武功一道，自己沒有見識過的，自然還有；但身法快到令自己也看不清的，倒眞還是第一次，自己當眞白練了數十年武功！

墨無為心頭不知是震驚，還是感嘆，一時不禁雄心如失，戾氣全消，自己還爭甚麼名？奪甚麼利？惡郎君不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這位教主眞能為武林謀福，自己多年作惡，正是極好的機會，從此為武林做點有益之事，他想到這裏，只覺精神陡振，容光煥發！

此時瓊宮公主早已嫋嫋婷婷地走下石階，正好瓢浮子也緩步上前，稽首道：「無量壽佛，九陰妖婦創設玄黃教，危害江湖，教主既以天下武林為己任，目前各大門派以河南少室為集會之地，共商對策，天地教創立伊始，當前急務，自宜整頓教友，規劃教務，公告江湖，並與各大門派亟取連繫。貧道三人雖夜覬法壇，對貴教總算是友非敵，何用斤斤計較，非動手過招不可，教主天人，當能明辨輕重！」

瓊宮公主冷冷的道：「道長教言極是，只是我和各大門派並無淵源，也不足共事，咱們還是各行其是的好，道長請讓開！」

她柳腰微挫，一閃而至方玉琪身前三尺光景，嬌聲道：「方少俠不是想和本教主動手嗎？」

方玉琪驀吃一驚，對方倏然而來，自己瞧也沒瞧清楚，就被她欺得如此之近，一時連移步也不及，慌忙施展「飄香步法」，一下往左閃開！

瓊宮公主輕哼了一聲，身形微展，跟着飄進，口中輕輕的道：「本教主要三位留下，對方少俠而言，實在是大有裨益！」

方玉琪眼看自己展開「飄香步法」，對方居然跟着自己飄來，依然保持三尺距離，心頭大怔，那還來得及答話，趕緊再向後退。

那知一連施展「飄香步法」，瓊宮公主依然如影隨形，保持原有相對的距離，分毫不差！

方玉琪這可急得俊臉通紅，那還思索，脚下一點，身形似退實進，右掌直豎，左手一探，五指如鈎，已往瓊宮公主肩頭抓去！

他這一下使的，正是惡窮神歸駝子的「鐵掌銀鈎」手法，快疾無比，何況方玉琪目前功力已大進，出手更如電閃雷奔，迅速絕倫！

瓊宮公主輕笑一聲，身形動也不動，纖纖玉手露出嫣紅指甲，屈指輕彈，對準方玉琪右手「脈門」彈來！

方玉琪這一招原是可虛可實，一見對方玉琪指彈來，左手一縮，豎立右掌，「雷公劈木」，向前直切出去！

要知惡窮神歸駝子的「鐵掌銀鈎」原是他積了數十年經驗，從各門各派的拳掌爪指中摘取的精華，出手必是重穴。

這「雷公劈木」正是正面對敵，直切心胸的手法，方玉琪匆忙出手，原沒想到對方是個女的，及等掌根吐勁，伸到一半才始發覺！

這是瞬息間事，方玉琪的驟然出掌，瓊宮公主不禁怔了一怔，身形急閃。

「玉弟弟！你……」

方玉琪彷彿聽到一個極熟的女子聲音輕呼一聲。

突然一縷幽香直沁鼻孔，肩頭上不知如何被瓊宮公主拍了一下，身不由主地打了一個寒噤，只覺一縷寒氣侵穴傳人，循經而行，心頭不由大驚，她使的定然又是甚麼「太陰閉穴」手法，這丫頭出手好辣！

他只覺週身脈穴，沒有一處不被那股寒氣侵入，本身眞氣再也無法運行。依稀之間，猶覺瓊宮公主閃身過來，在自己腦後輕輕點了一下！

此後，方玉琪甚麼也不知道了，身體「噗通」往後跌倒。

＊　＊　＊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只見自己竟然睡在一處廟宇的大殿之上，心頭驀地一怔，登時想起昨晚情形，那天地教的開壇大典、那臉罩白紗，神秘而冰冷的瓊宮公主猶歷歷在目，但此時大殿上却靜寂得變成一座荒廟，聽不到半點聲音，自己恍如做了一場春夢！

啊！自己不是被瓊宮公主以「太陰閉穴」手法制住穴道嗎？可能已經失去武功！

想到這裏，方玉琪不由心頭「咚」地一跳，連忙運氣一試。

奇怪，自己周身經絡之間，似乎多了一股涼冰冰的寒氣，但精神充沛，血脈暢通，絲毫沒有穴道被制的閉塞現象。

這就翻身坐起，只見瓢浮子、傅青圭也在自己身邊不遠，趺坐調息。

瓢浮子敢情聽到自己翻身坐起的聲音，微睜開眼來，問道：「方老弟，你醒過來了嗎？身子覺得怎樣？」

方玉琪忙道：「晚輩沒有甚麼感覺。」

瓢浮子點頭答道：「這就是了。」

傅青圭揉揉眼睛，插口道：「老前輩，你覺得這天地教到底是正是邪？」

瓢浮子撚鬚道：「這很難說，每一種教，創立之始，莫不以正派自居，為正為邪，就要看他們今後的行止而定。」

方玉琪不知自己穴道被制之後的情形，急急問道：「老前輩，昨晚晚輩被瓊宮公主封閉了脈穴，失去知覺，不知後來如何？」

瓢浮子微微一笑，道：「當時方老弟被她使展『太陰閉穴』，跌倒地上，她出手如風，連點老弟週身大穴，老道和傅老弟明知不是瓊宮公主對手，但心中一急，同時搶出身去……」

方玉琪知道這位老前輩名列三奇，功力極深，不知他說到中途，何以停了下來，急忙問道：「老前輩，後來呢？」

瓢浮子瞧了傅青圭一眼，緩緩的道：「那知咱們兩人全被人家擋住……」

方玉琪道：「那一定是瓊宮公主手下的丫環把老前輩和傅兄擋住了。」

瓢浮子搖頭道：「豈止是她四個丫環，就是墨無為等人瞧到老道和傅老弟搶出，也躍躍欲試，但都被瓊宮公主止住了。」

方玉琪奇道：「那麼擋住老前輩的又是甚麼人？」

瓢浮子苦笑道：「還會是誰？就是瓊宮公主，她落指如雨，連點老弟十二經絡穴道，騰出左手，攔擊老道和傅老弟兩人。說來慚愧，她那種身法手法，老道數十年來，當真還是第一次遇上，我和傅老弟幾次撲上，都被她出手逼退，因為她每一出手，都是看去平淡無奇，其實全是必救之處，使人除了被逼後退，就無法躲避，同時她右手却依然落指輕靈，認穴奇準，不停地向老弟身上點下！」

方玉琪怒道：「這妖女故作神秘，心狠手辣，她和晚輩無怨無仇，居然下此毒手！」

瓢浮子微微一笑，搖頭道：「其實瓊宮公主對老弟並無惡意。」

方玉琪越聽越奇，瓊宮公主連點自己十二經絡穴道，自然旨在廢去自己一身武功，瓢浮子老前輩竟說她對自己並無惡意？

正欲開口，傅青圭早已接口問道：「後來老前輩突然叫住晚輩，不讓出手，晚輩至今尚未明白其中緣故？」

瓢浮子笑了笑，又道：「咱們連番出手，不是始終無法沾上瓊宮公主半點衣角？」

傅青圭點了點頭，瓢浮子續道：「那時瓊宮公主業已點完了方老弟一百零八個穴道，她用『傳音入密』向老道說出一番道理。」

傅青圭奇道：「不知瓊宮公主向老前輩說了些甚麼，老前輩才命晚輩住手？」

瓢浮子瞧着方玉琪，笑道：「瓊宮公主曾說，她雖然不願和五大門派聯手對付危害武林的九陰妖婦，但瞧方老弟一身武學已有極深造詣，只是『玄陰經』上載有一種最厲害的功夫，叫做『玄陰指』，不論敵人練有何種護身眞氣，仍能透體而入，傷人於無形。

「九陰妖婦練成的十三層『玄陰煞』，普天之下，除了會『先天劍炁』之人，任何人無法可破，目前九陰妖婦正在潛心苦練『玄陰指』，只要她一旦練成，身懷兩種絕學，五大門派無人可與抗衡。所以她不惜耗損眞元，把雪山獨一無二的『玄冰眞氣』貫注老弟週身大穴，日後遇上『玄陰指』，就可產生抗力作用，要老道不可誤會。當時她還塞了一顆瓊宮秘製的『瓊玉丹』，要老道在一個時辰之後，等『玄冰眞氣』佈達全身之後，讓方老弟服下。」

傅青圭哦了一聲道：「原來昨晚老前輩餵方兄服下的就是『瓊玉丹』，奇怪，瓊宮公主幾時把『瓊玉丹』遞給老前輩的，晚輩怎會沒有瞧到？」

瓢浮子笑道：「瓊宮公主一身武功已入化境，出手之快，連老道也是握到掌心才行發覺，傅老弟如何瞧得到？」

傅青圭聽得臉上微微一紅，方玉琪想起方才運氣之時，果然覺得體內另有一股涼冰冰的寒氣，原來是瓊宮公主貫注給自己的「玄冰眞氣」，自己倒怪錯了她！想到這裡，不禁俊臉一熱，連忙錯開話題，問道：「老前輩，那麼他們這些天地教的人呢？」

瓢浮子道：「老道把你抱進大殿，他們一齊退入後殿而去，恐怕此時已經遠離此地。」

方玉琪聽到瓊宮公主業已離去，心頭忽然起了一絲悃然之感，這是非常微妙的感覺，連他自己也無法解釋，自己和她只是一面之緣罷了。

不！她白紗遮臉，連一面之緣也說不上，何以自己會對這個故作神秘、聲冷如冰的人，竟然起了別離之思，難道這是自己體內受了她「玄冰眞氣」貫注的影響？

心中想着，只聽傅青圭問道：「老前輩可知這瓊宮公主到底是何來歷？」

瓢浮子微微搖頭道：「這個老道也只是聽到傳說，百十年來，雪山瓊宮一直是武林中人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據說瓊宮主人是一位武功高不可測的夫人，大家都以瓊宮夫人相稱，但誰也不知道這位夫人的來歷，誰也不曾見過這位夫人。因為瓊宮中人從不涉足江湖，所以大家也只是人云亦云，年代一久，也就淡忘了，不想如今又出了一位瓊宮公主。」

傅青圭道：「聽老前輩方才所說，她似乎為了九陰妖婦而來。」

方玉琪忽然想起瓊宮公主昨晚對付惡郎君崔如風，使的是甚麼「太陰閉穴」手法，和九陰妖婦得到的「玄陰經」同有一個「陰」字，而且瓊宮公主似乎對「玄陰經」所載武功十分熟悉，不由心中一動，接口說道：「這雪山瓊宮莫非和九陰妖婦還有甚麼淵源不成？」

瓢浮子聽得瞿然一震，目射奇光，微微頷首道：「方老弟猜得也不無理由……」

傅青圭道：「方兄不是聽蓑衣丈人說過九陰妖婦的來歷，她只是當年九臂魔君的未亡人，初到勾漏尋夫，武功還不十分高明時，怎會和雪山瓊宮有關？」

瓢浮子道：「這就難說，反正離端午之會只有一個多月時光，屆時不難揭曉，咱們還是上路吧。」

三人不再躭擱，一齊走出山門，果然天地教的人此時已一個不見。

空山寂寂，只剩下一座荒廟。

後來的人怎會知道這座荒廟在昨晚曾發生過一場震驚武林的大事，天地教在這裡成立，居然還有久為人們淡忘的雪山瓊宮中人參加。

方玉琪默默地想起這位神秘公主，脚下却跟在瓢浮子身後，向山下奔去。

接近山麓，突然從山徑右側一片樹林中響起一個嘶啞的聲音：「姓方的小子，站住！」

方玉琪聞聲一驚，自己在這裡那有甚麼熟人，莫非是天地教的人對自己心有未甘？

急忙站住身子，回頭瞧去，樹叢中果然正有一條人影蠕蠕移動，這就朗笑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還不給方某走出來？」

那人突然一聲鬼哭般大笑道：「小子，太爺和你拚了！」

話聲出口，一個人如飛般由林中奔出，一頭向方玉琪急撞而來！

方玉琪只道他驟起暗算，正待出掌迎敵，但這一瞬之間，忽然發覺撞來那人竟然十分平常，並非甚麼武林人物，心頭一怔，就停手不動。

那人朝方玉琪拚命衝出，不知是衝得太急，還是脚下被山石絆了一下，人未撞到，便「噗通」一聲跌倒地上。

方玉琪瞧得又好氣又好笑，心想：「原來是個不會武功的人！」

那人跌倒地上，氣喘吁吁地爬起身子，指着方玉琪破口大罵：「姓方的小子，太爺一身武功就是毀在你這小子手裡，太爺和你一死相拚，小子你有本領，就把太爺宰了，不然，終有一天，太爺也依樣葫蘆，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方玉琪和他這一對面，才知此人正是被天地教教主瓊宮公主以「太陰截穴」廢去一身武功的惡郎君崔如風。

此時他臉色慘白，身子顫動，瞪着一雙散渙無光的兇睛，冒出凄厲怨毒之色，恨不得把方玉琪吞下腹去，才能洩心頭之憤！

方玉琪瞧着他那股色厲內荏的模樣，心頭微感不忍，一面朗聲說道：「崔如風，怨有頭，債有主，方某和你雖有切齒之恨，但你這是自食惡果，報應及身，方某堂堂天台門下，決不殺一個失去武功無力反抗之人，咱們恩怨也到此為止，一筆勾銷，你去罷！」

崔如風又是狼嗥般凄厲大笑：「哈哈，好一個口蜜腹劍的小子，堂堂天台門下竟然唆使賤婢對太爺下此毒手，還說甚麼咱們恩怨到此為止，一筆勾銷，要知太爺銜你入骨，恨不得食汝之肉，寢汝之皮，終有一天，太爺會把你和賤婢碎屍萬段！」

方玉琪聽得劍眉一豎，喝道：「崔如風，你說甚麼？」

崔如風怒聲道：「小子，你唆使賤婢用『太陰截穴』毀去太爺一身武功，難道太爺冤枉了你？」

方玉琪縱聲笑道：「崔如風，你觸怒天地教教主，被毀去一身武功，雖是你們天地教內部之事，但也可以說是你作惡多端的報應，方某和你有一天二地之仇，憑方某藝技，也足可找你算賬，報仇雪恨，何用唆使他人。何況方某和瓊宮公主非親非故，並無一面之識，你姓崔的也算得江湖上一號人物，怎可如此信口雌黃。」

崔如風仰天大笑，道：「好一句非親非故，並無一面之識！哈哈哈哈，姓方的小子，你們陰謀把持天地教的這幕好戲，瞞得過墨無為等幾個糊塗蟲，可瞞不過太爺這對照子！」

方玉琪勃然怒道：「崔如風，此話怎說？」

崔如風獰笑道：「你倒裝得挺像！哈哈哈哈！她做教主，你做教主，還不是一樣？」

方玉琪怒喝道：「崔如風，你再敢胡說，方某可要不客氣了！」

崔如風雙目一瞪，厲笑道：「姓方的，你怕太爺洩漏機密，要殺人滅口，太爺決不皺眉！哈哈，太爺死後化為厲鬼，也要找你算賬！」（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江湖謠言「血水仙」比武招親，鐵騎會藍天虹要搶人，蕭立請唐煌助一臂之力，唐煌擊敗來人後，恐鐵騎會中人日後向蕭家報復，當晚夜探該會，必要時炫露自己的神功絕技，藉以阻嚇藍天虹不再招惹蕭家父女，料不到已有一女子先他一步警告鐵騎會，唐煌心中狐疑不已，回到蕭家，發現「夢裡乾坤」宮驚海躺在自己的床上，傾談之下，宮驚海向他透露了他所知的武林秘密……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襄王無夢　錯繫情絲

「夢裏乾坤」道：「由她的功力推斷，也必是十大奇人中新收的女徒，照你所說，她的功力比小徒李驊猶高出多多，這件事老哥哥必須設法稟告家師，以便早作準備，老弟台，以老哥哥猜想，你也是十大奇人的高足，只是不知令師是那一位？」

唐煌微微一笑，道：「老哥哥，這件事小弟暫時保密，你不怪我吧？」

「夢裏乾坤」道：「請放心，老哥哥不是氣量窄狹之人，其實關於小徒李驊跟家師學藝之事，也是一個秘密，老哥哥還沒有對別人說過。」

唐煌道：「老哥哥請放心，小弟絕不洩露，小弟不能在此久留，天一亮就要告辭，因爲小弟要找幾個人。」

「夢裏乾坤」眼睛一瞇，道：「老弟，你可知道蕭家姑娘看上了你？其實這妞兒除脾氣暴燥一點外，無論人品和武功，都能算是中上之選，老弟你有沒有意思？」

唐煌不由玉面一紅，其實這件事他早就心照不宣，只是他對蕭鳳至的大膽作風及潑辣個性不敢領教，立即鄭重地道：「老哥哥，這件事小弟一點意思也沒有，況且小弟現在負有重大任務，必須在短期內找到三個人，今後飄泊江湖浪跡天涯，根本無成家之想，老哥哥千萬幫忙，替我婉拒了吧！」

「夢裏乾坤」微微搖頭道：「這件事恐怕沒有那麼容易，當然也不能怪你老弟，假如昨天你們沒有一馬雙鞍，摟抱著她進城，也許老哥哥還能略盡棉薄，老弟呀！你已經陷入粉紅陷阱之中，恐怕老哥哥無能爲力了！」

唐煌道：「老哥哥你說說看，像昨天那種情形能怪我麼？」

「夢裏乾坤」道：「這就是你的經驗太差了！昨天她不過是故意刁難你，其實她根本沒有受傷，那時你就應該掉頭不顧而去。」

唐煌道：「小弟有個主意，不知行不行得通？令徒人品出衆，且武功也是上上之選，都不在小弟之下，老哥哥動動腦筋，爲他們撮合一下，豈不是兩全其美！」

「夢裏乾坤」微微一嘆，道：「老弟，你可記『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那兩句詩？第一個啓開少女心扉之人，將是那少女畢生難忘之人，你把這男女之事看得太單純了，由此可見老弟前此未接近過女人！」

唐煌大感焦急，道：「老哥哥，爲了這件事，小弟要作一件失禮的事，我要不辭而別，蕭前輩處請老哥哥代爲致歉，就說我有急事不及告辭！」

「夢裏乾坤」微微一嘆，道：「也只有這樣了，不過我認爲這也不是辦法，以蕭姑娘的個性，發現你不辭而別之後，恐怕不會就此罷休，天涯海角，也會去追踪你！」

唐煌道：「小弟管不了那麼的事，老哥哥還有甚麼事沒有？小弟準備就

此啓程。」

「夢裏乾坤」道：「我是沒有甚麼事情了，不過我想老弟所找的三個人中，定有『長白神君』唐一飛在內！」

唐煌抖然一震，知道瞞不了他，歉然地道：「老哥哥當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你怎能猜到？」

「夢裏乾坤」神秘地一笑，道：「昨天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認出你是老友唐一飛的兒子，你剛才說要找三個人，其餘兩人我不知道，却知道必有令尊在內，因爲令尊已於近年失踪了！」

唐煌面色一黯，道：「小弟奉家母之命，南下尋父，一年來走遍中原，毫無下落，而家母又卧病在床，並聲言必須找到家父，小弟雖然掛念家母，却又不願違背家母之命擅自回去！」

「夢裏乾坤」長嘆一聲，道：「其實老哥哥這幾年也在找他，和你一樣，毫無所獲，老弟你也不必煩心，從現在起，我們合力找他，我想在短期內一定可以找到他。」

唐煌道：「老哥哥，小弟一路往北，我們下次在那裏相見？」

「夢裏乾坤」道：「老哥哥也要往北，這樣吧！今天是六月下旬，七月十五之夜，月正中天之時，咱們在泰山五大夫松下見面如何？」

唐煌道：「小弟準時到達，老哥哥你要珍重了！」

說畢，就要出屋離去，就在此時，精舍之門開了一縫，人影一閃，一個身著重孝的少女已經站在門口。

來人乃是蕭鳳至，臉上淚痕未乾，眼泡紅腫，一身素服襯托之下，那張嬌靨更加撩人。

唐煌暗叫一聲「糟！」倒退一步，吶吶地道：「蕭姑娘深夜來此有何見教？」

蕭鳳至冷冷道：「要走就走，何必顧左右而言他！也沒有人拉著你！」

唐煌鬆了口氣，抱拳道：「不錯！在下因有急事，也來不及向令尊及姑娘道別，只得請老哥哥轉致歉意。」

蕭鳳至哼了一聲，轉向「夢裏乾坤」冷峻地道：「宮伯伯，這件事你做得了主麼？」

「夢裏乾坤」不由一怔，道：「妳這是甚麼意思？老弟有急事要走，叫我轉達令尊，有甚麼做不了主的？難這我能拉著不讓他走？」

蕭鳳至厲聲道：「事情是這樣麼？你和他串通一氣，欺騙姪女！你……你爲老不尊！我和你拚了……」

說着，當眞向「夢裏乾坤」撲去，而且淚下如雨，十分傷心，「夢裏乾坤」一閃讓過，大聲道：「鳳至，妳聽我說呀！」

蕭鳳至停止身形，掩面悲泣，道：「想不到家父和你推心置腹，你竟能出賣於我！」

這句話大大地傷了「夢裏乾坤」的心，沉聲道：「鳳至，妳不能誣衊老夫，我何時出賣妳來？」

蕭鳳至厲聲道：「你的徒弟是千中選一，萬中挑一，我也不稀罕，你爲甚麼答應他共同欺騙我？」

「夢裏乾坤」和唐煌互視一眼，知道剛才的話都被她聽到了，不由一籌莫展，而唐煌對這件事也不能插嘴，尷尬地楞在當地。

突然，一聲冷哼來自窗外，接着傳來脆生生的嬌音道：「男女間的大事，須兩廂情願，那有勉强之理！眞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數天下不要臉的女人，妳應該是首屈一指……」

衆人同時一怔，唐煌首先發動，虛空向後窗上一推，身如離弦之箭，穿窗而出，接着「夢裏乾坤」和蕭鳳至也上了屋頂。

唐煌四下一看，夜色蒼茫，萬籟俱寂，以他的功力，可以知道方圓數十丈之內絕無敵踪，不由吃了一驚，這女子的輕功絕不在自己之下。

蕭鳳至被人罵了一頓，自然受不了，大聲道：「妳才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夤夜偷聽別人講話，却又藏頭露尾……」

她罵聲未畢，突然飛來一個黑忽忽的東西，逕奔蕭鳳至的面門，速度之快，無與倫比，由於這件東西由側面襲來，待蕭鳳至發覺，要閃已是不及。

唐煌目光如炬，已看出是一隻大老鼠，不由心中一動，深信可能是今夜擾亂鐵騎會的那個女人，立即劈出一道罡風，將老鼠震出數十丈之外，接著循著方向掠了過去。

他施出「萬里飛虹」身法，不謂不快，但掠出百數十丈，仍未發現敵踪，却聞蕭鳳至大聲道：「莫大哥，不要追了！」

這句話提醒了唐煌，心想，回去免不了被她糾纏，我何不佯作追趕敵人，就此一走了之？

他心念一動，非但身形未停，反而加快，幾個起落，沒入夜色之中，直氣得蕭鳳至咬牙切齒，但「夢裏乾坤」却猜出唐煌的心意，心中放下一塊大石。

盞茶工夫，唐煌奔出三四十里，東方已現曙光，見後面無人追來，就慢了下來，想起蕭夫人之死，不禁對蕭鳳至生出同情之感。

回想「夢裏乾坤」所說有關十位奇人之事，覺得武林中正醞釀一件不平凡的大事，只是不知是那一位奇人失踪？那個保管秘笈之人失踪，不知是被人暗算，抑是有意藏起來自己偷練秘笈上的絕學？更不知道此人失踪與蠟丸之事有沒有關係？

一路苦思，不得要領，天已大亮，過了江到了六合大鎮，已近午牌時分，立即進入一家飯館。

叫了酒菜，自酌自飲，這時食客並不多，僅三五個人，也都陸續離去，整個樓上只剩下他一個人。

突然，梯口處白影一閃，走上一個妙齡女郎，唐煌不由暗暗喝采，他自見到蕭鳳至之後，認為是出門以來見到的絕色女子，那知和這個少女比起來，簡直無法比擬。

唐煌無法描述這少女的美，一身縞素羅衫裹著她那肥瘦適中的胴體，除了面孔美得令人不敢逼視外，簡直每一寸都撩人心弦。

唐煌和她那一雙美眸一接，覺得她的眼中有一種異樣光彩，似笑非笑，似嘲非嘲，更使唐煌一顆心忐忑不定。

少女姍姍走到唐煌對面一個桌位上，伙計立即走了過來，乍見這等絕世姿容，那伙計竟也兩眼發直。

少女嬌嗔道：「你呆甚麼？本姑娘比『血水仙』如何？」

那伙計像猛然醒了過來，也不知道「血水仙」是誰，連連搓手道：「姑娘點甚麼菜？」

少女一呶嘴，指指唐煌那邊，道：「照樣來一份！」

伙計連聲應是，走到梯口又折回來，道：「眞對不起，醋溜活鯉沒有了，換個別的菜如何？」

少女喃喃地道：「沒有活鯉，我的小咪嗚怎麼辦？」

她揮揮手道：「隨便來個甚麼菜都行，快一點！」

伙計顚著屁股走了，唐煌心中一動，知道此女那句「本姑娘比『血水仙』如何？」的話是向自己說的，莫非她就是昨夜在蕭家現身的女子？

唐煌不好意思抬頭看她，但他却知道那少女在看他，而且一瞬了瞬，唐煌立感侷促不安起來，好像混身都像被小刺扎著，越是如此，越不好意思抬頭。

越是不好意思抬頭，那少女越是評頭論足，仔細端量，唐煌這時忽然想起「夢裏乾坤」說的「笛仙」和「色鬼」互看的事來，自己若不敢抬頭，必被她耻笑沒有丈夫氣，事實上唐煌很喜歡看她，只是越喜歡看她，越是不好意思。

終於，他抬起頭來，四目一接，唐煌心中斷喊著，天啊！世上那有這樣美麗的女人！他差點敗下陣來，但他的心是純潔的，他覺得喜歡看就多看一會，反正她也在看自己，不能算是失禮。

四目相對持續了半盞茶工夫，少女的目光開始游動，似乎抵不住唐煌犀利的目光，雙頰昇起兩朵紅暈，低下頭去。

唐煌打了勝仗，豪氣大發，竟朗笑起來，持杯一飲而盡，神采飛揚，使那少女更加羞怯。

突然，那少女啓唇吟道：「古澗一枝梅，免被園林鎖，路遠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躲，幽思有誰知？託契都難，可獨自風流獨自香……」

少女吟到此處，似乎忘了最後一句，作搜索枯腸之狀，唐煌在文事方面也頗有造詣，知道這是宋朝名詞家朱敦儒的「卜算子」，立即為她接上去道：「明月來尋我。」

唐煌吟出最後一句，那少女的桃腮更加紅潤了，睨了唐煌一眼，喃喃地道：「小咪嗚，去吃魚頭吧！」

她一抬羅袖，自袖中飛出一條白影，向唐煌桌上疾射而來，唐煌眼尖，看出是一隻紅鼻紅爪一身白毛的小貓，心中一動，知道就是在鐵騎會中現身的女子，也就是昨夜以老鼠襲擊蕭鳳至的那個女子，他端坐不動，却蓄勢以待。

那白貓落到桌上，也不客氣，大嚼醋溜活鯉，旁若無人。

這時伙計端上酒菜，少女獨自飲食，唐煌雖未吃飽，但秀色可餐，早就飽了，坐著欣賞少女的吃相。

小白貓把魚吃光，又在別的菜餚上嗅了一陣，似乎沒有胃口，一下跳在唐煌肩上，把嘴貼在唐煌衣領上擦了兩下，又掠到少女桌上。

唐煌眞是哭笑不得，連忙掏出手帕將衣領上的魚腥抹去，正要和少女說話，那知少女已經食畢，丟下一塊銀子，抱起小白貓，姍姍下樓而去。

唐煌悵然若失，怔了一會，也丟下一塊銀子，疾奔下樓，四下一看，那裏還有她的影子！心想：好快的身法！

這時午時早過，因天氣太熱，街上行人不多，唐煌邊走邊想，覺得這少女的確又美又神秘，顯然他和蕭鳳至在路上發生之事她都很清楚，不然的話，她為甚麼也去警告鐵騎會？

但她既然愛好詩詞，而且在陌生人前吟哦，如無把握絕不會獻醜，為甚麼最後一句吟不出來？

唐煌不停地唸著「明月來尋我，明月來尋我。」不知不覺已出了六合大鎮，傍晚時分來到蘇皖邊境馬家集以北，此處一片荒涼。

日薄崦嵫，倦鳥投林，唐煌浪跡江湖一年餘，也露宿慣了，沒有在意，正準備找個山洞棲身一夜，突聞四面八方一陣步履之聲，發出「沙沙」之聲，唐煌四下一看，二三十個藍衣大漢包抄而來。

為首之人是一個二十左右年輕人，他的身邊一個鼠目尖嘴中年漢子一指唐煌，道：「這小子就是莫樹有！」

唐煌有恃無恐，負手而立，俊目四掃，發現這些人都穿著一色藍衣，只是為首這少年人的衣料是絲質，那些大漢是布料，心知必是藍衣幫之人。

唐煌自信沒有招惹過藍衣幫之人，更是神態自若，只見藍衣少年道：「尊駕就是莫樹有？」

唐煌朗聲道：「不錯！尊駕大概是藍衣幫少幫主秦楓了！」

那少年道：「昨夜在蕭家擊敗鐵騎會小會主藍天虹，入贅蕭家，大概就

是尊駕了？」

唐煌對這個問題十分為難，如果不承認入贅蕭家，不但這秦楓會再去騷擾，若一旦傳揚出去，藍天虹也不會放過蕭鳳至，如果承認這件事，又怕傳到蕭鳳至耳中，將來後患無窮。

就在此時，一陣奔馬之聲動地而來，唐煌大聲道：「不錯！擊敗藍天虹和入贅蕭家之人正是在下！」

此言一出奔馬之聲突然停止，唐煌回頭一看，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原來是一身重孝，香汗淋漓的蕭鳳至，顯然馬不停蹄地趕了一天！

兩人四目相對，蕭鳳至眉宇間的一抹哀愁立即雲消霧散，向唐煌嫣然一笑，這一笑雖不如那白衣麗人的笑靨動人心魄，却也是媚態橫生。

唐煌這時眞是進退維谷，自然也不能否認，深知這句話必定招來無窮的後患，不由怔在那裏。

蕭鳳至那匹馬比人還乏，全身長毛都已濕透，若非是一匹良種，恐怕早就倒下了，此時蕭鳳至下馬走到唐煌身邊，道：「唐大哥，你和藍衣幫有甚麼糾紛麼？」

唐煌以為她是明知故問，不由哼了一聲，沒有回答却向秦楓道：「尊駕追踪在下有何見教？」

秦楓朗笑道：「在下與鐵騎會小會主私交不錯，一向把他奉為兄長，因此才故意輸給蕭姑娘一招，旨在禮讓，聽說尊駕輕而易舉地勝了藍兄，在下頗為心折，想瞻仰一下絕學，開開眼界！」

唐煌低頭沈思，他現在感到困難的是蕭鳳至突如其來，苦思脫身之計，對於藍衣幫二十多個高手，却沒放在心上。

秦楓見他低頭不語，以為他被藍衣幫二十多個高手震住，不由狂笑一陣，道：「尊駕不必擔心，本幫雖然來了二十多人，却不會聯手對付你一個藉藉無名之人！」

唐煌心想，要擺脫蕭鳳至，也必須先給這藍衣幫主人一個下馬威，他們才不敢糾纏於她，立即冷笑道：「不錯！在下確是有點擔心，不過在下擔心的却與尊駕所說的相反，因為在下深信貴幫之人聯手，在五招之內都要躺下，在下與貴幫素無怨嫌，因而大感為難！」

秦楓臉色一寒，冷笑道：「姓莫的，你有多大道行，敢如此狂妄？」

唐煌趁機低聲對蕭鳳至道：「蕭姑娘，妳趕快回去吧！我纏住這些人，保證妳一路平安！」

蕭鳳至粉臉一揚，道：「我不要，除非你和我一塊回去！」

唐煌沈聲道：「姑娘乃是讀書明理之人，令堂屍骨未寒，妳又重孝在身，在外招搖實在不便，妳快走吧！在下還有急事待辦。」

蕭鳳至冷笑道：「我只要你回答我一句話，如果能使我滿意我馬上回去，反之，我永遠跟著你，絕不回家！」

唐煌一籌莫展，沈聲道：「妳叫我說甚麼？」

蕭鳳至道：「再重覆一遍剛才對秦楓所說的話！」

唐煌低聲道：「那不過是一句戲言，旨在瞞過秦楓，以免找妳的痲煩，婚姻大事怎能如此輕率？」

蕭鳳至臉上一寒，厲聲道：「死人！你倒說得輕鬆，此言一出，不久傳遍武林，你叫我如何做人？」

唐煌一想也對，此言一出，武林中人都知道她是自己的未婚妻，將來此事如果沒有下文，叫她如何自處？

兩人交談的聲音不大，且與藍衣幫諸人相距十餘丈，再加上是逆風，對方自是聽不清楚。

秦楓正要出手，突聞又是一陣萬馬奔騰之聲，動地而來，唐煌心中一震，只見以「大羅手」和藍天虹為首，率領七八十騎揚塵而來，立即將兩人包圍在當中。

秦楓哈哈大笑，走到「大羅手」金羽面前見了禮，然後執著藍天虹的手，低聲道：「藍大哥，聽說為了蕭姑娘的事，曾驚動了兩位奇人，警告貴會不准招惹蕭氏父女，可有此事？」

藍天虹道：「不錯！一個是『鳩面神』，另一個是女的，尚未弄清楚是誰，但功力也高得出奇！」

他不好意思說出詳細情形，却又故意大聲道：「愚兄和副座此來，是擱截莫樹有這小子，與蕭家無關！」

他這一手也有其深意，深恐那兩位高人隱在附近，故意大聲表明來意，這樣一來不但在場之人都聽得清楚，就是一里外的高手也能聽到。

唐煌也希望他們能把他和蕭家分開，正中下懷，他深信再也無人敢動蕭鳳至一根汗毛，立即哈哈大笑，向「大羅手」金羽、藍天虹及秦楓三人走去，道：「藍天虹，你們來得太巧，不然的話，莫某還眞不忍下手，因為藍衣幫人手太單薄，這樣一來，百十之數一齊發動，動起手來也有聲有色，莫某藉藉無名，正想藉以揚名立萬！」

「大羅手」對秦楓咬了一會耳根，立即大聲對那數十騎道：「今夜大家必須合力同心，擒住這小子，不然的話，咱們就別在武林中混了！」

蕭鳳至大聲道：「你們要聯手羣毆，本姑娘也算上一份！」

說著又向唐煌這邊走來，唐煌早已暗下決定，一旦動上了手，挫挫兩個幫會的銳氣，就趁機溜走，反正他們不敢動她。

唐煌長笑一聲，欺身撲上，同時施出一式「梅花三弄掌法」的「暗香浮動」。

「大羅手」金羽和兩人一交眼色，同時出掌推出三道罡風迎上，只聞「蓬」地一聲，土石橫飛，地上蔓草連根拔起，三人同時跟蹌退了三大步。

唐煌雄心萬丈，騰身掠向三人身

後的一騎，還未出手，那馬上之人已被他的先聲所奪，翻身下馬，唐煌在馬背上一躍，又落向另一騎，兩掌一分，「乾坤掌法」再告施出，慘呼聲中，連人帶馬，滾出七八步。

於是一場混戰立即展開，「大羅手」等人奮不顧身，再加上藍衣幫二十多個大漢及七八十騎，像潮水一般湧上。

蕭鳳至也厲叱一聲，加入戰圈，這一動手，對方暗自叫苦連天，只能挨打却不能還手，事實上蕭鳳至的身手還在藍天虹和秦楓大漢之下，若對方沒有禁忌，不出數十招，蕭鳳至就得血濺當場。

但是，人的名樹的影，不管那個示儆的女人是誰，就僅一個「鳩面神」，他們就不敢惹。

慘嗥和馬嘶之聲混成一片，唐煌展開「七步迷踪身法」，穿行於百十高手之間，舉手投足之下，必有人負傷倒下，不到一刻工夫，藍衣幫的倒下七八個，鐵騎會也躺下將近二十騎之多。

突然，「大羅手」大喝一聲「住手！」鐵騎會的人立即勒馬退了下去，行動非常迅速。

「大羅手」掏出一個竹哨吹了一下，聲如鬼叫，大聲道：「速組連環馬！」

剩下五六十騎，立即排成八組，每組八匹馬，排成兩行，向唐煌抄包起來。

「大羅手」隻手上擧，臉色肅然，沉聲喝道：「宣誓！」

八八六十四騎，同時隻手上擧，沉聲道：「爲了鐵騎會的尊嚴，本人鄭重宣誓，雖粉身碎骨，絕不回頭！」

唐煌不由駭然，他並非被對方氣勢所懾，而是略予薄懲的念頭顯然已經破滅，今夜想脫身，就必須大開殺戒了！

六十四個騎士昂首挺胸，視死如歸，蹄聲得得，步伐一致，向中央欺近。

蕭鳳至被隔在外面，大聲疾呼道：「莫大哥，這是鐵騎會的……」

蕭鳳至的語音未畢，哨音已經劃破死寂的夜空，只見四面八方八組騎士前的一排同時大喝一聲，衝了上來。

這等勢道也著實驚人，蹄聲震地，有如雷動山川，武功再高，却也難以應付四面八方悍不畏死的鐵騎。

鐵騎眨眼欺近，都是前蹄齊揚，像泰山壓頂一般，當頭罩下，唐煌大喝一聲，集十成眞力掃出一式「落英繽紛」，無儔狂飇徹地而起，血雨暴濺，骨碎肉殘，慘烈的屠殺於焉展開，人屍和馬屍向外飛去。

那知鐵騎會所以稱爲「鐵騎」，自有他們的深意在，一旦宣誓組成連環馬，就等於向閻王報了到，因爲這是一種同歸於盡的衝鋒陣法，四面八方一齊向中央衝去，不死在對方掌下，也必互撞而死。

第一排人馬屍首剛剛飛[illegible]去，第二排的騎士和馬匹已經[illegible]，在哨音再起之下，又像驚濤駭[illegible]般四面八方湧到。

而這一次勢道更加驚人，三十二個騎士齊鬆馬韁，左手長鞭右手短斧齊縱身形，先馬撲到。

短斧出手飛到，長鞭跟踪抽至，而後面的三十二匹烈馬也瘋狂撲到。

這種陣仗，若換個沉不住氣的人，就得駭個半死，因爲上下及空中全被三十二柄短斧，三十二條長鞭及人馬封得風雨不透，唐煌就是想施展「七步迷踪身法」也不可能了。

生死一髮，不容置喙，在蕭鳳至驚呼聲中，唐煌一咬銀牙，納十二成眞力，施出「乾坤掌法」，環掃而出。

只聞罡風呼嘯，地動山搖，金鐵交鳴及悶哼和馬嘶之聲鬧成一片，黃塵蔓草暴旋而起，瀰漫了方圓數十丈之空間。

殘肢斷骨下落如雨，四周之人都變成血人，暴退十丈之外。

塵埃落定，代之是一片死寂，只見地上的馬屍及人屍，十九都是傷在短斧之下，有的被削去頭顱，有的齊腰斬斷，有的被掌勁擊個正着，已變成一堆堆的肉泥。

夜風蕭蕭，陣陣血腥中人欲嘔，唐煌自出道以來，僅殺過一個人，那就是「賽溫侯」賈華，像今夜這種集體屠殺，百十個高手盡都就殲，簡直是聞所未聞。

唐煌對死去的鐵騎隊生出無比的敬意，而對怔在一邊的生存者，再也沒有勇氣傷害他們，他的頭腦開始清醒，只感胸前隱隱作痛，嗓中有一股熱氣直往上翻，他自知已受了嚴重的內創。

「大羅手」金羽年紀雖然不大，却見過大風大浪，此刻仍然楞在那裏，不知是爲死者悲傷，抑是被唐煌的絕學震住？至於藍天虹和秦楓，却混身瑟瑟顫抖，他們以爲死神的手已抓住他們的喉頭，粉身碎骨只是指顧間之事。

蕭鳳至的表情更是難以形容，一身孝衣幾乎變成一身血衣，她櫻口大張，看着狼籍一地的人馬屍體，再望望唐煌，她的表情上無法分辨出是驚奇、震駭或喜悅。

唐煌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立即沉聲對「大羅手」道：「福禍無門，由人自招。莫某若不全力自衛，此刻恐怕連屍骨也找不到，不過莫某對騎士們的殉難精神至爲敬佩，寄語貴會會主，若能化干戈爲玉帛，當然莫某求之不得，若不願善了，三月之內，莫某必定重返金陵。」

語音甫畢，不敢久留，展開「萬里飛虹」身法，只見他一掠十八九丈，幾個起落，失去踪跡，蕭鳳至還沒呼喊

出口，人影已杳。

唐煌奔了一會，感覺內傷隱隱發作，若不及時治療，後果堪虞，立即打量四周，想尋找一個隱蔽之地。

過了馬家集就是皖境，這皖蘇相交之處，雖無大山大川，却也是崗巒起伏，闃無人跡。

唐煌掠過一個土崗，只見一條小溝邊沿上有一座山神廟，這小廟本就矮小得可憐，加之年久失修，而且這一帶又極少有人走動，沒頂的雜草矮樹，幾乎高過廟頂，在這夜色蒼茫之中，顯得十分神秘而恐怖。

但附近除了這小廟之外，別無可以藏身之處，立即走了進去，一間屋方圓不過一丈七八，既無院子也無偏殿，神龕佔去大半地方，餘地無多。

看天色不到四更，此處雖然荒僻無人，要療治內傷，還是要隱起身形才行。

看了半天，只有神龕之下可以藏身，在裏面可以看到廟外景物，在廟外却看不到神龕之下的景物。

他也顧不得神龕下的蛛網灰塵，立即躬身鑽了進去，最初幾乎無法提聚眞氣，過了半個時辰，才慢慢好轉，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尙幸「寶瓶眞氣」是當今絕學，不到一個時辰，唐煌的傷勢已見好轉。

而使他驚奇的是有一股陰柔綿綿的眞氣，自靈台穴上源源注入，和他體內的「寶瓶眞氣」相混合，產生一種異樣舒暢之感，而且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

就在他行功的緊要關頭，朦朧之間，好像看到一條身影快逾流矢，向小廟馳來，後面跟著十餘個黑影，身法也都快得出奇。

其實這不是幻覺，按理說一個人進入物我兩忘之境，不可能看到眼前的景物，況且運功療傷，多是閉著眼睛。

只因剛才唐煌感覺靈台穴上有一股陰柔之力源源注入體內，而且聞到幽香，不免懷疑，所以微微睜目，才有所發現。

但他知道此刻正是緊要關頭，絕對不能分神，立即又收攝心神。

那知這時廟外却發生了一件武林大事，前面那個黑影到了廟前停止身形，嘿嘿冷笑道：「各位藏頭露尾，跟踪老夫是何用心？老夫之名諒各位也早有耳聞！惹得老夫火起，一口不留！」

那十餘個人影身形一分，將先來那個人團團圍住，裏外兩重，每重八人，共是十六個人。

這十六個高手，都以特製的面罩套在頭上，連脖子也遮了起來，僅露出一雙眼睛，而且悶聲不響，沒有一個人出聲，身材似都纖小，乍看弱不禁風。

中央被困的是個奇形怪狀的老人，生了一頭禿瘡，白皤皤的沒有幾根頭髮，五官擠在一起，鼻樑柱矮，像剛入籠的饅頭被踏了一腳，鼻頭紅紅的像熟透的荔枝，小腿上紫疤累累，身上纏了一條花斑大蛇。

這老人見十六個高手無人開腔，却殺氣騰騰，作勢欲撲，不由嘿嘿冷笑道：「由此看來，偷襲『天地二聖』兩個老雜碎，又取走了他們肚中的蠟丸，定是你們十六個敗類所爲了？」

十六個怪客仍然悶聲不響，顯然，他們爲了不露行跡，不敢出聲。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天地二聖」雖然是被他們偷襲，肚破腸出，但當今之世敢偷襲那兩個絕世高手之人，必有驚人的絕學。

老人環視一匝，面色肅然，厲聲道：「你們到底意欲如何？」

十六個怪客仍然是一聲不響，只是其中一人大袖一揮，前排八人立即同時攻出一招，掌勁凌厲，大出老人意料，「蓬」地一聲，倉促掃了一掌，竟未佔到上風。

他微微一楞之間，後排八個怪客欺上三步，也同時推出一掌，排山倒海的罡風如山壓到，老人再也不敢大意，集八成眞力掃出一掌。

「轟！」地一聲，這次略佔上風，那八個怪客立即退了三步，又形成內外兩排包圍圈，而第一排又推出一掌。

老人一看這個情勢，深知對方用心良苦，以排山運掌消耗內力的打法，這樣下去，必中他們的圈套。

但絕世高手，有時會得到聲名之利，有時又會受聲名之累，頭可斷，血可流，只是不能退縮，若這老人這時要全身而退，絕無問題，但他根本不作此想。

然而，他也知道危機四伏，必須先發制人，立即大喝一聲，雙掌齊揮，同時身上那條花斑大蛇也弓起身形，衝破對方的掌風，作勢欲噬。

老人這一主動攻敵，再加上巨蛇牽制，那些怪客似乎不敢欺近，雖被老人震得步伐踉蹌，却拚死不退。

老人全力施爲，佔盡上風，要想大獲全勝也不可能，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時辰，打得土石橫飛，蔓草滿天飛舞。

數百招過去，老人越打越心驚，似感這些怪客的招式十分詭譎玄奧，似曾見過却又想不出是那一派的絕學。

但老人看出這些怪客內力較差，而且臨敵經驗也不夠，若非分成兩排，有喘息機會，可能已經支持不住。

又打了兩三百招，東方已顯曙色，其中一個怪客撮口厲嘯一聲，攻勢更加凌厲，而且加快，前排攻出一掌，借力後退，後排立即補上，使老人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

老人被引起眞火，也不遺餘力，掌上罡風呼嘯，幻起重重疊疊奇大的梅花。

那些怪客被震得嗓中「呼呼」直響，却硬是不退，而老人也被盛名所累，雖然內力漸竭，也毫無退志。

雙方頭上都冒出騰騰熱氣，衣衫盡濕，因爲將近千招了，因此，雙方的掌力都僅能推出四五成力道。

老人身上那條大蛇，不但能發揮牽制作用，使對方的掌力分散不能集中，而更大的作用是能擋住對方的掌力。

因此，這條巨蛇也被奇雄的掌力震得奄奄一息了。

汗水自老人奇醜的臉上淌下，幾乎將眼睛迷住，而那些怪客的面罩，也都被汗水濕透貼在臉上。

情勢對老人越來越不利，因爲對方即使倒下三五個，仍然可戰，而他若支持不住就完了。

雙方的動作都慢了下來，但老人更加吃虧，因爲他們交替出手，使他仍然得不到喘息的機會。

老人厲聲道：「老夫知道你們想開膛破肚，取走老夫的蠟丸，嘿嘿，你們的心機恐怕白費了，喏！你們看看，蠟丸就在這裏……」

果然，老人一伸脖子，一個肉球自胸前上昇，到了口中，他一張口，用舌尖挑着，讓那些怪客看了一下。

老人「骨嘟」一聲又把蠟丸吞了下去，道：「假如老夫難逃毒手，你們這些敗類也得不到，我會毀掉它。」

這顆蠟丸對十六個怪客來說，無異是一顆强神劑，攻勢再次凌厲起來，有時竟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但老人却犯不上死拚，他必須以一條命換十六條，少一條他都算栽了，事實上他吃虧太大，也就等於對方打了五百招，他打了千招，早感力不從心了。

「蓬！」老人中了一掌，雖然這一掌打在蛇身上，而且僅有三四成力道，但老人已經力盡，蹬蹬蹬退了三大步。

那知後面也推出一道掌勁，又將他的身形震前三步，接着「蓬蓬！」兩聲，又中了兩掌。老人口角流出血漬，他身上的巨蛇比老人還慘，奄奄一息，蛇頭垂了下來。

老人乃是一大奇人，雖知今夜凶多吉少，仍不甘這樣死去，奮起餘威推出兩掌。

兩聲慘嗥，倒下兩個，陣形已經亂了，老人嘿嘿獰笑，鼻孔也流出鮮血，他這時唯一遺憾的是稱手兵刃不在身上，不然的話，不會如此下場。

「蓬！」老人又中了一掌，身上的巨蛇已經死去，掉落地上，老人眼中蓄滿了淚水，他並非怕死，而是眼見心愛的蛇兒死了，止不住傷心之淚。

就在他望着地上的死蛇之時，「蓬」地一聲，竟被震出一丈多遠，摔在地上，而出掌之人也退了七八步，跌坐地上。

其餘的怪客也都像醉漢一般，搖晃着身軀，向老人欺近，老人一臉血漬，以手支地想爬起來，那知力不從心，頹然伏在地上。

他現在的悲忿是難以形容的，就是想擧起手來自碎天靈也辦不到了，眼看着十餘個纖小的身影緩緩欺近。

老人暗暗將蠟丸提到口中，準備將它咬碎，就在此時，十餘個怪客嘿嘿陰笑一陣，一齊出手向老人胸前推去。

突然一聲懾人心魂的冷哼，一條黑影捷逾鬼魅，自小廟中疾瀉而出，竟比十餘個怪客掌勢下落還快了一步，只見他兩臂一抖，數聲悶哼，十餘個怪客竟被震出一丈多遠，有的摔在地上，有的勉强拏住樁步，却搖搖欲倒。

僅有半數剛才抽身較早，借勢倒掠，受傷不重，挾起幾個重傷的怪客，疾馳而去。

這人正是唐煌，他剛剛功行圓滿，鑽出神龕一看，眼淚水立即奪目而出，疾撲而上，才及時救了老人一命。

至於這老人是誰？一看他的樣子也就知道了，他正是「鳩面神」，他出了武夷山不久，就被十六個怪客發現暗暗跟踪。

唐煌這時也顧不得去追那些怪客，立即把「鳩面神」抱了起來，進入小廟之中。

假如唐煌這時先去追那些怪客，最少也能擒住半數，一個武林秘密立即就可以揭開，然而，他不忍離開這位老人。

他把老人放下，在這緊要關頭，也顧不了許多，事實上也找不到護法之人，立即以雙掌貼在老人靈台穴上，將眞氣綿綿注入老人體內。

僅半個時辰，老人就醒了過來，但唐煌却汗流浹背，他認爲這時才是報答老人救命之恩的時候，仍然不肯收手，他要將自己大半內氣輸給「鳩面神」。

「鳩面神」萎頓地道：「小子，你這份好意老夫心領了，你快收手，老夫有話和你說。」

唐煌立即收回雙手，噙着淚水道：「前輩，這十六個怪客，是不是偷襲『天地二聖』兩位前輩那十六個人？」

「鳩面神」嘆了口氣，道：「不錯，可惜老夫仍然不知道他們是誰，只知道他們也是爲了老夫肚中的蠟丸而來。」

唐煌不由一震，道：「這蠟丸到底有什麼用處？」

「鳩面神」道：「小子，你把我扶起來，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嗨！想不到老夫叱咤一世，老來竟落得如此之慘……」

唐煌把他扶了起來，道：「前輩，你別難過，您會好起來的，將來總能找到那十六個怪客。」

「鳩面神」這一坐起來，口鼻中又

流出鮮血，喘了一會，道：「小子，我……恐怕……不行了……我萬一死了……這件大事……必須交你……去辦了……」

唐煌淌下兩行清淚，道：「前輩，您會好起來的，您有事就說吧，晚輩不避任何艱難，一定達成您的心願。」

「鳩面神」一張口，吐出一個蠟丸，道：「小子，把這蠟丸……撿起來……好好收藏！千萬……不能露白……最好吞入腹中，待老夫……死了之後……你就把老夫的屍體……丟入……這小廟之後……一個深潭……之中……然後速離此地……打開蠟丸……速去找……蠟丸中畫像之人……」

唐煌道：「前輩，您第一件事晚輩無法做到……」

「鳩面神」沈聲道：「混帳！這點小事……你都做不到……老夫……我看錯人……了！」

唐煌流淚滿面道：「前輩，人死之後，入土爲安，晚輩怎能忍心把您丟入深潭之中？」

「鳩面神」道：「你知道什麼？這是……老夫……家鄉的……風俗……叫做水葬……你若是……辦不到……就……快走吧！」

唐煌道：「前輩，既然如此，晚輩答應了，但晚輩以爲前輩絕不會死，待晚輩再輸點眞氣給您……」

「鳩面神」道：「不要枉費眞力了……老夫五臟已支離……破碎……全仗數十年的……一點功力……勉强支持着，你……你快把蠟丸先……吞下去……」

唐煌立即遵命吞下蠟丸，道：「前輩，晚輩找到那畫像之人如何連絡？」

「鳩面神」道：「你認定那人……和畫像上一樣時，就跟到……無人……之處……對他說『詩情畫意』，他必……定回答『萬綠叢中一點紅』，你再回答……『動人春色不須多』……以後的事……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唐煌一頭霧水，這幾位前輩到底玩什麼花樣！「天地二聖」死後要他不必埋葬，任鳥啄食，這位前輩竟要水葬，而且交代那幾句連絡之話，似詩非詩，似聯非聯，却又不說出原因來，眞是奇人奇行。

唐煌牢牢記住，道：「前輩，我記住了，不過，我要盡我最大努力，使前輩復元。」

「鳩面神」道：「小子，你……要記住……把我丟入……這小廟後面……的深潭之中……以後……你儘快離去……我……我去……了……」

說到這裏，頭一偏，嚥下最後一口氣，面色逐漸黃如金紙，唐煌的淚水暴湧而出，一試鼻息及脈搏，果然都停止了。

一代奇人就此撒手人寰，無怪他死而不能瞑目，唐煌悲泣了一會，抱着老人的屍體，向小廟後走去。

果然廟後是一個懸崖，僅十餘丈高，崖下有一個七八丈方圓的深潭，碧綠的潭水，深不見底。

雖然老人的遺言在耳，要他鬆手丟入潭中，仍是不忍，但他又不能失信於老人，猶豫了一會，終於鬆手丟下。

「卜通！」一聲，潭中濺起一蓬水花，屍體沉了下去，唐煌等了一會，未見屍體浮上來，他認爲是人死之後，屍體變得特別沉重的緣故，也未在意，含淚離開深潭。

他一邊撥草而行，一邊暗暗想着老人交代的連絡語，唐代詩畫大盛，常以名詩爲題，畫家照詩意繪畫，也就是連絡語的第一句「詩情畫意。」

對於第二三句「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這詩句，唐煌也涉獵過，他記得唐時有人出此題，命畫工照詩意繪畫，那些畫工多於花卉上爭奇鬥勝，只有一個畫工匠心獨運，與衆不同，畫一縹緲危亭，綠揚隱映，一位美人憑欄而立，朱唇一點，點出了「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紅」字，乃能中選。

唐煌認爲這位前輩以這詩句爲連絡語，定有深意，而這兩句舊詩之中，一定蘊藏着一個秘密或武林典故。

他又回到小神廟之中，暗運眞力，逼出肚中的蠟丸，他立即興起無限的感慨，就爲了這蠟丸，使「天地二聖」肚破腸出，濺血武夷山，也使「鳩面神」力敵十餘神秘怪客，結果也未能倖免，所不同的是這位前輩未失去蠟丸。

由此可見這蠟丸中必然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唐煌手托蠟丸，有點顫抖，用力一捏，蠟丸裂開，裏面是一層油紙，揭開油紙，就是一團潔白閃光的絲絹。

這段素絹果然不是普通蠶絲織成，不但潔白如新，而且柔軟如綿却極堅韌，展開白絹，唐煌不禁怔了一下，本來他由那兩句詩發生聯想，以爲這白絹上的畫像必是一位絕色女子，然而恰巧相反。

那個畫像不但是個男人，而且非常醜陋猙獰，青面獠牙，虎鼻環眼，口如血盆，頭髮直生聳立，如針似刺，一件長衫僅過膝部，手持判官巨筆。

唐煌怔了一會，心想，沒聽說武林中有這號人物，像這樣粗獷猙獰的人物，不知能不能解悟那兩句詩？

他仔細看了幾遍，把這畫像牢牢記在心裏，立即將白絹焚毁，以免落入別人之手。

他認爲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鳩面神」前輩既然如此交代，自有深意，況且也不能以貌取人。

一路北上，當天傍晚來到洪澤湖附近，此湖介於蘇皖之間，長八十餘里，形如守宮，本名破斧塘，隋煬帝

臨幸江都，宿於此湖，適久旱逢甘雨，因而改名洪澤浦，唐時才改爲洪澤湖。

此湖四周爲魚米之鄉，人煙稠密，唐煌本欲繞過此湖北上，却走錯了路，到了老子山附近。

只見湖水連天，檣桅如林，但這些大小船隻排列得非常整齊，奇怪的是，這樣的大碼頭，應該非常熱鬧才對，而這時不過是夕陽啣山，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唐煌仔細打量這些船隻，這才看出桅上各有一面小旗，上寫「洪澤排敎」四個紅字。

唐煌恍然大悟，無怪附近看不到一個百姓了，原來這是「洪澤排敎」的禁區。

本來排敎是道敎中之一派，以符籙治病及除妖爲號召，盛行於湖南，但到後來變了質，因左道旁門終不爲多數人所接受，敬而遠之，他們自知行不通，也就偏重於武功，成爲武林六大派別之一。

唐煌不想招搖，只想早日趕到泰山見到「夢裏乾坤」宮大哥，正要離開碼頭，突見湖面上一艘窄長的快船如飛而來。

船上，兩排槳手不下二十餘人之多，運槳如飛，快如流矢，不一會工夫已接近碼頭，而碼頭邊的靠泊之船上，立即鑽出許多人，將船撐開讓開三五丈之地。

快船船首站着兩個年輕人，肩頭各插一柄分水蛾眉刺，船身雖然波動起伏不定，兩個少年的身形却分紋不動。

快船筆直衝向碼頭，若撞個正着，非支離破碎不可，那知相距三五丈，船身一橫，衝力頓失，輕輕靠攏岸邊。

唐煌暗暗心折，就看這些槳手的身手，這排敎果然不愧爲六大門派之一，這兩個年輕人定是此敎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了。

兩個年輕人掠上岸頭，身法非常輕靈，兩旁船上的大漢，一齊躬身施禮，兩個年輕人理也沒理，逕自走向唐煌，抱拳道：「請問尊駕可是莫樹有莫大俠？」

唐煌不由一怔，心想，武林中的消息傳播眞快，看起來莫樹有這名字已經響了，不由一怔，立即抱拳道：「在下正是莫樹有，可不知兩位兄台怎能識得在下？」

兩個少年道：「莫少俠神技蓋世，早已轟動整個武林，力挫鐵騎會和藍衣幫百十高手，消息不脛而走，被認爲是武林近年來的一件大事，本敎心儀已久，特奉副敎主之命，請莫大俠蒞臨總寨一叙。」

唐煌連忙辭謝道：「在下武林末學，當不起貴敎如此抬愛，況且在下北上有事，不能躭擱，辱命之處，尚請兩位轉達歉意，待在下事畢南返，必專程拜訪貴敎敎主。」

兩個少年見他無意入寨，似乎十分焦急，連忙搶上一步，道：「莫大俠即使有急事，也不差這一夜，本敎副敎主誠意相邀，若莫大俠不去，弟等實在難以覆命。」

唐煌身負數大重任，而且更惦念卧病在床的母親，當然不能在路上流連，仍然婉拒，道：「在下實在有急事，萬萬不能從命，務請兩位兄台曲諒小弟的苦衷……」

其中一個少年面色一寒，冷笑道：「江湖中蜚短流長，畢竟不可盡信，看起來『洪澤排敎』的名頭還是比鐵騎會和藍衣幫響得多多……」

唐煌微微一笑，道：「兄台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少年冷笑道：「這句話說出來似乎不大中聽，但事實如此，莫大俠似乎不敢入寨。」

唐煌忽然縱聲大笑起來，道：「兄台即使用激將之法，小弟也不願改變初衷，敢不敢入寨，三月之內即可證明，現在有事在身就此告別。」

說畢，抱拳爲禮，轉身就走，那知兩個年輕人同時仰天大笑一陣，沉聲道：「三月後你不必來了，本敎敬的是膽識過人之輩，像你這種畏首畏尾之人，本敎恕不招待。」

唐煌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心想，目前距七月十五日尚早，不差這一夜，跟他們入寨看看也不妨。

他倏然止步轉身，沉聲道：「在下拚擋一切，今夜絕不使兩位失望就是，兩位的大名是……」

其中一個道：「在下林冲，武林朋友賜號『趕浪蛟』，忝爲本敎第三堂堂主。」

另一個道：「小弟周岳，小號『翻江龍』，負責本敎第四堂職務。」

唐煌心中一動，聽兩人的綽號，都是水中好手，自己不諳水性，此行可要小心了。

兩個堂主見達到目的，態度又謙恭起來，伸手一讓，道：「請莫大俠上船。」

唐煌首先上了快船，兩個堂主也跟了上去，二十餘個槳手立即掉轉船頭，運槳如飛，向湖心划去。

唐煌暗自蓄勁提防，只要他們一弄鬼，先宰了這兩個堂主再說，反正自己死了也賺一個。

果然，船到湖心，兩個堂主一交眼色，就要弄鬼，唐煌冷笑道：「除非你們活夠了，不然的話，老實一點沒錯，不是莫某吹噓，你等未動之先，就得先到陰司報到。」

說畢，哂然一笑，力貫足心湧泉穴，利用玄奧的引字訣，嘿然一聲，快船竟被吸離水面一尺多高，二十餘柄木槳一齊落空。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不但二十多個槳手發出一陣驚呼，兩個堂主也同時面色大變，目瞪口呆。

唐煌一鬆勁，快船悠悠落下，冷笑道：「貴敎乃是六大門派之一，這點小玩藝，自是難當兩位法眼，請別見笑。」

兩個堂主沉喝一聲「起槳！」快船又如飛前進，第三堂堂主尷尬一笑地道：「小弟不過是想試試莫大俠的膽識，其實莫大俠是本敎副敎主的貴賓，小弟兩人天膽也不敢得罪。」

唐煌也針鋒相對，微微一笑道：「在下不過是以爲想使運槳的幾位兄台休息一下，沒想到兩位兄台誤會了。」

不一會來到一個小島之上，只見島上屋宇重重，五步一哨，十步一卡，戒備森嚴，殺機四伏。

唐煌誠心想先聲奪人，快船距岸還有十七八丈，尖足輕點，一式「寒塘鶴渡」落在岸上，負手望着快船。

兩個堂主反而不敢炫露，既羞又驚，待快船靠岸才躍了上去，道：「莫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小弟們今夜開了眼界。」

唐煌客氣一番，跟着兩人來到小島中心一座大型建築附近，兩個堂主躬身一讓，唐煌大步走入一個大廳之中。

大廳中燃了十餘支兒臂粗的巨燭，一桌酒席已擺在大廳中央，而大廳中僅有三個年輕人。

「趕浪蛟」林冲連忙爲雙方介紹，唐煌這才知道其中最年輕的一個是副敎主「陰司屠手」諸葛玉，其餘兩人是第一堂堂主「八步趕蟾」柳遇春及第二堂堂主「追魂秀士」佟雷。

唐煌不由心中一動，此番離開長白山南下，除了「天地二聖」和「鳩面神」三位奇人外，各大門派的人物，地位越高越年輕，這眞是反常的現象。

唐煌估計這位副敎主不過二十三四歲，看他的眼神，武功必有相當造詣，較之四個堂主高出多多。

「陰司屠手」諸葛玉哈哈大笑道：「本敎能請到莫大俠，眞是蓬蓽生輝，來來來！本敎僻處荒島，沒有什麼好招待的，莫大俠切莫見怪。」

說着肅容入席，唐煌向席上一看，不由暗自哼一聲，原來這張八仙桌子及四周的圓櫈，都是以利刃佈成，刀尖向上，蒙了一層潔白的桌布及椅墊。

上的菜餚十分豐盛，全雞全鴨，應有盡有，但所有的碗盤杯筷，都是以鋒鋼製成，筷子尖銳如錐，盤碗杯碟邊沿鋒利如刃，全雞全鴨上插着兩柄明晃晃的匕首！

唐煌哂然一笑，略事謙遜一番，坐上客席，只聞「嘩啦啦」一聲，他那屁股之下，刀尖紛紛灑落，唐煌一不做二不休，又站了起來，指着刀尖上蒙着的一層坐墊，微微一笑道：「貴敎待客之道無微不至，在下感激之餘，又十分欽佩，想不到連坐墊也與衆不同，坐了半天分毫未損，諒也不是凡品。」

副敎主「陰司屠手」諸葛玉面色微變，一看那塊薄薄的椅墊，非但分毫未損，而且平整如故，這種隔物傳功的絕技，自信差得太遠。

而更絕的是那些折斷的刀尖大小如一，都是半寸來長，尖端之處仍然鋒利無比。

「陰司屠手」和四個堂主就了座，僅「陰司屠手」一人將刃尖震斷，但却長短不一，而且是大力下坐，以外力補助，顯然相差太遠。

而四個堂主却一個也未震斷，好像坐在普通椅上一樣，唐煌不信他們有此功力，深知他們坐的刀刃定是平頭的。

唐煌想出一個試驗方法，此刻正好「八步趕蟾」持杯站了起來，道：「莫大俠，本堂主敬你一杯！」

唐煌也站了起來道：「柳堂主何必客氣，這杯酒小弟敬飲了，你請坐下。」

說着，右手擎杯一飲而盡，左手搭在對方肩頭之上，暗運四五成眞力往下一按，「八步趕蟾」面色大變，感覺這一按之力無法抗拒，坐了下來，面色慘白，額上青筋暴起。

唐煌把他按落椅上，仍然續加了一成力道，然後收手坐下，道：「都不是外人，請別客氣。」

只聞「八步趕蟾」椅子底下傳來「嗒嗒」之聲，副敎主「陰司屠手」何等經驗，已知唐煌一按之力，已將「八步趕蟾」座下的刀尖戳入他的股肉之中，「嗒嗒」之聲乃是鮮血滴在地上的聲音。

另外三個堂主已經發現「八步趕蟾」吃了啞巴虧，都不敢招惹，焦灼地望着敎主。

「陰司屠手」已知對手十分扎手，但當着下屬，又不能示弱，伸手拔下全雞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切下一大塊雞肉，插在匕首上，道：「本副座先敬莫大俠一道菜……」

語音未畢，揚手向唐煌口中戳去，唐煌不由一震，世上那有這等敬菜之理，冷哂一聲，張口就接，一下咬住刀尖。

「陰司屠手」暗運十成眞力一送，匕首被唐煌咬得牢牢的，紋風未動，只見唐煌一扭頭，「卡察」一聲將刀尖咬斷，剔出刀尖，低頭向地上一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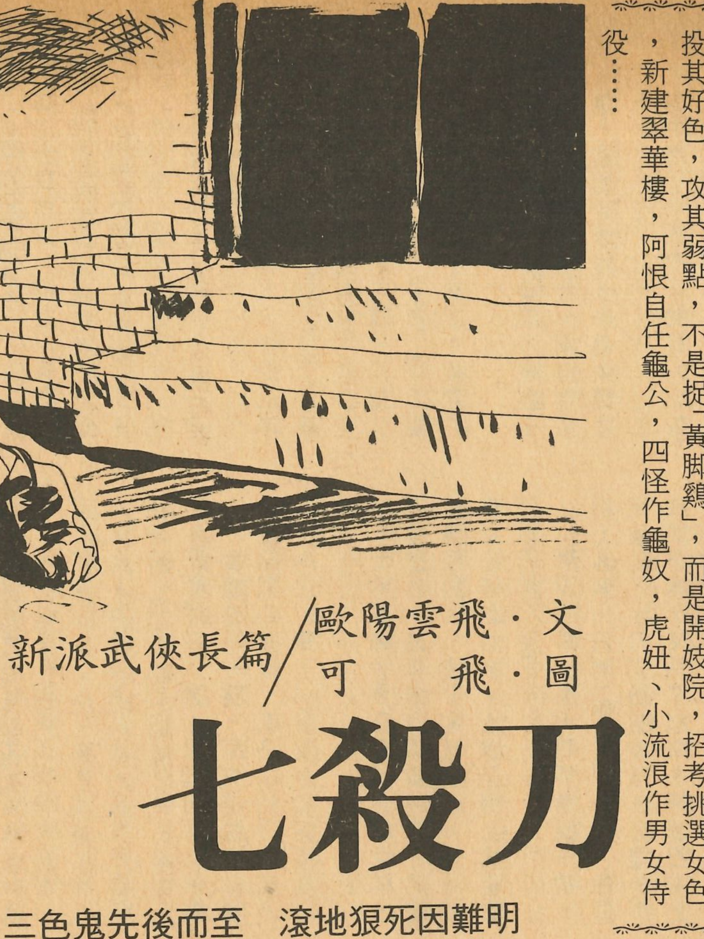
只聞「奪」地一聲，一塊長約三寸長的尖刀，竟釘在副敎主「陰司屠手」諸葛玉的腳背之上，僅露出不到半寸長。

「陰司屠手」也眞夠狠，僅僅微微一皺眉頭，悶聲不響，若無其事，而唐煌也裝着未見，四個堂主都不知道連副敎主也吃了大虧，事實上他們都在爲「八步趕蟾」擔心。

「陰司屠手」持杯道：「莫大俠，我敬你一杯。」

（未完・三）

上文提要：阿恨等人被困，黑肚腸解圍，和尚一無獻計用火攻，阿恨以牙還牙，以火攻火，將歐陽春的外莊院燒起來，果然奏效，安全撤退。北上南陽，三世家的風雷門就在臥龍崗上，風雨雷電四人都是頂尖人物，對他們的辦法，採取鬥智不鬥力，投其好色，攻其弱點，不是捉「黃脚鷄」，而是開妓院，招考挑選女色，新建翠華樓，阿恨自任龜公，四怪作龜奴，虎妞、小流浪作男女侍役……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七殺刀

明難因死狠地滾　至而後先鬼色三

眞是一羣急色兒、風流鬼，一個個爭先恐後的，站在阿恨所畫的一條界線外面猛瞧猛看。

一個老頭咂一咂嘴唇，嘖嘖有聲的道：「嗯，是不賴，傾國傾城，天生的美人胚子。」

一名紅臉漢子死盯着賽西施的大胸脯道：「啊！簡直是一代尤物，上帝的傑作。」

一位少年惋惜道：「可惜蒙着一層紗，有如霧裡看花。」

老頭道：「話是不錯，總不如以眞面目見人，看得更眞切。」

恨天生指着站在紗帳外面的虎妞、宋玉兒道：「光瞧瞧這兩個丫鬟的姿色，就不難想像賽西施有多美多漂亮。」

紅臉漢子瞧瞧虎妞，看看宋玉兒，再往紗帳裡面一望，竟暈陶陶的，情不自禁的越過界線走過去。

張三元伸手一攔，道：「老兄想幹嘛？一親芳澤？」

紅臉漢子倒很坦白：「是呀，光看不能摸，心裡癢得慌，若能一親芳澤，一錢銀又就算沒白花。」

阿恨嗤嗤以鼻：「笑話，一錢銀子只配站在這裡看，想一親芳澤，必須另行付費。」

那個老頭好大方，當衆掏出一大把銀票來，直接了當的道：「別儘說廢話，講一個數字出來，需要多少銀子便可將賽西施弄到床上去?」

恨天生冷然一哂，道：「這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今天就到此爲止，各位請下樓吧。」

親自領着他們，從另一條樓梯下樓去。

* * *

樓下。

酒仙與丐王忙得不可開交，正在賣票收銀子，散碎銀子已經裝滿了大半籮筐，仍有人在排隊等候，生意興隆，可謂盛況空前。

偸張在樓上，賭李守在門口，小流浪早已換上了工作，時而周旋在下樓的嫖客之中，猛拉生意，時而在阿恨的身邊幫幫腔。

只聽小流浪大聲說說：「朋友們，賽西施美不美?」

有人答道：「美。」

「艷不艷?」

「艷。」

「想不想成爲她的入幕之賓，座上貴客?」

「不想的一定有毛病，不是眞正的男子漢。」

「想就請到那邊去，找帳房先生登記預約。」

另一人道：「賽西施見一次客要多少銀子!」

小流浪道：「不多，十兩銀子就可以了。」

「包括喝茶飲酒，上床睡覺?」

「去你的，只是見見面，說說話而

已。」

「太貴，太貴了，別家十兩銀子可以玩三天全套的。」

「一分錢一分貨，賽西施與衆不同，嫌貴可到隔壁留春院，別來翠華樓。」

聲音突然提高了一倍以上，小流浪接着又說：「大家注意，嫌貴的朋友請自便，請大家告訴大家，歡迎有錢的大老爺，識貨的大行家光臨翠華樓，想跟賽西施見見面，說說話兒的朋友，到那邊登記預約，先不付費，到時再收。」

人羣中掀起一陣騷動，多數阮囊羞澀，悻悻然出門自去。

欲一親芳澤，預約登記的人也不少，阿恨的面前置有文房四寶，由嫖客自己將姓名、年齡、職業、籍貫，住址等寫上去。

一個屠夫簽完名後，望着黑忽忽的簽名簿，問恨天生：「乖乖，簽名登記的人這麼多，如何安排接客?」

阿恨道：「原則上是由賽西施自己親自挑選。」

「一天接客幾人?」

「頂多四位。」

「這麼少，大家輪一遍豈不要好幾個月。」

「登記就有機會，久候思念甚深，更有味道。」

屠夫一臉色相，兩隻眼珠子色瞇瞇的往樓上一瞟，腦海之中又浮現出賽西施的朦朧倩影，追根究底的道：

「我怎麼曉得有沒有被選中?」

小流浪道：「放一百二十個心，朋友若被選中，我們自會派專人通知。」

一名光頭矮胖的富商插言道：「使不得，千萬別派人通知，若是被我們家那個黃臉婆得知，準會鬧翻了天。」

小流浪不乾不淨的道：「你娘，怕老婆就別逛窰子逛窰子就不要怕老婆，何必自尋煩惱。」

富商哭喪着一張臉道：「沒有辦法，小老兒性好此道，偏娶了一隻母老虎，務請高抬貴手幫幫忙，別把通知送到家裡去。」

小流浪不耐煩的說：「媽的，不送你家送到那裡去？乾脆棄權不要簽名好了。」

富商不願棄權，滿臉色相的道：「像賽西施這麼標緻的妞兒，小老兒一輩子也沒見過，但能拉拉她的小手，說說話兒，死而無憾!」

阿恨道：「這樣吧，選中者的名單，我們會在翠華樓的外面貼出來，就辛苦你自己留意吧。」

富商聞言連聲稱謝，當場簽了名，含笑而去。

* * *

華燈初上。

翠華樓已提前打烊。

中州四怪與賽西施均回房睡覺去了，樓下僅僅還剩下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四個人在秉燭夜談。

生意不錯，開張第一天就大豐收，銀子收了一籮筐，簽名預約的人也不少，密密麻麻的簽了一大張。

阿恨言而有信，照約定分了半籮筐銀子的銀票給賽西施。

大家都疲憊不堪，却累得痛快，累得爽！

小流浪最興奮，興緻勃勃的喊叫道：「爽！爽啊！眞他媽的爽快透了，照這樣下去，咱們很快就可以發財啦。」

虎妞可不痛快，噘着小嘴發牢騷：「哼，你爽，我可不爽，憋了一肚子的窩囊氣！」

恨天生錯愕一下，道：「虎妞，妳那裡不爽？誰使妳受氣了?」

虎妞氣忿忿的道：「賽西施欺人太甚，反客爲主，居然騎到頭上來眞的把我虎妞當下人來使喚。」

阿恨安撫道：「忍耐點，小不忍則亂大謀，只要將風雷門的那四個色鬼釣上鈎，小王保証馬上請她走路。」

小流浪也在一旁敲邊鼓：「是嘛，那個肉彈只是本教僱用的一個工具，任務一完就拆夥，何必跟她一般見識。」

虎妞怒氣還是沒有消：「不，無論如何，從明天起姑奶奶再也不做她的婢女了，要騎在她的頭上當主人。」

宋玉兒接口道：「這樣也好，賽西施實在太嬌太傲太霸道，就由小妹獨自一人來侍候她好了。」

這個法子不錯，可謂兩全其美。

却有人極力反對，是賽西施，乍然出現在樓梯口上，寵着一臉的寒霜，語冷如冰的道：「本姑娘不同意，身爲青樓名花，香國名妓，沒有十婢八僕，前擁後護，已經丟盡顏面，受盡委屈，再少了一個下女，成何體統！」

虎妞杏眼圓睜的道：「賽西施，妳太過份了，不要忘了妳自己的身份!」

賽西施冷傲依舊簡直目中無人，提出了最後通牒：「這是條件，答應就繼續合作，不答應就分道揚鑣，你們自己看着辦吧，晚安，再見!」

好蠻横的賽西施，話一說完，掉頭就走，兀自走回自己房裡去。

虎妞是何等人物，豈肯受她的閑氣，本待追上去給賽西施一點顏色看看，被阿恨及時阻住，道：「算了，以大局爲重，別跟她斤斤計較，沒有賽西施，這一齣美人計就演不下去了。」

小流浪道：「其實，這件事怪來怪去還是怪妳自己太死腦筋，不開竅。」

虎妞一時沒想通他的言外之意，道：「死小流浪，少說風涼話，我又怎麼了?」

小流浪詭笑道：「當初妳如果願意扮演名花名妓，也就不會受人家的窩囊氣了。」

阿恨道：「虎妞，妳若是刻意打扮一下，一定比賽西施更嬌更艷更迷人，現在同意還來得及，馬上開除她，叫她滾蛋！」

虎妞聲急語快的道：「不幹，我還是不幹，打死我還是不幹這種事。」

阿恨道：「不幹就忍着點，委屈一下繼續幹女婢吧。」

小流浪幫腔道：「賽西施一走，戲就會唱砸，咱們的心血全泡湯了。」

事實如此，虎妞也無可奈何，連說了三聲：「衰！衰！衰！」終於回心轉意，未再堅持己見。

阿恨、小流浪總算鬆了一口氣，齊將注意力集中到簽名簿上。

沒見風塵俠客馬驥的名字。

沒見及時雨盧安的名字。

沒見掌中雷雷吼的名字。

也沒見閃雷手齊飛的名字。

洋洋灑灑一大堆簽名中，只有一個熟識的人——滾地狠。

恨天生臉一沉，臭罵道：「奶奶的，這個王八羔子也想來喝賽西施的洗脚水！」

宋玉兒柔聲道：「小王爺，誰是滾地狠？」

阿恨恨聲道：「是黑肚腸身邊的一名爪牙狗腿子。」

話完，三把兩把將簽名簿撕了個粉碎，扔進廢紙簍。

小流浪看得一呆，道：「阿恨，你發甚麼神經，撕掉簽名簿，等於趕走財神爺，斷了咱們的財路。」

阿恨挑眉瞪眼道：「財迷，渾球，腦袋瓜子裡就知道做發財夢，別忘了咱們此行的任務，主要是對付風雷門的那四頭色狠，發甚麼財？做甚麼夢？」

一頓搶白，罵得小流浪灰頭土臉，沒敢再開口亂說話。

虎妞道：「說也奇怪，卧龍崗近在咫尺，怎未見風雨雷電四人前來尋芳逐臭？」

恨天生充滿信心的道：「會來的，這四個傢伙自命不凡，自以爲身份不同，大概不願太張揚，賽西施的艷名已經打響，待熱潮一過，就會來自動報到。」

* * *

七殺教主阿恨料事如神，第二天的傍晚，打烊前夕，果然有人上門來自動報到。

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材魁梧，氣宇軒昂，一進門就說：「叫李三娘來。」

李三娘是留春院的鴇兒，恨天生忙笑臉相迎道：「翠華樓現在獨立經營，已經不歸三娘掌管了。」

來人八面威風的道：「那就叫你們翠華樓的鴇兒出來見我。」

小流浪陪笑道：「很不巧，鴇母因事外出。」

來人很不高興，大剌剌的道：「沒有鴇兒，開甚麼窑子，你們誰可以負責？」

恨天生上前一步，胡言亂語道：「翠華樓是我娘開的，可以全權做主，貴客有何指教，儘管吩咐就是。」

來人端足了架子道：「哦！原來是少老闆，聽說你們這裡一位姑娘賽西施頗具姿色。」

小流浪大吹大擂道：「豈止是頗具姿色，簡直美得不得了，已經瘋狂了整個南陽城，貴客的消息未免太慢了。」

來人目注恨天生，語氣像是在下命令：「帶我去見賽西施！」

阿恨道：「這恐怕不方便吧？」

「有何不便。」

「按照翠華樓的規矩，須先登記預約。」

「臭小子，沒聽說逛窑子還要登記預約。」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賽西施太紅，嫖客太多嘛。」

「好了，廢話少說，登記就登記吧。」

「請問尊姓大名？」

「齊飛，風雷門的四當家閃電手齊飛。」

外號閃電手，當眞出手奇快，一把抓住了阿恨的手腕，直往樓上衝。

小流浪故作驚訝狀道：「齊大爺別動粗呀，預約的人一大堆，現在還輪不到你呀。」

他越說，齊飛的興緻越高，伸手將小流浪推上樓梯去，喝道：「去你的，老子的身份特殊，沒耐性跟那些雜碎排隊，走！」

小流浪扮了一個鬼臉，搶先上樓吆喝道：「見客啦，風雷門的四當家欲見西施姑娘。」

恨天生將齊飛領至一間華屋去，揖客入座，還親自獻上一杯香茗、恭恭敬敬的道：「齊爺請用茶，賽西施少待就到。」

轉身出房，叮嚀了虎妞、賽西施、宋玉兒幾句，拖了不少時間，吊足了齊飛的胃口，屋子裡掌上燈時，才在虎妞、宋玉兒挽着她的長紗，阿恨、小流浪的熱烈掌聲中，公主女神也似的進入華屋，衝着閃雷手微微一襝衽，落坐在他對面很遠的地方。

齊飛果然是個老色迷，看傻了，雙眼發直，如醉如痴，如瘋如狂。

「奶奶的，眞美啊，秀色可餐！」

「這麼帥的妞兒如果弄不到手，就枉爲男兒身！」

心裡這樣想，人也不由自主的站起來，傻頭傻腦的朝賽西施走過去。

小流浪忙上前堵住他的去路，道：「齊大爺，你沒有毛病吧，是不是中了邪？」

阿恨道：「初識乍見，這樣是不禮貌的，可別把人家西施姑娘嚇着了。」

閃電手齊飛聞言如夢初醒，接連驚「哦」了數聲，紅着老臉退回原位去，抱拳爲禮道：「對不起，恕齊某失禮，實在是因爲姑娘太美太美了，以致忘其所以，不能自己。」

賽西施未語先笑，媚態十足的道：「齊爺別客氣，這是小女子的榮

幸。」

齊飛客客氣氣的道：「南陽城裡盛傳，姑娘不僅艷麗無雙，而且才華出衆，不知是否屬實？」

虎妞代答道：「是眞的！」

宋玉兒亦道：「假不了！」

齊飛繼道：「可否說出都有那些出衆的才華？」

賽西施嫣然一笑，鶯聲燕語般道：「出衆不敢，可以哼幾首小曲，彈彈琵琶。」

虎妞誇張的說：「歌聲婉轉，繞樑三日而不散。」

宋玉兒也說：「琴聲悠揚，如酒醉三日而不醒。」

齊飛的一雙色眼在賽西施臉上轉來轉去，道：「齊某是否有幸能聽姑娘唱一首歌兒，彈一曲琵琶？」

不待賽西施開口，小流浪搶着說：「齊大爺剛才上樓的時候，好像還沒有付費吧？」

閃雷手見色心喜，整個人都變了，顯得格外平易近人，甚麼事都好商量，立道：「是啊，是啊，眞不好意思，多少？」

阿恨道：「不多，十兩銀子就可以了。」

齊飛不曾討價還價，馬上取出一個錢包來，拿出二十兩重的一錠小元寶，往桌子上一放，笑道：「多餘的就送給西施姑娘買點胭脂花粉吧。」

賽西施飛來一個媚眼，甜言蜜語道：「謝謝齊爺厚愛，小女子恭敬不如從命。」

齊飛道：「別客氣，能親聆姑娘高歌一曲就於願已足。」

虎妞噘起了小嘴嬌嗔道：「想聽我家姑娘唱歌可沒有這麼簡單。」

宋玉兒接下去說：「至少得有見面三次以上的交情，我們小姐的印象也很好才行。」

小流浪道：「同時還必須另外付費。」

齊飛迫不及待的道：「老夫願付加倍的代價，但求現在就……」

阿恨截口道：「現在不行！」

「爲甚麼？」

「因爲另有約會，有一位貴客馬上就到。」

「誰呀？」

「一位叫盧安的盧爺。」

及時雨盧安是風雷門的二當家，閃電手齊飛自然不願意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跟二哥相遇，心想：「媽的，他倒跑得挺快！」

當下一怔神，立即起身道：「既然有人約好，齊某不敢强人所難，明天一天的時間老夫包下了。」

恨天生道：「抱歉得很，明天的節目排得很緊，恐怕礙難從命。」

「一個時辰總沒有問題吧？」

「頂多半個時辰。」

「好吧，半個時辰就半個時辰，請少老闆說個時間。」

恨天生故意裝腔作態，計算了好一會兒工夫，才說出一個時間來，道：「請齊爺務必準時，時辰一過，就要取消資格。」

閃電手齊飛應諾一聲，向賽西施招招手，道：「美人兒，明兒見。」

賽西施很會利用女人的原始本錢，飛來深情的一瞥，甜蜜蜜的道：「明兒見！」

* * *

恨天生說與及時雨盧安有約，純粹是胡謅亂扯，目的無非是玩欲擒故縱的把戲，吊吊齊飛的胃口，欲放長線釣大魚。

萬萬沒有想到，賽西施回到房裡時，卻突然發現，自己的香閨內眞的有一個五十多歲，滿臉絡腮鬍的老頭候在那裡，嚇得她花容大變，惶聲尖叫不已：「虎妞，玉兒，你們快來呀，這裡……」

話還沒有說完，虎妞、宋玉兒已飛步趕到，虎妞黛眉雙挑的道：「你是甚麼時候來的？」

老頭陰惻惻的笑說：「剛到。」

「你來幹甚麼？」

「逛窰了。」

「你是誰？」

「盧安，及時雨盧安，風雷門的二當家的。」

宋玉兒暗吃一驚，道：「想見我們西施姑娘的面，請先到樓下去登記預約。」

及時雨盧安根本不吃這一套，從嗓子眼裡哼了一聲，兀自邁開大步行過來，打算動手動脚。

賽西施睹狀大駭，一邊後退一邊說：「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虎妞道：「請放尊重點。」

宋玉兒道：「請勿亂來！」

盧安根本充耳無聞，伸出一雙祿山之爪來，猛往賽西施特別發達的大胸脯上抓，口裡猛吃豆腐：「窰姐兒，又不是三貞六烈的女人，摸一摸有甚麼關係。」

陡地，恨天生挺身而出，不亢不卑的道：「有關係，當然有關係。」

小流浪亦接踵而至，昂首道：「我們賽西施姑娘可不是普通的窰姐兒，乃是千金之體，身價不凡，不可能隨便亂動。」

無形中抬高了賽西施的身份，及時雨盧安仔細打量了一下，道：「嗯，這個妞兒當眞與衆不同，好像還是一個清官呢。」

阿恨振振有詞的道：「不是好像，而是的的確確仍是清白之身的處子。」

小流浪道：「算你有眼光，經驗老到，想必一定是識貨的行家。」

盧安表現得很痛快，直接了當的說：「盧某生平最喜歡處子，咱們不必轉彎抹角，開個價錢吧，這個賽西施老夫要了。」

虎妞道：「我們姑娘只賣藝，不賣身。」

及時雨盧安聞言大怒，氣虎虎的道：「甚麼？不賣身？沒聽說窰子裡的姑娘有不賣身的，眞是天大的奇聞。」

恨天生道：「不錯，窰姐兒不賣身的，確實少之又少，這也足以証明，賽西拖絕非庸脂俗粉，當初一入翠華樓時，就曾有言在先，不過，話又說回來，只要盧爺用情够專够深，也許西施姑娘會改變主意。」

小流浪又在敲邊鼓了：「俗話說得好，烈女還怕磨郎來纏，如果工夫到家，定可回心轉意。」

把盧安的心給說動了，瞟了賽西施一眼，問小流浪：「小兄弟，說說看，怎麼樣來磨？怎麼樣來纏？才能把賽西施弄到床上去？」

小流浪故示神秘的笑笑，道：「盧爺是行家，是專家，還用得着別人來多嘴嗎，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把姿態放低，多體貼，多遷就，跑得勤一點，多灌一些迷湯，多獻一些殷勤，希望自然會大一些。」

阿恨進一步軟硬兼施的道：「甚麼樣的人玩甚麼樣的鳥，甚麼樣的鳥需要甚麼樣的方法，盧大爺老於此道，想必心知肚明，對賽西施這樣高貴聖潔的姑娘，怎可當作普通的窰姐兒來對待，隨隨便便的就動手動脚，第一次見面就要玩眞的。」

盧安還眞聽話，態度馬上軟化下來，道：「對，兩位小哥言之成理，是盧某太魯莽了一些。」

朝賽西施歉然一笑，又道：「西施姑娘，眞對不起，老夫一時忘情，諸多失禮，尚祈海涵，並盼姑娘賞臉，能有再一親芳澤的機會。」

賽西施也是個演戲的好材料，見風轉舵，笑盈盈的道：「那裡，盧大爺太客氣了，歡迎隨時光臨指教。」

事情就這樣結束，預約好見面之期，及時雨盧安推窗一躍，飛身而去，身法曼妙，動作迅捷，堪稱是第一流的身手。

小流浪睹狀一愣，道：「赫，這個老小子的武功不賴嘛。」

虎妞道：「廢話，太差他怎麼可能出人頭地，坐上風雷門的第二把交椅。」

阿恨道：「所以，爲了免得動刀動劍，費時費力，本教主才想出這個美人計來，跟他們玩玩鬥智遊戲，換換口味。」

賽西施緊繃着臉兒冷聲道：「你們玩你們的遊戲，可別影響到我的權利，本姑娘是爲了賺一筆銀子。」

小流浪道：「妳儘管大放寬心，只要合作無間，保証財源滾滾而來，憑妳賽西施的姿色，準會把風雨雷電迷瘋，爲妳傾家蕩產。」

阿恨正容道：「倘若表現優異，小王願意另外再給妳一筆豐厚的獎金。」

宋玉兒道：「怪事，盧安和齊飛都來了，怎麼還沒見馬驥與雷吼的影子？」

虎妞面無表情的道：「會的，今晚不來，明晨必到，愛偷腥的貓兒不會放過好吃的肉。」

* * *

事實上已經到了。

不是風塵俠客馬驥。

而是掌中雷雷吼。

就在翠華樓的大門口，五十上下，其貌不揚，身材也不高，聲音却奇大無比，人如其名，彷若打雷一般，大聲吼叫道：「喂，有人就滾下一個人來，有鬼就滾下一個鬼來。」

「來了，來了。」

諾應聲中，恨天生快步下樓。

小流浪與他並肩而行，不悅道：「夜已經深了，你鬼叫甚麼？吵了我們西施姑娘，全南陽城的男人都會不高興。」

掌中雷雷吼雙目如電，在二人的臉上一刮，道：「開個房間，咱家要住夜。」

阿恨冷聲道：「住夜到客棧去，你跑錯地方了。」

小流浪道：「我們這裡是翠華樓，是最高級的……」

話被雷吼打斷了：「老子知道你們是幹甚麼的，特意來此過夜叫姑娘。」

恨天生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大爺的身份來歷？」

掌中雷道：「老夫雷吼。」

「要叫那一位姑娘？」

「賽西施。」

「西施姑娘不陪客人睡覺。」

「混蛋，那有妓女不陪嫖客上床的。」

「賽西施與衆不同，不會出賣靈肉。」

「哼，雷某就不信邪，要銀給銀子，要金給金子，今夜非要抱着她睡一夜不可。」

此人非僅聲大如雷，性情亦如霹靂般火爆，話一說完，便蹬！蹬！蹬！的衝上樓梯去。

正巧賽西施將要回房，有意無意間，回眸一笑，砰的一聲，將房門關上了。

就這麼驚鴻一瞥，已將掌中雷的魂兒勾去，更瘋更痴，吞了一口口水，自語一聲：「哎呀呀，好迷人的小妞兒！」大步而上，意欲破門而入。

被虎妞快步上前，擋在三丈以外，道：「大爺請留步，我家姑娘不方便。」

雷吼瞪眼道：「有何不便？敢是要睡覺了，這樣更好，咱家陪她來一起睡。」

虎妞一揚柳眉兒，道：「我們小姐，房裡有客。」

雷吼追問道：「誰呀？叫他滾出去！」

虎妞不慌不忙的道：「是馬爺。」

「那個馬爺？」

「就是馬驥馬大爺嘛。」

「妳是說風雷門的大當家的，風塵

俠客馬驥？」

「是呀，這位馬掌門對西施姑娘一見鍾情，迷得要死要活，你這樣冒冒失失的闖進去，一定會打翻醋罈子。」

小流浪道：「打翻了醋罈子可不好玩。」

恨天生道：「賽西施又不是過路的遊神，天上的流星，稍縱即逝，會長駐翠華樓，廣結善緣，何必急在一時，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只要雷爺跑得勤快，功夫下得深，說不定還可以後來居上，先把西施姑娘弄到手。」

有風塵俠客馬驥在房內，掌中雷雷吼自然不便進去湊熱鬧，略一沉吟後，掉頭就走。

虎妞道：「大爺走好！」

阿恨道：「明天請早！」

小流浪道：「多帶些銀子來！」

目送掌中雷下樓後，恨天生指一下房門，立又說道：「姓馬的眞的在裡面？」

虎妞笑了，笑得好得意，眉飛色舞的道：「屁，賽西施的房裡只有她自己一個人，是我臨時起意，想起了這個好主意，故意吊他的胃口。」

小流浪道：「讚！吊足了他的胃口，姓雷的就跑不了啦。」

恨天生道：「同時也在風雨雷電四個色鬼之間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 * *

風塵俠客馬驥並未如他們預期的那樣，出現在翠華樓。

今日沒有，明日不見，在往後的日子裡，也一直沒見到他的一影半踪。

倒是二當家及時雨盧安，三當家掌中雷雷吼，與四當家閃電手齊飛，已拜倒在賽西施的石榴裙下，成爲翠華樓的常客。

天天來報到。

天天來捧場。

日日來進貢。

日日來請安。

對賽西施的痴迷，在她獨特的媚功下與日俱增，幾乎已經達到廢寢忘食，如醉如瘋，一日不見就度日如年的程度。

由於恨天生的巧安排，到現在爲止，他們三個雖然尚未在翠華樓狹路相逢，公然反目，但在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賽西施有計劃的煽風點火下，彼此爭奪與敵視的種子早已在他們心底深處滋長、茁壯。

每一個人都卯足了勁，運用所有的力量，使出渾身解數，希望勝過對方，捷足先登，把賽西施抱上床。

抱上床，是男人對女人的終極目的。

他們已經不止一次，向賽西施提出這個要求。

賽西施在阿恨的授意下，沒有斷然拒絕，亦未肯定答應，故意跟他們打太極拳。

因爲，主要目標風塵俠客馬驥尚未上鈎。

* * *

事情透着古怪，阿恨、虎妞、小流浪四出打聽，始終查不出馬掌門究竟身在何處，一位響叮噹的知名人物，竟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却來了。

是黑肚腸身邊的護法滾地狠。

深更半夜的時候才來，還帶着幾分酒意，敲開了翠華樓的門，厲色喝問起身開門的阿恨、小流浪：「輪到你爸沒有？」

阿恨故意跟他裝糊塗：「甚麼輪到你沒有？」

滾地狠粗聲大氣的道：「與賽西施談情說愛。」

小流浪道：「你登記了嗎？」

滾地狠怒沖沖的道：「八百年前就已經簽了名。」

阿恨冷聲道：「叫甚麼名字？」

「滾地狠。」

「可曾收到通知？」

「沒有。」

「沒有就是還輪不到你，登記的人數實在太多太多啦。」

「到底何年何月才能輪到你爸？」

小流浪嘻皮笑臉的道：「還早，快則三年，慢則五載，回去討一個老婆，孩子生下來的時候，大概就差不多了。」

滾地狠聞言大怒，張口就罵：「小兔崽子，滾一邊涼快去，你爸今夜就要人，等不了那麼久！」

出其不意，猝然雙掌齊出，冷不防之下，將阿恨、小流浪推出門外去，兀自彈身上樓。

一推之力，猛銳難當，二人衝出去數丈之遙才穩住馬步。

「媽的，斃了他！」

「送他回姥姥家！」

「叫他做斷頭人！」

「叫他做滾地鬼！」

二人殺機大發，轉身回撲，勢若奔雷般奔上了樓。

然而，就是這麼一瞬之隔，居然把滾地狠給追丟了。

阿恨通！通！通！的敲着虎妞的門，道：「快起來，快起來！」

虎妞啓門而出，睡眼惺忪的道：「三更半夜的，吵甚麼嘛。」

恨天生道：「是否有人闖進妳房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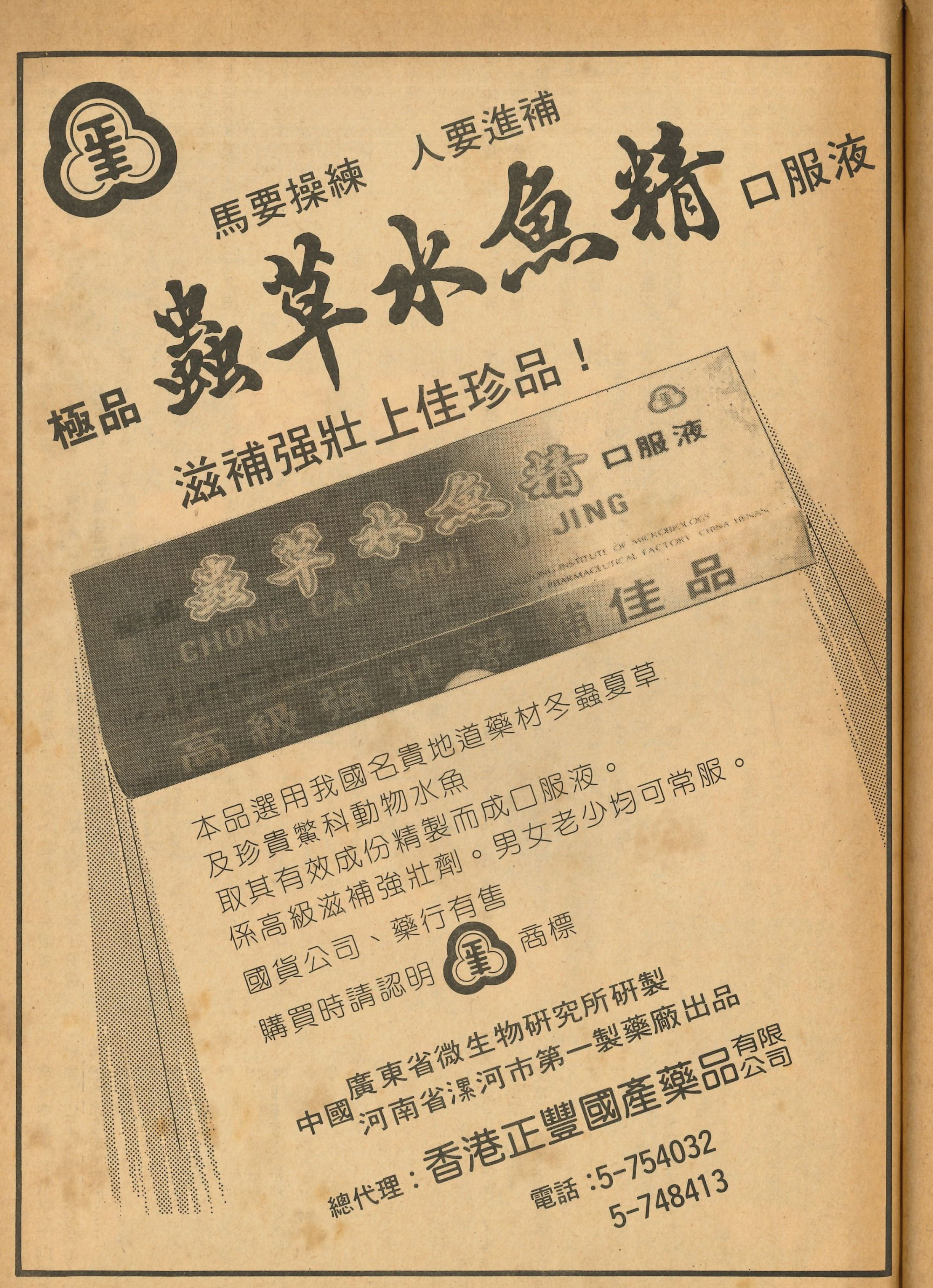
虎妞打了一個哈欠，道：「沒有呀。」

同一時間，小流浪把宋玉兒也叫起來了，問相同的問題，宋玉兒搖着頭兒表示一無所見。

阿恨惶張的說：「慘啦，一定是潛入賽西施房裡去了。」

小流浪打了一個冷顫，道：「萬一霸王强上弓，雨打牡丹花，咱們就災情慘重，美人計非砸不可。」

心急脚快，疾向賽西施的屋裡衝，詎料，房門緊閉，不得其門而入，



撞得他暈頭轉向，搖搖欲墜。

阿恨叩門道：「賽西施，妳好嗎？」

虎妞接着說：「妳沒事吧？」

片刻之後，賽西施的聲音方始含混不清，好似夢囈似的道：「誰呀，人家睡得正香正甜，別吵嘛。」

宋玉兒重複追問道：「妳好嗎？沒事吧？」

賽西施穿着一件單薄的睡袍，半露着酥胸，打開半扇門，哈欠連連的道：「我很好，沒事呀。」

小流浪道：「可有人跑到妳房裡來亂搞？」

賽西施道：「不可能吧，房門還鎖得好好的。」

阿恨不放心，親自進去仔細查一遍，屋內陳設依舊，原封未動，只有床上的被褥稍嫌凌亂一些，並無滾地狠的人影兒。

事情透着邪門，大家皆相顧愕然，小流浪道：「奶奶的，難不成他會上了天？入了地？」

宋玉兒忽道：「我想起來了，睡夢之中好像聽到有一個重物落地的聲音。」

虎妞道：「在那裡？」

宋玉兒指着她自己臥房一側，甬通盡頭，一扇開着的窗戶道：「就是這下面！」

* * *

下面有人。

是滾地狠。

趴在地上，已氣絕身亡。

不可能是滾地狠自己跳樓自殺，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但見七孔流血，却找不出任何明顯的致命傷痕來。

兇手是誰？

誰能够在一刹那間，神不知鬼不覺的，置滾地狠於死地？

搜遍樓前樓後，樓上樓下，未見半個外來的人。

偷張、賭李、酒仙、丐王都問過了，他們都在睡大覺，連房門都沒出。

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都在現場，誰也沒出手。

賽西施只是一個嬌柔艷麗的弱女子，一個高級妓女，可能性更是幾乎等於零。

滾地狠的死雖然無關緊要，但事件本身的撲朔迷離却非同小可，在阿恨、虎妞、小流浪的心頭蒙上一層疑慮震怖的陰影，從而也使美人計的前景變得更加複雜而多變。

* * *

馬驥迄未現身，滾地狠的血案使阿恨提高了戒心，眼見盧安、雷吼、齊飛跟賽西施打得火熱，愛得要死要活，都先後提出了佔有賽西施身體的強力要求，再不答允，很可能會出漏子。

阿恨、虎妞、小流浪等人經過一番會商後，決定巧施妙計，先讓盧、雷、齊三人來一場火併，削弱了風雷門的實力再說。

於是，透過賽西施的口，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約定一個黃道吉日，請他們來同榻而眠，成其好事。

* * *

就是今夜。

賽西施的香閨煥然一新，特別佈置了一番，增加了兩個衣櫃，幾盆鮮花，還點了一對大紅喜燭，眞有點洞房花燭夜的味道。

閃電手齊飛已到，捧着三百兩銀子的夜渡資，懷着一顆極端快慰的心，將銀子交給阿恨，踏着輕快的步伐，哼着悅耳的小調，跨進賽西施的門。

賽西施今夜的打扮格外華麗，笑臉相迎，欲說還羞。

虎妞、宋玉兒緊隨左右，一人獻茶，一人獻酒，異口同聲的道：「不知齊爺是要飲茶，還是喝酒？」

齊飛擺擺手，道：「都不要，今天晚上齊某要吃人。」

賽西施嗲聲道：「喲，聽你說得多可怕，好像眞的要把人家吃下去似的。」

齊飛色瞇瞇的盯着她不放，道：「瞧妳今夜的這一身打扮有多美，眞想把妳吞下肚去。」

賽西施嬌滴滴的道：「女爲悅己者容，還不是爲了你齊大爺。」

慾火中燒，齊飛早已「劍拔弩張」，按捺不住了，迫不及待的道：「寶貝，該把她倆遣走，我們……」

篤！篤！篤！一語未畢，門外有人叩門。

虎妞揚聲道：「是那一位！」

門外之人答道：「雷吼。」

齊飛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這個節骨眼上，他來幹甚麼？」

賽西施道：「先別管這些，快躲起來吧，不然一定會出事情。」

早有萬全的準備，宋玉兒把齊飛藏進一個衣櫃內。

另一邊，虎妞已將房門打開，放掌中雷雷吼進來。

雷吼一臉春風，滿面笑容，環顧全室一眼，得意洋洋的道：「好極了，紅燭高挑，花香撲鼻，又有美人相伴，好像是洞房花燭夜一樣。」

虎妞道：「本來就是嘛，三爺今夜小登科，等於是新郎官，應該製造一些氣氛出來，才不虛今宵。」

雷吼聞言大喜，掏出兩錠銀子來，送給虎妞、宋玉兒，笑哈哈的道：「說的好，這些銀子拿去剪塊花布，做幾件衣服吧。」

宋玉兒萬福道：「謝謝三爺厚賜。」

掌中雷神秘兮兮的說笑道：「不必謝，兩位趕快離開此地，雷某就感激不盡了。」

（未完・八）